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安娜·卡列宁娜

下

ISBN 7-02-001374-0/Z·62
定价 8.20 元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第十卷

安娜·卡列宁娜

（下）

周 扬 谢素台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Л. Н. ТОЛСТОЙ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据 CONSTANCE GARNETT 和 LOUISE & AYLMER MAUDE 两种英译本译出，并据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列·托尔斯泰二十卷集》第八、九卷校订。

责任编辑：磊　然
装帧设计：柳成荫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卷）
Liefu, Tuoersitai Wenj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353,000　开本850×1168毫米$\frac{1}{32}$　印张16$\frac{1}{16}$　插页6
1992年5月北京第1版　199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051

ISBN 7—02—001374—0/Z·62　定价8.20元

一

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以为，在距今不过五个星期的斋戒节之前举行婚礼，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因为到那时，恐怕连一半嫁妆都来不及备办妥当；但是她又不能不同意列文的意见，就是说：推延到斋戒节以后恐怕太迟了，因为谢尔巴茨基公爵的一位年老的亲伯母病危，说不定就要死了，那样居丧就会把婚事更耽搁下去。因此，决定把嫁妆分成大小两部分，公爵夫人同意了在斋戒节之前举行婚礼。她决定现在把小的一部分嫁妆预备齐全，大的一部分等以后送来；列文怎样也不能认真地回答，他是否同意这种安排，为此，她很生他的气。新郎新妇只等婚事一完就要到乡下去，到了乡下，大的一部分嫁妆就不需要了，这样，这个办法就更方便了。

列文依旧处在和以前一样的恍惚迷离的状态中，他觉得他和他的幸福构成了世间万物的主要的和唯一的目的，他现在对任何事都用不着思考，也无须乎操心，一切都有人替他料理。他连将来的生活计划和目的都没有，他听凭别人去安排，相信一切都会圆满的。他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公爵夫人指点他去做他应该做的事。他所做的无非是完全同意他们向他建议的一切。他哥哥替他筹钱，公爵夫人劝他结婚后就离开莫斯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劝他到国外去。他一切都同意。“如果你们高兴，你们喜欢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很幸福，随便你们做什么，我的幸福决不会因此有所增减！”他想。当

他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劝他们到国外去的话转告基蒂的时候，她不赞成，而且关于他们未来的生活她有她自己的一定的打算，这可使他大为吃惊。她知道列文在乡下有他爱好的工作。他看得出来，她不但不理解这种工作，而且也不想去理解。可是这并不妨碍她把这工作看得非常重要。而且她知道他们的家要在乡下，所以她不想到他们将来不会去居住的外国去，而要去他们的家所在的地方。这种明确表示出来的意愿使列文吃惊了。但是在他反正都是一样，因此他立刻要求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到乡下去，好像这是他的义务似的，请他凭着他的丰富的鉴赏力把那里的一切布置好。

“可是我问你，”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乡下为新夫妇的来临把一切都布置停当了，从乡下回来以后有一天这样问他，“你领到做过忏悔的证书吗？”

“没有。怎么啦？”

“没有你就不能够结婚呀。”

“哎呀！”列文叫道。“哦，我恐怕有九年没有受圣礼了哩！这点我连想也没有想到。”

“你真是个妙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起来了，“你还说我是虚无主义者呢！可是这样不成，你知道。你一定得受圣礼。”

“什么时候？只剩四天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这件事也替他办妥了。于是列文就开始忏悔了。对于列文，也像对于任何不信教、却尊重别人的信仰的人一样，出席和参加教会的仪式是很不愉快的。在这种时候，处在他现在这种温柔的心境中，这种不可避免的虚伪的行为对于列文不但是痛苦，而且好像是完全不堪设想的。现在，正当

他心花怒放，欢天喜地的日子，他竟不得不说谎或是亵渎神明。他感觉到两者他都不能做。但是虽然他三番四次地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受圣礼能不能够得到证书，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却一口咬定那是不可能的。

“而且，这在你算得了什么呢——两天工夫？并且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聪明的老头呢。他会替你把那颗病牙拔掉，你会一点也不觉得的。”

站着参加第一次礼拜仪式的时候，列文极力回想他的青年时代和他在十六、七岁的时候所体验的那种强烈的宗教感情。但是他立刻确信这在他是完全不可能的。他极力想把这一切看成一种毫无意义的无聊的习俗，好像拜客的习俗一样；但是他感觉得这样也不行。列文对于宗教，像他的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一样，抱着非常不明确的看法。他既不能够相信，同时他也不能够确信这全是错误的。因此，既不相信他所做的事的意义，也不能将它看作无聊的形式而淡然置之，在他预备领受圣礼的整个期间，他因为做着自己所不了解的事，做着如他的内心的声音告诉他的虚伪和错误的事，而感到羞愧不安。

在举行仪式的时间内，他时而倾听着祈祷，极力想把一些和自己的见解不相违背的意义加在上面；时而感觉到他不能理解，并且不得不加以非难，于是他极力不去听它，而全神贯注在自己的思想、观察上，在他百无聊赖地站在教堂里时栩栩如生地萦回于他脑海中的种种回忆上。

他做完了日祷、晚祷和夜祷，第二天他起得比平常早，没有喝茶，在早上八点钟的时候，就到教堂去做早祷和忏悔去了。

在教堂里，除了一个求乞的兵士、两个老太婆和教会执事以外再也没有人了。

一个年轻的执事，他的长脊背的两个肩胛骨在薄薄的法衣下面清楚地突出来，走来迎接他，立刻走到墙边的小桌旁，读起训诫来。当他读的时候，特别是听见他再三迅速地重复说："上帝怜悯我们！"——听上去好像是说"赦免我们"——的时候，列文感觉得思想已经关闭起来，加上了封条，现在不许碰，也不许动，否则结果就会陷于混乱；所以，当他站在执事背后的时候，他只顾继续想自己的心事，不去听，也不去推究对方念诵的话。"她的手有多么丰富的表情啊。"他想，回忆起昨天他们坐在角落里的桌旁的情景。他们没有什么话好谈，就像那种时候常有的情形一样，她把一只手放在桌上，尽在张开又合拢，注意到她的这种动作，连她自己也笑起来了。他回忆起他怎样吻了吻那只手，然后细看了那玫瑰色手心里的脉纹。"又是赦免我们！"列文想，画着十字，行着礼，望着正在行礼的执事的背部的柔韧动作。"后来她拉住我的手，细看了那脉纹。'你的手多美啊，'她说。"于是他望了望自己的手和执事的短短的手。"是的，现在快完了，"他想，"不，好像又开始了，"他听着祈祷，这样想。"不，正在收场了。瞧，他已经在躬身行礼了。收场总是这样子的。"

执事的丝绒袖口里的手悄悄地接过去一张三卢布的钞票，说他要登记上列文的名字，他的新长靴就轻快地在空寂的教堂石板地上咯噔咯噔走过去，他走上祭坛。一会儿以后，他在那里往外张望，向列文招手。一直封锁着的思想开始在列文的心中活动起来，但是他连忙驱走它。"总会完结的，"他一面想，一面向讲经台走去。他走上台阶，往右转，看见了神父。这神父是一个长着稀疏的花白胡须和疲倦的和善的眼睛的小老头，正站在讲经台旁，翻着祈祷书。他向列文微微鞠了鞠躬，立刻开始用惯常的腔调读起祈祷文来。当他读完了的时候，他深深地弯腰行

礼，转脸向着列文。

“基督不露形影地降临了，来听取您的忏悔，”他指着十字架上的耶稣像说。“您相信圣使徒教会的全部教义吗？”神父继续说，眼睛避而不望着列文的脸，在他的圣带下面合拢双手。

“我怀疑过一切，如今还在怀疑，”列文用一种自己听起来也觉得不愉快的声调说，说过就不再开口了。

神父等待了几秒钟，看他还有没有说的，然后就闭上眼睛，迅速地带着很重的弗拉基米尔地方的口音说：

“怀疑原是人类天生的弱点，但是我们应当祈求慈悲的上帝坚定我们的信心。您有什么特别的罪过吗？”他加上说，毫不间断地补充说，好像极力要不浪费时间。

“我的主要罪过就是怀疑。我怀疑一切，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怀疑的。”

“怀疑原是人类天生的弱点，”神父又重复了一遍那句话。“您主要怀疑些什么呢？”

“我怀疑一切，我有时连上帝的存在也怀疑，”列文不由自主地脱口说出来，他为了他一时失言而感到惶恐。但是列文的话似乎对于神父并没有影响。

“对于上帝的存在还会有什么怀疑呢？”他浮上一丝隐约可辨的微笑，连忙说。

列文默不作声。

“您既然看见了他的创造物，您对于造物主还能有什么怀疑呢？”神父用那迅速的惯常的腔调继续说。“是谁用各种发光体装饰天空的？是谁把大地打扮得如此美丽？没有造物主，这一切怎么解释呢？”他说，询问般地望了列文一眼。

列文感觉到和神父谈论哲学是不适宜的，因此他只回答了

和问题直接有关的话。

“我不知道，”他说。

“您不知道？那么您怎么可以怀疑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呢？”神父带着愉快的困惑神情说。

“我一点也不明白，”列文说，涨红了脸，并且觉得他的话是愚蠢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不显得愚蠢的。

“祈祷上帝，恳求上帝吧。就是神父也有怀疑，要祈求上帝坚定他们的信念。魔鬼的力量很大，我们得抵抗他。祈祷上帝，恳求上帝吧。祈祷上帝，”他急忙地重复说。

神父稍稍停顿了一下，好像在沉思似的。

“我听说您要和我的教区居民，上帝的儿子谢尔巴茨基公爵的女儿结婚了？”他带着微笑补充说。“一位很好的小姐啊。”

“是的，”列文回答，为神父羞红了脸。“在忏悔的时候他问我这个做什么？”他想。

于是，好像回答他的思想似的，神父对他说：

“您快要结婚了，上帝会赐给您子孙。不是这样吗？哦，如果您不能克服那种把您引诱到不信教的歧途上去的恶魔的诱惑的话，您会使您的孩子们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呢？”他用温和的责备口吻说。“如果您爱您的儿女的话，那么，您，作为一个善良的父亲，就不但要希望您的孩子享有富贵荣华，您还要希望他获得拯救，由于真理之光而获得精神的启发。不是这样吗？当天真未凿的小孩问您：‘爸爸！世界上魅惑我的一切东西——大地、江河、太阳、花、草，是谁创造出来的呢？’的时候，您如何回答他呢？难道您能够对他说：‘我不知道’吗？您不能不知道，因为慈悲的上帝显示给您看了。或者您的孩子会问您：‘死后什么在等着我呢？’假如您一点都不知道，您对他说什么呢？您怎样回答他呢？

您让他去受世间和恶魔的诱惑吗？那是不对的！”他说，于是他停住了，把头歪到一边，用仁慈温厚的眼睛望着列文。

这一回列文没有回答，倒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和神父争论，而是因为还从来没有人问过他这样的问题；到他的孩子们能够问他这些问题的时候，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怎样回答他们呢。

“您进入了人生这样一个时期，”神父继续说，“您该选定您的道路，坚持下去。祈求上帝，求他发慈悲帮助您，怜悯您！”他结束道。“愿我主上帝，耶稣基督，以其广大无边的仁慈，饶恕这个儿子……”于是念完了赦罪的祈祷文，神父祝福了他，就让他走了。

那天回到家的时候，列文因为他不必说谎就结束了这种尴尬的处境而感到一种愉快的心情。除此以外，在他心上还留下了一种模糊的记忆，仿佛那善良可爱的老头儿所说的话也并不像他起先想像的那么愚蠢，在那些话里面有一些东西应当弄清楚。

“自然，不是现在，”列文想，“而是以后哪一天。”列文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痛切地感觉得在他的灵魂里有些不清楚、不干净的地方，而对于宗教，他抱着如他在别人身上那么明显地看出而且厌恶的同样的态度，他的朋友斯维亚日斯基就因此受过他的责备。

那天晚上列文和他的未婚妻一道在多莉家里度过，而且高兴到极点。把自己的兴奋心情描摹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的时候，他说他快活得好像一条受训练去钻圈的狗，它终于领悟了，做了人家命令它做的事，吠着，摇着尾巴，兴高采烈地跳上桌子和窗槛。

二

在举行婚礼的那天，依照习俗（公爵夫人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坚持要严格遵守一切习俗），列文没有见他的新娘，在他的旅馆里和偶然聚在他房间里的三个独身朋友一道吃饭。一个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个是卡塔瓦索夫，大学时代的朋友，现在是自然科学教授，偶然在街上遇到被列文拉来的，还有一个是奇里科夫，他的伴郎，莫斯科的保安官，列文猎熊的伙伴。这次聚餐是很愉快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高兴极了，很赞赏卡塔瓦索夫的创见。卡塔瓦索夫感到他的创见得到重视和理解，就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了。奇里科夫对于各种各样的谈话总是活泼愉快地加以支持的。

"您看，"卡塔瓦索夫由于在讲坛上养成的习惯拉长声音说，"我们的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一向是一个多么有为的人物。我是说过去，因为现在已经看不见他昔日的面影了。在他离开大学的时候，他爱好科学，对于人性的研究感到兴味；现在他的一半能力却用来自己欺骗自己，而另外一半就用来为这种欺骗辩护。"

"我从来没有见过比您更坚决的反对结婚的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不，我并不反对结婚。我赞成分工。没有别的事好做的人应当生儿育女，而另外的人就为他们的教育和幸福尽力。这就是我的看法。愿意把两件事混合起来的人不计其数；可是我不是其中的一个！①"

① 引自格利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恰茨基的话。

"当我听到您恋爱的时候，我会多么快活呀！"列文说。"一定请我喝喜酒啊。"

"我已经在恋爱了。"

"是的，和墨鱼！你知道，"列文转向他哥哥说，"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正在写一本关于营养的著作……"

"啊，不要胡扯！无论写什么都没有关系。事实是，我的确爱墨鱼。"

"可是那并不妨碍您爱妻子！"

"墨鱼不妨碍，可是妻子却妨碍哩。"

"为什么？"

"啊，您会发现的！您现在爱好农事，游猎，——可是您等着瞧吧！"

"阿尔希普今天来过；他说普鲁特诺村有许多驼鹿，还有两头熊呢，"奇里科夫说。

"哦，我不去，你们去打来吧。"

"噢，那倒是真话，"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你从此可以向猎熊事业告别了——你的妻子不会允许你去的！"

列文微微一笑。他妻子不让他去的那种想法是这样令人愉快，他情愿永远放弃猎熊的快乐。

"可是，他们会去捉住那两只熊，而您却没有去，毕竟很可惜。您记得上次在哈皮洛沃吗？那是一场多妙的打猎啊！"奇里科夫说。

列文不愿打破这种幻想，仿佛离开她还能够有什么乐趣，因此他没有说一句话。

"向独身生活告别的习俗是有道理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不管你多么快乐，你总不能不惋惜失去的自由。"

"您承认您有这样一种感觉，像果戈理的新郎①一样，想从窗口跳下去吧？"

"自然有，不过不承认罢了，"卡塔瓦索夫说，放声大笑起来。

"啊，窗子开着……我们马上就动身到特维尔省去吧！有一头大母熊，我们可以直捣巢穴。当真地，就坐五点钟的车走吧！这里的事随他们的意思去办好了，"奇里科夫微笑着说。

"哦，说实在的，"列文也微笑着说，"我心里丝毫找不出惋惜失去自由的心情。"

"是的，现在您心里这样乱，您什么也不觉得的，"卡塔瓦索夫说。"等一等，到您稍微平静一点的时候，您就觉得了。"

"不！假如是那样，那么，虽然有了感情（他不便在他们面前说爱情这个词）和幸福，但失去自由，我多少总会感到有点惋惜吧……可是恰恰相反，我高兴的正是失去自由。"

"糟糕得很！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卡塔瓦索夫说。"哦，让我们干一杯祝他恢复健康，或是祝他的梦想有百分之一得以实现吧——就是那样，也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幸福！"

一吃过饭，客人们就走了，为的是赶紧换好衣服去参加婚礼。

当剩下他一个人，回忆着这班独身朋友的谈话的时候，列文又问自己：他心里真有他们所说的那种惋惜失去自由的心情吗？想到这问题他微笑了。"自由？自由有什么用？幸福就在于爱和希望：希望她所希望的，想她所想的，那就是说，毫无自由可言——这就是幸福！"

---

① 果戈理的剧本《婚事》中的人物。

“但是我了解她的思想、她的希望、她的感情吗?”一个声音突然向他低语。微笑从他脸上消逝，他沉思起来。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感到恐怖和怀疑——对一切事情都怀疑。

“要是她不爱我怎么办呢？要是她只是为了结婚而和我结婚怎么办呢？要是她自己也不明白她所做的事，怎么办呢?”他问自己。“她也许会清醒过来，等到已经结了婚才发现她并不爱我，而且不能爱我。”于是涉及她的、奇怪的、最邪恶的念头开始浮上他的脑海。他嫉妒起弗龙斯基来，好像一年前一样，仿佛他看见她和弗龙斯基在一起的那个晚上就是昨天。他怀疑她没有把全部真情都告诉他。

他迅速地跳起来。“不，这样下去不成!”他绝望地自言自语。“我要到她那里去，我要问问她；最后再对她说一次：我们还是自由的，我们不如维持现状的好！随便什么都比永久的不幸、耻辱、不忠实好!”他心里怀着绝望，怀着对一切人，对他自己，对她的愤恨，他走出了旅馆，坐车上她家里去了。

他在后房里找到了她。她正坐在一口箱子上，和一个使女在安排什么，挑拣着散放在椅背上和地板上的各种颜色的衣服。

“噢!”她一见他就喊了一声，高兴得容光焕发。“你怎么，您又怎么！（最近几天来她差不多交替地用这两个字称呼他。）我没有想到你会来呢！我正在理我从前的衣服，看哪一件给什么人合式……”

“啊！好极了!”他阴郁地说，望着使女。

“你去吧，杜尼亚莎，我回头叫你，”基蒂说。“科斯佳，怎么回事?”使女一走，她就明确地用了这个亲密的称呼。她觉察出

他的兴奋而又阴郁的异样脸色，她感到恐怖。

"基蒂！我痛苦得很。我一个人忍受不住，"他声音里带着绝望的调子说，站在她面前，恳求地凝视着她的眼睛。他从她的深情的、忠实的脸上已经看出他所要说的话不会产生任何结果，但是他要她亲口来消除他的疑惑。"我是来说，现在还来得及。这一切还可以废除和挽回。"

"什么？我一点也不明白？你是怎么回事？"

"我说了不止一千遍，而且不由得要想的……就是我配不上你。你不可能同意和我结婚。想一想吧。你错了。再三想一想吧。你不会爱我的……要是……就不如说出来的好，"他说，没有望着她。"我会很痛苦。让人家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吧，随便什么都比不幸好……趁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总好一些……"

"我不明白，"她惶恐地说，"你想要翻悔……你不愿意了吗？"

"是的，要是你不爱我的话。"

"你发疯了！"她叫了一声，恼怒得满脸绯红。

但是他的脸是这样可怜，她抑制住恼怒，把衣服扔在圈手椅上，在他旁边坐下。

"你在想些什么呢？把一切都告诉我吧。"

"我想你不会爱我的。你怎么会爱我这样的人呢。"

"我的上帝！我怎么办才好呢……？"她说着，哭出来了。

"啊！我做了什么呀？"他叫了一声，于是跪在她面前，他开始吻她的手。

当五分钟后公爵夫人走进房里来的时候，她看见他们完全和好了。基蒂不但使他确信了她爱他，而且甚至为了回答她为什么爱他这个问题，向他说明了她所以爱他的理由。她告诉他，

她爱他是因为她完全理解他，因为她知道他喜欢什么，因为他所喜欢的东西都是好的。这在他似乎是十分明白了。当公爵夫人走到他们这里来的时候，他们正并肩坐在箱子上，清理衣服，而且正在争辩着，因为基蒂要把列文向她求婚时她穿的那件褐色衣服给杜尼亚莎，而他坚决主张那件衣服永远不要给别人，可以把另外一件蓝色衣服给杜尼亚莎。

“你怎么不明白呢？她的皮肤是褐色的，蓝色衣服和她不相称……我全都考虑过了呢。”

听到他来访的原因，公爵夫人半真半假地生起气来，叫他赶快回去换衣服，不要妨碍基蒂梳头，因为梳发匠沙尔里就要来了。

“实在说，这几天来她什么也没有吃，变得憔悴起来，而你又来说些傻话来叫她心烦，”她对他说，“走吧，走吧，亲爱的！”

列文感到歉疚而又羞惭，但却得到了安慰，回到了旅馆。他哥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都穿上了礼服，正在等着用圣像给他祝福。时间一刻都不能耽搁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还得坐车回家去接她的儿子，他卷了头发，又涂上发油，要拿着圣像陪伴新娘。并且，还得派一部马车去接伴郎。另一部马车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送走后，还得转回来……总之，有许多复杂的事情需要考虑和料理。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就是不能再耽搁，因为已经六点半了。

用圣像祝福的仪式并没有产生什么良好效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带着滑稽的庄重姿势和他妻子并排站着，手里拿着圣像，叫列文鞠躬到地，他含着善意的、讽刺的微笑祝福他，吻了他三次；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也这样做了，然后急忙忙地走

开，又忙着去调遣马车去了。

“哦，我看只有这样办吧：你坐自己家里的马车去接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如果愿意的话，就请他到了那里之后就把马车打发回来。”

“自然，我很愿意！”

“我们和他随后就来。你的行李送去了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送去了，”列文回答，于是他吩咐库兹马把他要穿的衣服拿出来。

三

一大群人，大部分是女人，围着因为举行婚礼而灯火辉煌的教堂。那些来不及走进人群中间的人就蜂拥在窗子周围，推挤着，争吵着，从窗框里窥望。

二十多辆马车已在警察指挥之下沿街排列起来。一个警官，穿着崭新的制服，不顾严寒站在门口。马车川流不息地驰来，时而，头上戴着花，两手提着裙子的妇人们，时而，脱下军帽或是黑帽的男人们，走进教堂来。在教堂里面，一对枝形吊灯架和圣像前的所有蜡烛都点燃了。圣像壁的红底上的镀金、圣像的金黄色浮雕、枝形灯架和烛台的银光、地上的石板、绒毯、唱诗班上面的旗帜、圣坛的台阶、旧得发黑的书籍、神父的袈裟、助祭的法衣——全都浸浴在灯光里。在温暖的教堂右边，在燕尾服和白领带，制服和锦缎，天鹅绒，丝绸，头发，花，裸露的肩膀和胳臂，以及戴长手套的人群里面，在进行着克制而又热烈的谈话，谈

话声在高高的圆屋顶里异样地回响着。一听到开门的响声，人群里的谈话声就沉寂下来，大家都四下张望，期望看到新娘新郎进来。但是门开了有十次以上，而每一次进来的不是走入右边来宾席的迟到的客人，就是骗过或是打通了警官、混进左边旁观席的观众。不论是亲友或是旁观者都已经等待得忍无可忍了。

开头，他们想新郎新娘马上就要到了，对于他们的姗姗来迟并不觉得有什么关系。接着，他们就开始愈加频繁地朝门口张望，而且谈论着莫非出了什么事情。接着，这种拖延简直叫人不舒服了，亲戚和宾客们竭力装出不再去想新郎新娘，却在一心一意谈话的模样。

总执事，好像是要使人们注意到他的时间有多宝贵似的，不耐烦地咳嗽着，使得窗子的玻璃也颤动起来了。由唱诗班的席位上传来了等得厌倦了的歌手们在练嗓子和擤鼻涕的声音。神父不断地有时差读经员有时又差执事去看新郎来了没有，他自己穿着紫色长袍，系着绣花腰带，也一次又一次地到小门去等候新郎。终于有一个妇人看了看表，说："可真奇怪呢！"于是所有的宾客都不安起来，开始大声地表出示他们的诧异和不满。一个伴郎去探听究竟去了。这时基蒂早已准备停当，穿起雪白的衣裳，披上长纱，戴着香橙花的花冠，正和女主婚人、她姐姐利沃夫夫人一道站在谢尔巴茨基家的客厅里。她向窗外望着，等伴郎来报告新郎已经到了教堂，白等了半个多钟头。

这时列文穿好了裤子，却没有穿燕尾服和背心，正在旅馆的房间里踱来踱去，不时地把头伸到门外，朝走廊望着。但是在走廊里看不见他所等候的人的踪影，他绝望地转回来，挥着两手，向正在悠然地抽着烟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话了。

"可曾有人处在象这样可怕的尴尬境地吗？"他说。

“是的，这是有点尴尬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含着慰藉的微笑同意说。“可是别焦心，马上就会拿来的。”

“不，怎么办啊！”列文压抑住愤怒说。“而且这种尴尬的敞胸背心！不成呀！”他说，望着他的揉皱了的衬衣前襟。“要是行李都送到火车站去了，可怎么办呢！”他绝望地叫着。

“那你就只好穿我的了。”

“那我早就该这样办的。”

“看上去好笑可不好……等一等！事情自会好起来的。”

事情是这样：当列文要换礼服的时候，他的老仆库兹马就把上衣、背心和一切必要的东西都拿来了。

“衬衫呢！”列文叫。

“你身上不是穿着衬衫吗，”库兹马带着平静的微笑回答。

库兹马没有想到留下一件干净衬衫，当他接到把一切东西都捆起来、送到谢尔巴茨基家去——新夫妇今晚就从谢尔巴茨基家动身到乡下去——的吩咐的时候，他照办了，除了一套礼服以外，把其他的一切东西都捆起来了。从早上穿起的衬衫已经揉皱了，和时髦的敞胸背心穿在一起是无论如何不成的。打发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路太远了。他们派了人去买一件衬衫。仆人回来了，到处都关了门——今天是星期日。他们就派人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家去，拿了一件衬衫来——又肥又短，简直不能穿。最后还是派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解开行李。教堂里大家都在等候新郎，而他却好像关在笼里的野兽一样，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窥看着走廊，怀着恐怖和绝望的心情，回忆起他对基蒂说过的话，以及她现在会怎样想。

终于，负疚的库兹马拿着衬衫气喘喘地跑进房里来了。

“刚刚赶上。他们正把行李往货车上搬呢，”库兹马说。

三分钟以后，列文飞步跑过走廊，没有看一眼他的表，怕的是更增加他的痛苦。

“这样无济于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说，从容地跟在他后面。“事情自会好起来的，事情自会好起来的……我对你说。”

四

“他们来了！”“那就是他！”“哪一个？”“是比较年轻的那一个吗？”“啊，看看她，可怜的，愁得不死不活的！”这就是当列文在门口迎接他的新娘，和她一道走进教堂的时候人群中发出来的议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迟延的原因告诉了他妻子，宾客们含着微笑互相私语着。列文什么人什么东西都没有看见；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的新娘。

大家都说最近几天来她的容颜消损了，她戴上花冠还不及平时美丽；但是列文却不这样想。他望着她那披着白色长纱、戴着白色花朵、梳得高高的头发，和那用一种特殊的处女方式把她的长颈两边掩住，只露出前面来的、高耸的、扇形的领子，和她的纤细得惊人的腰身，在他看来她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看——并不是因为这些花，这纱，这巴黎买来的衣裳给她增添了无限美；而是因为，尽管她穿着这身精心制作的华丽服装，但她的可爱的脸、她的眼睛、她的嘴唇上的表情仍然是她所特有的那种纯真的表情。

“我还以为你想逃哩，”她说，对他微微一笑。

“我碰到的事是这样尴尬，我真不好意思说出来呢！”他脸一红说，而且他不得不扭过脸去对着正走上他面前来的谢尔盖·伊万内奇。

“你的衬衫的事真是佳话！”谢尔盖·伊万内奇摇摇头，微笑着说。

“是，是！”列文回答，并不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

“喂，科斯佳，”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故作惊惶的样子说。“现在你得决定一个重大问题。你处在现在这种心境中正可以理解这问题的严重性。他们问我要点已经点过的蜡烛呢，还是点没有点过的蜡烛？这是相差十个卢布的事，”他补充说，抿嘴一笑。“我已经决定了，但是我怕你不同意。”

列文知道这是戏言，但是他却笑不出来。

“哦，那么怎么样呢？没有点过的蜡烛呢，还是点过的蜡烛？问题就在这里。”

“好，好，没有点过的蜡烛。”

“啊，我高兴得很。问题解决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说。“可是人处在这种境地有多么呆头呆脑啊！”他对奇里科夫说，当列文茫然地望了他一眼，又走到他的新娘那里去的时候。

“基蒂，记住你要先踏上毡子，”[①] 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走过来说。“您真是一个好人！”她对列文说。

“你不害怕吗，呃？”老伯母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

“你冷吗？你脸色很苍白。停一停，低下头来，”基蒂的姐姐利沃夫夫人说，抬起她那丰满美丽的手臂，带着微笑理了理她头

① 俄俗，在举行结婚仪式时，新郎新娘同站在一块小小的毡子上，照迷信的说法，谁先踏上毡子，谁将来就会占上风。

上的花。

多莉走上来,想说句什么,但却说不出来,哭了,随后又不自然地笑了。

基蒂和列文一样,用茫然的眼光望着大家。对于向她说的一切言语她只能报以幸福的微笑,现在这种微笑在她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同时助祭们穿上了法衣,神父和执事走到设在教堂入口的讲经坛去。神父转脸向列文说了句什么。列文没有听清神父所说的话。

“拉着新娘的手,领她走上前去,”伴郎对列文说。

列文好久领会不了人们要他做的事。他们花了很大工夫纠正他,而且几乎要不管他了——因为他不是拉错了基蒂的手,就是自己的手伸错了,——最后他才理解了:他应当不变换位置用右手去拉她的右手。最后他正确地拉住新娘的手的时候,神父走在他们前面几步,在讲经坛旁停了下来。一群亲友跟在他们后面,发出嗡嗡的谈话声和衣裳的猝缭声。什么人弯下腰去,拉直新娘的裙裾。教堂里变得这样寂静,蜡烛油的滴落声都可以听到。

老神父,戴着法冠,他的闪闪发光的银白卷发在耳后两边分开,正从他那后面系着金十字架的笨重的银色法衣下面伸出干瘦的小手,在讲经坛旁翻阅着什么东西。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小心地走近他,耳语了句什么,于是向列文做了个手势,又走回来。

神父点着了两枝雕着花的蜡烛,用左手斜拿着,使得蜡烛油慢慢地滴落下来,他转过脸去对着新郎新娘。神父就是听列文忏悔的那个老头。他用疲惫和忧郁的眼光望着新郎新娘,叹了

口气，从法衣下面伸出右手来，给新郎祝福，又同样地、但是带着几分温柔，把交叉的手指放在基蒂的低垂着的头上。然后他把蜡烛交给他们，就拿着香炉，慢慢地从他们身边走开。

“这难道是真的吗？”列文转过脸去望他的新娘。稍稍俯视着，他瞥见了她的侧面，从她的嘴唇和睫毛的几乎觉察不出的颤动，他知道她感觉到他的目光。她没有转过脸来，但是那齐到她的淡红色小耳朵的、高高的镶着褶边的领子，微微地颤动着。他看出来她的胸膛里压抑着叹息，那只拿着蜡烛的戴了长手套的小手颤抖着。

因为衬衣、迟到而发生的一切纷扰，亲友们的议论，他们的不快，他的可笑处境——全都突然消失了，他的心里觉得又欢喜又害怕。

漂亮高大的大辅祭，穿着银色法衣，鬈曲的头发向两边分开，敏捷地走上前来，以熟练的姿势，用两指提起肩衣，在神父对面站住。

“主啊，赐-福-我-们，”庄严的音节缓慢地接连响起来，声波使空气都震动起来。

“感谢上帝，万世无穷，”老神父用谦卑的、唱歌般的声调回答，还在讲经坛旁翻阅着什么东西。看不见的合唱队的合唱声发出来，以洪亮和谐的声音，从窗子到圆屋顶，响彻了整个教堂。声音渐渐大起来，萦绕了一会，就慢慢地消逝了。

照例为天赐的平安和拯救，为东正教最高会议，为皇帝而祈祷；同时也为今天缔结良缘的，上帝的仆人康斯坦丁和叶卡捷琳娜祈祷。

“我们祈求主赐他们以完美的爱、平安和帮助，”整个教堂似乎都散播着大辅祭的声音。

列文听到这句话，它打动了他的心。"他们怎么觉察出来我需要的是帮助，正是帮助呢？"他想起他最近的一切恐惧和怀疑，这样想。"我知道什么呢？如果没有帮助的话，在这种可怕的境况中我能够做什么呢？"他想，"是的，现在我需要的正是帮助。"

当执事念完了祈祷的时候，神父手里拿着一本书转向新郎新娘：

"永恒的上帝，汝将分离之二人结合为一，"他用柔和的唱歌般的声调念着，"并命定彼等百年偕老；汝曾赐福于以撒与利百加，并依照圣约赐福于彼等之后裔；今望赐福于汝之仆人康斯坦丁与叶卡捷琳娜，引彼等走上幸福之路。汝为吾辈之主，仁爱慈善，光荣归于圣父、圣子与圣灵，万世无穷。""阿门！"看不见的合唱队的声音又在空中回荡起来。

"'将分离之二人结合为一'，在这句话里含着多么深刻的意义，和我此时此刻所感到的心情多么调和啊，"列文想。"她也和我的心情一样吗？"

转过脸去望着，他遇到了她的目光。

从那神色，他断定她所理解的也和他一样。但是这是一个误会；她差不多完全没有理解祈祷文中的语句；她实际上连听都没有听。她既听不进去，也不能够理解，有一种感情是这样深厚，充满了她的胸膛，而且越来越强烈。这是因为那件一个半月来一直萦绕在她心中的事情，那件在这六个星期曾经使她又欢喜又苦恼的事情终于实现而感到的欢喜。当她在阿尔巴特街那幢房子的客厅里穿着褐色衣服走到他面前，默默无言地许身于他的那一天——在那一天，那个时刻，她心里似乎已经和过去的整个生活告别，而开始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的、不可思议的生活，虽然实际上旧的生活还是和以前一样继续着。这六个星期

是她一生中最幸福又最痛苦的时期。她的整个生活，她的一切欲望和希望都集中在这个她还不理解的男子身上，把她和这个男子结合起来的是一种比这个男子本身更加不可理解的感情，那种感情时而吸引她，时而又使她厌恶。而同时她却依然继续在原来的生活条件下生活着。过着旧的生活，她对她自己感到恐惧，她对自己的全部过去，对于各种东西，对于习惯，对于曾经爱过她的、仍旧爱着她的人们——对于因为她的冷淡而感到难过的母亲，对于她以前看得比全世界都宝贵的、亲切而慈爱的父亲，她对于这一切抱着那种不可克服的完全冷淡，她自己也感到恐惧。有时她因为这种冷淡而感到恐惧，有时她又高兴使得她产生冷淡心情的原因。除了和这个人在一起生活以外，她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希望；但是这种新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她连明确地想一想也不可能。只有期待——对于新的未知事物怀着的恐惧和欢喜。而现在，期待、踌躇和抛弃旧生活的那种惋惜心情——都要终结，新的将要开始。由于她自己毫无经验，这种新生活不能不是可怕的；但是，不论可怕也好，不可怕也好，这已经是六个星期以前在她心中实现了的事情，现在不过是对于早已在她心中实现了的事实最后加以认可罢了。

又转向讲经坛，神父费力地拿起基蒂的小小的戒指，要列文伸出手来，把戒指套在他的手指的第一个关节上。“上帝之仆人康斯坦丁与上帝之仆人叶卡捷琳娜缔结良缘。”又把一枚大戒指套在基蒂的柔弱得可怜的、淡红的纤细手指上，神父又说了同样的话。

新郎新娘好几次竭力想领会他们该做的事，而每一次都出了错，神父就小声纠正他们。最后，完成了一切应有的仪式，用戒指画了十字之后，神父又把大的戒指给了基蒂，小的给了列

文；他们又困惑了，把戒指传来传去地传递了两次，还是没有做他们该做的事。

多莉、奇里科夫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上来纠正他们。结果引起一阵混乱、低语和微笑；但是新郎新娘脸上的庄严的感动的表情并没有变；相反，在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他们看上去却显得比以前更严肃庄重，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向他们低声说，他们应当各自戴上自己的戒指的时候，他嘴唇上的微笑却不由地消逝了。他觉得任何微笑都会伤害他们的感情。

"汝从太初以来创造男女，"他们交换了戒指之后神父诵读着，"汝将女人配与男子作为彼之内助，生儿育女。主乎，吾辈之上帝，汝曾依照圣约，以真实之天福，赐与汝所选拔之仆人，即吾辈之祖先，世世代代，未尝中绝，今望汝赐福于汝之仆人康斯坦丁与叶卡捷琳娜，以信仰，以同心同德，以真理，以爱而使彼等永缔百年好合……"

列文越来越觉得他抱着的一切关于结婚的观念，关于如何安排他的生活的梦想都只是孩子气的，而且感觉得这是一件他以前从来不了解的事，现在他更不了解了，虽则他正在亲身经历；在他的胸膛中，战栗越来越高涨了，抑制不住的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睛。

五

整个莫斯科，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聚集在教堂里了。在举行婚礼期间，在灯火辉煌的教堂里，在服饰华丽的妇人和少女，和打着白领带、穿着燕尾服或是制服的男子的圈子中间，一种合乎

礼仪地低声的谈话一直不断。谈话多半都是男子发起的，那时妇人们都在全神贯注地观察结婚仪式的全部细节，那些仪式总是那么令她们心醉的。

在最靠近新娘的小圈子里，是她的两个姐姐：多莉和从国外回来的二姐，娴静的美人利沃夫夫人。

“玛丽为什么穿紫色衣裳？那就和在婚礼席上穿黑色一样不合适哩！”科尔孙斯基夫人说。

“以她的脸色那是她唯一的补救办法了，”德鲁别茨基夫人回答。“我奇怪他们为什么要在傍晚举行婚礼，像商人一样……”

“这样更好哩。我也是在傍晚结婚的，”科尔孙斯基夫人回答说，于是她叹了口气，想起了那一天她有多么妩媚，她丈夫又是怎样可笑地爱着她，而现在一切都变得两样了。

“据说做过十次以上伴郎的人，永远不会结婚。我倒希望做一个当了十次伴郎的人，来确保自己的安全，可是这位置已经有人占据了，”西尼亚温伯爵向对他有意的美貌的恰尔斯基公爵小姐说。

恰尔斯基公爵小姐只报以微笑。她正望着基蒂，想着什么时候她将和西尼亚温伯爵站在基蒂现在的位置上，到那时她将如何使他回忆起他今天的戏言。

谢尔巴茨基对老女官尼古拉耶夫夫人说，他想要把花冠戴在基蒂的假髻上使她幸福。①

“不应该戴假髻呢，”尼古拉耶夫夫人回答，她早已下了决心，如果她追求的那个老鳏夫娶她的话，婚礼将是最简单不过

① 俄俗，举行结婚仪式时，伴郎把沉重的金属花冠捧在新郎新娘的头上，照迷信的说法，把花冠真的戴上去，会使他们幸福。

的。“我不喜欢这种铺张的排场。”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正和达里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谈着话，诙谐地向她断言婚后旅行的风俗之所以流行是因为新婚夫妇总感到有些害羞的缘故。

“您弟弟可以夸耀了。她真是可爱极了哩。我想您有点羡慕吧。”

“啊，这样的时代对我来说早已过去了，达里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他回答说，他的脸上突然显出一种忧郁而严肃的表情。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正和他姨妹谈论着他想出的一句关于离婚的俏皮话。

“花冠得理一理，”她回答说，没有听他的话。

“她的容颜憔悴成这样，多可惜啊！”诺得斯顿伯爵夫人对利沃夫夫人说。“可是他还是配不上她的一个小指头呢，是不是？”

“不，我倒非常喜欢他——并不是因为他是我未来的beau-frère[①]，”利沃夫夫人回答说。“他的举止多么大方！在这种场合，要举止大方，要不显得可笑，真不容易呢。他没有一点可笑的地方，也没有紧张不自然的地方；看得出来他很感动。”

“我想您希望这样吧？”

“可以这样说。她始终是很爱他的。”

“哦，我们看看他们哪一个先踏上毡子。我给基蒂出了主意呢。”

“这没有关系，”利沃夫夫人说，“我们都是顺从的妻子；这是我们的本性。”

“啊，我故意抢在瓦西里前头踏上毡子。你呢，多莉？”

---

① 法语：妹夫。

多莉站在她们旁边，她听着她们说，却没有回答。她深深感动了。泪水盈溢在她的眼眶里，她一开口就不能不哭出来。她为基蒂和列文欢喜；她一面回忆自己结婚那一天，一面瞥着容光焕发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她忘记了现在的一切，只回想起自己的纯洁无瑕的初恋。她不但回忆起她自己，而且回忆起她所有的女友和知交；她想起她们一生中也曾有过这样最严肃的一天，她们也曾像基蒂一样戴着花冠站着，心里怀着爱情、希望和恐惧，舍弃过去，踏入神秘的未来。在她想起的这些新娘中间，她也想起了她亲爱的安娜，最近她听到她要离婚了。她也曾是这样纯洁，也曾戴着香橙花冠，披着白纱，站立着。而今呢？

“这真是奇怪啊，”她自言自语。

注视着结婚仪式的一切细节的不只是新娘的姊妹、朋友和亲属；那些完全陌生的单单是走来看热闹的女人也都在兴奋地观看着，屏着气息，唯恐看漏了新娘新郎的一个举动或是一丝表情对那些冷淡的男子的唠叨，忿忿地不回答，常常是不听，他们尽在说些戏谑的或是不相干的话。

“她为什么满面泪痕？她是迫不得已才出嫁的吗？”

“她嫁给这么好的男子还有什么迫不得已的？是一位公爵吧，是不是？”

“那穿白缎子服装的是她姐姐吗？你听那执事在哇啦哇啦地说：‘妻子应当畏惧丈夫’哩。”

“是丘多夫斯基寺院的合唱队吗？”

“不，是西诺达尔内的。①”

“我问过听差。他说他马上就要带她到乡下去。据说很有钱

① 西诺达尔内合唱队是俄国最古老的职业合唱队之一。

啊。所以才把她嫁给他了。”

“不，他们这一对配得才好哩。”

“哦，玛丽亚·弗拉西耶夫娜，你还争论说披肩随便披哩。你看那个穿着深褐色衣服的——听说她是一位公使夫人——她的裙子箍得多么紧……褶子往这边一搭往那边一搭的！”

“这新娘真是一个可爱的人儿啊——就像一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小绵羊！不管你们怎样说，我们女人家终归是同情我们的姊妹的。”

这些就是挤进了教堂门里的一群看热闹的女人说的话。

六

当结婚仪式第一部分举行完毕的时候，一个执事把一块淡红色绸子铺在教堂当中的讲经坛前，合唱队开始熟练地唱着复杂的赞美歌，男低音和男高音交相应和；神父回过头来，做手势要新郎新娘踏上那块淡红色毡子。虽然他们两人常常听到谁先踏上毡子谁就会成为一家之主的这种话，但是无论列文也好，基蒂也好，当他们向前跨上两三步的时候，都不可能想到这些。他们也没有听到那些大声的批评和争论，有人说是他先踏上的，又有人说是两人一同踏上去的。

问过他们是否愿意成婚，他们是否和别人定有婚约那套例行问话，而且他们作了自己也觉得奇怪的回答之后，第二部分仪式就开始了。基蒂听着祈祷文，竭力想领会其中的意义，但是领会不了。夸耀和欢乐的心情随着仪式的进行越来越洋溢在她的心头，使她失去了注意力。

他们祈祷着："赐与彼等以节操与多子，使彼等儿女满膝。"他们说到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出妻子来，"因此之故，男子离开父母，依恋妻子，二人合为一体，"并且说道，"此乃一大神秘；"他们祈求上帝使他们多子，赐福他们，就像赐福给以撒和利百加、约瑟、摩西和西玻拉一样，并且使他们看到他们儿子的儿子。"这都是非常美好的，"基蒂听到这些话，这样想。"一切正该如此，"于是幸福的微笑闪烁在她的开朗的脸上，不知不觉地感染了所有望着她的人。

"完全戴上去！"当神父给他们戴上花冠，谢尔巴茨基的戴着有三颗钮扣的手套的手颤抖着，把花冠高举在她头上的时候，可以听到这样忠告的声音。

"戴上吧！"她微笑着低声说。

列文回过头望着她，被她脸上那种喜悦的光辉打动了，不觉也感染上了她的那种心情。他也像她一样感到愉快和欢喜。

他们听见读了《使徒行传》，听见大辅祭高声朗读那篇局外人迫不及待地等待着的最后的诗篇，觉得非常愉快。他们从浅浅的杯子里喝掺上水的温和的红酒，也觉得非常愉快，当神父把法衣撩开，拉住他们的手，领着他们绕过讲经坛，而男低音正歌唱着《光荣归于上帝》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更愉快了。谢尔巴茨基和里奇科夫捧着花冠，时时被新娘的裙裾绊住，不知为什么也含着微笑，而且很高兴，神父一停下脚步，他们不是落在后面，就是撞到新郎新娘身上。基蒂在心内炽燃着的欢喜的火花好像传染给了教堂里所有的人。在列文看来好像神父和执事也像他一样地想笑。

从他们头上取下花冠，神父诵读了最后的祈祷文，祝贺了新郎新娘。列文凝视着基蒂，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她现在这种样

子。她脸上闪耀着新的幸福的光辉，显得更加妩媚了。列文很想对她说句什么话，但是不知道仪式已经完了没有。神父把他从这种困惑中解救了出来。他嘴角上挂着仁慈的微笑低低地说：

"吻您的妻子，您吻您的丈夫，"便由他们手里接过蜡烛。

列文小心翼翼地吻吻她的微笑的嘴唇，让她挽着他的胳臂，带着新奇的亲近的感觉，走出了教堂。他不相信，他不能够相信这是真的。直到他们的惊异而羞怯的眼光相遇的时候他才相信了，因为他感到他们已经成为一体了。

晚餐过后，当天晚上，新婚夫妇就到乡下去了。

七

弗龙斯基和安娜一道在欧洲旅行已经有三个月了。他们游历了威尼斯、罗马和那不勒斯，刚到达意大利一个小市镇，他们打算在这里停留一些时候。

一个漂亮的侍者领班，他那涂着发油的浓发从脖颈向两边分开，穿着燕尾服，露出肥大的白麻纱衬衣的胸口、和一串悬挂在他那圆鼓鼓的肚皮上的表链等小饰物，两手插在口袋里，轻蔑地眯缝着眼睛望着，正在用严厉的腔调回答一个拦住他的绅士的问题。听到门口那边上楼的脚步声，领班就回过头去，一看见住在旅馆中上等房间的俄国伯爵，他就恭恭敬敬地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鞠了一躬，告诉他有一个信差来过，租借"帕拉佐"①

---

① 意大利语：宫殿式住宅。

的事已经办妥了。管理人准备签订合同了。

“噢！高兴极了，”弗龙斯基说。“太太在不在家？”

“太太出去散过步，现在已经回来了，”领班回答。

弗龙斯基脱下宽边软帽，拿手帕揩拭了一下他的出汗的前额和头发，那头发长得盖住他的半个耳朵，朝后梳着，为的好遮住他的秃顶。向还站在那里凝视着他的那个绅士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他就要走过去。

“这位老爷是俄国人，来访问您的，”领班说。

怀着一种混织着懊恼和期望的心情——懊恼的是无论走到哪里都摆不脱熟人，期望的是想找到一点什么消遣来调剂一下他的单调生活——弗龙斯基又回头望了望那个走开去又站住了的绅士，于是两人的眼睛同时闪闪发光了。

“戈列尼谢夫！”

“弗龙斯基！”

这真是戈列尼谢夫，弗龙斯基在贵胄军官学校的同学。在学校时代，戈列尼谢夫是属于自由派的；他以文官的资格离开学校，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服务过。两个朋友离开学校就各走各的路了，以后只见过一次面。

在那次会面的时候，弗龙斯基发现戈列尼谢夫选择了一种自命不凡的自由主义的活动，因此他要藐视弗龙斯基的事业和地位。所以弗龙斯基采取了他善于使用的冷淡的高傲态度对待他，那意思就是说：“您喜不喜欢我的生活方式，都随您的便，那与我丝毫无关；但是假如您要想认识我，您就得尊重我。”而戈列尼谢夫对弗龙斯基还是抱着那种蔑视的冷淡态度。因此，这第二次会见似乎一定会使他们的隔阂加深吧。但是现在当他们彼此认出来的时候，他们两人都喜笑颜开，欢喜地叫着。弗龙斯基决

没有想到他看见戈列尼谢夫会如此高兴，但是大概他自己也不了解他觉得多么无聊。他忘记了他们上次会面所留下的不愉快印象，带着坦率的喜悦脸色，把手伸给他的老友。同样欢喜的表情代替了戈列尼谢夫脸上的不安神色。

“看见你，我多么高兴呀！”弗龙斯基说，在亲切的微笑中露出他的结实的雪白牙齿。

“我听到了弗龙斯基的名字，但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我真是非常高兴！”

“我们进去吧。哦，把你的近况告诉我。”

“我在这里住了两年了。我在工作。”

“噢！”弗龙斯基很感兴趣地说。“我们进去吧。”

于是照着俄国人通常的习惯，不愿意仆人听见的话，不用俄语说，他开始说法语。

“你认识卡列宁夫人吗？我们在一道旅行。我现在就是去看她，”他用法语说，注意地打量着戈列尼谢夫脸上的表情。

“噢！我不知道（虽然实际上他是知道的），”戈列尼谢夫毫不介意地回答。“你来这里很久了吗？”他补充说。

“我？今天是第四天了，”弗龙斯基回答，又一次注意地打量着他朋友的面孔。

“是的，他是一个正派人，他会用合情合理的眼光来看这事情的，”弗龙斯基理解了戈列尼谢夫脸上的表情和转变话题的意义，这样暗自说。“我可以把他介绍给安娜，他会合情合理地看待这件事的。”

在弗龙斯基和安娜一道在国外度过的这三个月中间，他一遇见生人，总是暗暗问自己这个生人会怎样看待他和安娜的关系，他发现他遇到的男子们大都有合情合理的看法。可是假如

问他，问那些“合情合理地”看待这事的人，他们究竟是怎样个看法，无论是他，无论是他们，都一定会茫然不知所答的。

实际上，那些在弗龙斯基看来有“合情合理的”看法的人也说不上有什么看法，而只是像有教养的人们应付那些从四面八方包围人生的各种复杂而不能解决的问题一样来应付这个；他们应付得彬彬有礼，避免暗示和不愉快的问题。他们装出这样一副神气，好像他们完全理解这种处境的意义和重要性，承认它，甚至还赞成它，但却认为把这一切表白出来是多余的和不适当的。

弗龙斯基立刻猜到戈列尼谢夫是这一类人，因此遇见他，他是加倍地高兴。而且实际上在戈列尼谢夫引见给卡列宁夫人的时候他对她所采取的态度正合弗龙斯基的心愿。显然，他毫不费力地避开了一切可以引起不快的话题。

他以前不认识安娜，被她的美丽，特别是被她那种安于现状的坦率态度所感动了。当弗龙斯基引戈列尼谢夫进来的时候，她脸红了，而弥漫在她那坦白而美丽的脸上的这种孩子气的红晕使他非常喜欢。但是他特别高兴的是她立刻坦率地把弗龙斯基叫做阿列克谢，好像是有心这样，以免别人误会似的，并且说他们就要搬进他们刚刚租下、这里称为“帕拉佐”的房子里去。对自己处境怀着的这种安之若素的直率单纯的态度使戈列尼谢夫很喜欢。望着安娜的温和快活、而又精力旺盛的举止，而且又认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弗龙斯基，戈列尼谢夫感到他十分了解她。他觉得他了解了她自己怎样也不能了解的东西：就是她使她丈夫陷于不幸，抛弃了他和她的儿子，丧失了自己的好名声，她怎么还能那样精力饱满、愉快和幸福。

“旅行指南里也记载着的，”戈列尼谢夫提及弗龙斯基租下

的"帕拉佐",这样说。"那里有丁托列托① 晚期的杰作。"

"我说,今天天气很好,我们再到那里去看一看吧,"弗龙斯基对安娜说。

"我很高兴;我就去戴帽子。您说热吗?"她在门边站住,询问地望着弗龙斯基说,鲜艳的红晕又弥漫在她的脸上。

弗龙斯基由她的眼光看出她不知道他要用什么态度对待戈列尼谢夫,因此害怕她的举止不符合他的愿望。

他长久地、温柔地望了她一眼。

"不,不很热,"他说。

她感觉得好像她全都了解了,尤其感觉得好像他对她很满意;于是向他微微一笑,她迈着迅速的步子走出了房门。

两个朋友互相望着,两人的脸上都现出了踌躇神色,好像戈列尼谢夫——他显然很叹赏她——想要说句什么同她有关的话,可是又找不出适当的话来;而弗龙斯基又希望又害怕他这样做。

"那么,"弗龙斯基说,为的是要开口谈点什么。"你在这里定居下来了吗?你还在做那种工作吗?"他继续说,想起来他听说戈列尼谢夫在写一本什么书。

"是的,我在写《两个原理》的第二部。"戈列尼谢夫说,听到这个问题,快活得红了脸。"那就是,说得确切一些,我还没有写;我在作准备,在搜集材料。这本书涉及的范围要广泛得多,而且几乎触及所有的问题。在俄国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是拜占庭的后代,"于是他就开始长篇大论地、热烈地述说起他的观点。

---

① 丁托列托(1518—1594),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

弗龙斯基因为连《两个原理》的第一部都不知道——作者是把那当作名著来述说的，——所以开头弄得很窘。但是后来，当戈列尼谢夫开始阐述他的见解，而弗龙斯基虽然对于《两个原理》一无所知，却能够听懂他的意思时，他就颇感兴趣地倾听着，因为戈列尼谢夫很有口才。但是弗龙斯基看见戈列尼谢夫谈他深感兴趣的题目时那种易怒的兴奋神情而感到惊骇和激怒了。他越往下说，他的眼睛越发光，他就越急于反驳假想的论敌，他的脸也就越显得激动和愤慨。回忆起在学校里总是名列前茅、消瘦、活泼、善良而又高贵的少年戈列尼谢夫，弗龙斯基简直不理解他发怒的理由，而且他也不赞成这个。他最不高兴的是戈列尼谢夫，一个属于上流社会的人，竟会把自己放在和一些使他愤慨的拙劣作家同等的地位。这值得吗？弗龙斯基不高兴这个。但是，虽然如此，他感到戈列尼谢夫是不幸的，他替他难过。在他的容易激动的、相当漂亮的脸上，可以看出不幸的、几乎是精神错乱的神色，他连安娜走进来也没有注意到，还在急忙地、热烈地继续述说他的意见。

当安娜戴着帽子，披上斗篷走进来；用她的秀丽的手迅速玩弄着她的洋伞，在他身旁站住的时候，弗龙斯基松了口气，逃脱了紧盯住他的戈列尼谢夫的悲哀的眼光，怀着新的爱意，望着他的魅人的、充满了生命和满心欢喜的伴侣。戈列尼谢夫好容易才定下神来，开头是很沮丧忧郁的，但是安娜，她这时对什么人都是亲切的，立刻以她的单纯快活的态度使他振作起精神来。试谈了几个话题之后，她把他引到绘画的题目上去，他滔滔不绝地谈着，而她就留心地倾听着。他们走到他们租下的房子那里，仔细察看了一遍。

“有一件事我很高兴，”安娜在回去的路上对戈列尼谢夫说。

“阿列克谢可以有一间绝妙的atelier①。你一定得使用那房间，”她用俄语对弗龙斯基说，因为她看出来戈列尼谢夫在他们的隐遁生活中会成为他们的密友，在他面前是用不着顾忌的。

“你画画吗？”戈列尼谢夫急忙转向弗龙斯基说。

“是的，我早先学过，现在又开始弄弄了，”弗龙斯基说，涨红了脸。

“他很有才能哩，”安娜带着欢喜的微笑说。“自然，我不是鉴赏家。可是有眼光的鉴赏家这样说过。”

八

安娜在她获得自由和迅速恢复健康的初期，感觉得自己是不可饶恕地幸福，并且充满了生的喜悦。关于她丈夫的不幸的回忆并没有损坏她的幸福。一方面，那回忆太可怕，她不愿去想；另一方面，她丈夫的不幸给了她这么大的幸福，使她不能懊悔。关于她病后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回忆：和丈夫的和解、决裂、弗龙斯基受伤的消息、他的再出现、离婚的准备、离开丈夫的家、和儿子离别，——这一切在她仿佛是一场梦，她和弗龙斯基两人一道来到国外之后，这才从梦中醒来。想起她使她丈夫遭受的不幸，就在她心里唤起了一种近似嫌恶的心情，好像一个要淹死的人甩脱了另一个抓住他的人的时候所感觉到的那样。另外那个人淹死了。自然，这是一种罪恶，但这是唯一的生路，还是不想这些可怕的事情好。

---

① 法语：画室。

在她和丈夫决裂以后的最初时刻，在她心里对于自己的行为有过一种聊以自慰的想法，现在当她回想过去的一切的时候，她也记起了那一种想法。“我使那人不幸是出于不得已的，”她想，“但是我并不想利用他的不幸。我也很痛苦，而且今后还会很痛苦；我失去了我最珍爱的东西——我失去了我的名誉和儿子。我做错了事，所以我并不希求幸福，也不想离婚，我将为我的耻辱和离开我的儿子而受苦。”但是不管安娜多么真诚地打算受苦，她却没有受一点苦。耻辱也没有。以他们两人所富有的机智，由于在国外躲避着俄国妇人，他们从来不曾把自己置于会遭受道德上指责的境地，而且无论到哪里，他们遇见的人们总是装得好像完全理解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简直比他们自己理解得还要清楚的样子。就是和她的爱子离开，在最初的日子里，也并没有使她痛苦。小女孩——他的孩子——是这么可爱，而且因为这是留给她的唯一的孩子，所以安娜是那样疼爱她，以致她很少想她的儿子。

由于健康恢复而逐渐增进的生的欲望是这样强烈，而且她的生活环境是这样新鲜和愉快，安娜感到不可饶恕地幸福。她越了解弗龙斯基，就越爱他。她爱他，是因为他本身和他对她的爱。完全占有他，对于她是一种不断的快乐。和他接近，在她总是很愉快的。他性格上的一切特点，她越来越熟悉了，对于她是无可言喻地珍贵。他那因为换上便服而改变的外貌，在她看来是这样富有魅力，就好像她是一个初恋的少女一样。在他说的、想的、做的每件事情上，她都看出一些特别高贵优雅的地方。她对他的崇拜实在使她自己都吃惊了；她怎样寻找也寻找不出他有什么不优美的地方。她不敢把她的自卑感在他面前表露出来。她觉得，如果他知道了，他也许会更快地不爱她，而她现在再也

没有比失去他的爱情更害怕的了，虽然她没有理由害怕。但是她不能不感谢他对她的态度，而且不能不表示她多么珍视这个。他，照她的意见看来，在政治活动方面是具有显著的才能的，在政治方面应该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而他竟为了她而牺牲了功名心，并且从来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懊悔。他对她比以前更加敬爱，他处处留意使她不感到她的处境的尴尬。他，那么一个堂堂的男子，不但从来没有反对过她，实际上，凡涉及到她的地方，他就没有了自己的意志，只注意揣测她的愿望。这使她不能不感激，纵然他对她这样用心周到，他对她的那种关怀备至的气氛，有时却反而叫她痛苦。

同时，弗龙斯基，虽然他渴望了那么久的事情已经如愿以偿了，却并不十分幸福。他不久就感觉到他的愿望的实现所给予他的，不过是他所期望的幸福之山上的一颗小砂粒罢了。这种实现使他看到了人们把幸福想像成欲望实现的那种永恒的错误。在他和她结合在一起，换上便服的初期，他感到了他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自由的滋味，以及恋爱自由的滋味，——他很满足，但是并不长久。他很快就觉察出有一种追求愿望的愿望——一种苦闷的心情正在他心里滋长。不由自主地，他开始抓住每个瞬息即逝的幻想，把它误认做愿望和目的。一天十六个钟头总得设法度过，因为他们正在国外过着完全自由的生活，离开了在彼得堡时占据了他的时间的那种社交生活的环境。至于以前游历外国时弗龙斯基曾享受过的独身生活的乐趣，现在是想都不能想了，因为仅仅一次那样的尝试就曾在安娜心里惹起了意想不到的忧郁，那也只是为了同几个独身朋友一道晚餐回来迟了。与当地的人或是俄国人交际吧，也由于他们两人的关系不明确而同样不可能。游览名胜吧，姑且不说一切名胜都

已游览遍了，这对于弗龙斯基这样一个聪明的俄国人也没有像英国人所认为的那样不可言喻的意义。

正如饿慌了的动物遇到什么就抓什么，希望从中觅得食物一样，弗龙斯基也完全无意识地时而抓住政治，时而抓住新书，时而抓住绘画。

他从小就赋有绘画的才能，而且不知道钱如何花才好，他就开始搜集版画，所以他现在潜心去绘画，专心从事这件事，把要求满足的过剩的愿望通通集中在它上面。

他赋有鉴赏艺术品、并且惟妙惟肖地、很有风格地摹仿艺术品的才能，他觉得自己具有艺术家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为了不知道选择哪一类绘画好：宗教画呢，历史画呢，写实画呢，还是风俗画，踌躇了一些时日之后，他就开始画起来。他理解各各不同的种类，而且能够从任何一类里获得灵感，但是他想像不到，也有可能对于绘画的种类一无所知，而直接从自己的内心得到灵感，不管画出来的东西是属于哪一流派。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因为他不是直接从生活本身，而是间接地从体现在艺术品中的生活中得到灵感，所以他的灵感来得非常快，非常容易，而他画出来的东西也同样快，同样容易地达到了和他所要摹仿的流派极其相似的境地。

在一切流派中，他最爱优美动人的法国派，摹仿这一派，他开始画穿着意大利服装的安娜的肖像，这幅肖像，他和所有看到它的人都认为非常成功。

九

这古老荒芜的“帕拉佐”，它那有塑造装饰的、高高的天花板和壁画，它那镶花地板，它那挂在大窗户上的厚重的黄色窗帷，摆在托架和壁炉架上的花瓶，雕花的门和挂着图画的阴暗的客厅——这个“帕拉佐”，当他们搬进来以后，就以它那外观在弗龙斯基心中保持着一种愉快的幻想，仿佛他与其说是一个俄国的地主，一个退伍的武官，毋宁说是一个开明的艺术爱好者和保护者，而且本人就是一个谦虚的艺术家，为了自己所爱的女人，而把世界、亲戚、功名心一齐抛弃。

弗龙斯基搬进这幢“帕拉佐”所选的角色是完全成功的，而且，通过戈列尼谢夫的介绍，交结了几个有趣的人，他一时间静下心来。他在一个意大利绘画教授指导之下习作写生画，并且研究中世纪意大利的生活。当时中世纪意大利的生活是这样迷住了弗龙斯基，他甚至照中世纪的风格戴起帽子，把斗篷搭在肩膊上，那风格倒也和他十分相称。

“我们住在这里，什么也不知道，”有一天早晨弗龙斯基对来看他的戈列尼谢夫说。“你看过米哈伊洛夫的画吗？”他说，把他早晨收到的一份俄国报纸递给他，指着上面一篇有关一个俄国画家的文章，那位画家恰巧也住在这个市镇里，刚绘完一幅早就交口称誉、而且有人预先定购了去的绘画。那篇文章指责政府和美术学院，不该把这样一个卓越的画家丢在那里而不予奖励和补助。

"我看到了,"戈列尼谢夫回答。"当然,他不能说没有才能,但是方向完全不对头。他对于基督,对于宗教画完全抱着伊万诺夫—斯特劳斯—芮农① 那样的态度。"

"那幅画是什么主题呢?"安娜问。

"在彼拉多② 面前的基督。用彻头彻尾新派的写实主义把基督描画成一个犹太人。"

由于询问画的主题把他引到一个他所爱好的论题上,戈列尼谢夫就大发起议论来。

"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会犯这样大的错误,基督在大师们的作品中已经有了一定的表现方法。所以,假若他们所描画的不是上帝,而是革命家或圣人,那么他们尽可以从历史中去选取苏格拉底、佛兰克林、夏洛特·科尔黛③,可不能选取基督。他们所选取的正是不能用来作为美术题材的人物,这样……"

"这个米哈伊洛夫真是这样穷吗?"弗龙斯基问,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俄国的艺术保护者,应该帮助这个画家,不管他的画是好是坏。

"我看也不见得。他是一个卓越的肖像画家。你看见过他画的瓦西里奇科夫夫人的肖像吗?但是他好像不高兴再画肖像画了,因此大概生活很困难。我敢说……"

"难道我们不能请他给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画像吗?"弗

---

① 斯特劳斯(1808—1874),德国神学家,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德国资产阶级急进主义的思想家,著有《耶稣传》。一八七二年抛弃了基督教的信仰。芮农(1823—1892),法国宗教史家,著有《基督教起源史》。戈列尼谢夫把俄国著名画家阿·伊万诺夫(1806—1858)也列入这一流派。

② 彼拉多,《圣经·新约全书》中审判耶稣的罗马总督。

③ 夏洛特·科尔黛(1768—1793),暗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马拉的法国女子

龙斯基说。

“为什么画我?”安娜说。“有了你画的那幅以后，我不再要别的画像了。倒不如给安妮(她这样叫她的小女孩)画一幅吧。她来了,”她加上说，眺望窗外正抱着小孩走进花园来的漂亮的意大利奶妈,随即又回头望了弗龙斯基一眼。这漂亮的奶妈,她的头部被弗龙斯基描进了他的画里,是安娜生活中唯一的隐忧。他一边画她,一边叹赏她的美丽和中世纪式的风姿,安娜简直不敢向自己承认她害怕自己会嫉妒起这个奶妈来,因为这缘故,她对这女人和她的小男孩就格外地亲切和宠爱。

弗龙斯基也望望窗外,又望望安娜的眼睛,立刻又转向戈列尼谢夫说:

“你认识这个米哈伊洛夫吗?”

“我见过他。可是他是一个怪物,一点教养都没有。你知道,他就是如今常常遇见的那些野蛮的现代人中的一个;你知道,就是那些d'émblée① 就在无信仰、否定一切、唯物主义的见解中培养出来的自由思想家中的一个。从前,”戈列尼谢夫说，他没有注意到,或是不愿意注意,安娜和弗龙斯基都想要说话。“从前,自由思想家是用宗教、法律和道德观念培养起来,经过斗争和努力,才达到自由思想的领域的人;可是现在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天生的自由思想家,对于世界上存在着道德和宗教法则,还存在着权威,甚至连听都没有听到过,而是完全在否定一切的那种观念中长成的,就是说,像野蛮人一样长成的。他就是那种人。他仿佛是莫斯科一个宫廷仆役长的儿子,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当他入了美术学院,有了名声的时候,他,原来也不是蠢人,就竭力想多

---

① 法语:一下子。

受一点教育。于是他趋向于在他看来是教育的源泉的东西——杂志。从前，你知道，一个想受教育的人，比方说，法国人吧，就得着手研究一切古典的东西：神学家的、悲剧作家的、历史家的、哲学家的东西，摆在他面前的一切智慧的产品。但是现在，他径直地就钻到否定主义的书籍里，很快就精通了否定主义那门学问的精华，这样他就行了。而且不仅如此——在二十年前他在这种书籍中还会找出和权威相冲突，和多少世纪来的观念相冲突的痕迹；他还会由这种冲突推论出来另外还有什么东西存在；但是现在他立刻钻到这样一种书籍里，在那里，对于旧观念甚至不屑于讨论，却爽爽快快地说：除了évolution①、自然淘汰、生存竞争以外再也没有什么了，如此而已。我在我的论文里……”

“我告诉你，”早就在偷偷地和弗龙斯基交换着眼色的安娜说，她知道他对于画家的教养丝毫不感兴趣，只不过是有心帮助他，请他画一幅画像罢了。“我告诉您，”她说，坚决地打断了正谈得滔滔不绝的戈列尼谢夫。“我们去看看他吧！”

戈列尼谢夫定了定神，欣然同意了。但是因为这个画家住在郊外，他们就决定雇马车。

一个钟头后，安娜，她的旁边坐着戈列尼谢夫，弗龙斯基坐在他们对面的座位上，驶到郊外一所漂亮的新房子面前。由走出来迎接他们的门房的妻子口中知道米哈伊洛夫是让人参观他的画室的，但是此刻他正在距离几步远的寓所里，他们就叫她把名片递给他，请求允许他们参观他的绘画。

---

① 法语：进化。

十

当弗龙斯基伯爵和戈列尼谢夫的名片递上来的时候，画家米哈伊洛夫正在照常工作。早上他在画室里画一幅巨幅画。回到家里，他对妻子发脾气，因为她没有设法把来讨账的房东太太应付过去。

“我对你说了二十次了，叫你不要同人家多噜苏。你本来就蠢，你用意大利话噜苏的时候，你就显得三倍地蠢了！”争论了一大场之后他说。

“那你就不要拖欠这么久，这不怪我。假使我有钱……”

“让我安静点吧，看在上帝面上！”米哈伊洛夫尖叫着，声音里含着眼泪，于是，捂住耳朵，他走进板壁那边他的工作室去了，随手把门锁上。“蠢女人！”他自言自语，在桌旁坐下，于是，打开纸夹，立刻特别热心地画起他已经动笔的一幅画。

他从来没有像在景况不佳的时候，尤其是和妻子吵了架的时候那么热心地而且顺利地工作过。“唉，要是能逃到什么地方去就好了！”他一边想，一边工作。他在画一个盛怒的人的面容。以前画过一幅，但是他不满意。“不，那幅还好些……放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他回到妻子那里去，皱着眉头，不望着她，却问他的大女儿，他给她们的那张纸放到哪里去了。他抛弃了的那张绘着画的纸找着了，但是弄得很脏，沾上了蜡烛油渍。可是，他还是拿了那张画，放在自己的桌上，于是，退后两三步，眯着眼睛，他开始打量着它。突然他微笑了，快活地挥了挥胳臂。

“对啦！对啦！”他说，立刻拿起铅笔，开始迅速地描绘起来。

油脂的污点给予了画中人新的风姿。

他摹绘了这种新的风姿，突然回忆起一个他曾向他买过雪茄烟的店主的面孔，一副下颚突出、精力旺盛的面孔，他就把这面孔，这下颚绘在画中人身上。他欢喜得大笑起来。那人像突然从没有生命的虚构的东西变成了活生生的，这样就不能再改动了。那人像具有了生命，轮廓分明了，显然已定形了。那画像可以按照需要略加修改，两腿可以而且必须叉开一些，左臂的位置也该改变一下；头发也不妨掠到后面去。但是在做这些修改的时候，他并没有改变整个姿势，而只是除去了遮掩住它的性格的东西。他好像是剥去了使它不能清楚地显现出来的遮布。每一新的笔触只是使得整个人像显得更矫健有力，就像油脂的污点突然向他显示出来的那样。当名片递来的时候他正在细心地绘完那幅画。

"就来！就来！"

他走到他妻子那里。

"啊，萨莎，别生气了吧！"他说，畏怯而温柔地对她微笑着。"你有错，我也有错。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这样和他妻子和解以后，他就穿上缀着天鹅绒领子的橄榄绿色外套，戴上帽子，向画室走去。那幅成功的画像他已经忘记了。现在他正为这些高贵的俄国人坐着马车来访问而感到欢喜和兴奋。

关于他那幅现在正放在画架上的画，他内心里抱着一个信念——就是，像这样的画从来没有人画过。他并不认为他的画比拉斐尔所有的画都好，但是他知道他在那幅画里所要表现的意境从来还没有人表现过。这点，他确切地知道，而且很早以前，从他开始画的时候就知道了；但是别人的批评，不论是怎样的批评，在他眼里都有着巨大的意义，使他从心底里激动。任何评语，

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哪怕表示出来那些批评家只看到他在这幅画中所看到的一小部分也好，都使他深深地感动了。他总把比他自己更高深的理解力归之于他的批评家，而且总期待从他们口里听到一些他自己没有在画中看出的东西，而且常常想像在他们的批评中真的发现这些了。

他迈着迅速的脚步向画室的门口走去，不管他如何兴奋，安娜身上的柔和光辉却使他惊异了，她正站在门口的阴处，听着戈列尼谢夫起劲地对她说什么话，同时，她显然想转过脸来望望走拢来的画家。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当他走近他们的时候，他是怎样捕捉住这个印象，吞咽下去，就像他保留那个雪茄商人的下颚一样，把它藏到什么地方，必要的时候再拿出来。客人们事先听了戈列尼谢夫议论这画家的那番话已有些失望，现在看见他的外貌就愈加感到失望了。中等身材，体格结实，步态轻捷，戴着褐色帽子，穿着橄榄绿色外套和窄小的裤子——虽然那时早已流行肥大的裤子——特别是，他那相貌平常的大脸，以及那种既畏怯又想保持尊严的混合表情，由于这种种，米哈伊洛夫给人一种不快的印象。

"请进！"他说，竭力装得不在乎的样子，于是走进门廊，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开了门。

十一

走进画室，米哈伊洛夫又打量了客人们一眼，在他的想像里记下了弗龙斯基面部的表情，特别是他的颧骨。虽然他的艺术家的感觉不停地在从事于素材的搜集工作，虽然他的作品要受

到评论的时间越迫近，他就越感到兴奋，他还是很迅速、很机敏地凭着觉察不出的标志构成了对这三个人他的印象。那一个(戈列尼谢夫)是一个住在这里的俄国人。米哈伊洛夫不记得他的姓名，也不记得他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和他谈过什么话；他只记得他的面孔，就像他记得所有他见过的面孔一样；但是他也记得那在他的记忆里是放在妄自尊大、表情贫乏那一类面孔里的。浓密的头发和开阔的前额给了那面孔一种俨然很神气的模样，那面孔只有一种表情——一种集中在狭窄的鼻梁上的、孩子般的、不安静的表情。弗龙斯基和安娜，照米哈伊洛夫的想法，一定是高贵富有的俄国人，像所有那些富有的俄国人一样，对于艺术完全不懂，但是装出艺术爱好者和鉴赏家的样子。"大概他们已经看过了一切古物，现在又要来巡视巡视新人、德国的江湖客，英国拉斐尔前派的傻子们的画室了，到我这里来也不过是为了看个齐全罢了，"他想。他非常清楚艺术涉猎者们（他们越聪明越坏）的习气，他们参观现代美术家的画室，目的无非是为了以后有资格说美术已经衰微了，并且说越看新人的作品，越觉得古代巨匠的作品依然是多么无与伦比。他期待着这一切；他在他们的脸上看出来这一点，他在他们互相交谈着、凝视人体模型和半身像、悠闲地踱着、等着他揭去画的罩布的时候，他们那种满不在乎的神情中也看出这一点。但是，虽然如此，当他一幅一幅地翻开他的习作，拉起窗帷，揭去罩布的时候，他依然感到非常兴奋，特别是因为虽然他确信高贵有钱的俄国人多半都是畜生和傻子，但是他却很喜欢弗龙斯基，尤其是安娜。

"请看这里，"他说，迈着敏捷的步子退到一旁，指着他的绘画。"这是彼拉多的告诫。《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他说，感觉着他的嘴唇都兴奋得颤栗起来了。他退开去，站到他们背后。

在访问者默默地凝视那幅画的几秒钟中间，米哈伊洛夫也以旁观者漠不关心的眼光凝视着它。在那几秒钟里，他预料一定会有一种最高明最公正的批评从他们的口里，就是一会儿以前他那么轻视过的那些访问者的口里，说出来。他忘却了在他绘那幅画的这三年内他对它所抱着的一切想法；他忘却了他曾经确信不疑它全部价值——他用他们那种漠不关心的、新的、冷眼旁观者的眼光去看它，在它里面看不出一点好处。他看见了前景中彼拉多的忿怒的脸孔和基督的宁静的面容，背景中彼拉多的扈从的姿影和观看动静的约翰的脸。每副面孔都是经过那么多的探求，那么多的失败和修改，根据各自的特殊性格在他心中成长起来的，每副面孔都给了他那么多的苦恼和喜悦，这些面孔为了求得协调的缘故不知修改了多少回，所有浓淡明暗的色彩都是花了那么大的苦心琢磨出来的——这一切，他现在用他们的眼光总起来看，只不过是重复了千万遍的庸俗的东西。他最重视的面孔，成为画的中心的基督的面孔，在他发现它的时候曾经给了他那么大的喜悦，现在用他们的眼光看的时候就觉得毫无价值了。他看出自己的画不过是无数基督画像中的一幅绘得很出色的副本（不，连出色也谈不上——他清楚地看出来无数缺点）；提香①、拉斐尔、鲁本斯②都画过基督，也画过同样的兵士和彼拉多。一切都是平凡、贫弱、陈腐、简直描绘得很拙劣——笔触无力，色彩又不调和。他们如果当着画家的面说些虚伪的客气话，而背后却怜悯他，嘲笑他，他们也是有理由的。

这沉默（虽然持续了不到一分钟）对于他可太难堪了。为了

---

① 提香（1477—1576），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绘有宗教画和肖像画。

② 鲁本斯（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画有以宗教为题材的画。

打破沉默，而且表示他并不激动，他克制着自己，对戈列尼谢夫说话了。

"我仿佛有荣幸见过您，"他说，不安地先望望安娜，又望望弗龙斯基，为的是不看漏他们的一丝表情。

"自然啦！我们在罗西家见过面，您记得吗？是在听意大利小姐——新拉薛儿①——朗诵的晚会上，"戈列尼谢夫流利地回答，毫不惋惜地从那幅画上转移视线，转向画家。

但是注意到米哈伊洛夫在等待他评论这幅画，他就说：

"您的画从我上次看见以后是突飞猛进了；现在特别使我惊叹的，也像上次一样，是彼拉多的姿态。人可以那么了解这个人物：一个善良的、很不错的人，但却是一个不知自己在干什么的彻头彻尾的官僚。不过我觉得……"

米哈伊洛夫的富于表情的脸突然开朗了，他的眼睛闪着光。他想说句什么话，但是兴奋得说不出来，只好假装咳嗽。尽管他瞧不起戈列尼谢夫对于美术的理解力，尽管他对那位官僚彼拉多的惟妙惟肖的表情所下的那句正确的评语无足轻重，那评语光说了无关轻重的地方而没有说出要点，使他很不痛快，但是米哈伊洛夫听了这种评语还是高兴极了。他自己对于彼拉多这个人物的想法，正和戈列尼谢夫所说的一样。这意见不过是米哈伊洛夫所确信的无数的正确意见之一罢了，这点并没有在他心目中贬低戈列尼谢夫的评语的意义。他因为这评语而喜欢起戈列尼谢夫来，忧郁的心情突然变成狂喜了。立刻他的整个绘画就带着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那种难以形容的复杂性在他面前变得栩栩如生。米哈伊洛夫又想说他就是那样了解彼拉多的，但是

① 拉薛儿（1820—1858），法国有名的悲剧女演员。

他的嘴唇颤抖得不听使唤了，他说不出话来。弗龙斯基和安娜也低声说了些什么，他们压低声音，一方面是为了不伤害画家的感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大声说出愚蠢的话，那是人们在绘画展览会上谈论艺术的时候通常容易脱口而出的。米哈伊洛夫感觉到他的画也给了他们深刻的印象。他就走上他们面前去。

"基督的表情真叫人惊叹啊！"安娜说。在她看见的一切东西中间，她最喜欢那个表情，并且她感觉得那是画的中心，因此称赞它一定会使画家高兴。"看得出他很怜悯彼拉多。"

这又是在他的画中，在基督的画像中可以找出的无数的正确见解之一。她说基督很怜悯彼拉多。在基督的表情中，应当有一种怜悯的表情，因为其中有爱，有天国般的平静，有从容赴死的决心，有感到空言于事无补的那种表情。既然一个是肉体生活的化身，另一个是精神生活的化身，那么在彼拉多脸上有一种官僚神气，在基督脸上有怜悯的表情，是当然的了。这一切和许多别的想头在米哈伊洛夫心中闪过去；他的脸又欢喜得容光焕发了。

"是的，那个人物画得多出色啊——多么飘逸啊！简直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戈列尼谢夫说，由这句评语，就明白地表露出他不赞成那幅肖像画的内容和构思。

"是的，真是惊人的手笔！"弗龙斯基说。"背景上那些人物有多么突出呀！这里就有技巧，"他向戈列尼谢夫说，提到他们曾经谈过的一次谈话，在那次谈话中弗龙斯基表示他没有希望获得这种技巧。

"是的，是的，真是惊人！"戈列尼谢夫和安娜附和着。米哈伊洛夫虽然很兴奋，但是谈到技巧的话却刺痛了他的心，于是，

忿怒地望着弗龙斯基，他突然皱起眉头。他常常听到“技巧”这个词，却完全不理解它是什么意思。他知道这个名词，照普通的解释，是指一种和内容完全无关的、单单是描绘的机械的能力。他常常注意到——就像在现在的称赞中一样——技巧和内在的价值是完全相反的，仿佛一件坏东西也可以描绘得很出色。他知道在除去表象的时候，为了不伤害作品本身，为了把所有的表象都除去，得多加小心，尽量注意；至于说描绘的技术——就是技巧——是并不存在的。假如他所看到的东西向一个小孩或是厨娘展示了的话，他或是她，也一定能够把自己看到的东西的表层剥去的。同时就是最富有经验和熟练的画家也不能单靠机械的才能去描绘什么，如果主题的轮廓没有预先向他显示的话。而且，他知道，说到技巧，那他是没有资格受到称赞的。在他画了又画的一切东西里面，他都看出了刺目的缺点，那就是由于在他除去思想的外壳的时候不小心而来的，现在要修改一定会损坏整个作品。几乎在所有的形体和面容上，他都看出损坏了绘画的没有完全除去表象的痕迹。

“有一点可以说，假如您容许我饶舌的话……”戈列尼谢夫说。

“啊，极愿领教，”米哈伊洛夫勉强微笑着说。

“那就是，您把基督画成一个人神，而不是神人。但是我知道您是有心这样做的。”

“我画不出一个不是我心目中的基督，”米哈伊洛夫忧郁地说。

“是的；假如是这种情形的话，您要是容许我直说……您的画是那么完美，我的评语决不会损伤它丝毫，况且，这也不过是我个人的见解。在您看来就不同了。您的出发点根本不同。可是

让我们拿伊万诺夫来说吧。我想如果要把基督降到一个历史人物的地位的话，那倒不如另选新颖的、没有人画过的历史题材。”

“可是假如这是摆在艺术前面的最伟大的题材呢？”

“如果去寻找，一定会找到别的主题。但是问题在于艺术不容许争辩和议论。在伊万诺夫的画[①]面前，不论是信徒，还是异教徒，心里都会发生这样的疑问：‘这是神呢，还是不是神呢？’这样，印象的统一就被破坏了。”

“为什么那样？我想对于有教养的人们，”米哈伊洛夫说，“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这一点戈列尼谢夫不同意，并且始终坚持己见，认为印象的统一在艺术上是必要的，以此来驳倒米哈伊洛夫。

米哈伊洛夫大为激动，但是他说不出一句话来为自己的思想辩护。

十二

安娜和弗龙斯基早就交换着眼色，为他们的朋友这种能言善辩而感到遗憾，终于弗龙斯基没有等待主人，就径自向另一幅小画走去。

“啊，多美妙啊！多美妙啊！真是奇迹！多么美妙呀！”他们异口同声叫起来。

“什么东西使他们那么中意呢？”米哈伊洛夫想。他完全忘记了他三年前绘的那幅画。他忘记了他有好几个月日日夜夜全神贯注在这幅画上时，他为它所经受的一切苦闷和欢喜。他忘记

① 指伊万诺夫的画《基督显容》。

了它，就像他一向总把画好的画忘记了一样。他连看都不高兴看它一眼，只不过因为等一个想买它的英国人，这才把它摆到外面来的。

“啊，那只是一幅旧的习作罢了，”他说。

“多么美好啊！”戈列尼谢夫说，他显然也从心底里被那幅画的魅力迷住了。

两个小孩在柳荫下钓鱼。大的一个刚垂下钓丝，正小心地从灌木后面往回收浮子，全神贯注在他的工作上；另一个，小的一个，正支着臂肘躺在草地上，用手托着长着乱蓬蓬金发的头，沉思的碧蓝眼睛凝视着水面。他在想什么呢？

对这幅画的叹赏在米哈伊洛夫心中唤起了往日的兴奋，但是他惧怕而且厌恶对于过去事物怀着无谓的留恋，因此，虽然这种赞赏使他感到快慰，他却竭力把访问者们引到第三幅画那里去。

但是弗龙斯基问这幅画是否出卖。这时米哈伊洛夫已经被访问者们弄得很兴奋，谈到金钱他听了极不愉快。

“它是摆出来卖的，”他回答，忧郁地皱着眉。

访问者们走了之后，米哈伊洛夫在彼拉多和基督的画像前坐下来，在心里重温着访问者们说过的话以及他们虽然没有明说却暗示出来的话。说也奇怪，当他们在这里，他用他们的观点来看事物的时候，在他看来是那么重要的东西，现在突然失去了一切意义。他开始用纯粹艺术家的眼光来看他的画，立刻产生这样一种心情，他确信他的画很完美，因此他的画具有重大意义；要集中全部精力，排除一切其他的兴趣，是需要这种确信的；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工作。

基督的一只按照远近法缩小了的脚，可有点不妥。他拿起

调色板，着手工作起来。他一面修改那只脚，一面不断地望着背景上约翰的形象，访问者们连注意都没有注意到那个，可是他却相信那已达到完美的境界。修改完了脚，他很想把那形象也润色一下，但是他感到太兴奋了。在他太冷静的时候和在他太激动，把什么都看得太清楚的时候，他同样不能工作。只有在由冷静过渡到灵感的那个阶段，才能工作。今天他太兴奋了。他原想把画盖好的，但是他停住了，把罩布拿在手里；流露出幸福的微笑，对着约翰的形象凝视了好一会。最后，带着依依难舍的神情，他放下了罩布，疲倦而又愉快地走回寓所去。

弗龙斯基、安娜和戈列尼谢夫，在归途中是格外地活跃和愉快。他们谈论着米哈伊洛夫和他的画。才能这个词——他们把它理解成一种脱离理智和感情而独立存在的、天生的、几乎是生理的能力，他们想把画家所体验到的一切通通用它来表示——这个字眼在他们谈话中特别频繁地反复，因为他们需要用它来形容某些他们毫不理解、却又要谈论的东西。他们说他的才能是无可否认的，不过他的才能因为教养不够——我们俄国美术家的通病——而不可能发挥。但是那幅小孩的画却深深印在他们的记忆里，他们尽在回想它。

"多么美妙啊！这幅画他画得多么出色，而且它又是多么单纯啊！甚至他自己都不明白它是多么好。是的，我一定不放过它；一定要把它买下来，"弗龙斯基说。

十　三

米哈伊洛夫把他的画卖给了弗龙斯基，并且答应给安娜画

像。在指定的日子，他来了，开始工作起来。

从坐下来让他画了五次以后，这画像就使得大家，特别是弗龙斯基惊异了，不只是以它的逼真，而且也是以它那特殊的美。米哈伊洛夫怎么会发现了她特殊的美，这可真有点奇怪。“人要发现她的最可爱的心灵的表情，就得了解她而且爱她，像我爱她一样，”弗龙斯基想，虽然他自己也是由于这幅画像才发觉她的最可爱的心灵的表情的。但是那表情是这样真切，使得他和旁人都感觉到好像他们早就知道了似的。

“我努力画了那么多时候，却一事无成，”他说的是他自己给她绘的那幅画像。“而他只看了一眼，就描绘出来了。这里就有技巧。”

“慢慢来嘛，”戈列尼谢夫安慰他说。照他看来，弗龙斯基才能和教养两者兼备，特别是教养，那使得他对于艺术有高超的见解。戈列尼谢夫确信弗龙斯基具有才能，还由于他自己需要弗龙斯基对于他的言论思想给予同情和赞赏，这就支持了他的这种确信，他感觉得赞赏和支持应当是相互的。

在别人家里，特别是在弗龙斯基的“帕拉佐”里，米哈伊洛夫和在自己的画室里完全不同了。他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好像害怕接近这些他并不尊敬的人似的。他称呼弗龙斯基做“阁下”，而且，尽管安娜和弗龙斯基邀请他，他从来没有留下吃过饭，除了来画像从来没有来过。安娜对于他甚至比对谁都亲切，为了她的画像非常感谢他。弗龙斯基对他十分殷勤，而且显然很想听听这位美术家对于他的画的意见。戈列尼谢夫从不放过一次给米哈伊洛夫灌输真正的艺术见解的机会。但是米哈伊洛夫对于大家还是一样冷淡。安娜从他的眼色里感觉出他喜欢看她，但是他却避免和她谈话。当弗龙斯基谈到他的绘画的时候，

他顽固地保持着沉默，而当他们把弗龙斯基的画拿给他看的时候，他还是那样顽固地沉默着；他显然很讨厌戈列尼谢夫的谈话，但是他也没有反驳过他。

总之，当他们更进一步认识米哈伊洛夫的时候，他那种拘谨的、令人不快的、而且分明怀着敌意的态度，就使他们更不喜欢了。当绘画完毕，美丽的画像已归他们所有，而他也不再来了的时候，他们都高兴了。

戈列尼谢夫第一个说出了大家心中共同的思想，认为米哈伊洛夫只不过是嫉妒弗龙斯基罢了。

"他既然有才能，我们就不要说他嫉妒；但是一个宫廷里的人，一个富家子弟，而且又是一个伯爵（你知道他们大家对于爵位是深恶痛绝的），居然没有怎样费力，就比把整个生命都献给美术的他，即使没有超过，却也不相上下，这可使他恼怒了。尤其是教养，那是他所缺乏的。"

弗龙斯基替米哈伊洛夫辩护，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他也相信这一点，因为照他看来，一个属于不同的、下层社会的人一定是嫉妒的。

安娜的画像——他和米哈伊洛夫两人画的同一个人的肖像——本来应该向弗龙斯基显示出来他和米哈伊洛夫之间的差异的，但是他却没有看出这点。直到米哈伊洛夫画的肖像画成以后，他这才停笔不画安娜的肖像了，他断定现在再画也是多余的了。他继续绘着以中世纪生活为题材的画。而他自己和戈列尼谢夫，尤其是安娜，都觉得他那幅画很不错，因为它比米哈伊洛夫的画更像名画。

在米哈伊洛夫一方面呢，虽然安娜的画像使他入迷，但是当绘画完毕，他不必再听戈列尼谢夫那套关于艺术的议论，而且可

以忘却弗龙斯基的绘画的时候，他甚至比他们更高兴。他知道不可能禁止弗龙斯基拿绘画作消遣，他知道他和所有的艺术爱好者都有充分的权利，高兴画什么就画什么，但是这在他是不愉快的。不能禁止一个人去造一个大型的蜡制玩偶，而且去亲吻它。可是假如那个人带着这个玩偶走来坐在他所爱的人面前，而且开始爱抚他的玩偶，一如那位情人爱抚着他所爱的女人一样的时候，那位情人一定会很不愉快的。米哈伊洛夫看见弗龙斯基的绘画的时候所感到的就是这样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他感觉得又好笑，又好气，又可怜，又可恼。

弗龙斯基对于绘画和中世纪生活的兴致并没有持续很久。正因为他对于绘画有充分的鉴赏力，所以不能够绘完他那幅画。停笔不画了。他模糊地感觉到它的那些缺点，起初虽然还不大明显，如果继续画下去，就会显露出来。他体验到戈列尼谢夫同样体验到的心情：戈列尼谢夫感到自己没有什么可说的，于是就用这种话来不断地自欺欺人，说他的思想还没有成熟，他还在构思，搜集素材。但是这使戈列尼谢夫感到激怒和苦恼，弗龙斯基却不能够欺骗和折磨自己，尤其不能够使自己感到怨恨。凭他所特有的果断性格，他没有说明，也没有辩解，就搁笔不画了。

但是没有这项工作，在意大利的城市里，弗龙斯基的生活，和因为他突然失去兴趣而感到诧异的安娜的生活，就显得枯燥无味了。“帕拉佐”突然显得这样刺目地破旧肮脏，窗帷上的污点、地板上的裂缝、檐板上剥落了的灰泥，看来是那么不愉快，老是那个样子的戈列尼谢夫、意大利教授和德国旅行家都变得这样叫人讨厌，使他们不得不改变生活。因此他们决定回俄国，住到乡下去。在彼得堡，弗龙斯基打算和他哥哥把家产分开，而安娜打算去看她的儿子。他们预备在弗龙斯基的大田庄上度夏。

十 四

列文结婚有三个月了。他很幸福，但是完全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样。他处处发现他以前的幻想的破灭和新的意外的魅力。他是幸福的，但是进入家庭生活以后，他处处看到这和他所想像的完全不同。他处处感到这样一种心情，如同一个人叹赏湖上一叶小舟平稳而幸福地漂浮，等到自己坐上小舟的时候心情就有些两样。他发现：这并不只是平稳地坐着，毫不摇晃，人还得要思想，片刻不能忘记他要到什么地方去；而且下面还有水，人还得划桨；他的不习惯划桨的手还会疼痛；只是看着容易，可是做起来的时候，虽说是非常愉快，却也是很不容易啊。

独身的时候，他看见别人的婚后生活，看到他们的琐屑的忧虑、争吵、嫉妒的时候，他往往只是在心里轻蔑地讥笑。在他未来的夫妻生活中，他相信决不会有这种事情；就连他的结婚生活的外表形式，在他想来，也准会和别人的生活完全不同。可是出乎意外，他和他妻子的生活不但没有独树一格，而且，恰好相反，完全是由他以前那么轻视的极其琐碎的小事构成的，而现在，那些小事，违反他的意愿，却具有了异乎寻常的、无可争辩的重要性。列文看到要把所有这些琐事安顿好，完全不像他以前想像的那么容易。虽然列文自信对于家庭生活抱着最正确的见解，但是他，也同所有的男子一样，不知不觉地把家庭生活想像成完全是爱情的享受，既没有什么东西来妨碍它，也没有什么琐碎的忧虑来分心。在他设想起来，他应当从事他的工作，而在爱的幸福中求得休息。她应当被热爱着，再也没有别的了。可是又同所有的

男子一样，他忘记了她也需要工作；因此他很诧异：她，他那富有诗意的、美丽的基蒂，怎么在结婚生活的头几个星期，甚至在头几天，就能够想起这件事，记起那件事，为桌布、家具、来客用的卧具、餐具、厨师和餐膳之类的事情忙个不停。还在他们订婚的期间，她就坚决拒绝到国外去，决心回到乡下，好像她知道什么是必要的事，而且除了恋爱还能够想到别的事情，她那种坚决的态度，就已经使他惊异了。这事当时很使他不快，而现在她的琐碎的操心和忧虑更使他加倍地不痛快了。但是他看出这在她是必要的。因为他爱她，所以虽然他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而且还嘲笑这种家务事上的操劳，但是对于这些，他又不禁从心里赞美。他嘲笑她怎样布置从莫斯科搬运来的家具，怎样重新整顿他的和她自己的房间，怎样悬挂窗帷，预备客人和多莉用的房间，怎样给她的新使女安排一个房间，怎样吩咐老厨师做饭，怎样和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争吵，把贮藏室从她手里接管过来。他看见老厨师是怎样叹赏地微笑着，听她的没有经验的行不通的命令，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看到这位年轻主妇的新的布置是怎样沉思而慈祥地摇着头。他看到，当基蒂边哭边笑地跑来向他诉说她的使女玛莎还把她当小姐看待，因此谁也不会服从她的时候，她是特别地可爱。这在他看来是可爱的，但也是奇怪的，他想假如没有这些就更好了。

他不知道她婚后心情上所起的变化。在娘家她有时想要吃什么好菜或是糖果，可是不能够如愿，而现在她要吃什么就可以随意吩咐，可以随意买多少磅糖果，花掉多少钱，而且高兴定制任何一种点心就可以定制。

她现在正愉快地盼望着多莉带着小孩们来，特别是因为她要给孩子们定制他们各人爱吃的点心，而多莉一定会赞赏她的

一切新的措施。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但是管理家务对于她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她本能地感觉到春天临近了，同时也知道会有阴天下雨的日子，因此她尽力筑巢，一面忙着筑巢，一面学习怎样筑法。

基蒂这种对于家务琐事的操心，和列文最初的崇高幸福的理想完全相反，是他的失望之一；同时这种可爱的操心，他虽不明白它的意义，却也不能不喜欢它，这又是它的新的魅惑力之一。

另一种失望和魅惑是由他们的口角引起的。列文决没有想像到他和他妻子之间除了温存、尊敬和爱的关系以外还能够有别的关系，可是结婚后没有几天他们就突然吵了嘴，她竟至说他并不爱她，只爱他自己，说着就哭起来，摆着两手。

第一次口角是因为列文骑了马到新的农庄去，因为想抄近路回家，迷了路，以致迟回来半个钟头。他驰回家，一路上只顾想她，想她的爱，想他自己的幸福，他离家越近，他对她的爱情也就越热烈。他抱着如同他到谢尔巴茨基家去求婚时那样的感情，甚至比那更强烈的感情跑进房里来。出乎意外，迎着他的是一种他从来不曾在她脸上见过的忧愁的表情。他想要吻她，但是她推开了他。

"怎么回事？"

"你倒很快活哩……"她开口说，竭力要显得镇静和凶狠。

但是她刚一开口，责备、无意义的嫉妒、在她一动不动地坐在窗前度过的那半个钟头内她所忍受的一切痛苦，所有这些话就一齐冲口而出。到这个时候，他才第一次清楚地理解到他在举行婚礼后领着她走出教堂时所没有理解的事情。他理解到她不但和他非常亲近，而且他现在简直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终结，而

他在什么地方开始。他根据他在这一瞬间所体验到的那种分裂的痛苦感觉理解了这一点。他起初很生气，但是就在同一瞬间，他感觉到他不能够生她的气，她和他是一体。他一刹那间感觉得如同一个人突然在背后挨了重重的一击，怒气冲冲，想要报复，回过头来寻找他的敌手，却发现原来是自己偶然失手打了自己，不好生任何人的气，只得忍受着，竭力减轻痛苦。

以后他再没有这么强烈地感到过这种心情，但是在这第一次，他却久久未能恢复平静。他的自然而然的感情是要他为自己辩护，向她证明是她错了；但是证明她错就等于更激怒她，使裂痕更加扩大，而那裂痕是他的一切痛苦的根源，一种习惯的冲动驱使他把过错推卸掉，推到她身上；另一种，甚至更强烈的冲动却促使他尽快消泯裂痕，不让它再扩大下去。忍受这种不公平的责难是痛苦的，但是洗清自己，使她痛苦，那就更糟。好像一个在半睡不醒中感到一阵剧痛的人想把那痛处从身体中挖出，扔掉，可是一醒过来就明白了那痛处就是他自身。他除了忍痛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于是他就努力这样做。

他们和解了。她认识到自己的过错，虽然她没有说出来，但对他更温柔了，他们在爱情中体验到一种新的加倍的幸福。但是这并不妨碍这种口角不再因为最意外的细微理由而发生，并且十分频繁地发生。这些口角往往是起因于：彼此都不了解对于对方什么是重要的，以及在结婚初期两人都常常心情不佳。当一个心情佳，另一个心情不佳的时候，和睦的感情还不致破裂；可是碰巧两人都心情不佳的时候，就会由于细小到不可思议的原因而发生口角，以致他们过后怎样也记不起来他们为了什么争吵的。不错，在他们两人都心情愉快的时候，他们生活上的乐趣就倍增了，但是虽然这样，他们结婚生活的初期，对于他们来说仍

是一段难过的日子。

在最初的时间，他们感到特别紧张，好像把他们系在一起的那条链子在从两端拉紧。总之，他们的蜜月——那就是说，他们结婚后头一个月，由于习惯，列文对于这一个月是抱着很大的期望的——不但不是甜蜜的，而且是作为他们生活中最痛苦最屈辱的时期留在两人的记忆里。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们两人都极力把这段不健全的时期的一切丑恶可耻的事情从他们的记忆中抹去，在那段时期内，他们两人都很少有正常的心情，两人都不大能控制自己。

直到他们婚后的第三个月，他们在莫斯科住了一个月回家以后，他们的生活才开始进行得比较顺利了。

十五

他们刚从莫斯科回来，很高兴又只剩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了。他坐在书房里的写字台旁在写什么。她，穿着他们结婚的头几天她穿过的那件深紫色的衣服，一件他觉得特别值得纪念和珍惜的衣服，坐在那张从列文的父亲和祖父的时代以来就一直摆在书房里的旧式皮沙发上，正在做 broderie anglaise①。他思考着、写着、时时刻刻高兴地意识到她在面前。他没有放弃农事上的工作，也没有放弃著述工作，他将在那本著作里阐明新农业制度的基础；但是正像以前这些事业和思想与笼罩着整个生活的阴影比较起来，在他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一样，现在它们与浸浴在

① 法语：英国刺绣。

光辉灿烂的幸福中的未来生活比较，同样也显得是微不足道的。他继续搞他的工作，但是现在他觉得：他的注意的重心转移到另外的东西上面，因而他就用完全不同的而且更加明确的眼光来看他的工作了。以前，这工作在他是一种逃避生活的手段。以前，他觉得假如没有这种工作，生活就太阴郁了。而现在这些事业对于他之所以是必要的，却是为了使生活不致于明朗得太单调了。拿起原稿，又读了一遍自己所写的东西，他高兴地发现这个工作是值得去做的。这种工作是新颖而有用的。他以前的许多思想，现在在他看来都是多余的而且过于偏激的，但是当他重新回想整个事情的时候，许多的疏漏在他看来都变得明显了。他现在正在写新的一章论述俄国农业不振的原因。他论证着：俄国的贫穷不但是由于土地所有权分配不公平和错误的政策引起的，而且近来促成这种结果的是反常地往俄国引进外国文明，特别是交通工具，像铁道，它促使人口集中于城市，助长奢侈风习，因而招致工业、信用贷款和伴随而来的投机业发展起来——这一切都损害农业。在他看来，当一个国家的财富发展很正常的时候，以上这一切现象只有在相当多的劳动力已经用在农业上面，农业已经处于正常的，至少是很稳定的状态的时候，才会发生。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财富应当按一定的比例增长，特别应当做到不致于使农业以外的富源超过农业；在他看来，交通工具应当和农业上的一定状况相适应，在现在土地使用不当的状况下，不是由于经济的需要，而是由于政治上的需要而建筑起来的铁道，来得过早，不但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促进农业，反而和农业竞争，促进工业和信贷的发展，结果倒阻碍了农业的发展；所以，正如动物身体内一个器官片面的早熟发育会妨碍动物的全面发育一样，在俄国财富的全盘发展上讲，信贷、交通工具、工业活

动——这些在时机成熟的欧洲无疑是必要的——在俄国却只会造成危害，因为它们把当前最重要的农业整顿问题抛到一旁去了。

当他写他的著作的时候，她却在想着她丈夫多么不自然地注意着那位在他们离开莫斯科的前夜，十分拙劣地向她献殷勤的年轻公爵恰尔斯基。"他嫉妒哩，"她想。"啊呀！他是多么又可爱又傻气呀！他嫉妒我！要是他知道他们在我眼中并不比厨子彼得高明就好了！"她一面想，一面抱着一种她自己也觉得奇怪的占有心情，望着他的后脑和红脖颈。"虽然妨碍他工作是可惜的（但是他时间还多着呢），我也得看他的脸一眼；他感到我在看他吗？我真希望他回过头来……我真希望他这样！"于是她睁大眼睛，好像要用这种办法来加强目力似的。

"是的，他们吸去一切精髓，造成一种虚假的繁荣，"他喃喃着说，停下笔来，感到她在望他，于是微笑着回过头来。

"什么？"他微笑着站起身来问。

"他回过头来了呢！"她想。

"没有什么；我希望你回过头来哩，"她说，凝视着他，竭力想猜测出他是不是因为她打扰了他而不高兴。

"只有我们两人在一道的时候是多么快乐啊！在我是这样的，"他说，闪烁着幸福的微笑，走上她面前。

"我也一样快乐呢。我什么地方也不去了，特别是莫斯科。"

"你在想什么呢？"

"我？我在想……不，不，去写去吧；不要分了你的心，"她说，噘着嘴。"我现在要挖这些小洞了，你看！"

她拿起剪刀，开始挖着。

"不；告诉我是什么事吧，"他说，在她身旁坐下，注视着小剪

刀的循环的动作。

"啊，我在想什么呢？我在想莫斯科，想着你的后脑。"

"为什么恰恰我得到这样的幸福呢！这太不自然，太美满了，"他说，吻她的手。

"我觉得正相反；我觉得越是美满，就越是自然。"

"你的小发卷松了呢，"他说，小心地把她的头扭过来。"小发卷，啊，是的。不，不，我们正忙着工作呢！"

但是工作并没有再进展下去，当库兹马进来通报茶已经摆好的时候，他们才愧疚地跳开了。

"他们从城里回来了吗？"列文问库兹马。

"他们刚回来，正在解开东西。"

"快来，"她走出书房的时候对他说，"要不然，我不等你来就把所有的信都看了。让我们去两人合奏吧。"

只剩下一个人，把原稿放进她买来的新纸夹以后，他在那随着她一同出现的安着精美配件的新洗脸架旁洗了手。列文对自己的想法微笑着，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一种近似懊悔的感情苦恼着他。在他现在的生活中有一些可耻的、脆弱的、他所谓加菩亚①式的地方。"这样子生活下去可不对，"他想。"快三个月了，我差不多什么也没有做。今天，差不多是第一次，我开始认真地工作，而结果怎样呢？我刚开了个头，就抛开了。就连我的日常事务，我也差不多都丢开了。我差不多没有步行或是乘车到田庄上视察过。我有时舍不得离开她，有时看她一个人太闷。我曾经想，结婚前的生活没有多大意思；结婚后真正的生活就会开始了。可现在呢，差不多三个月过去了，我从来没有这样懒散地

---

① 加菩亚，意大利古都名。加菩亚式即懒惰的、享乐的意思。

虚度过时光。不，这是不成的，我一定得开始。自然，这不是她的过错。一点也不能怪她。我自己应当坚强一点，保持我的男子的独立性。要不然，我就会养成这样的习惯，并且使得她也习惯于这样……当然不能怪她，”他自言自语。

但是任何一个感到不满的人，要他不归咎于别人，特别是和他最亲近的人，是很难的。而列文模糊地感觉到，虽然不怪她本人（什么事都不能怪她），但是要怪她所受的那种太浅薄无聊的教育。（“那傻瓜恰尔斯基！我知道她想阻止他，却不知道怎样阻止。”）“是的，除了对家务事有兴趣（那种兴趣她是有的），除了对装饰和 broderie anglaise 有兴趣以外，她没有别的真正的兴趣了。无论对我的工作，对田庄，对农民也好，无论对她相当擅长的音乐也好，对读书也好，她都不感兴趣。她什么也不做，就十分满足了。”列文在心里责备她，却不了解她正在准备进入那快要到来的活动时期，到那时，她又要做丈夫的妻子，做一家的主妇，还要生产、抚养和教育小孩。他不知道，她本能地感到了这点，正在准备迎接这种沉重的劳动，并不为她现在尽情享受无忧无虑和爱情幸福的时刻而责备自己，同时她正在快乐地筑着她的未来的巢。

十 六

当列文走上楼去的时候，他的妻子正坐在新的茶具后面的新的银茶炊旁，她让老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坐在一张小桌旁边，给她倒了一满杯茶，正在读多莉的来信。她经常不断地和他们通信。

“您看，您的好太太让我陪她坐一会儿哩，”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向基蒂亲切地微笑着。

在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这句话中，列文觉察出来最近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和基蒂之间的不快已经结束了。他看到虽然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因为新主妇夺去了她的权柄而觉得伤心，但是基蒂还是征服了她，使她爱上她了。

“你瞧，我看了你的信，”基蒂说，把一封文理不通的信交给他。“这大概是那个女人写来的。你哥哥的……”她说。“我没有看完。这两封是我家里和多莉写来的。真想不到啊！多莉带着塔尼娅和格里沙去参加了萨尔马茨基家的儿童舞会哩！塔尼娅扮了侯爵夫人。”

但是列文没有听她的话。他红着脸接过他哥哥从前的情妇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信，开始读起来。这是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写来的第二封信了。在第一封信里，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说他哥哥无缘无故地把她赶走了，并且，以动人的、单纯的口吻补充说，虽然她又陷于贫穷，但她却什么也不要求，也不希望，只是想到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身体这样坏，没有她在身边，也许会死去，就觉得十分难受，因此请他弟弟照顾他。这一回她写的完全不同了。她找着了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又在莫斯科和他同居了，并且同他一道搬到一个省城里，他在那里谋得了一个职位。但是他和长官吵了架，又回到莫斯科来，不料在路上病了，病得这么重，恐怕要一病不起了，她这样写着。“他老惦念着您，而且，他一个钱都没有了。”

“看这封信吧；多莉在信上提到你哩，”基蒂带着微笑开口说；但是注意到她丈夫变了脸色，她就突然住了口。

“什么事？怎么回事呀？”

"她来信说我哥哥尼古拉快要死了。我要去看他。"

基蒂的脸色立刻变了。关于扮侯爵夫人的塔尼娅，关于多莉的念头，全都消失了。

"你什么时候去？"

"明天。"

"我和你一道去，好吗？"她说。

"基蒂！你这是什么意思？"他责备地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她反问，因为他听了她的提议很恼火，不愿意接受而生气了。"为什么我不能去？我不会妨碍你的。我……"

"我去是因为我哥哥快要死了，"列文说。"可是你为什么要……"

"为什么？为了和你一样的原因。"

"在对于我来说是这样重要的时刻，她却只想着她一个人在家无聊，"列文想。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还用这种借口，这就使他生气了。

"这是不行的，"他严厉地说。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眼看着一场争吵快要发生，轻轻地放下茶杯，出去了。基蒂连注意都没有注意到她。她丈夫说最后一句话的口吻刺伤了她，特别是因为他显然不相信她所说的话。

"我对你说，假如你要去，我也要跟你去；我一定要去！"她急促而愤怒地说。"为什么不行？你为什么说不行？"

"因为天知道这是到什么地方去，要走什么样的路，要住什么样的旅店。你会妨碍我的，"列文说，极力想冷静下来。

"决不会的。我什么也不需要。你能够去的地方，我也能

够……”

“哦，那么，不说别的，单说那个女人在那里，你怎好跟她接近。”

“我不知道，也不要知道，什么人什么东西在那里。我只知道我丈夫的哥哥快要死了，我丈夫要去看他，我也要跟我丈夫一同去，为的是……”

“基蒂！别生气吧。可是你稍微想一想：这是一件这么重要的事，想到你会夹杂一种软弱的感情，一种不愿意一个人留在家里的感情，我很难受。哦，你如果一个人闷气的话，那么就到莫斯科去吧。”

“你看，你总是把卑鄙龌龊的动机加在我身上，”她含着屈辱和愤怒的眼泪说。“我没有什么，既不是软弱，也不是……我只觉得我丈夫受苦的时候，跟他在一起是我的义务，但是你安心要伤害我，你安心不了解我……”

“不，这是可怕的！做这样的奴隶！”列文叫着，立起身来，再也抑制不住他的愤怒了。但是就在这一瞬间，他感觉得好像是在自己打自己一样。

“那么你为什么要结婚？你本来可以很自由的。你为什么要结婚，假如你后悔的话？”她说，跳起来，跑到客厅去了。

当他追上她去的时候，她正在呜咽。

他开始说话，竭力找话来与其说是说服她，不如说是安慰她。但是她不听他，随便他说什么也不理睬。他弯下腰，拉住她那只在抗拒他的手。他吻她的手，吻她的头发，又吻她的手——她却始终沉默着。但是当他用两手捧着她的脸，叫了声“基蒂！”的时候，她突然恢复了镇静，哭了一会，于是他们就和好了。

决定了明天一同去。列文对妻子说，他相信她要去只是为了帮忙，同意有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在他哥哥身边也没有什么不方便；但是他在动身的时候心里对她和对自己都很不满意。他不满意她，是因为在必要的时候她不能够下决心让他一个人去；（不久前他还不敢相信他有被她爱上的幸福，现在却因为她太爱他了反而感到不幸，这在他想来是多么不可思议啊！）他不满意自己，是因为自己没有坚持下去。在他内心深处，他更不同意的，是她认为和他哥哥在一起的那个女人不算一回事，他怀着恐怖想到她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冲突。想到他的妻子，他的基蒂，会和一个娼妇待在一个房间里，单只这个念头，就使他恐怖和嫌恶得战栗起来。

十 七

尼古拉·列文卧病的那个省城的旅馆是那些依照新式改良的模型建造起来的省城旅馆之一，那些旅馆在建筑的当时原是力求清洁、舒适、甚至雅致的，但是由于住客们的缘故，迅速得惊人地变成了妄想具有现代化改良门面的肮脏旅店，这种妄想使它们比旧式的、干脆很肮脏的旅馆更坏了。这个旅馆已到了那种地步：穿着脏制服、在门口抽着烟、担任看门职务的兵士，生铁制的、光滑的、阴暗而又讨厌的梯子，穿着肮脏的燕尾服的放肆的侍者，桌上摆着布满灰尘的蜡制花束的公共餐室，到处都是污浊、尘埃、零乱，同时还带着那种现代化的、自满的、由铁路带来的忙乱气氛，这一切在刚度过新婚生活的列文夫妇心中唤起了一种十分难受的感觉，特别是因为这旅馆所给予人的那种徒有

其表的浮华印象和等待着他们的事是那么不调和。

照例，在问了他们要住什么价钱的房间以后，才知道上等房间一间空的也没有了：一间上等房间由铁路视察员住着，另一间是莫斯科来的律师，第三间是从乡下来的阿斯塔菲耶夫公爵夫人。只剩下一间肮脏的房间，但是答应他们傍晚隔壁有一间房间会空出来。果然不出他所料，在他到达的时候，在他因为想到他哥哥的病情心里十分激动的时候，他却不能立刻跑到他哥哥那里去，而不得不照顾她，他为此而生起妻子的气来，列文领着她走进派给他们的房间。

"去吧，去吧！"她说，用畏怯的愧疚的眼光望着他。

他一句话也不说就走出房间，就在门口碰见了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她听见他到了，却不敢进来看他。她还是和他在莫斯科看见她的时候一样；还是那件毛料衣服，露着手臂和脖颈，还是那善良的呆板的麻脸，只是略微胖了一些。

"哦，他怎样了？他怎样了？"

"病很重哩。他不能起床了。他老在盼望着您。他……您……同您太太一道来的吗？"

列文在最初一瞬间不明白什么事情使她惶惑，但是她立刻就对他说明了。

"我要走了。我要到厨房去，"她说出来了。"他会很高兴哩。他听到了，他认识她，记得在国外看见过她哩。"

列文明白她指的是他妻子，却不知道回答什么才好。

"去吧，去吧，"他说。

但是他刚一移动，他的房门就开了，基蒂探头向外一望。列文因为他妻子把她自己和他置于这种尴尬的境地，又是羞愧，又是气恼，而满脸通红了；但是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却脸红得更

厉害。她缩成一团，脸红得快要哭出来了，两手抓住披肩的尾梢，用红红的手指搓弄着，不知道怎样说、怎样做才好。

在最初一瞬间，列文看出基蒂望着这个不可理解的可怕女人的时候，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急切的好奇的神色；但是这只持续了一刹那。

“哦！他怎样了？他怎样了？”她先向她丈夫，随后又向她说。

“可是不能在走廊里尽谈下去呀！”列文说，愤怒地望着一个正在这时好像有事轻快地走过走廊的绅士。

“哦，那么，就进来吧，”基蒂说，对恢复了常态的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说；但是看到她丈夫的惊惶的脸色她就补充说：“要么你们就去吧，回头来叫我好了，”于是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列文就到他哥哥的房间去了。

他在他哥哥的房间里所看到和感到的，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预料会发现他还处在那种自己欺骗自己的状态里，他听说肺病患者是常那样的，在秋天他哥哥来看他的时候那种状态曾经那样使他吃惊。他预料会在肉体上看到更明显的死亡临近的征候——更衰弱，更憔悴，但大体上却还是和以前一样的状态。他预料自己会感到同样的失去亲爱的兄长的悲痛和同样的怕死心情，那种心情他以前曾经体验过，现在不过是程度加深罢了。对于这一切他心里都有了准备；但是他发现事情完全不是那样。

在一间污秽的小房间里，四壁的嵌板上满是痰渍，透过薄薄的板壁，可以听到隔壁房间的谈话声，空气因为充满污浊气味而使人窒闷，在稍稍和墙壁隔开的一张卧榻上，躺着一个盖着被窝的躯体。这个躯体的一只手臂放在被窝外面，那像耙子一样粗大的手，令人不可思议地连在手臂从骨端到中部一样粗细的细

长骨骼上。头侧卧在枕头上。列文可以看见鬓角上汗淋淋的稀疏的头发和皮肤紧绷的透明似的前额。

"这个可怕的躯体决不可能是我的尼古拉哥哥!"列文想。但是走近一些,看见那张脸,就不可能怀疑了。不管脸上发生了多么可怕的变化,但列文只消瞧一瞧那双看见他走进来就抬起来的灵活的眼睛,只消望一望那粘在一起的髭须下面的嘴巴的微微抽动,就明白了这个死尸般的躯体就是他那还活着的哥哥这个可怕的现实。

闪光的眼睛严厉地、责备般地望了一眼他的走进来的弟弟。这种眼光立刻在活人之间建立了活的关系。列文立刻感到这双注视着他的眼睛里面含的谴责神色,同时因为自己的幸福而感到悔恨的心情。

当康斯坦丁拉住他的手的时候,尼古拉微笑了。这微笑是轻微的,差不多觉察不出,虽然带着微笑,但是眼睛里的严厉神情并没有改变。

"你没有料到我会是这个样子吧!"他好容易才说了出来。

"是,是……不,"列文语无伦次地说,"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让我知道呢,我是说,在我结婚的时候?我四处打听你。"

为了避免沉默,他不能不说话,但是他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特别是因为他哥哥没有答话,只顾死死地盯着他,显然是在推究每句话的含意。列文告诉他哥哥,他妻子也跟着他来了。尼古拉表示很高兴,但是说恐怕他现在这个样子会吓坏她。接着是一阵沉默。突然,尼古拉动了动,开始说起话来。列文从他面部的表情期待他说些什么特别重要的话,但是尼古拉却只谈他的健康。他埋怨医生,后悔没有请莫斯科的名医;因此列文看出来他还抱着希望。

为了摆脱他的痛苦的感觉，哪怕一分钟也好，列文抓住刚一沉默的片刻就立起身来，借口说要去叫他妻子。

“好极了，我叫她把这里弄弄干净。我想，这里脏得很，气味怪难闻的。玛莎！把屋子收拾收拾好，”病人吃力地说。“等收拾好了，你自己就走开，”他补充说，询问般地望着他弟弟。

列文没有回答。走到走廊里，他停下来。他说了要去叫他妻子，但是现在体会到自己这时的心情，他决定相反地要竭力说服她不到病人那里去。“她为什么要像我这样，也受这份罪呢？”他想。

“哦，他怎样了？”基蒂带着吃惊的神色问。

“啊，真可怕，真可怕呀！你为什么要来呢？”列文说。

基蒂沉默了一会，畏怯而怜惜地望着她丈夫；随后她走上前去，用两手抓住他的胳臂肘。

“科斯佳！带我到他那里去吧，两人在一道要好受一些。你只要带我去，把我带到他那里，然后你就走开好了，”她说。“你要明白，看着你，不去看他，在我更痛苦。在那里我也许可以帮帮你和他的忙。请让我去吧！”她哀求她丈夫，就好像她一生的幸福全系在这上面似的。

列文只得答应了，于是恢复了镇静，全然忘记了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他带着基蒂又到他哥哥的房间里去了。

轻轻地走着，不断地望着她丈夫，向他表露出勇敢的同情的脸色，基蒂走进了病人的房间，于是不慌不忙地回过身来，悄悄地把门关上。迈着毫无声息的步子，她迅速地走到病人床边，而且绕过去使他不必回过头来，她立刻把他的粗大的瘦骨嶙嶙的手握在她那娇嫩稚弱的手里，紧紧握住它，开始用女人所特有的、富于同情而又不使人不快的那种温柔的热情说话。

"我们在苏登见过，不过那时候我们不认识，"她说。"您没有想到我会成了您的弟媳吧？"

"您恐怕认不得我了吧？"他说，一见她到来，脸上就闪露出微笑。

"不，我认得。您让我们知道了您的消息，多好啊！科斯佳没有一天不想您，不挂念您呢。"

但是病人的兴致并没有持续很久。

她还没有说完，他的脸上就又呈现出濒死的人对于活人所怀着的那种嫉妒的、严峻的、责难的神情。

"恐怕您住在这里不大舒服吧，"她说，避开他的凝视的目光，向房间里四周打量着。"我们得向老板再要一个房间，"她对她丈夫说，"使我们可以更挨近一点。"

十八

列文不能够镇静地望着他哥哥；他在他面前不能够显得自然和镇静。当他走进病房的时候，他的眼睛和注意力不知不觉地就模糊了，他看不见，也辨别不出他哥哥的状态的详细情形。他嗅到可怕的臭气，看到污秽、杂乱和痛苦的状态，听到呻吟，但是感觉到毫无办法。他根本没有想到要探究病人详细的病情，考虑一下那身体在被子下面是怎样躺着的，那消瘦的小腿，腰和背脊是怎样缩成一团，是否可以稍微躺得舒服一点，有没有办法使他即使不能好一些，至少不要太难受了。他一想到这一切细节的时候，他的背上就掠过一阵寒战。他深信不疑再也无法延长他哥哥的生命，或是减轻他的痛苦了。但是病人觉察出他弟

弟认为他完全无救了，这就使他很生气。因此就使列文更加痛苦了。在病人房间里对于他来说是痛苦的，可是不在那里更难受。他不断地假借各种口实走出病房，但是因为不能够一个人待着，随后又走进来。

但是基蒂所想的、所感觉的和所做的却完全不同。一见病人，她就怜悯起他来。怜悯在她那女人的心肠中所唤起的并不是像在她丈夫心中所唤起的那样一种恐怖和嫌恶的心情，而是这样的一种愿望，想要行动，想要摸清楚他的状态的一切详情，想要帮助他。因为她毫不怀疑帮助他是她的职责，所以她也不怀疑这是可能的，于是就立刻动手干起来。正是那些一想到就使她丈夫恐惧的琐事，立刻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派人去请医生，差人到药房去，叫她带来的使女和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去扫除、拂拭和擦洗；她亲手洗濯了一件什么，又洗净了一件什么，把一件什么东西铺到被褥下面。按她的吩咐，什么东西搬进了病人的房间，什么东西搬了出去。她好几次亲自走到自己房间去把被单、枕套、手巾和衬衫拿来，毫不注意她在走廊里遇到的那些男人。

正在餐室里给一群工程师开饭的侍者好几次带着满面怒容回答她的呼唤，但是又不能不执行她的命令，因为她以这样温和而执拗的态度发出命令使他不能避不执行。列文不赞成这一切；他不相信这对于病人会有什么好处。特别是，他恐怕病人会因此生气。但是病人，虽然好像对此并不关心，却也没有生气，只是有点害羞，一般地说，对于她为他做的事，似乎还感到兴趣。列文被基蒂派去请医生，从医生那里回来的时候，一开门就撞见他们正在替病人换衬衣，这也是基蒂吩咐的。那又长又白的脊骨、巨大隆起的肩胛骨、突出的肋骨和椎骨裸露出来，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和侍者把衬衣袖子搞乱了，怎样也不能使那长长的软

弱的手臂伸进衣袖。基蒂在列文进来以后连忙把门关上，没有向那个方向观望；但是病人呻吟起来，她急急地向他走去。

“快点呀，”她说。

“啊，你不要来，”病人生气地说。“我自己会……”

“你说什么？”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问。

但是基蒂听到了，而且明白他是因为在她面前裸露身体而感到害羞和不愉快。

“我没有看，我没有看呀！”她说，换着手。“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您到那边去，把它弄弄好，”她补充说。

“请你去一趟，我的小提包里面有一只小瓶，”她转脸向着她丈夫说，“你知道的，在旁边的口袋里；请你去拿来，你回来的时候，这里就通通收拾好了。”

拿了瓶子回来，列文看到病人已经被安顿好了，他周围的一切全都改变了。浓烈的臭气换成了香醋的气味，那是基蒂噘着嘴，鼓起她那玫瑰色的面颊从一支小管里喷出来的。到处看不见一点灰尘，一条毛毯铺在床边。桌上整齐地摆着药瓶和水瓶，还有摺好放在那里备用的衬衫和基蒂的broderie anglaise。在病人床边另一张桌上摆着蜡烛、饮料和药粉。病人自己洗了脸，梳好头发，穿着洁净的衬衫，雪白的领子包着他那消瘦得怕人的脖颈，枕着高高的枕头躺在干净的垫被上，怀着带有希望的新的神色，紧盯着基蒂。

列文请来的医生——他是被列文在俱乐部找到的——不是以前给尼古拉·列文治病的那一个，因为那个医生使病人很不满意。新来的医生拿起听诊器，给病人诊察了一下，摇摇头，开了药方，特别详细地先说明了药的服法，然后说明饮食的规定。他劝告吃一些生的或半熟的鸡蛋，和掺着鲜牛乳的温度适中的

苏打水。医生走后，病人对他弟弟说了句什么，列文只听清楚了末尾几个字："你的卡佳"；从他望着她的那眼色，列文看出来他在赞赏她。他叫卡佳走近来，就像列文叫她一样。

"我觉得好多了，"他说。"哦，要是和您在一起的话，我早就复元了。这多愉快啊！"他拉住她的手，把它拉到他的嘴唇边，但是好像害怕她不喜欢，又改变了主意，放下她的手，只抚摸了一下。基蒂把他的手握在她的两手里，紧紧地握着。

"现在给我往左边翻个身，你们就去睡吧，"他说。

除了基蒂，谁也没有听明白他所说的话；只有她明白，因为她一直留神观察他需要什么。

"往那边，"她向她丈夫说，"他老是朝那边睡的。给他翻个身，呼唤用人实在不愉快。我又不行。你能够吗？"她对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说。

"我恐怕也不行，"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回答说。

抱住那可怕的躯体，抱住被子下面他不愿触摸的部位，在列文虽然是可怕的，但是受了他妻子的影响，他显出了她所熟悉的坚定的脸色，把两手伸进去抱住那躯体，但是虽然他气力很大，他还是因为那衰弱的躯体的不可思议的沉重而感到惊骇了。当他给他翻身，感到那巨大消瘦的手臂搂住他的脖颈的时候，基蒂迅速地、毫无声息地翻转枕头，拍松了，让病人的头枕在上面，把他那粘在鬓角上的稀疏头发掠到后面。

病人把他弟弟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列文感觉到他想要拉住他的手做什么，正在把它拉到什么地方去。列文怀着沉重的心情服从着。是的，他把它拉到嘴边，吻了吻。列文呜咽得全身颤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走出了房间。

十 九

“汝隐瞒智者，却向儿童及愚人显示。”列文那晚和他妻子谈话的时候对她抱着这样的感想。

列文想到《福音书》上这句话，倒不是因为他把自己看成智者。他没有把自己看成那样，但是他不能不知道他比他妻子和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要聪明些，他不能不知道当他想到死的时候，他是倾注全部心神去思考的。他也知道，过去许多大智大慧的人物(他曾在书本里读过他们关于死的思想)都思索过死的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他们所知道的却不及他妻子和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所知道的百分之一。不管这两个女人多么不同，但是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和卡佳(像他哥哥尼古拉称呼她的，他现在也特别喜欢这样叫她)她们在这点上却十分相似。两人无疑地都知道生是怎么一回事，死是怎么一回事，虽然她们不能回答，甚至不能理解列文心中的问题，但是两人都不怀疑这种现象的意义，而且对它的看法也一样，不仅是她们两人看法一样，而且她们和千百万人的看法也一样。她们确切地知道死是什么，这从下面的事实就可证明：她们毫不迟疑地懂得怎样护理临死的人们，而且并不害怕他们。但是列文和旁的人，虽然他们可以发表许多关于死的议论，却显然是一无所知，因为他们害怕死，遇到人快要死的时候，他们就束手无策了。假使现在列文一个人和他的尼古拉哥哥在一起的话，他一定会怀着恐怖望着他，而且怀着更大的恐怖等待着，此外再也不知道做些什么了。

不仅这样，他简直不知道说什么、怎样看、怎样走动才好。谈

不相干的事他感觉得不像话，不行；谈死和丧气的话——也不行；沉默吧，还是不行，"假如我望着他的话，恐怕他会认为我在观察他；我要不望着他的话，他就会以为我想旁的事情去了。假如我踮着脚走，他会不高兴；放开脚步走吧，我又觉得惭愧。"可是基蒂显然没有想到自己，而且也没有余暇想到自己；她只在替他着想，因为她心中有数，而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她对他说她自己的事，说她的婚礼，微笑着，同情他，安慰他，谈着病人痊愈的例子，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可见她是胸有成竹的。她和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举动不是本能的、动物的、不合理的，证据就在于：除了肉体上的护理，使病人减轻痛苦外，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和基蒂都为临死的人要求比肉体上的治疗更重要的东西，和肉体全然无关的东西。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谈到那个死去的老人时，曾经说过："哦，谢谢上帝！他领了圣餐，也受了涂油礼；但愿我们大家都死得像他一样。"卡佳也是一样，除了操心衬衣、褥疮、饮料以外，第一天就说服了病人必须领圣餐和受涂油礼。

晚上从病人房间回到自己的两个房间里，列文低着头坐着，不知道怎样办才好。他不但想不到吃晚餐，想不到准备就寝，想不到考虑他们要做些什么，他甚至对他妻子说话都办不到了：他不好意思那样。基蒂相反地比平常更活跃，她甚至比平常更有生气。她吩咐开晚饭，亲自打开行李，而且亲自帮着铺好床，甚至也没有忘记在上面撒杀虫粉。她表现得那样机警，思想那样灵活，如同一个男子在交战或格斗之前，在人生的危险和决定性关头所表现的，在那种关头一个男子一生中只有一次表现出他的价值，表现出他过去并没有虚度光阴，而都是为这种关头作的准备。

一切她都做得很顺利，还不到十二点钟，一切东西就都清洁齐整地布置好了，布置得这旅馆的房间就像是自己的家一样：床铺好了，刷子、梳子、镜子都拿了出来，桌布也铺起来了。

列文觉得现在吃饭、睡觉、甚至谈话都是不可饶恕的，在他看来，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不适宜的。她却理好刷子，可是她做这一切，丝毫没有令人讨厌的地方。

但是他们两人都吃不下东西，而且很久不能够入睡，甚至很久都没有上床睡觉。

"我说服了他明天接受涂油礼，我真高兴得很哩，"她说，穿着睡衣坐在她的折镜面前，用一把精致的梳子梳着她的柔软芳香的头发。"我没有看见过，可是我知道，妈妈告诉过我，有祈求恢复健康的祈祷呢。"

"你真以为他还能够复元吗？"列文说，望着她那圆圆的小头后面，每当她把梳子往下梳的时候就隐没了的细长的发卷。

"我问过医生；他说他活不了三天以上了。但是他们怎么会知道呢？无论怎样，我说服了他，我还是高兴的，"她说，从她的头发缝里斜眼望着她丈夫。"一切事情都难料呢，"她带着每当她谈到宗教问题的时候总是流露在她脸上的那种特别的、有几分狡猾的表情，这样补充说。

自从他们订婚那次谈到宗教以后，他和她一直都没有谈过这个题目，但是她仍然参加宗教仪式、上教堂、做祷告等等，始终抱着应该如此的信心。尽管他抱着相反的信念，但是她却坚信：他和她是一样的，甚至是比她还要好得多的基督徒；他对于宗教所发表的一切议论只不过是他的荒诞的男性的狂想之一，正如他谈到她的broderie anglaise时说，好人补窟窿，而她却故意挖窟窿，等等的话一样。

"是的，你看这个女人，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她简直不会料理这一切呢，"列文说。"而且……我该承认，你这回来了，我非常，非常高兴哩。你是这么纯洁……"他拉住她的手，却没有吻它（在死亡临近的时候去吻她的手是不相宜的）；他只带着悔罪的神情紧紧握住它，望着她的发亮的眼睛。

"要是你一个人来就要痛苦死了，"她说，把两臂高高举起，遮住她那高兴得涨红了的脸颊，挽起脑后的发辫，用发针别上。"不，"她继续说，"她不知道怎么办……幸亏我在苏登学了不少。"

"难道那里也有病得这么重的人吗？"

"还要重哩。"

"可怕的是我不由得想起他年轻时候的样子。你不会相信他从前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少年，可是那时候我竟不了解他。"

"我十分，十分相信。我深深感觉得我们本该同他和好的！"她说，为了自己所说的话而感到诧异起来，她望了一眼她丈夫，泪水涌进她的眼睛里。

"是的，本该的，"他悲伤地说。"他真是那种人，就是人们所说的，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

"可是我们还得挨些日子；我们该去睡了，"基蒂说，瞧了瞧她的小表。

二十

死

第二天病人领了圣餐，接受了涂油礼。在举行仪式的时候，

尼古拉·列文热烈地祈祷。他的大眼睛紧盯着摆在铺了彩色桌布的小桌上的圣像，在他的眼神里表露出这样热烈的祈求和希望，列文看着都觉得害怕。列文知道这种热烈的祈求和希望只会使他在和他所那么热爱的生命分离的时候感觉得更痛苦。列文知道他哥哥和他的思路；他知道他没有信仰，并不是因为没有信仰他的生活好过些，而是因为现代科学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一步步排挤掉这种信仰；因此他知道他现在的恢复信仰并非依照一定的规律、同样通过思想得来的结果，而只是妄想痊愈的一种暂时的、自私的表现。他也知道基蒂曾经用她听到过的奇异的起死回生的故事加强了他的希望。列文知道这一切，望着那祈求的满怀希望的眼睛，望着那吃力地举起来在皱紧眉头的前额上画着十字的瘦削的手腕，望着那耸起的肩膊和那已不再具有病人所祈求的生命的、喘息的、瘪陷的胸膛，他感到太痛苦了。在领圣餐的时候，列文虽然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但是他还是做了他以前曾经做过千百次的事。他对上帝说："要是你真存在，就治好这个人吧（自然这一套话已经重复过许多遍了），你救救他和我吧！"

行过涂油礼以后，病人突然变得好多了。他整整一个钟头没有咳嗽一声，微笑着，吻着基蒂的手，含着泪感谢她，而且说他很舒服，一点也不痛苦了，倒感觉到很健旺，胃口也好了。当他的汤端来的时候，他甚至坐起来，而且还要吃煎肉饼。虽然他的病是无望的，虽然一眼就可以看清楚他是不会好的，但是列文和基蒂在那个钟头都感到既兴奋快活，又畏怯，害怕他们弄错了。

"他好些了吗？""是，好得多了。""真奇怪啊！""一点也不奇怪。""总之他好些了，"他们低声耳语着，相视而笑了。

这种幻想没有持续很久。病人安静地睡着了，但是半点钟

以后他就被一阵咳嗽弄醒了，于是突然，他周围的人和他本人心中怀着的一切希望都消逝了。痛苦的现实粉碎了列文、基蒂和病人自己心中的一切希望，毫无疑问，甚至连过去的希望也回想不起了。

不再提半点钟以前他相信过的事，好像想起来都觉得害羞似的，他要他们递给他那瓶盖着网眼纸的嗅用碘酒。列文把瓶子交给他，他在领圣餐的时候所显出的那种热烈的希望的眼光现在又盯住了他弟弟，要求他来证实医生说嗅吸碘酒能收奇效的话。

"卡佳不在吗？"当列文勉强证实了医生的话的时候，他沙哑地说，向周围望了一眼。"不，可以说……我是为了她的缘故，才演了那幕滑稽戏的。她是这么可爱！但是你我可不能够欺骗自己。这才是我相信的，"他说，于是，把瓶子紧握在他那瘦骨如柴的手里，他开始吸它。

晚上八点钟的光景，列文同他妻子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喝茶的时候，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她脸色苍白，嘴唇颤抖着。

"他快死了！"她低声说。"我恐怕他马上就要死了。"

两人都跑到病人房里去。他用一只胳膊肘撑着坐在床上，他的长长的背弯着，他的头低垂着。

"你觉得怎样了？"沉默了一会之后，列文低声地问。

"我恐怕要去了，"尼古拉困难地，但非常清楚地说，好像把话从自己胸中挤出来的一样。他没有抬起头来，只是把眼睛朝上望，眼光没有落到他弟弟的脸上。"卡佳，你走开！"他又说了一句。

列文跳了起来，用命令的口气低声要她走开。

“我要去了，”他又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列文说，只是为了找点话说罢了。

“因为我要去了，”他重复说，好像他很喜欢这句话似的。“完了。”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走到他面前去。

“你还是躺下好；那样你会舒服些，”她说。

“我马上就会安安静静地躺下的，”他低低地说，“死了！”他嘲笑地，愤怒地说。“哦，你们要高兴的话，扶我躺下去也好。”

列文使他哥哥仰卧着，坐在他旁边，屏息静气望着他的脸。垂死的人闭上眼睛躺着，但是他前额上的筋肉不时地抽搐着，好像一个在凝神深思的人一样。列文不由自主地想着这时他哥哥心中在想些什么，但是尽管他竭尽心力追踪他的思想，但是从他那平静而严肃的脸上的表情和眉毛上面的筋肉的搐动，他看出来对于他还是和以前一样漆黑一团的事情，对于垂死的人是越来越分明了。

“是，是，是这样，”垂死的人慢吞吞地说。“等一等。”他又沉默了。“对啦！”他突然安心地拉长声音说，好像在他一切都解决了似的。“啊，主啊！”他喃喃地说，深深地叹了口气。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摸了摸他的脚。

“渐渐冷了。”她低声说。

一个长长的时间，在列文感觉得是很长很长的时间，病人动也不动地躺着。但是他还活着，不时地叹着气。列文精神紧张得都已经疲倦了。他感觉到，尽管他竭尽心力，他还是不能了解病人说“对啦”是什么意思，而且感觉得他早已就落在他的垂死的哥哥后面了。他对死的问题本身再也不能思索了，但是他不由自主想到他马上应该做的事：闭上死人的眼睛，给他穿上衣服，

吩咐买棺材。说起来也奇怪，他感觉得十分冷淡，既没有感到悲哀，也没有感到损失，更没有一点怜悯他哥哥的心情。如果他对他哥哥有什么感触的话，那就是羡慕垂死的人拥有而他却不能有的那种知识。

很久很久，他就这样靠近他坐着，等待着终结。但是终结没有到来。门开了，基蒂出现了。列文起身去拦阻她。但是就在他起身的那一瞬间，他听到临死的人微微一动。

“别走开，”尼古拉说，伸出手来。列文把手伸给他，同时用另一只手生气地向他妻子挥动，叫她走开。

把垂死的人的手握在自己手里，他坐了半点钟，一点钟，又一点钟。他现在完全没有想到死上面去。他想的是基蒂在做什么事，隔壁房间里住着什么人，医生的房子是不是他自己的。他又饿又困。他小心地把手抽开，去摸了摸脚。脚冷了，但是病人却还在呼吸。列文又试着踮起脚尖走开，但是病人又动了，说：

“别走。”

…………

黎明了；病人的状况仍然没有改变。列文悄悄地抽开手，没有朝垂死的人望一望就回自己的房间去睡了。当他醒来的时候，没有像他所预料的听见他哥哥死了的消息，他反倒听到病人又恢复了以前的状态。病人又坐起来，咳嗽着，又吃东西，又谈话，又不提死了，又表露出痊愈的希望，而且变得甚至比以前更暴躁更忧郁了。没有人能够安慰他，不论他弟弟也好，基蒂也好。他对什么人都发脾气，对什么人都恶言相向，为他的痛苦而责备所有的人，而且要他们替他到莫斯科去请一位名医来。但凡有人问他身体感觉得怎样的时候，他总是带着愤怒的责难的神情回答道：

“我痛苦得受不了呀!”

病人越来越痛苦了，特别是因为生了已经无法医治好的褥疮，他对周围的人们渐渐地更加容易生气了，动不动就责骂他们，特别是为了他们没有替他从莫斯科请医生来。基蒂千方百计去护理他，安慰他;但是一切都是徒劳，列文看出她自己在身体上精神上都已疲惫不堪，只是她不承认罢了。那天晚上他唤弟弟前来向生命告别时在大家心中引起的死的感觉被破坏了。大家都知道他一定马上就要死了，都知道他已经半死不活了。大家只盼望他早一点死，可是大家都隐瞒着这种念头，尽给他吃药，竭力去找医生和药方，欺骗着他和他们自己，并且互相欺骗着。这一切都是虚伪:讨厌的、侮辱人的、亵渎神明的虚伪。由于他的性格，又因为他比别人更爱这个垂死的人，列文特别痛苦地感到了这种虚伪。

列文早有意思要使他的两位哥哥和解，就是在临死之前使他们和解也好，他写了封信给他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接到他的回信的时候，他把这信念给病人听。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信上说他不能够亲自来，并且用动人的语句请求他弟弟原谅。

病人没有说一句话。

“我怎么回他的信呢?”列文说。“我希望你不生他的气吧?”

“不，一点也不!”尼古拉回答，因为这句问话而恼怒了。“写信给他，叫他替我请一个医生来。”

接着又在苦痛中挨过了三天;病人还是处在同样的状态中。现在谁看见他都希望他死，不论是侍者也好，旅馆主人也好，旅客也好，医生也好，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也好，列文也好，基蒂也好。唯有病人自己没有表露出这种愿望，相反的，因为没有替他请医生而非常生气，尽谈着服药，尽谈着生的问题。仅仅偶尔

在鸦片使他暂时忘却了那种无止境的痛苦的时候，他时常半睡不醒地吐露出在他心中比在任何人心中都更强烈的真情，“啊，但愿完结了就好了！”或是：“到什么时候才完结啊！”

他的逐渐增加的痛苦起了作用，使他准备死。他怎么样也是痛苦，没有一刻不痛苦；他的四肢、他的身体，没有一处不疼痛，不使他痛苦。就连身体内部的回忆、印象、思想现在都在他心中引起了如同那身体本身一样的憎恶。看到别人，听到他们的言语，他自己的回忆，一切对于他都是痛苦的。他周围的人们感觉到这一点，不知不觉地就不让自己在他面前自由行动、谈话、或者表示他们的愿望。他的整个生命都沉没在痛苦的感觉和要摆脱这种痛苦的愿望里面了。

在他心中很明显地起了这样的变化，使他把死看做他的愿望的满足，看做一种幸福。以前，由痛苦或匮乏，如同饥饿、疲劳、口渴等等所引起的每个欲望，都被某种给予快感的肉体上的机能所满足了；可是现在，这些匮乏和痛苦却没有得到解脱，而想要解脱的企图反而引起了新的痛苦。因此，一切愿望都沉没在一个愿望里面：就是解脱一切痛苦和痛苦的根源——肉体。但是他找不出适当的言语来表达这种要求解脱的愿望，因此他没有说，而只是出于习惯想要满足现在已无法满足的愿望。“给我翻个身，”他说，随即他又要求再翻过来，像原来一样。“给我点肉汤喝喝。把汤拿去。说点什么话吧：你们为什么一声不响？”但是他们刚开口说话，他就闭上眼睛，显出疲惫、冷淡和憎恶的神情。

在他们到城里来的第十天，基蒂病了。她头痛，恶心，一早晨都不能起床。

医生说她身体不适是由于疲劳和激动引起的，劝她静养。

但是午饭后，基蒂起来了，照常带了针线到病人房间去。她

进来的时候他严厉地望着她，听说她病了的时候，他就轻蔑地冷笑了一声。那天他不断地擤鼻涕，悲痛地呻吟着。

"您觉得怎样？"她问他。

"更坏了，"他好容易才说出来。"痛呀！"

"什么地方痛？"

"到处。"

"今天就会完结了，你看吧，"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说。这话虽是低声说的，但是病人，像列文所看出的，他的听觉是非常敏锐的，一定听到她的话了。列文叫她不要作声，朝病人那面望了一望。尼古拉果真听到了；但是这话并没有在他身上产生影响。他的眼睛仍然带着紧张的、责备的神色。

"你为什么这样想？"列文问她，当她跟着他走到走廊的时候。

"他开始在抓自己了，"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说。

"抓自己？怎么抓法？"

"像这样子，"她说，撕扯她的毛料衣服的褶襞。列文确实注意到那一整天病人尽在抓自己，好像要扯掉什么东西似的。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预言实现了。傍晚病人再也不能把手举起来了，仅仅是他的眼睛没有改变那注意集中的神情，凝视着前方。甚至在他弟弟或是基蒂弯下腰，使他能够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也还是那样望着。基蒂差人去请牧师来做临终祈祷。

当牧师在读祈祷文的时候，临死的人没有露出一点生的迹象；他的眼睛闭着。列文、基蒂和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站在床边。牧师还没有念完祈祷文，临死的人就伸了伸肢体，叹了口气，张开了眼睛。牧师读完了祈祷文，把十字架在冰冷的前额上放了一下，随后又慢慢地把它包在圣带里，静默地又站了两分钟之

后，他触了触那变冷了的、巨大的、没有血色的手。

“他完了，”牧师说着，想要走开去；但是突然死人那仿佛粘在一起的髭须微微颤动了一下，在寂静中可以清晰地听到从他的胸膛深处发生的尖锐而清楚的声音：

“还没有……快啦。”

一分钟以后，脸色开朗了，在髭须下面露出一丝微笑，聚集在周围的妇人们开始小心地装殓尸体。

他哥哥的样子和死的接近，使那种在他哥哥来看望他的那个秋天傍晚曾经袭击过他的，由于死的不可思议、死的接近和不可避免而引起的恐怖心情又在列文心中复活了。这种心情现在甚至比以前更强烈了；他感到比以前更不能理解死的意义了，而死的不可避免在他眼前也显得比以前更可怕了；但是现在幸亏他妻子在，这种心情没有使他陷于绝望；尽管有死这个事实，他还是感到不能不活着，不能不爱。他感到是爱把他从绝望中拯救了出来，而这爱，在绝望的威胁之下，变得更强烈更纯洁了。

没有解开的死的奥秘，差不多还没有在他眼前过去，另一个同样不可解的、促使他去爱和去生活的奥秘又出现了。

医生证实了他自己对基蒂身体状况的推测。她身体不适是怀孕了。

二十一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他同贝特西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谈话中，明白了所期望于他的就是让他的妻子安宁，不要去搅扰她，而他的妻子本人也希望这样，从那时起，他感到

这样心烦意乱，自己简直没有主意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现在需要什么，于是就完全听从那些十分高兴过问他的事情的人的话，他什么事都无条件地同意。直到安娜离开了他的家，英国家庭女教师差人来问他，她和他一道吃饭呢，还是分开，直到这时候，他才第一次明确地看到自己的处境，他感到十分惊恐了。

这种处境最痛苦的地方就是他怎样也不能够把他的过去和现在联系而且协调起来。扰乱他的心的，并不是他和他妻子一道幸福地度过的过去的岁月。从那个过去过渡到发觉他妻子不贞的那段时间，他已经痛苦地度过了；那种处境是痛苦的，但是他还可以理解。假如那时他妻子向他说明了不贞之后就离开他的话，他也许会感到伤心和不幸，但是不会陷入像他现在所处的这样一种莫名其妙的绝境。他怎样也不能够把最近他对他的生病的妻子和另一个男人的孩子的饶恕、感情和爱同现在的处境协调起来；好像是作为那一切的报酬一样，他现在落得孤单单一个人，受尽屈辱，遭人嘲笑，谁也不需要他，人人都蔑视他。

他妻子走后的头两天，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照常接见请愿人和他的秘书长，出席委员会的会议，去餐厅吃饭。他自己也不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这两天当中拚命保持着镇静的、甚至是淡漠的态度。在回答如何处理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的房间和东西的问题的时候，他拚命抑制自己，装得好像在他看来，已经发生的事情并非没有预见到而且也并非什么怪事。他的目的达到了：在他身上谁都觉察不出失望的样子。但是在她走后的第二天，当科尔涅伊把安娜忘记付清的一家时装店的账单交给他，并且报告说店员在外面等候着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吩咐把那个店员叫进来。

“大人，冒昧来打扰您，请您原谅！但是假如您要我们直接去

问夫人的话，能否请您把她的住址告诉我们？”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店员看来好像在沉思，他突然转过身去，在桌旁坐下。让他的头埋在两手里，他就这样坐了很久，他好几次想要说话，都突然中止了。

科尔涅伊明白了他主人的心情，叫那店员下次再来。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感到他再也不能保持坚定沉着的态度了。他吩咐卸下等候着他的马车，说他不接见任何人，他不吃饭了。

他感到他不能忍受众人的轻蔑和冷酷的压力，那种轻蔑和冷酷，在那店员的脸上，在科尔涅伊的脸上，在这两天中他遇到的所有人的脸上都毫无例外地清楚地看出来。他感觉到他逃脱不掉人们对他的憎恶，因为那憎恶并不是由于他坏（如果那样，他可以努力变好一点），而是由于他的可耻的、讨厌的不幸引起的。他知道，就因为这个，因为他悲痛得心都要碎了，他们才对他这样残酷。他感到人们会毁灭他，如同一群狗咬死一只痛得直吠叫的、受尽折磨的狗一样。他知道摆脱人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把自己的伤痕隐藏起不让他们看见，因此他无意识地在这两天中就竭力这样做，但是现在他感到自己再也无力继续进行这种寡不敌众的斗争了。

他的绝望因为意识到他在悲痛中是完全孤独的而更加深了。不但在彼得堡，他找不出一个可以谈心的人，一个会同情他，不把他当高官显宦，不把他当社会上的人物，而只把他当作一个痛苦的人那样来同情的人；实际上，他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出这么一个人来。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小就是孤儿。他们两兄弟。他们记不得他们的父亲，阿列克谢·亚历山特罗维奇十岁的时候

他们的母亲就死去了。财产很少。他们的叔父卡列宁，一员政府大官，曾经是先帝的宠臣，把他们抚养大了。

以优异成绩在中学和大学毕业之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靠他叔父的提挈，立刻在官场中崭露头角，从那时起他就完全委身于政治野心中了。无论在中学或大学，无论以后在官场中，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来没有和什么人深交过。他哥哥是他最亲近的人，但是他是在外交部服务的，而且终年在国外，他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结婚后不久就死在国外。

在他做省长的时代，安娜的姑母，一个当地的富裕的贵妇人，把她的侄女介绍给他——他虽已中年，但是作为省长却还年轻——而且使他处于这样一种境地，要么向她求婚，要么离开这个城市。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踌躇了很久。那时赞成这事的理由和反对的理由一样多，而又没有断然的理由可以使他放弃他那遇到疑难慎重行事的原则。但是安娜的姑母通过一个熟人示意他，他既已影响了那姑娘的名誉，他要是有名誉心就应当向她求婚才对。他求了婚，把他的全部感情通通倾注在他当时的未婚妻和以后的妻子身上。

他对安娜的迷恋在他心中排除了和别人相好的任何需要；现在在他所有的相识中，他没有一个知心朋友。他的交游很广，但却没有友谊关系。有许多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可以邀请来吃饭，可以请求他们参与他所关心的事务，声援他所要帮助的人，他可以和他们坦率地讨论别人的事情和国家大事；但是他和这些人的关系仅仅局限于给习惯风俗严格限定了的一定的范围，不能越出一步。他有一个大学时代的同学，毕业以后两人交情很好，他可以对他诉说他个人的苦恼；但是这个朋友现在却在辽远地方的教育界当督学。在彼得堡的人们中，最亲密最谈得

来的就是他的秘书长和医生。

秘书长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斯柳金是一个诚实、聪明、善良、而又有道德的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感到他对他本人很有好感；但是他们五年来的公务生活仿佛在他们之间筑起了一道妨碍他们推诚相见地谈心的障碍。

在公文上签字以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沉默了好久，瞥了瞥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几次想要说话，却又说不出来。他已准备了这样一句话："您听到了我的不幸吗？"但是结果他只照常说了一句："那么替我把这办好吧？"就打发他走了。

另一个是医生，他也对卡列宁很有好感；不过他们之间老早就有一种默契，就是：两人都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一点空闲。

关于他的女友，其中首先是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完全没有想到。一切女人，单单是作为女人，对于他都是可怕和讨厌的。

二十二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忘了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但是她却没有忘记他。在他孤独绝望的最痛苦的时刻，她来看他了，未经通报，就一直走进他的书房。她发现他两手捧着头，就像原来那副姿势，坐在那里。

"J'ai forcé la consigne,"① 她说，迈着迅速的步子走进来，由于兴奋和急遽的动作而沉重地喘息着。"我一切都听到了！

---

① 法语：我破坏了禁令。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爱的朋友！”她继续说，紧紧地把他的手握在她的两手里，用她那优美而沉思的眼睛凝视着他的眼睛。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皱着眉立起身来，抽出他的手，给她搬过来一把椅子。

“您不坐吗，伯爵夫人？我是因为身体不好不见客呢，伯爵夫人，”他说，他的嘴唇抖动了。

“亲爱的朋友！”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重复说，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突然她的眉尖扬起，在她的额上形成了一个三角形，她的又丑又黄的脸变得更丑了；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感觉到她在替他难过，快要哭出来的样子。这一来他也感动了；他抓住她那胖胖的手，开始去吻它。

“亲爱的朋友！”她用激动得断断续续的声调说。“您不应该陷入苦恼中。您的苦恼是巨大的，但是您会得到安慰。”

“我垮了，我毁了，我已经不是一个人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放了她的手，却还是凝视着她的泪水盈盈的眼睛。“我的处境实在可怕，因为我无论在什么地方，就是在我本身，都找不到支持。”

“您会找到支持的；不要在我身上寻找，虽然我求您相信我的友情。”她说，叹了口气。“我们的支持就是爱，上帝所赐予我们的爱。上帝的负担是轻的。”她带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熟悉的那种狂喜的目光说。“上帝会支持您，援助您！”

虽然在这几句话里她分明被自己的崇高情感感动了，虽然她的话里含有最近在彼得堡传播开的、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来是多余的、那种新的神秘的热忱，但是现在听起来，在他还是愉快的。

“我是软弱的。我毁了。我什么都没有预料到，现在我还是什么都不明白。”

“亲爱的朋友，”利季娅·伊万诺夫娜重复着。

“这并不是惋惜现在已失掉的东西，不是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我并不为那个难过。但是我现在所处的这种境地使我不由得在别人面前感到羞愧。这是不对的，但是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完成那崇高的饶恕行为的——那使我和大家都非常感动的——并不是您，而是活在您心中的上帝，”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说，狂喜地抬起眼睛。“所以您不要以为您的行为是可耻的。”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皱起眉头，于是弯起两手，他把手指扳得噼啪地响。

“得管一切琐琐碎碎的事，”他用尖细的声音说。“人的力量是有限度的，伯爵夫人，我已经达到最高限度了。整天我得处理，处理由于我的这种新的孤独境遇而来的（他加重说而来的这几个字）家务事。仆人啊，家庭女教师啊，账目啊……这些小小的磨难使我心力交瘁了，我不能忍受了。在吃饭的时候……昨天，我几乎要离开饭桌。我受不了我儿子望着我的那种眼光。他并没有问我这一切的意义，可是他想要问，我真受不了他的那种眼光。他怕看我。但是还不只这样……”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本来想说拿到他这里来的那张账单，但是他的声音颤抖起来，于是他住嘴了。那开列在蓝纸上的帽子和丝带的账单，他一想起就不由得怜悯起自己来。

“我明白的，亲爱的朋友，”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说。“我一切都明白。援助和安慰，您在我身上是找不到的，虽然我

来就是为了要帮助您，如果我能够的话。要是我能够把这一切琐碎的、屈辱的操劳从您肩上卸下来的话……我明白，女人的话和女人的照管是需要的。您肯把这事托付给我吗？”

默默地、感激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紧紧握住她的手。

“我们一道来照顾谢廖沙。实际事务不是我所擅长的。但是我要承担下来，我要做您的管家妇。不要感谢我。我这样做并不是自己……”

“我不得不感激您呢！”

“可是，亲爱的朋友，千万不要向您刚才所说的那种感情屈服——不要以为基督徒的最崇高的品质是可耻的！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您不要感谢我。您应当感谢上帝，祈求上帝的援助。只有在上帝心中，我们才能得到平静、安慰、拯救和爱！”她说，于是抬起眼睛仰望天上，她开始祈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根据她的静默看出这个来。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现在听着她的话，这些表白，以前他即使不觉得讨厌，也觉得是多余的，但是如今却似乎是自然而令人安慰的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不喜欢这种新的热忱的。他是一个仅仅在政治方面对于宗教感到兴趣的信徒，那种容许各种新的解释的教义，正因为它替争论和分析大开方便之门，所以在原则上是使他感到不愉快的。他以前对于这个新教义采取了一种冷淡的甚至敌视的态度，和醉心新教义的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从来没有争论过，而只是沉默而小心地避开她的挑衅。现在，第一次，他高兴地听着她的话，内心里没有反对。

“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感谢您的言语和您的行为，”他在

她祈祷完了的时候这样说。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又一次紧紧握住她朋友的两手。

"现在我要动手工作了，"她沉默了一会之后，揩干脸上的泪痕，微笑着说。"我要到谢廖沙那里去。只有万不得已的时候我才来向您请示，"说着，她站起身来，走出去了。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走进谢廖沙的房间去，在那里用眼泪润湿了吓慌了的小孩的脸颊，她告诉他，他父亲是一个圣人，他母亲已经死了。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履行了她的诺言。她当真担负起安排和管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家务的职责。可是当她说实际事务非她所擅长的时候她并没有夸张。她吩咐的事，没有一件行得通，所以都得改变，而这些就都由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仆人科尔涅伊变通办理了；他现在无形中管理着卡列宁的全部家务，在替主人换衣服的时候，就悄悄地、谨慎地报告了需要他知道的一切事情。但是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帮助仍然具有很大的效果；因为她给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精神上的支持，使他意识到她对他的爱和尊敬，特别是因为，她想起来都觉得快慰的是，她差不多使他完全皈依了基督教；那就是说，她使他从冷淡的、疏懒的信徒变成了最近在彼得堡逐渐风行的，那种基督教义的新解释的热心而坚决的拥护者。对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来说，相信这种新解释是容易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像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和抱着同样见解的其他人们一样，完全缺乏那种心灵上的深刻的想像力，借着那种能力，由想像所引起的概念才变得这样生动，势必

和旁的概念，和现实协调一致。死，在不信教的人是存在的，对于他却并不存在，而且，因为他具有完整无缺的信仰，而自己又是那信仰的裁判者，所以在他灵魂里没有罪恶，他在这尘世上就已经得到完全的拯救——他并不觉得这些概念里面有什么不可能的、不可想像的地方。

固然，对他的信仰这种看法的肤浅和谬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模模糊糊感觉到了，而且他也知道，当他完全不想他的饶恕是由神力所主使，而只是按照自己的直感行事的时候，比现在他时时刻刻想着基督在自己心中，想着在公文上签字也是执行基督的意志的时候，他感到更幸福。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绝对需要这样想；需要在他的屈辱中有一个崇高的立足点，哪怕是假想的也不要紧，从那方面，被大家蔑视的他，也可以蔑视别人，因此他死死抱住这种幻想的解救，就像是抱住真的解救一样。

二十三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在她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多情的少女的时候，嫁给了一个富裕的、身分很高的人，一个很和善、很愉快、耽于酒色的放荡子。结婚后两个月，她丈夫就抛弃了她，对于她的热烈的爱情的保证，他只用嘲笑甚至敌意来回答，那种敌意，凡是了解伯爵的善良心肠，看不出多情的利季娅身上有什么缺点的人都无法解释。从那时起，虽然他们没有离婚，却分居了；但是每当丈夫遇见妻子的时候，他总是用那种无从解释的恶毒的嘲笑对付她。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早已不爱她丈夫了，但是从那时起她就不断地爱上什么人。她同时爱上了好几个人，男的和女的；凡是在哪一方面特别著名的人，她差不多全都爱上了。她爱上了所有列入皇族的新亲王和亲王妃；她爱上一个大僧正、一个主教、一个牧师；她爱上一个新闻记者、三个斯拉夫主义者、爱上过科米萨罗夫[①]，爱上过一个大臣、一个医生、一个英国传教师，现在又爱上了卡列宁。这一切互相消长的爱情并没有妨碍她和宫廷与社交界保持着最广泛而又复杂的关系。自从卡列宁遭到不幸，她把他放在她的特殊保护之下以后，自从她关心他的幸福，在卡列宁家服务以后，她感觉得她所有的其他的爱都不是真实的，而现在她真正爱的仅仅是卡列宁一个人。她现在对他所抱着的感情在她看来比她以前的任何感情都强烈。分析她的这种感情，拿它和她以前的感情相比较，她清楚地看出了她是不会爱科米萨罗夫的，如果不是他救了皇帝的性命；她也不会爱里斯季奇·库吉茨基[②]，如果没有斯拉夫问题；但是她爱卡列宁却是爱他本人，爱他那崇高的、未被了解的灵魂，他那在她听来很可爱的、带着拖长声调的尖细的声音，他的疲倦的眼睛，他的性格，他那青筋隆起的柔软白皙的手。她不仅高兴看见他，而且还在他脸上寻找她给予他的印象的痕迹。她希望不只她的话，而且她整个的人，都使他喜欢。为了他的缘故，她现在比以前更注意修饰了。她发现自己常常这样幻想：假使她没有结过婚，而他也是自由的，那会怎样呢。他走进房间来的时候，她总是兴奋得

---

① 科米萨罗夫(1838—1892)，农民，科斯特罗马的制帽商人。据说是他打落凶手的手枪、救了俄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性命，后被封为贵族。

② 里斯季奇·库吉茨基(1831—1899)，塞尔维亚政治家，反抗土耳其及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影响。

满脸通红，而当他对她说了句什么好听的话的时候，她简直掩饰不住欢喜的微笑。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处在剧烈的激动中已有好几天了。她听到安娜和弗龙斯基在彼得堡。一定要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不到她，甚至一定要使他不知道那个可怕的女人和他在一个城市里、他随时可以遇见她这个痛苦的事实。

利季娅·伊万诺夫娜通过她的熟人探听到这些可恶的人——她这样叫安娜和弗龙斯基——要做什么，于是在这几天当中她就竭力指导她的朋友的行动，使他不致于碰见他们。一个年轻副官，弗龙斯基的朋友——她通过他得到了消息，他希望通过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得到一种特权——报告她说他们已经办完了事务，明天就要走了。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已开始平静下来，可是第二天早晨就接到了一封信，她怀着恐怖的心情认出了信上的笔迹。这是安娜·卡列宁娜的笔迹。信封是用树皮一样厚的纸做的；在长方形的黄纸上有大写的姓名的花字，那信发出令人怡悦的香气。

"谁送来的！"

"旅馆里的听差。"

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过了好一会才能坐下来阅读那封信。她的兴奋引起了她常犯的喘病。当她恢复镇静的时候，她读了下面用法文写的信：

> Madame la Comtesse①——您心中充满的基督徒的感情，给了我自知不可原谅的胆量来写信给您。我不幸和我儿子分开了。请求您允许我在动身之前见他一面。使您想起我，请您原谅。我写信给您

---

① 法语：伯爵夫人。

而不写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完全是因为我不愿意使那宽大的人想起我而痛苦。了解您对他的友情，我想您一定会了解我。您可否把谢廖沙送到我这里，或是约定什么时候我自己回家里来，再不然，您可否告知我什么时候，在外面什么地方，我可以看到他？我知道决定事情的那个人的宽大，我想一定不会拒绝我的请求。您想不到我是多么渴望看到他，因此也想像不到您的帮助会怎样使我衷心感激。

安娜

这信里的一切：信的内容和宽大这个字眼的含意，特别是那种随便——她是这样觉得——的语气，都激怒了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

"对来人说没有回信，"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说，于是立刻打开她的吸墨纸文件簿，她写信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她希望一点钟的时候在宫廷庆祝会上看见他。

"我要和您谈一件重大的苦恼的事。在那里我们再决定谈话的地点。最好是在我家里，我预备好您所喜欢的茶。必须如此。上帝给予了十字架，但是也给予了忍受的力量，"她补充这么一句，使他多少有一点心理准备。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通常每天总要写两三封信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她喜欢这种联络方式，这具有亲自会面所没有的风雅和神秘的味道。

二十四

庆祝会结束了。人们出来的时候碰了面，闲谈着最近的新

闻，新授予的奖赏和大官们的升迁。

“要是玛丽亚·鲍里索夫伯爵夫人做了陆军大官，沃特科夫斯基公爵夫人做了参谋总长，”一个穿金边制服的白发老人向一个问他对于新任命有何意见的高大而漂亮的女官说。

“而我也做了副官的话，”女官微笑着说。

“您已经有了官职呀。您掌管教会部。您的助手是卡列宁。”

“您好，公爵！”矮小的老人说，和一个走上来的人握手。

“您说卡列宁什么？”公爵说。

“他和普佳托夫得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

“我还以为他早就得了哩。”

“不。您看他，”矮小的老人说，用他的金边帽子指着穿着朝服、肩上挂着新的红绶带、正和帝国议会的一个有势力的议员站在大厅门口的卡列宁。“他还洋洋得意哩，”他补充说，站住和一个体格魁梧的漂亮的宫中高级侍从握手。

“不，他显得老多了，”侍从说。

“因为操劳过度的缘故呀。他现在老是起草计划。不到他把一切都逐条说明了，他是不会放走那个可怜的家伙的。”

“您说，他显得老多了？Il fait des passions!① 我想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现在嫉妒起他的妻子来了。”

“啊，请不要说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的坏话吧。”

“哦，她爱上了卡列宁，这难道有什么不好吗？”

“可是听说卡列宁夫人在这里，是真的吗？”

“哦，不是在这宫廷里，而是在彼得堡。我昨天还碰见她和弗龙斯基，bras dessus, bras dessous② 在莫尔斯基街上走呢。”

---

① 法语：他正在恋爱呢！

② 法语：手挽着手。

"C'est un homme qui n'a pas……①"侍从开口说，但是突然停止了，让开路，对一个走过去的皇族中的人鞠躬。

就这样，人们不断地谈论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责难他，嘲笑他，这时，他拦着他所抓住的帝国议会的议员的路，一点一点地向他说明他的财政计划，片刻也不停顿地谈着，怕他乘机逃掉。

差不多就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妻子离开他的同时，他遭到了官场中人最为痛心的事——他的升迁的路已经断了。这已成为既成事实，大家都清楚地看出来了，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本人却还未意识到他的前程已经完结。不论是由于他和斯特列莫夫的冲突，还是由于他和他妻子之间的不幸，或者只是因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已经达到了他命定的极限，总之，在今年一年当中，他的前程已经完结，大家都看得明明白白的了。他还是身居要职，他还兼着许多委员会和会议的委员，但是他却是一个一切都完了的、无可期望的人了。不论他说什么，提什么，人听起来好像都是早已知道的、而且是不必要的话似的。

但是这一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并没有感觉出来，而且相反，在他不再直接参与政府活动以后，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明显地看出别人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并且认为指出改正的方法是他的职责。和妻子分离以后不久，他就开始起草关于新的裁判手续的小册子，这是他注定要写的关于行政各部门的无数不必要的小册子中的第一本。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但没有注意到他在官场中的

---

① 法语：那种人没有……

绝望处境，他不但不为此发愁，他甚至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满意自己的活动。

“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使徒保罗这样说。现在一举一动都受《圣经》指导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常常记起《圣经》上的这句话。他好像觉得自从他没有妻子以后。他就用这些改革计划比以前更热心地侍奉起上帝来。

那位竭力想要摆脱他的议员的明显的不耐烦态度并没有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感到不安；直到那议员利用一个皇族走过的机会溜掉的时候，他这才中止了说明。

只剩下一个人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低下头，定了定神；然后漫不经心地向周围望了一望，就向门口走去，他希望在那里遇见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

“他们的身体都多么强壮，多么结实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望着那蓄着梳得很光的、发出香气的颊髭，身体强壮的高级侍从，和那穿着一身窄小制服的公爵的红脖颈，这样想，他得走过他们身边。“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邪恶的，这倒是真话呢，”他想，又斜视了一眼高级侍从的小腿。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容地向前走去，带着他平常那种疲惫和威严的神情向刚才议论他的那些绅士鞠躬，于是朝门望着，他的眼睛搜索着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

“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矮小的老人，在卡列宁走到和他并排并且带着冷淡的态度向他点头的时候，恶意地闪动眼睛说。“我还没有向您道贺哩，”老人指着他新得的绶章说。

“谢谢你，”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答。“今天是多么

美好的日子啊，"他补充说，按照他的习惯特别强调美好的这个字眼。

他们嘲笑他，这他是知道的，但是他从他们身上除了敌意而外，并不期望别的什么；他现在已经习惯了。

看到走进来的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的露在胸衣上的黄色肩膊和她那招引他的美丽的、沉思的眼睛，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微笑了，露出光泽的雪白牙齿，向她走去。

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为她的服装煞费苦心，如同她为最近每一次的装饰一样。她现在装饰的目的和三十年前她所追求的完全相反。那时候，她的愿望是用什么东西来打扮自己，打扮得越美丽越好；现在，相反，她打扮得太厉害就一定会同她的年龄和风姿完全不相称，所以她唯一关心的是设法使这些打扮和她自己外貌的对照不太怕人。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方面说，她是成功了，在他的眼中看来，她是魅人的。对于他，她是那包围着他的敌意和嘲笑的海洋中的一个不单是好意的而且是爱的孤岛。

穿过嘲笑的目光的行列，他好像植物向着太阳一样自然地被吸引到她那充满爱意的眼光那里去。

"我祝贺您，"她对他说，用目光示意那绶章。

抑制住欢喜的微笑，他耸了耸肩，闭上眼睛，好像在说这并不能使他快乐似的。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十分清楚这是他的最大的喜悦之一，虽然他自己绝对不承认。

"我们的天使怎样？"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说，意思是说谢廖沙。

"我不能说我很满意他，"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扬起眉毛，张开眼睛。"西特尼科夫也对他不满哩（西特尼科夫是

请来担任谢廖沙的世俗教育的家庭教师）。我跟您说过，他对于应当使每个大人、每个小孩都感动的最重要的问题有点冷淡……”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始说明公务以外他唯一感到兴趣的问题——他儿子的教育。

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靠着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帮助又回到生活和活动中的时候，他感觉到过问留在他手中的儿子的教育是他的义务。以前从来没有过问过教育问题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竟花了些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的理论。读了几册关于人类学、教育学、教学法的书籍之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拟了一个教育计划，而且请了彼得堡最优秀的教师来指导，他就着手工作起来。而这工作就不断地吸引住他的注意了。

“是的，不过他的心啊！我看出来他有着他父亲的心，有这样心的孩子是决不会坏的啊，”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热情地说。

“是的，也许这样……在我呢，不过在尽我的义务。我也只能如此而已。”

“您到我家里来吧，”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沉默了一会之后说，“我们得谈一件您很痛心的事情。我真愿意牺牲一切使您不再记起那件事情，可是别人却不这样想法。我接到她一封信。她在彼得堡。”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听到提起他妻子就浑身发抖了，但是立刻他的脸显出了一种死一般的僵硬呆板的表情，这表情显示出他完全束手无策了。

“我料到了，”他说。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陶醉似地望着他，因为叹赏他的崇高心灵而眼泪盈眶了。

二十五

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进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那间摆设着古董瓷器、挂着画像的舒适的小房间的时候，女主人自己还没有露面。她在换衣服。

圆桌上铺了桌布，摆着中国茶具和搁在酒精灯上的银茶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心不在焉地望了望装饰着房间的无数的看熟了的画像，在桌旁坐下，他翻开摆在桌上的一本《新约》。伯爵夫人的绸服的猝縩声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哦，现在我们可以安静地坐下了，"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说，带着兴奋的微笑，一下挤到桌子和沙发中间。"一边喝茶，一边谈吧。"

说了两三句开场白之后，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困难地呼吸着，满脸涨红，把她接到的信递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手里。

看过了信，他沉默了好久。

"我想我没有权利拒绝，"他畏怯地说，抬起眼睛。

"亲爱的朋友，您在什么人身上都看不出邪恶来呢！"

"相反地，我看出来世上的一切都是邪恶的。但是这样是不是正当？……"

他的脸上显出犹豫不决，寻求在他所不了解的事情上得到别人的忠告、援助和指点的神情。

"不，"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打断他。"凡事都有个限度。我了解不道德，"她言不由衷地说，因为她决不可能了解是

什么把女人引到堕落上去的；“但是我可不了解残酷；而且是对谁呢？是对您！她怎么可以留在您所在的城市里？不，活到老，学到老。我可学会理解您的崇高和她的卑下了。”

“谁能够投石头打人呢①？”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显然很满意他所扮演的角色。“我完全饶恕了她，所以我不能够拒绝她心中的爱——对儿子的爱——所要求的事情……”

“可是那是爱吗，我的朋友？那是真实的吗？就算您已经饶恕了她，您现在还在饶恕她……但是我们有扰乱那个小天使的心的权利吗？他以为她死了。他为她祷告，祈求上帝赦免她的罪恶。倒不如这样好。但是现在他会怎样想呢？”

“我没有想到这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显然同意了。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以两手掩面，默默不发一言。她在祈祷。

“您要是征求我的意见，”她祈祷完了，把手从脸上放下来，说，“我劝您不这样做。难道我看不出您有多么痛苦，这事又多么疼痛地撕开您的伤疤吗？但是假定又像往常一样，您不顾及您自己，而结果会怎样呢？那就会重新使您痛苦，使小孩痛苦！假如她心中还有一点人性的话，她自己就不应当这样希望。不，我毫不踌躇地劝您不要这样，而且如果您准许我的话，我就写封回信给她。”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同意了，于是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用法文写了下面的信：

---

① 《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八章：众人捉到一个犯奸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要用石头投她。耶稣说，没有罪的人可以用石头投她。结果人们都散去。

亲爱的夫人，

使您的儿子想起您，也许会引得他提出种种的问题，要回答那些问题，就不能不在小孩的心中灌输一种批评他视为神圣的东西的精神，所以我请求您以基督的爱的精神来谅解您丈夫的拒绝。我祈求全能的上帝宽恕您。

利季娅伯爵夫人

这封信达到了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连对自己都隐瞒着的隐秘的目的。这封信伤透了安娜的心。

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方面，当他从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家回来以后，整整一天他都不能把心思集中在他的日常工作上，也找不到他最近所感到的像一个得救的信徒所有的那种心灵的平静。

想起他的妻子——她对他犯了那样大的罪，而且，像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刚才很公正地说的那样，他对她又是那么像圣人一样——本来不应当搅乱他的心的，但是他却不能平静：他不能理解他所读的书；他不能驱走那些苦恼的回忆；他想起他和她的关系，想起他现在所感觉到的，在关于她的问题上他所犯的错误。想起从赛马场回来的路上他是怎样接受了她的不贞的自白（特别是他只要求顾全体面，却没有要求决斗），就好像莫大的憾事一样使他痛苦起来。想起他写给她的那封信也叫他痛苦；特别是，他那谁也不需要的饶恕和他对另一个男子的小孩的关心，直使他的心羞愧悔恨得像火烧一样。

现在，当他回想起他和她的全部过去的生活，回想起他在踌躇了很久之后向她求婚的时候所说的那些笨拙的话语，他感到了同样的羞愧和悔恨心情。

“但是哪点能怪我呢？”他自言自语。这个问题照常在他心中

引起了别的问题——他们，这些弗龙斯基和奥布隆斯基，这些有着胖腿肚的高级侍从，是不是感觉不一样，他们的恋爱和结婚都不同呢？于是他历历在目地回想起这些血气方刚的、强壮的、自信的人们，他们随时随地都不由得不引起他的好奇的注意。他驱除这些思想，竭力使自己相信，他不是为这种一时的生活，而是为了永恒的生活而生活的，而且他心中充满了平静和爱。但是他好像感到他在这种暂时的、不足道的生活中犯了一些小小的错误，这使他痛苦得就像他所相信的永远的拯救并不存在似的。但是这种诱惑并没有持续很久，不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灵魂中就又恢复了那种平静和崇高的心境，多亏这种心境，他才能够忘掉他不愿意记起的事情。

二十六

“喂，卡皮托内奇，怎么样？”谢廖沙在他生日的前一天脸上泛着玫瑰色，兴高采烈地散步回来，把外套交给那高大的、俯身向这小人微笑的老门房，这样说，“喂，那个扎着绷带的官员今天来了吗？爸爸见了他没有？”

“他见了他。秘书长一走，我就给他通报了，”门房快活地眨了一下眼睛说。“让我给您脱吧。”

“谢廖沙！”家庭教师站在通到里面房间去的门口，说，“自己脱呀。”

但是谢廖沙，虽然听到教师的微弱的声音，却没有注意。他站在那里抓住门房的腰带，凝视着他的脸。

“那么，爸爸答应了他的要求吗？”

门房肯定地点了点头。

来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请过七次愿的、脸上扎着绷带的官员使谢廖沙和门房都感到了兴趣。谢廖沙在门厅遇见了他，听见他哀求门房给他通报，说他和他的孩子们都快死了。

从那时以后，谢廖沙，又在门厅遇见了这官员一次，他对他感到兴趣。

"哦，他很高兴吗？"他问。

"他怎么能不高兴呢？他走的时候差不多手舞足蹈了。"

"送来了什么东西吗？"谢廖沙沉默了一会之后说。

"哦，少爷，"门房摇摇头，低声说，"是伯爵夫人那里送来的什么东西。"

谢廖沙立刻明白了门房说的是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给他送来的生日礼物。

"真的吗？在哪里？"

"科尔涅伊交给你爸爸了。一定是一件好东西呢！"

"多大？像这样子的？"

"小一点，可是一件好东西。"

"一本书？"

"不，一件好玩的东西。去吧，去吧，瓦西里·卢基奇在叫您哩，"门房听到教师走近的脚步声说，他小心地把那已脱下一半手套的小手从腰带上拉开，向教师的方向点头示意。

"瓦西里·卢基奇，马上就来！"谢廖沙带着那总是制服了那个耿直的瓦西里·卢基奇的快活而亲切的微笑说。

谢廖沙太快活了，他觉得一切都太如意了，他不能不和他的朋友门房分享他家里的喜事，那是他在夏园散步的时候，从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的侄女那里听来的。这个喜讯，因为是

和扎着绷带的官员的欢喜和他自己得了玩具的欢喜同时来的，所以他觉得特别重要。在谢廖沙看来，这是一个大家都应当欢喜和愉快的日子。

"你知道爸爸今天得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吗?"

"当然知道！大家都来道过贺了哩。"

"那么,他高兴吗?"

"皇帝的恩典,他怎么会不高兴呢！那显见得他有功劳啊,"门房严肃而认真地说。

谢廖沙沉思起来,仰望着他曾经细细地研究过的门房的脸,特别是除了总是仰着脸看他的谢廖沙以外谁都看不到的、垂在灰色颊髭中间的下颚。

"哦,你女儿最近来看过你吗？"

门房的女儿是一个芭蕾舞女。

"不是星期天她怎么能来呢?她们也要学习哩。您也要上课了,少爷,去吧。"

走进房间,谢廖沙没有坐下来上课,却对教师说他猜想送来的礼物一定是一辆火车。"您想怎样？"他问。

但是瓦西里·卢基奇却只想着谢廖沙必须为两点钟要来的教师预备语法功课。

"不,您告诉我,瓦西里·卢基奇,"他在书桌旁坐下,书拿在手里之后,突然说,"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以上的勋章是什么呢?您知道爸爸得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吗?"

瓦西里·卢基奇回答说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以上的勋章是弗拉基米尔勋章。

"再以上呢？"

"最高的是安德列·佩尔沃兹瓦尼勋章。"

“安德列以上呢？”

“我不知道。”

“怎么，连您也不知道？”于是谢廖沙支在臂肘上，沉入深思了。

他的沉思是极其复杂而多种多样的。他想像他的父亲突然同时获得了弗拉基米尔和安德列勋章，因为这缘故他今天教课的时候要温和许多，他又想像自己长大了的时候会怎样获得所有的勋章，以及人们发明的比安德列更高的勋章。任何更高的勋章刚一发明，他就会获得。还会发明更高的勋章，他也会立刻获得。

时间就在这样的沉思中过去了，因此当教师来的时候，关于时间、地点和状态的副词的功课一点也没有预备，教师不但是不满意，而且很难过。他的难过可把谢廖沙感动了。他感到功课没有读熟并不能怪他；不管他怎样努力，他总读不熟。在教师向他解释的时候，他相信他，而且像领会了似的，但是一到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简直就不记得，也不理解“突然地”这个简短而熟悉的字是状态副词了。但是他使教师难过了，他还是感到很懊悔，而且想安慰他。

他选择了教师默默地望着书本的那个时间。

“米哈伊尔·伊万内奇，您的命名日是什么时候？”他出其不意地问。

“您最好还是想您的功课吧。命名日对于一个通达事理的人是无关紧要的。跟平常的日子一样，得做他的工作。”

谢廖沙凝神望着教师，望着他那稀疏的颊髭，望着他那滑到鼻梁下面的眼镜，他那么深深地沉入幻想里，以致教师向他说明的话，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他知道教师说的话是言不由衷

的，他从他说话的语调里听出来了。“但是为什么他们大家都用一个口气说这种最没趣味最没益处的话呢？为什么他要疏远我呢，为什么他不爱我呢？”他忧愁地问自己，可是想不出答案来。

二十七

在语法教师教的功课以后是他父亲教的功课。他父亲没有来的时候，谢廖沙坐在桌旁玩着一把削笔刀，又沉入深思了。谢廖沙最爱好的事情就是在散步的时候寻找他的母亲。一般说来他就不相信死，特别是她的死，尽管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告诉过他，而且他父亲也证实了，因此，就在告诉他她已经死了以后，他每次出外散步的时候还是寻找她。每一个体态丰满而优雅的、长着黑头发的妇人都是他母亲。一见到这种样子的妇人，在他心里就引起这样一种亲热的感觉，以致他的呼吸都窒息了，泪水涌进他的眼里。于是他满心期望她会走上他面前来，除去她的面纱。她整个的脸都会露出来，她会微笑着，她会紧紧抱住他，他会闻到她的芳香，感觉到她的手臂的柔软，快活得哭出来，正像有一天晚上他躺在她脚下，而她呵痒，他大笑起来，咬了她那白皙的戴着戒指的手指。后来，当他偶然从他的老保姆口里听到他母亲并没有死，他父亲和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就向他解释说，因为她坏（这话他简直不能相信，因为他爱她），所以对于他她等于死了一样的时候，他依旧继续寻找她，期待着她。今天在夏园里有一个戴着淡紫色面纱的妇人，他怀着跳跃的心注视着，期望那就是她，当她沿着小径走向他们的时候。那妇人并没

有走到他们面前来，却消失在什么地方了。谢廖沙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对她怀着洋溢的爱，而现在，在等待着他父亲的时候，他想得出了神，用削笔刀在桌子边缘刻满了刀痕，闪闪发光的眼睛直视着前方，想念着她。

"你爸爸来了！"瓦西里·卢基奇说，惊醒了他。

谢廖沙跳起来，跑到他父亲跟前，吻他的手，留意观察他，竭力想发现他得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以后的快活的痕迹。

"你散步很愉快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在安乐椅里坐下，拿出《旧约》翻开来。虽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止一次地对谢廖沙说，每个基督徒都应当熟悉圣史，但他自己教《旧约》的时候却常常要翻《圣经》，谢廖沙注意到了这一点。

"是的，真快活极了，爸爸，"谢廖沙说，斜坐在椅子上摇着，这种动作原是被禁止的。"我看见了娜坚卡（娜坚卡是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侄女，她是在她姑母家里抚养大的）。她告诉我你得了新勋章。您高兴吗，爸爸？"

"第一，请你不要摇椅子，"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第二，宝贵的并不是奖励，而是工作本身。我希望你能了解这点。要是你为了要得到奖励而去工作、学习，那么你就会觉得工作困难了；但是当你工作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这样说的时候想起了他早晨在签署一百八十份公文那项沉闷的工作中，他是怎样完全用责任感来支撑自己的，"热爱你的工作，你在工作中自然会受到奖励。"

谢廖沙的闪耀着温情和快活的眼睛，失去了光辉，在他父亲的目光之前低垂下来了。这是他父亲对他说话惯用的腔调，谢廖沙早就学会适应了。他父亲对他讲话，老是好像——谢廖沙

这样觉得——在对他自己想像中的、只有书本里才存在的、完全不像谢廖沙的什么孩子说话。而谢廖沙对他父亲也老是竭力装得如同那书里的孩子一样。

"我想，你了解了吧？"他父亲说。

"是的，爸爸，"谢廖沙回答，扮演着想像中的孩子。

功课是背诵《福音书》里的几首诗和复习《旧约》的开端。《圣经》里的诗谢廖沙原来是记得很熟的，但是一到背诵的时候，他就这样全神贯注地凝视着他父亲的瘦削突出的、多骨不平的前额，以致他的思想混乱了，他把一首诗的末尾跟另一首的开头调换了位置。因此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来，他显然没有了解他所说的话，这可把他激怒了。

他皱起眉头，开始解释谢廖沙已经听过好多次、却从来也记不住的话，因为他知道得太熟悉了，所以反记不牢，就像他记不牢"突然地"这个字眼是状况副词一样。谢廖沙用吃惊的眼光望着他父亲，只顾想着他父亲会不会要他重复他所说的话，就像他有几次做过的那样。这个念头使谢廖沙这样惊恐，竟至弄得他现在什么都不明白了。但是他父亲并没有要他重复那些话，就转移到《旧约》的功课上去了。谢廖沙述说故事的本身是够熟的，但是要他回答某些故事预示什么问题的时候，他竟一无所知了，虽然他为了这门课已经受过处罚。使他完全说不出来，使他局促不安，刻着桌子，摇着椅子的那一段，就是要他背述大洪水以前那些族长的事情的地方。除了活着升上天国的以诺以外，他一个都不知道了。以前他还记得他们的名字，但是现在他完全忘记了，主要的是因为以诺是《旧约》中他最喜欢的人物，而且以诺升天的故事在他的心中是和一连串思想联系起来的，现在当他凝神注视着他父亲的表链和他背心上的半解开的钮扣

的时候，他就完全沉溺在那一连串的思想中。

对于人们常常跟他说起的死，谢廖沙一点也不相信。他不相信他所爱的人会死，尤其不相信他自己会死。死对于他完全是不可能的、难以想像的事。但是他听说所有的人都要死；他甚至还问过他所信任的人，而他们也证实了这个；他的老保姆也这样说，虽然是不大愿意的样子。但是以诺没有死，可见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的。“为什么别人在上帝眼里就不配这样，活着升上天去呢？”谢廖沙想。坏人，就是谢廖沙所不喜欢的那些人，他们可以死；但是好人却应当都像以诺一样。

“哦，那些族长的名字叫什么？”

“以诺，以诺斯。”

“但是这个你已经说过了。这不好，谢廖沙，太不好了。要是你不努力去学习对于一个基督徒比什么都重要的事情的话，”他父亲说，站起身来。“还有什么能够使得你发生兴趣呢？我不满意你，彼得·伊格纳季奇（这是那位首席教师）也对你不满意……我得处罚你。”

他父亲和教师都不满意谢廖沙，而他的功课也的确学习得太坏。但是也决不能说他是一个低能的孩子。正相反，他比教师举给谢廖沙做榜样的那些小孩要聪明得多。照他父亲看来，他是不想学习那些教师教给他的功课。事实上，他是学习不来。他学习不来，是因为在他的灵魂里有着比他父亲和教师所提出的更迫切的要求。这两种要求是互相矛盾的，于是他同他的教育者们直接冲突了。

他现在九岁，他还是一个小孩；但是他知道他自己的心灵，那对于他是宝贵的，他保护它就像眼皮保护眼珠一样，没有爱的钥匙，他不让任何人进入他的心灵。他的教师抱怨着说他不肯

学习，而他的心灵却洋溢着求知欲。他向卡皮托内奇，向他的保姆，向娜坚卡，向瓦西里·卢基奇学习，却不向他的教师们学习。他父亲和教师们指望着会转动他们的水车的水，早就漏出去，到别处活动去了。

他父亲以不准谢廖沙去看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侄女娜坚卡来处罚他，但是结果这处罚对于谢廖沙才好呢。瓦西里·卢基奇兴致很好，教给他怎么做风车。整个晚上都消磨在这工作上和梦想着怎样造一架他可以亲自坐在上面旋转的风车——或是紧紧抓住风车的翼子，或是把自己的身体绑在上面，于是转动起来。谢廖沙一晚上都没有想他母亲，但是当他上了床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她，而且用他自己的话语祈祷他母亲在明天他过生日的时候不再隐藏了，会到他这里来。

“瓦西里·卢基奇，您知道我今晚特别祈祷了些什么吗?”

“是不是祈祷功课学得好些？”

“不是。”

“玩具吗？”

“不是。您再也猜不着！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但是这是一个秘密！实现了的时候我再告诉您。您没有猜着吗?”

“不，我猜不着。您告诉我吧，”瓦西里·卢基奇微笑着说，他是很少笑的。“哦，睡下吧，我要吹熄蜡烛了。”

“灭了蜡烛，我对于我所祈祷的会看得更清楚呢。啊哟！我差一点把秘密讲出来了！”谢廖沙说，快活地大笑起来。

当蜡烛拿走了的时候，谢廖沙听到和感到了他的母亲。她俯向他，带着充满了爱的眼光爱抚着他。但是随即又是风车，小刀，一切都开始混淆起来，他就这样睡着了。

二十八

到了彼得堡，弗龙斯基和安娜住在一家上等旅馆里。弗龙斯基单独住在楼下，安娜和她的小孩、奶妈和使女住在楼上有四间房的大套间里。

他们到的那天，弗龙斯基就去看他哥哥。在那里他看到了他的因事从莫斯科来的母亲。他母亲和嫂嫂照常迎接他；他们问他在国外旅行的事，谈着他们共同的熟人，但是对他和安娜的关系却一句也没有提。他哥哥第二天来看弗龙斯基，他本人倒向他问到她，而阿列克谢·弗龙斯基率直地告诉他，他把他和卡列宁夫人的关系看做婚姻一样；他希望办理离婚，然后和她举行婚礼，在那以前他也把她看做妻子，如同任何人的妻子一样，他要求他把这意思转达给他母亲和嫂嫂。

"社交界赞不赞成，我也不管，"弗龙斯基说，"但是假如我的亲属要同我保持亲属的关系，他们就得和我的妻子保持同样的关系。"

这位哥哥一向是尊重他弟弟的见解的，在社交界还没有解决这问题之前，他自己也断不定他弟弟是对呢还是不对；但是在他自己这方面，他丝毫也不反对，于是他就同阿列克谢一道上楼去看安娜。

在他哥哥面前，像在任何人面前一样，弗龙斯基对安娜称呼您。对待她如同对待一个极其亲密的朋友一样；但是大家都明白，他哥哥知道他们的真正的关系，于是他们谈到安娜要到弗龙斯基的田庄上去的事。

弗龙斯基尽管社会经验丰富，但由于他现在新的处境，他还是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按说他应该明白社交界对于他和安娜是关闭了的；但是现在他脑子里产生了一些模糊的观念，以为那只是旧日的情形，至于现在，由于迅速的进步(他不知不觉地成了各种进步的拥护者了)，舆论已经改变了，他们会不会被社交界接待，这个问题还难逆料。“当然，”他想，“她是不会再被宫廷社会接待的了，但是亲密的朋友们能够而且应当用正当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

人可以用同一个姿势盘腿一连坐好几个钟头，要是他知道没有什么会阻止他改变姿势的话；但是假使人知道他必需盘腿这么继续坐下去，那么就会痉挛，腿就会开始抽搐，竭力想伸到他愿意伸去的地方。这就是弗龙斯基对于社交界所体验到的。虽然他心里明白社交界的门对他们是关闭了，他却要测验测验现在的社交界改变了没有，会不会接待他们。但是他不久就觉察出来虽然社交界对他个人是开放的，但是对安娜却关闭了。正像猫捉老鼠的游戏，那举起来让他进去的胳臂，却立刻放下来拦住了安娜的路。

弗龙斯基最先遇到的彼得堡社交界的妇人是他的堂姐贝特西。

“到底回来了！”她快活地招呼他。“安娜呢？我多么高兴啊！你们住在什么地方？我可以想像得到，在你们愉快的旅行之后，你们会觉得我们的彼得堡有多么令人讨厌啊；我可以想像你们在罗马的蜜月。离婚的事怎样了？全办妥了吗？”

弗龙斯基注意到贝特西听到安娜还没有离婚的时候，她的热忱就冷下去了。

“我知道，人家会攻击我的，”她说，“但是我还是要来看安

娜。是的，我一定要来。我想你们在这里不会久住吧？”

她真的当天就来看安娜；但是她的语调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她显然在炫耀她自己的勇敢，而且希望安娜珍视她的友情的忠实。她待了不过十分钟，谈了些社交界新闻，临走的时候说：

“你们还没有告诉我什么时候办理离婚呢？纵令我不管这些规矩，旁的古板的人却会冷淡你们，直到你们结婚为止。现在这简单极了。Ça se fait。① 你们星期五走吗？很抱歉，我们不能再见面了。”

从贝特西的语调，弗龙斯基就该明白他在社交界不得不遭到的冷遇；但是他对他自己的家庭又作了一番努力。对他的母亲他不存什么希望。他知道，他母亲，在她们最初认识的时候是那样喜欢安娜的，现在因为她破坏了她儿子的前程对她是冷酷无情的了。但是他对他嫂嫂瓦里娅寄予很大的希望。他想像她总不会攻击人，会爽快地果断地去看安娜，而且在她自己家里接待她。

弗龙斯基在他到达的第二天去看她，发现她独自一个人在那里，就率直地表明了他的愿望。

“你知道，阿列克谢，”她听了他的话之后说，“我是多么欢喜你，我是多么愿意为你尽力，但是我却保持沉默，因为我明白我对你和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都无能为力，”她说，特别慎重地说出“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这个名字。“请不要以为我在批评她。决不是的！也许我处在她的地位也会这样做。我不要而且也不能详细说明，”她说，胆怯地瞥着他的忧郁的面孔。“人只能就事论事。你要我去看她，请她到这里来，好恢复她在社交界的

---

① 法语：这是一件普通的事。

地位；但是要明白，我不能够这样做。我的女儿们也快长大了，而且为了我丈夫的缘故，我不得不在社交界生活。哦，就假定我去看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她会了解我不能请她来这里的，就是请她来也要布置得使她不致遇到对这件事抱有不同看法的人；这样反而会使她生气，我不能够提高她的……”

“哦，我以为她并不比你们所接待的千百个妇人堕落！”弗龙斯基变得更加忧郁地打断了她的话，于是默默地站了起来，知道他嫂嫂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了。

“阿列克谢！不要生我的气。你要了解这不能怪我，”瓦里娅开始说，带着胆怯的微笑望着他。

“我并不生你的气，”他仍然忧郁地说，“但是我感到加倍难过。这样一来，我们的友谊会破裂。即使不是破裂，至少也会淡薄下去，这也是使我感到难过的。你明白，这对于我，也是没有别的办法。”

说了这话，他就离开了她。

弗龙斯基知道再努力也是徒劳的了，他们必须在彼得堡挨过这几天，就像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一样，避免和他们以前出入的社交界发生任何关系，为的是不受到对于他是那么难堪的不快和屈辱。他在彼得堡的处境最不愉快的地方，就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他的名字似乎到处都会碰到。随便谈什么话，都不能不转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身上去，随便到什么地方去都不能不冒着碰见他的危险。至少弗龙斯基是这样感觉的，正如一个指头痛的人，感觉得好像故意似地那痛指头老是碰在一切东西上面一样。

他们住在彼得堡对于弗龙斯基更痛苦的是他看到安娜心中总是有一种他所不能理解的新的情绪。有时她似乎很爱他，而

一会她又变得冷淡、易怒和不可捉摸了。她在为什么事苦恼着，有什么事隐瞒了他，而且似乎并没有注意到那毒害了他的生活的屈辱，那种屈辱，以她的敏锐的感觉，在她一定是更痛苦的。

二十九

安娜回俄国的目的之一是看她儿子。从她离开意大利那天起，这个会面的念头就无时无刻不使她激动。她离彼得堡越近，这次会见的快乐和重要性在她的想像里就更增大了。她连想也没有去想怎样安排这次会见的问题。在她看来，和她儿子在一个城市里的时候，她去看他是非常自然而简单的。但是一到彼得堡，她就突然清楚地看到她现在的社会地位，她了解到安排这次会见并不是容易的事。

她在彼得堡已经有两天了。要看她儿子的念头片刻都没有离开过她，但是她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他。一直到家里去吧，在那里也许会遇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她感觉得她没有权利这样做。她也许会遭到拒绝和侮辱。写信去和她丈夫联系吧——她一想起来都觉得痛苦：只有不想起她丈夫的时候她才能平静。打听她儿子什么时候出来，在什么地方散步，趁他散步的机会见他一面，在她是不满足的；她为这次会面作了那样久的准备，她有那么多的话要和他说，她是那么渴望着要拥护他，吻他。谢廖沙的老保姆一定可以帮助她，教她怎样做。但是老保姆已经不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家里了。一面犹疑不决，一面努力寻找保姆，两天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听到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利季娅·伊万诺夫伯

爵夫人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安娜在第三天决定给她写一封信，那是煞费苦心的，在信里她故意说允不允许她见她的儿子，那就全仗她丈夫的宽大。她知道要是这封信给她丈夫见到，他会继续扮演他那宽宏大量的角色，不至于拒绝她的请求。

送信去的信差给她带回来最残酷的、意想不到的回答，那就是没有回信。她唤了信差来，听到他详细叙述他怎样等待了一阵，后来又怎样有人告诉他没有回信，当她听到这个的时候，她从来没有感到像这样的屈辱。安娜感觉自己受了侮辱和伤害，但是她知道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从她自己的观点看来是对的。她的痛苦，因为得单独一个人忍受的缘故，就更加强烈了。她不能够而且也不愿意使弗龙斯基分担这种痛苦。她知道，虽然他是她的不幸的主要原因，但她去看她儿子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会是一件很不重要的事情，她知道他决不可能了解她的痛苦之深，要是一提到这件事他露出冷淡的口气，那她就会恨起他来。而她惧怕这个，甚于世界上任何事情，所以凡是牵涉到她儿子的事情她都隐瞒住他。

她一整天在家里考虑着去看她儿子的方法，终于决定了写封信给她丈夫。她把信写好的时候，就接到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来信。伯爵夫人的沉默使她感到压抑，但是这封信，她在字里行间所读到的一切，却是这样激怒她，这种恶意和她对她儿子的热烈的、正当的爱比较起来是这样地令她反感，使得她愤恨起别人来，不再谴责自己了。

"这种冷酷——这种虚伪的感情！"她自言自语。"他们不过是要侮辱我，折磨我的小孩，而我一定得顺从吗？决不！她比我还要坏呢。我至少不说谎话。"于是她立刻决定在第二天，谢廖沙生日那天，她要直接上她丈夫家去，买通或是骗过仆人，但是

无论如何要看到她儿子，要打破他们用来包围这不幸的小孩的可恶的欺骗。

她坐车到一家玩具店里买了玩具，想好了行动计划。她要在早上八点钟去，那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定还没有起身。她得在手头预备下给门房和仆人的钱，这样他们会让她进去。不揭开面纱，她就说她是从谢廖沙的教父那里来给他道贺的，并且说嘱咐了她把玩具放在他的床头。她只没有想好她要对她儿子说的话。她尽管想了又想，但是还是想不出什么来。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安娜从一辆出租马车里走下来，在她从前的家的大门前按了铃。

"去看看什么事。是一位太太，"卡皮托内奇说，他还没有穿好衣服，就披着外套，拖着套鞋，向窗外一望，看见了一位戴着面纱的太太站在门边。他的下手，安娜不认识的一个小伙子，刚替她开开门，她就进来了，在她的暖手筒里掏出一张三卢布的钞票，连忙放进他的手里。

"谢廖沙——谢尔盖·阿列克谢伊奇①，"她说，于是向前走去。看了一下钞票，门房的下手在第二道玻璃门那里拦住了她。

"您找谁？"他问。

她没有听见他的话，没有回答、

注意到这位不认识的太太的狼狈神情，卡皮托内奇亲自向她走过来，让她进了门，问她有什么事。

"从斯科罗杜莫夫公爵那里来看谢尔盖·阿列克谢伊奇的，"她说。

"少爷还没有起来呢，"门房说，留神地打量着她。

---

① 谢廖沙的本名和父名。

安娜怎么也没有预料到这幢她住了九年的房子的丝毫没有改变的门厅的模样，会这样深深地打动了她。欢乐和痛苦的回忆接连涌上她的心头，她一刹那间竟忘了她是来做什么的了。

“请您等一等好吗?”卡皮托内奇说，帮着她脱下皮大衣。

脱下大衣之后，卡皮托内奇望了望她的脸，认出她来，于是默默地向她低低地鞠躬。

“请进，夫人，”他对她说。

她想说什么，但是她的嗓子发不出声音来；用羞愧的恳求的眼光望了这老人一眼，她迈着轻快的、迅速的步子走上楼去。身子向前弯着，套鞋绊着梯级，卡皮托内奇在她后面跑，想要追过她去。

“教师在那里，说不定他还没有穿好衣服。我去通报一声。”

安娜继续踏上那熟悉的楼梯，没有听明白老人的话。

“请走这边，左边。弄得不干净，请原谅！少爷现在住到以前的客厅里去了，”门房说，喘着气。“请原谅，等一等，夫人，我去看看，”他说，于是追过她，他开了那扇高高的门，消失在里面了。安娜站住等着。“他刚醒呢，”门房走出来说。

就在门房说这话的时候，安娜听到一个小孩打呵欠的声音；单从这呵欠声，她就知道这是她儿子，而且仿佛已经看到他在眼前了。

“让我进去；你走吧！”她说，从那扇高高的门走进去。在门的右边摆着一张床，小孩坐在床上，他的睡衣没有扣上，把他的小身体向后弯着，他伸着懒腰，还在打呵欠。在他的嘴唇闭上的那一瞬间，嘴角上露出一种幸福的、睡意朦胧的微笑，带着那微笑，他又慢慢地舒畅地躺下去了。

“谢廖沙！”她轻轻呼唤着，没有声息地走到他身边去。

在她和他分别的期间，在最近她对他感到汹涌的爱的时候，她总把他想像成四岁时的小孩，那是一个她最爱他的年龄。现在他甚至和她离开他的时候都不同了；他和四岁的小孩更不相同了，他长得更大了，也更消瘦了。这是怎么回事？他的脸多么瘦！他的头发多么短啊！多长的胳臂啊！自从她离开他以后，他变得多么厉害啊！但是这仍然是他，他的头的姿势，他的嘴唇，他的柔软的脖颈和宽阔的肩膊。

"谢廖沙！"她凑在小孩耳边又唤着。

他又用臂肘支起身子，把他那乱发蓬松的头从这边转到那边，好像在寻找什么一样，他张开了眼睛。默默地询问般地，他对动也不动地站在他面前的母亲望了几秒钟，随即突然浮上幸福的微笑，又闭上他的睡意惺忪的眼睛，躺下去，没有往后仰，却倒在她的怀抱里。

"谢廖沙！我的乖孩子！"她说，艰难地呼吸着，用手臂抱住他那丰满的小身体。

"妈妈！"他说，在她的怀抱里扭动着，这样使他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接触到她的手。

还是闭着眼睛，半睡半醒地微笑着，他把他的胖胖的小手从床头伸向她的肩膊，依偎着她，用只有儿童才有的那种可爱的睡意的温暖和香气围绕着她，开始把他的脸在她的脖颈和肩膀上摩擦。

"我知道！"他说，张开眼睛了。"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知道你会来。我马上就起来。"

这么说着，他又睡着了。

安娜贪婪地望着他；她看到她不在的时候，他是怎样地长大了，变化了。他那从毛毯下面伸出的、现在这么长的、裸露的两

腿，他的消瘦的脸颊，他后脑上的剪短了的鬈发——她常在那上面吻他的——这一切，她好像认得，又好像不认得。她抚摸着这一切，说不出一句话来；眼泪使她窒息了。

“你为什么哭，妈妈？”他说，完全醒来了。“妈妈，你为什么哭？”他用含泪的声音叫着。

“我不哭；我是欢喜得哭呢。我这么久没有看见你。我不，我不，”她说，咽下眼泪，把脸转过去。“哦，现在你该起来穿衣服了，”她沉默了一会，恢复过来之后补充说；于是，没有放开他的手，她在他床边放着他衣服的椅子上坐下。

“我不在你怎么穿衣服的？怎么……”她极力想开始简单而又愉快地谈着，但是她做不到，于是她又扭过脸去。

“我不用冷水洗澡了，爸爸吩咐不准这样。你没有看见瓦西里·卢基奇吗？他马上会进来的。啊，你坐在我的衣服上啦！”说着，谢廖沙大笑起来。

她望着他，微笑了。

“妈妈，最最亲爱的！”他叫着，又扑到她身上，紧紧抱住她。好像直到现在，看见了她的微笑，他这才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不要你戴这个，”他说，取下她的帽子。看见脱下了帽子的她，好像是新看见她一样，他又吻起她来。

“可是你怎样想我的呢？你没有想我死了吧？”

“我从来不相信。”

“你没有相信过，我的亲爱的？”

“我知道，我知道！”他重复他喜爱的一句话，于是抓住她正在抚摸他的头发的手，他把她的手心贴到嘴唇上，吻它。

三 十

同时，瓦西里·卢基奇开头不知道这位贵妇人是谁，听了他们的谈话方才明白这就是那位抛弃丈夫的母亲，她，他从来没有见过，因为他到这家来是在她出走以后，他迟疑着不知道进去好呢，还是不进去，要不要去报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最后考虑到，他的职务只是在一定的时间叫谢廖沙起来，所以在那里的是谁，是母亲呢，还是旁的什么人，都不用他管，但是他得尽他的职责，这样一想，他就穿好衣服，向门那里走去，开开了门。

但是母子的拥抱、他们的声音、以及他们所说的话，使他改变了主意。他摇摇头，叹了口气，把门关上。“我再等十分钟吧，”他自言自语，一边咳嗽着，一边揩着眼泪。

同时在仆人们中间起了剧烈的骚动。大家都听到他们的女主人来了，卡皮托内奇让她进来了，她现在正在育儿室。但是主人照例九点钟要亲自到育儿室去的，大家都十分明白夫妻两人不能会面，他们应当防止这个才行。侍仆科尔涅伊走到门房去，问是谁以及怎样让她进来的，查问清楚了是卡皮托内奇让她进来，引她上去的，他就把那老头训斥了一顿。门房顽强地沉默着，但是当科尔涅伊对他说他应当被革职的时候，卡皮托内奇就跳到他面前去，对着科尔涅伊的脸挥动两手，开始大声说：

“是的，你自然不会让她进来啰！我在这里侍候了十年，除了仁慈什么都没有受过，你倒要跑上去说：‘走吧，你滚吧！’啊，是的，你是一个狡猾的家伙，我敢说！你自己知道怎样去抢劫主

人，怎样去偷窃皮大衣！”

“老兵！”科尔涅伊轻蔑地说，他随即转向走进来的保姆，“哦，你来评判一下吧，玛丽亚·叶菲莫夫娜：他不对任何人说一声就让她进来了，”科尔涅伊对她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马上就要下来——到育儿室去！”

“糟糕！糟糕！”保姆说。“你，科尔涅伊·瓦西里耶维奇，你最好想办法把他拦住一下，我说的是主人，我就跑去设法叫她走，真糟糕！”

当保姆走进育儿室的时候，谢廖沙正在告诉他母亲他和娜坚卡怎样坐着雪橇滑下山坡的时候摔了一交，翻了三个筋斗。她听着他的声音，注视着他的脸和脸上表情的变化，抚摸着他的手，但是她却没有听明白他所说的话。她非走不可，她非离开他不可，——这就是她唯一想到和感觉到的事。她听到走到门边咳嗽着的瓦西里·卢基奇的脚步声，她也听到保姆走近的脚步声；但是她好像成了石头人一样地坐着，没有力量开口说话，也没有力量站起身来。

“太太，亲爱的！”保姆说，走到安娜跟前去，吻她的手和肩膀。“上帝可真给我们孩子的生日带来了欢喜呢！您一点也没有变啊。”

“啊，亲爱的保姆，我不知道你在这房子里，”安娜说，暂时恢复了镇静。

“我不住在这里，我跟我的女儿住在一起，我是来祝贺他的生日的，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亲爱的！”

保姆突然哭出来，又开始吻她的手。

谢廖沙两眼闪光，满脸带笑，一只手抓着他母亲，另一只手抓着保姆，用他那胖胖的赤着的小脚在绒毯上践踏着。他喜爱

的保姆对他母亲所表示的亲热使他欢喜透了。

“妈妈！她常来看我，她来的时候……”他开始说，但是他停住了，注意到保姆正在低声对他母亲说什么，他母亲脸上显出惊惶和一种同她那么不相称的近似羞愧的神色。

她走到他面前去。

“我的亲爱的！”她说。

她不能够说再会，但是她面孔上的表情说了这话，而他也明白了。“亲爱的，亲爱的库迪克！”她唤着在他小时候她叫他的名字。“你不会忘记我吧？你……”但是她说不下去了。

以后她想起了多少要对他说的话啊！但是现在她却不知道怎样说好，而且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但是谢廖沙明白了她要对他说的一切。他明白她不幸，而且爱他。他甚至明白了保姆低声说的话。他听见了“照例在九点钟”这句话，他明白这是说他父亲，他父亲和母亲是不能够见面的。这个他了解，但是有一件事他却不能了解——为什么她脸上会有一种惊惶和羞愧的神色呢？……她没有过错，但是她害怕他，为了什么事羞愧。他真想问一个可以解除他的疑惑的问题，但是他又不敢；他看出来她很痛苦，他为她难过。他默默地紧偎着她，低声说：

“不要走。他还不会来呢。”

母亲推开他，看他想过他所说的话没有；在他的惊惶的脸上，她看出来他不但是说他父亲，而且好像在问她他对父亲该怎样看法。

“谢廖沙，我的亲爱的！”她说，“爱他；他比我好，比我仁慈，我对不起他。你大了的时候就会明白的。”

“再也没有比你好的人了！……”他含着泪绝望地叫着，于是，抓住她肩膀，他用全力把她紧紧抱住，他的手臂紧张得发抖

了。

“我的亲爱的，我的小宝贝！”安娜说，她像他一样无力地孩子般地哭泣起来。

正在这时，门开了，瓦西里·卢基奇走进来。

在另一扇门那里也传来脚步声，保姆用惊慌的小声说：“他来了，”于是把帽子递给安娜。

谢廖沙倒在床上，呜咽起来，双手掩着脸。安娜拉开他的手，又吻了吻他那濡湿的脸，就迈着迅速的步子向门口走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迎着她走过来。一看见她，他突然停住脚步，垂下头来。

虽然她刚才还说过他比她好，比她仁慈，但是在她匆匆地看了他一眼之后——那一眼把他整个的身姿连所有细微之点都看清楚了——对他的嫌恶和憎恨和为她儿子而起的嫉妒心情就占据了她的心。她迅速地放下面纱，加快步子，差不多跑一般地走出了房间。

她昨天怀着那样的爱和忧愁在玩具店选购来的一包玩具，她都没有来得及解开，就原封不动地带回来了。

三十一

虽然安娜热烈希望看见儿子，虽然她早就想到和准备这次会面，但是她却丝毫没有料到看见他会这样强烈地打动了她。回到旅馆的寂寞的房间，她好久都不能够明白她为什么在那里。“是的，一切都完了，我又孤单单一个人了，”她自言自语，没有脱下帽子，在壁炉旁的安乐椅上坐下。眼睛紧盯着摆在窗前桌上的

青铜时钟，她开始思想着。

从国外带来的法国使女走进来问她要不要换衣服。她惊讶地望着她，说：

"等一等。"

一个仆人给她端来了咖啡。

"等一等，"她说。

意大利乳母给小女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抱了她走进来，把她交给安娜。这胖胖的、健康的小孩，一见她母亲，照例伸出她的小手——那手是这么胖，看上去好像手腕给线紧紧缠住了一样——手心向下，她那没有牙齿的嘴角上浮着微笑，她像鱼牵动浮子一样，开始把她的手在那绣花裙子的浆硬褶襞上动来动去，使那褶襞发出沙沙的声响。不笑，不去吻这婴儿，是不可能的；不伸出一只手指去让她抓住，让她欢叫和全身跳跃是不可能的；不把嘴唇凑过去让她用接吻的样子吮进她的小嘴里去是不可能的。这一切安娜都做了，抱住她，逗她跳跃，吻她那娇嫩的小脸颊和裸露的小手肘；但是一看到这个小孩，她就更加清楚地看到，她对她的感情和她对谢廖沙的感情比较起来，是说不上爱的。这小孩身上的一切都是可爱的，但是不知为什么，这一切都没有擒住她的心。在第一个虽然是她不爱的男子的孩子身上，却倾注了她从未得到满足的全部的爱；小女孩是在一个最痛苦的境况中诞生的，她对她的关心却还不及倾注在她第一个小孩身上的关心的百分之一。加以，在小女孩身上，一切还有待将来，而谢廖沙现在已经俨然是一个人，一个可以被疼爱的人了；在他心里有着思想和情感的冲突；他了解她，他爱她，他判断她，她回忆起他的话语和眼色这样想。现在她要永远——不仅是在肉体上而且是在精神上——和他分离，再也不能挽回了。

她把婴儿交给乳母，让她走了出去，于是打开里面藏着谢廖沙和这小女孩差不多年龄时的像片的项链上的小金盒。她站起身来，脱下帽子，从一张小桌上拿起一本照相簿，那里面夹着她儿子在不同年龄时拍摄的照片。她要比较一下，于是开始把它们从照相簿上抽下来。她把它们通通抽了出来，只有一张除外，那是最近的，也是最好的一张。在那张照片里，他穿了一件雪白的衬衫，骑在一把椅子上，皱着眉头，嘴角浮着微笑。这是他的最好的、最有特色的表情。她用灵巧的小手，用今天特别紧张地动着的、又白又细的手指，抽照片的一角，抽了好几次，但是照片挂住了，她抽不出来。桌子上没有裁纸刀，于是她抽出和她儿子照片并排的一张照片（那是弗龙斯基在罗马拍摄的照片，戴着圆帽，蓄着长发），用它推出她儿子的照片。“啊，是他呢！”她说，瞥着弗龙斯基的照片，于是她突然记起了他就是她现在不幸的原因。整个早晨她竟连一次也没有想到他。但是现在，当她看到这在她是那么熟悉和亲爱的、堂堂仪表的脸，她对他感到了一阵突如其来的汹涌的爱情。

“但是他在哪里呢？他怎么能把我一个人抛在痛苦中呢？”她想，突然带着一种谴责心情这样想着，竟忘了凡是牵涉到她儿子的事情是她自己要隐瞒住他的。她差人请他立刻来她这里；怀着一颗颤动的心，她等待着他，想着她要把一切都告诉他的那些话语、和他安慰她的那种爱的表情。仆人带回来的回音是说他正和一位客人在一起，但是他马上会来的，而且他还问她允不允许他带了刚到彼得堡的亚什温公爵一同来。“他不一个人来，而且自从昨天午饭后他就没有见到我，”她想，“他不是一个人，使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他，却是同亚什温一道来，”于是突然她的心上起了一个奇怪的念头：要是他不再爱她了怎么办呢？

回想着最近几天来所发生的事情，她感到好像在一切事情上她都看到了证实这可怕的念头的凭据：他昨天没有在家吃饭，他坚持在彼得堡要分房居住，甚至现在他不单独一个人来她这里，好像他是避免和她单独见面似的。

"但是他应该告诉我。我应该知道。要是我知道了的话，那我就知道我该怎样办了，"她自言自语，简直不能想像要是他的冷淡得到证实的话她将会陷入的处境。她想像着他已不再爱她，她感觉得濒于绝望，因而她感到格外激动。她按铃叫了她的使女，然后走进化妆室去。当她梳妆的时候，她比过去所有的日子更注意她的装饰，好像要是他不再爱她，也许会因为她的服装和她的发式都恰到好处又爱上她。

她还没有准备停当就听到了铃声。

当她走进客厅的时候，同她的目光相遇的不是他却是亚什温。弗龙斯基在看她遗忘在桌上的她儿子的照片，而且他并不急急地回过头来看她。

"我们认识的，"她说，把她的小手放在不好意思的亚什温的巨大的手里，他的羞涩和他那魁梧的身躯以及粗鲁的面孔是那么地不相称。"我们在去年赛马的时候认识的。给我吧，"她说，用敏捷的动作把弗龙斯基正在看的她儿子的照片从他手里抢了过来，用她那闪烁的眼睛意味深长地瞥了他一眼。"今年赛马好吗？我倒在罗马的科尔苏看过赛马。但是您是不喜欢国外生活的，"她带着亲切的微笑说。"我知道您和您的一切趣味，虽然我和您很少见面。"

"这叫我惭愧极了，因为我的趣味多半是不好的。"亚什温说，咬着他左边的髭须。

谈了一会之后，注意到弗龙斯基看了看表，亚什温问了她是

不是在彼得堡还要住些时候，就伸直他那魁伟的身体去取他的帽子。

“不会很久吧，我想，”她踌躇地说，瞥了瞥弗龙斯基。

“那么我们也许不能再见了？”亚什温立起身来说；随即转向弗龙斯基，他问，“你在什么地方吃饭？”

“常来和我们一同吃饭吧，”安娜决断地说，好像为了自己的狼狈而生自己的气似的，但是正像她每次在生人面前表明自己地位的时候所常有的情形一样，她涨红了脸。“这里的饭并不好，不过至少你们可以见面。在他联队的所有老朋友中，阿列克谢顶欢喜您了。”

“荣幸得很，”亚什温带着微笑说，从这微笑，弗龙斯基看出来他是很喜欢安娜的。

亚什温告了别，走了；弗龙斯基留在他后面。

“你也走吗？”她对他说。

“我已经迟了呢，”他回答，“快走吧！我一会就追上你了！”他向亚什温叫着。

她拉住他的手，紧盯着他，一面搜索着可以留住他的口实。

“等一等，我有句话要对你说，”于是拉住他那宽大的手，把它紧紧压在她的脖颈上。“啊，我邀他来吃饭是对的吗？”

“你做的很对，”他说，带着镇静的微笑，露出他那平整的牙齿，他吻了吻她的手。

“阿列克谢，你对我没有变吗？”她说，把他的手紧紧握在她的两手里。“阿列克谢，我在这里很难受！我们什么时候走呢？”

“快了，快了。你不会相信，我们在这里过的生活对我也是多么痛苦啊，”他说着，抽开了他的手。

“啊，走吧，走吧！”她带着被触怒的声调说，迅速地从他身边

走开。

三十二

当弗龙斯基回到家的时候，安娜还没有回来。他走后不久，据他们告诉他说，有一位太太来看她，她就同她一道出去了。她出去没有留下话说她到什么地方去，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而且整个早晨她到什么地方去也没有对他提起一句——这一切，再加上看到她早晨那奇怪的兴奋的脸色，想起她在亚什温面前几乎抢似地从他手里夺去她儿子的照片时那种含着敌意的神情，使他沉思起来。他下决心一定要对她说说明白。于是他就在客厅里等她。但是安娜并不是单独一个人回来的，却带来了她的没有出嫁的老姑母奥布隆斯基公爵小姐。这就是早晨来过的那位太太，安娜是同她一道出去买东西的。安娜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弗龙斯基的忧虑和惊讶的表情，开始快活地对他说她早晨买了什么东西。他看出她心里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变化：当她的目光落在他身上的时候，在她的闪烁的眼睛里有一种紧张的、注意的神色；在她的言语和动作里有那种神经质的敏捷和优美，那在他们接近的初期曾经那么迷惑过他，而现在却使他激怒和惊恐了。

开了四个人的饭。大家已经聚拢，正要走进小餐室去的时候，图什克维奇带了贝特西公爵夫人给安娜的口信到来了。贝特西公爵夫人说她不能来送行，请她原谅；她身体略感不适，可是请安娜在六点半和九点钟之间到她那里去。弗龙斯基听到这种时间的限制——那分明是为了使她不至于遇见什么人而定下的——就瞥了安娜一眼；但是安娜却似乎没有注意到的样子。

"很抱歉，我在六点半到九点钟之内恰恰有事不能来，"她带着微微的笑意说。

"公爵夫人一定会很难过呢。"

"我也是。"

"你大概要去听帕蒂① 的戏吧？"图什克维奇说。

"帕蒂？你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假使还定得到包厢的话我一定去。"

"我可以定到一个，"图什克维奇自告奋勇。

"这样我真要非常非常感谢你呢，"安娜说。"可是您不和我们一道吃饭吗？"

弗龙斯基几乎觉察不出地耸了耸肩。他简直不明白安娜的用意了。她为什么把这位老公爵小姐带到家里来，她为什么留图什克维奇吃饭，而最叫人惊讶的，她为什么要差他去定包厢呢？以她现在的处境，居然要去看帕蒂的歌剧，她明明知道在那里她会遇见社交界所有的熟人，这能够想像吗？他用严肃的眼光望着她，但是她却以那挑战的、又似快乐、又似绝望的、使他莫名其妙的眼光来回答。吃饭的时候，安娜挑衅似地快活，看上去简直好像是在和图什克维奇和亚什温卖弄风情。当他们吃完饭站起身来，图什克维奇去定包厢的时候，亚什温走出去抽烟，弗龙斯基就同着他走到楼下他自己的房里去。在那里坐了一会之后，他又跑上楼来。安娜已经穿上了她在巴黎定制的、低领口的、天鹅绒镶边的淡色绸衣服，头上饰着贵重的雪白的饰带，围住她的脸，特别相称地显示出她那令人目眩的美丽。

"您真的要上剧场去吗？"他说，竭力不望着她。

---

① 帕蒂（1840—1889），意大利歌星，于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五年在俄国演出。

"您为什么那么吃惊地问?"她说,因为他没有望着她而又伤心起来。"为什么我不能去?"

她好像没有听明白他的话的意思。

"自然并没有什么理由,"他皱着眉头说。

"这也就是我要说的,"她说,故意不睬他那种讥讽的调子,平静地卷起她那长长的发出香气的手套。

"安娜,看在上帝的面上! 您是怎么回事?"他说,竭力提醒她正如她丈夫曾经做过的一样。

"我不明白您问的是什么。"

"您要知道您是决不能去的!"

"为什么?我并不是一个人去。瓦尔瓦拉公爵小姐穿衣服去了,她和我一同去。"

他带着困惑和绝望的神情耸了耸肩。

"可是您难道不知道吗?……"他开口说。

"但是我不想知道!"她差不多叫起来。"我不想。我后悔我所做的事吗? 不,不,不! 假使一切再从头来,也还是会一样的。对我们,对我和您,只有一件事要紧,那就是我们彼此相爱还是不相爱。我们没有别的顾虑。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分开住,彼此不见面呢? 为什么我不能去? 我爱你,其他的一切我都不管,"她用俄语说,望着他的时候,她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他所不能理解的特别的光辉。"只要你对我没有变心的话! 为什么你不望着我?"

他望着她。他看见了她的容颜和那对她总是那么合身的服装的全部美丽。但是现在她的美丽和优雅正是使他激怒的东西。

"我的感情不可能变,您知道的;但是我求您不要去! 我恳求您!"他又用法语说,在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柔和的恳求的调子,但

是他的眼睛里却带着冷淡的神情。

她没有听见他的话，但是她看出来他的冷淡的眼色，于是忿怒地回答：

"我请您说明我不能去的理由。"

"因为那会使你……"他踌躇着。

"我什么也不明白。亚什温n'est pas compromettant①，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也并不比别人坏。啊，她来了！"

三十三

弗龙斯基因为安娜故意不肯理解她自己的处境，第一次对她感到一种近乎怨恨的恼怒心情。这种心情由于他不能向她说明他恼怒的原因而加剧了。假如他直率地把他所想的告诉她的话，他准会这样说的：

"穿着这种衣服，同着大家都熟识的公爵小姐在剧场露面，这不但等于承认自己的堕落女人的地位，而且等于向社交界挑战，那就是说，永远和它决裂。"

他不能够对她说这话。"可是她怎么会不了解这点，她心里在发生什么变化呢？"他心中暗暗地说。他感到他对她的尊敬减少了，而同时意识到她的美的感觉却加强了。

他皱着眉头回到他的房间，在那把长腿伸在椅子上、正在喝白兰地和矿泉水的亚什温身旁坐下，他吩咐仆人给他也拿一份来。

---

① 法语：并不是不可为伍的人。

“你刚才谈起兰科夫斯基的‘力士’，那真是一匹好马，我劝你买了它，”亚什温说，瞥了一眼他的同僚的忧郁的脸色。“它的臀部下垂，可是腿和头——简直是不能再好了。”

“我也想买它，”弗龙斯基回答。

谈论马的话引起了他的兴趣，但是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安娜，不由自主地倾听着走廊里的脚步声，望着壁炉上的时钟。

“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叫我来说她上戏院去了，”仆人报告。

亚什温又把一杯白兰地倒进起泡的水里，喝了，随后站起来，扣上他的上衣钮扣。

“哦，我们去吧，”他说，他的髭须下面隐约露出微笑，由这微笑就表示出他了解弗龙斯基忧愁的原因，却并不重视它。

“我不去，”弗龙斯基忧郁地回答。

“哦，我一定得去，我和人约好了。那么，再见！要不然你就到花厅来；你可以坐克拉辛斯基的座位，”亚什温临出门的时候补充说。

“不，我有事情。”

“妻子是累赘，假如她不是妻子的话，那就更麻烦了，”亚什温走出旅馆的时候想。

弗龙斯基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着。

“今天演什么？是第四天的演出了……叶戈尔夫妇一定在那里，我母亲多半也在。这就是说，全彼得堡都在那里了。现在她进去了，脱下了斗篷，走到了灯光下。图什克维奇、亚什温、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他想像着，“我怎么啦？害怕了，还是把保护她的权利交给了图什克维奇？无论从哪方面看，这都是愚蠢，愚

蠢呀！……她为什么要把我放在这样的一种境地呢？”他挥着手说。

由于这动作，他碰了摆着矿泉水和白兰地酒瓶的小桌子，差一点把它打翻了。他想要扶住它，却把它弄倒了，于是愤怒地踢翻桌子，按了按铃。

“要是你愿意服侍我的话，”他对走进来的近侍说，“那你就记住你的职务。这样子不行。你应该收拾干净。”

近侍感到自己并没有过错，本想替自己辩解的，但是望了主人一眼，从他的脸色看出唯一的办法只有沉默，于是连忙弯下腰，跪在地毯上，开始把完整的和破碎的杯子和瓶子收拾起来。

“这不是你的职务；叫侍者来收拾吧，你去把我的燕尾服拿出来。”

弗龙斯基在八点半走进剧场。表演正演到精彩的地方。伺候包厢的老头替弗龙斯基脱下皮大衣，认出了他，叫他“大人”，并且建议说他不必领取衣证，要的时候叫费奥多尔就行。在灯火辉煌的走廊里面，除了伺候包厢的人和两个手臂上搭着皮大衣、站在门外听的听差以外再没有一个人了。从关得不紧的门里传来了乐队的小心的断奏的伴奏声，和一个发音清晰的女子的声音。门开开来，让包厢的那个侍者溜进去，那句快近结尾的歌词就清楚地传进了弗龙斯基的耳朵。但是门立刻又关上了，弗龙斯基没有听到那句歌词的结尾和伴奏的尾声，但是从门里面雷动的掌声知道这支曲子已经完了。当他走进那给枝形吊灯和青铜煤气灯照得通明的大厅的时候，闹声还继续着。舞台上的女歌星，裸露的肩膀和钻石闪烁着，鞠着躬，微笑着，由拉住她的手的男高音歌手帮助，拾起被人散乱地抛掷在脚灯之间的花束；随

后，她走近一个光滑油亮的头发从当中分开的绅士，他正把长胳臂伸到脚灯那边去，把一件什么东西递给她，花厅和包厢里面的观众一齐骚动起来，身体向前探着，拍手喝彩。坐在高椅上的乐队长帮着把花束递过去，整理了他的雪白的领带。弗龙斯基走进正厅中央，站住了，开始向周围观望。那天他比任何时候都更不注意那司空见惯的周围环境：舞台，喧闹和在挤得水泄不通的剧场里的所有熟悉的、无味的、五光十色的观众。

在包厢里，照例是那些太太，她们后面是那些士官；照例是那些奇装艳服的女人，天知道她们是谁，还有那穿军服和大礼服的人们；在顶高层的楼厅里面，是那些龌龊的群众；在所有的观众里面，在包厢和前排里面，只有约莫四十个体面的男女，于是弗龙斯基立刻把注意力转向这块沙漠中的绿洲，他立刻和他们打起招呼来。

他走进来的时候，一幕刚演完，因此他没有走到他哥哥的包厢去，却先走上正厅的前排，停在脚灯旁边和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并排站住，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正弯起膝盖，用靴跟轻叩着脚灯，远远地看见他，就微笑着把他招呼过来。

弗龙斯基还没有看见安娜，他有心避免朝她那方向望。但是他从人们的目光注视的方向知道了她所在的地方。他不露形迹地向周围望望，可是并不在寻找她；他预期着最坏的情形，他的眼光搜寻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幸好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晚上没有到剧场来。

“你多么不像军人了啊！”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对他说，“倒像一个外交官，或是一个艺术家什么的了。”

“是的，我一回了家，就穿上黑礼服了，”弗龙斯基回答，微笑着，慢慢地拿出望远镜来。

“哦，在这点上，实在说，我很羡慕你。当我从国外回来，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他摸摸他的肩章，“我真惋惜失去了自由。”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对弗龙斯基的前程早已不存希望了，但是他还是和从前一样喜欢他，现在对他特别亲切。

“你没有赶上看第一幕，真可惜了！”

弗龙斯基用一只耳朵听着，先把望远镜瞄准一层厢座，然后又仔细打量着包厢。在一个戴着头巾的太太和一个在瞄准他的望远镜中忿怒地眨着眼睛的秃头老人旁边，弗龙斯基突然看到了高傲的、美貌惊人的、在饰带的映衬中微笑着的安娜的头。她坐在第五号包厢，离他有二十步远。她坐在前面，略略回过身来，在对亚什温说什么话。安放在她那美丽的宽肩上的头的姿势，她那含着竭力压抑着的兴奋光辉的眼睛和她的整个面孔，使他回忆起他在莫斯科舞会上看见她的时候的风姿。但是现在她的美丽却引起了他完全不同的感觉。在他对她的感情中，现在再也没有什么神秘的成分，因此她的美丽虽然比以前更强烈地吸引他，同时却也使他感到不快。她没有朝他那方向望，但是弗龙斯基感觉到她已经看见他了。

当弗龙斯基又把望远镜转向那个方向的时候，他看到瓦尔瓦拉公爵小姐满脸通红，不自然地笑着，尽回过头来望着隔壁的包厢；安娜摺拢她的扇子，拿它在红色天鹅绒的包厢边上轻轻叩着，凝视着什么地方，没有看，而且也显然不愿看隔壁包厢里发生的事。亚什温的脸上带着他打牌输了钱的时候那样的表情。他皱着眉头，把左边的髭须越来越深地塞进嘴里去，斜着眼望着隔壁的包厢。

在左边那间包厢里是卡尔塔索夫夫妇。弗龙斯基认识他们，而且知道安娜和他们也认识。卡尔塔索夫夫人，一个瘦小的女

人，站在她的包厢里，背对着安娜，正在披上她丈夫递给她的斗篷。她脸色苍白，满脸怒容，正在激动地说什么。卡尔塔索夫，一个胖胖的、秃头的人，不断地回过头来看安娜，一面竭力劝慰他妻子。当妻子走出去了的时候，丈夫迟疑了好久，竭力寻找着安娜的目光，显然想向她鞠躬。但是安娜分明是故意不理睬他，扭过头去，只顾和亚什温谈话，他的剪短了头发的头俯向她。卡尔塔索夫没有鞠躬就走了出去，包厢空下来了。

弗龙斯基不明白卡尔塔索夫夫妇和安娜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看出一定发生了一件令安娜感到屈辱的事。他从他所看见的情形，特别是从安娜的脸色看出这点来，他可以看出，她正竭尽一切力量来支撑她所担任的角色。在保持外表的平静态度这一点上，她是完全成功的。凡是不认识她和她那一圈人的人，凡是没有听到那些妇女因为她要在社交界露面，并且以她的头饰和美貌来招摇而发出怜悯、愤慨和惊讶的话的人，一定会叹赏这个女人的娴静和美丽，决不会猜想到她感觉得好像带枷示众的人一样。

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弗龙斯基感到一种痛苦的不安，希望探听一点消息，他向他哥哥的包厢走去。故意躲着对面安娜的包厢，他走出去，碰见了正在和两个熟人说话的他从前的联队长。弗龙斯基听见他们提到卡列宁夫人的名字，而且注意到联队长怎么向说话的人们意味深长地望了一眼，连忙大声叫着弗龙斯基的名字。

"噢，弗龙斯基！你什么时候到联队来呢？我们不能连饭都不请你吃一顿就让你走了。你是我们的老伙伴呀！"联队长说。

"我恐怕没有时间了，真是抱歉得很！下次吧，"弗龙斯基说，随即跑到楼上他哥哥的包厢去。

弗龙斯基的母亲，满头灰白鬈发的老伯爵夫人，坐在他哥哥的包厢里。瓦里娅和索罗金公爵小姐在走廊上遇见了他。

把索罗金公爵小姐送回到母亲那里，瓦里娅把手伸给她的小叔子，立刻开始说起他所关心的事情。他很少看见她这么激动过。

"我觉得这是很卑鄙，很可恶的，卡尔塔索夫夫人没有权利这样做！卡列宁夫人……"她开口说。

"但是怎么回事？我简直不知道。"

"什么，你没有听到吗？"

"你知道我应该是最后听到的人。"

"再也没有比卡尔塔索夫夫人更狠毒的人了！"

"但是她做了什么事？"

"我丈夫告诉我……她侮辱了卡列宁夫人。她丈夫开始隔着包厢和她说话，卡尔塔索夫夫人就闹起来。据说，她大声说了句什么侮辱的话，就走了。"

"伯爵，你maman叫你呢，"索罗金公爵小姐从包厢的门里望着外面说。

"我一直在等你，"他的母亲讥讽地微笑着说。"却始终看不到你。"

她儿子看到，她忍不住高兴地笑起来。

"晚安，maman。我到你这里来了，"他冷淡地说。

"你为什么不去faire la cour à madame Karenine①？"当索罗金公爵小姐走开的时候，她继续说。"Elle fait sensation. On oublie la Patti pour elle."②

---

① 法语：向卡列宁夫人讨好。

② 法语：她闹得满城风雨。人们为了她的缘故把帕蒂都忘了。

"Maman，我要求过你不要对我提这件事，"他回答，皱着眉。

"我只是说大家都在说的话罢了。"

弗龙斯基没有回答，对索罗金公爵小姐说了一两句话以后，他就走了。在门口，他遇见了他哥哥。

"噢，阿列克谢！"他哥哥说。"多讨厌啊！一个蠢女人，再没有别的了……我正要到她那里去。我们一道去吧。"

弗龙斯基没有听他的话。他迈着迅速的步子走下楼去：他感觉得他应该有所举动，但是他不知道是什么举动。由于她把她自己和他置于这样难堪的境地而起的愤怒，加上由于她的痛苦而起的怜悯，扰乱了他的心。他走下正厅，笔直向安娜的包厢走去。斯特列莫夫正站在她的包厢旁边和她谈话。

"再没有更好的男高音了。Le moule en est brisé!①"

弗龙斯基向她鞠躬，并且站住和斯特列莫夫招呼。

"您来迟了，我想，错过了最优美的歌曲，"安娜对弗龙斯基说，他感到她好像在讥讽地瞟了他一眼。

"我对于音乐是外行，"他说，严厉地望着她。

"像亚什温公爵一样，"她微笑着说，"他以为帕蒂唱得声音太高了。"

"谢谢您！"她说，她那带着长手套的小手接了弗龙斯基拾起来的节目单，突然在那一瞬间她的美丽的脸颤栗了。她立起身来，走到包厢后面去。

注意到第二幕开始的时候她的包厢空了，弗龙斯基在独唱进行的当中引起了正在静听的观众"嘘！嘘！"声，走出了剧场，坐

---

① 法语：后继无人了。

车回家了。

安娜已经到了家。弗龙斯基走上她那里去的时候，她还穿着她到剧场去的那身衣服独自待着。她坐在墙边的第一把安乐椅上，直视着前方。她望了望他，立刻恢复了她原来的姿势。

"安娜！"他说。

"一切都是你的过错，你的过错！"她叫着，声音里含着绝望和怨恨的眼泪，于是站起身来。

"我请求过，恳求过你不要去；我知道你去了一定会不愉快的……"

"不愉快！"她叫。"简直可怕呀！我只要活着，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她说坐在我旁边是耻辱。"

"一个蠢女人的话罢了。"他说，"但是为什么要冒这个险，为什么要去惹事呢？……"

"我恨你的镇静。你不应当使我弄到这个地步的。假如你爱我……"

"安娜！为什么要扯到我的爱情问题上面去……"

"啊，假如你爱我，像我爱你一样，假如你和我一样痛苦……"她说，带着惊恐的表情望着他。

他为她难过，但仍然生气了。他向她保证他爱她，因为他看到现在这是安慰她的唯一的方法，于是他没有用言语责备她，但是在心里他却责备了她。

在他看来是这样庸俗，以致他羞于说出口的爱的保证，她吸了进去，逐渐安静下来了。第二天，完全和解了，他们就动身到乡下去。

第　六　部

一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带着孩子们在波克罗夫斯科耶她妹妹基蒂·列文家避暑。她自己田庄上的房子完全坍塌了，列文和他妻子说服了她来和他们一道过夏。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非常赞成这种安排。他说可惜他因事务缠身，不能和他的家庭一道来乡下避暑，如果能那样，那对于他真是莫大的快乐了；因此他留在莫斯科，只是偶尔到乡下来一两天。除了奥布隆斯基一家连他们所有的小孩和家庭女教师以外，今年到列文家作客的还有：老公爵夫人，她认为来照顾处于这种状态[1]中的无经验的女儿是自己的责任；此外，基蒂在国外交的朋友瓦莲卡，她实践了在基蒂结婚之后来看她的诺言，也到她的朋友这里来作客了。所有这些人都是列文妻子的亲戚朋友。虽然他喜欢他们所有的人，但是他自己的列文的世界和秩序被他所谓的这种"谢尔巴茨基分子"的流入所淹没了，他总不免有些惋惜。在他自己的亲属中，那年夏天住到他这里来的只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但是他也是科兹内舍夫型的人，而不是列文型的人，这样一来，列文精神就完全湮没了。

在久不住人的列文的房子里，现在竟有了这么多的人，差不多所有的房间都住满了，而且差不多每天老公爵夫人在坐下吃饭的时候都要数一数人数，如果恰巧是十三个人[2]，她就要叫一

---

① 指怀孕。

② 西俗认为十三是不吉利的数字。

个外孙或外孙女到另外的桌上去吃。细心料理家务的基蒂为了采办鸡、火鸡和鸭子煞费了苦心，因为客人和小孩在夏天胃口好，需要吃得很多。

全家人都坐上了餐桌。多莉的孩子们，同家庭女教师们和瓦莲卡在计划着到什么地方去采鲜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以他的聪明和学识博得了全体客人的几乎近于崇拜的尊敬，也和大家一起谈论起蘑菇来，使大家都惊讶了。

“也带我一同去吧。我非常喜欢采蘑菇哩，”他说，望着瓦莲卡，“我认为这是一桩很好的事哩。”

“啊，我们高兴得很！”瓦莲卡说，微微涨红着脸。基蒂和多莉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眼色。博学聪明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要和瓦莲卡一道去采蘑菇的提议，证实了最近萦绕在基蒂心头的某种猜想。她连忙向她母亲说了句什么话，这样使她的眼色不致被人注意到。饭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手里端着一杯咖啡，在客厅里的窗旁坐下，他一面和他弟弟继续已经谈起的话题，一面望着孩子们出发采蘑菇必然经过的门户。列文坐在窗槛上他哥哥的旁边。

基蒂站在她丈夫身旁，显然在等待这场她丝毫不感觉兴趣的谈话终结，为的是要对他说句什么话。

“你结婚以后好多方面都变了，而且是变好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向基蒂微笑着，对于这场谈话似乎也不怎么感兴趣，“但是你那种好发怪论的脾气却仍然没有改变。”

“卡佳，你站着不好呢，”她丈夫说，给她搬过来一把椅子，意味深长地向她望着。

“啊，现在也没有时间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看见孩子们跑出来了，补充说。

在大家前头，塔尼娅穿着绷紧的长统袜，斜着身子奔跑着，挥舞着篮子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帽子，她一直向他跑来。

大胆地跑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面前，她那酷似她父亲的美丽的眼睛闪烁着，她把他的帽子递给他，做出要替他戴上的姿势，用她那羞涩的优美的微笑来冲淡她的放纵行为。

"瓦莲卡在等着哩，"她说，小心地替他戴上帽子，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微笑看出来她可以这样做。

瓦莲卡穿上黄色印花布连衣裙，头上包着雪白的头巾，正站在门口。

"我就来，我就来了，瓦尔瓦拉·安德列耶夫娜①，"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喝完了咖啡，把手帕和烟盒分放在口袋里。

"我的瓦莲卡多迷人啊！呃？"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刚站起身来，基蒂就对她丈夫说。她说得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得见，她显然是有心要使他听见的。"她多美呵，那么一种高尚的美！瓦莲卡！"基蒂叫着。"你们会去水车场的小林子里吗？我们会来找你哩。"

"你完全忘了你的身体，基蒂！"老公爵夫人急忙走到门边说。"你不能像这样子叫啊。"

瓦莲卡，听到基蒂的声音和她母亲的责备，就迈着轻快迅速的步子跑到基蒂面前来。她的动作的灵活，弥漫在她那生气勃勃的脸上的红晕，一切都泄露出在她心里正起着不平常的变化。基蒂知道那不平常的事是什么，尽在留神地注视着她。她现在叫瓦莲卡，不过是为了那在基蒂想来今天饭后一定会在森林里

---

① 瓦莲卡的本名和父名。

发生的重大事情而在心中给她祝福罢了。

"瓦莲卡，假使有某种事情要发生的话，我一定会快活得很哩，"她一面吻她，一面低声说。

"您和我们一同去吗？"瓦莲卡慌乱地对列文说，装着没有听见基蒂说的话。

"我要去的，可是只到打谷场就停下来。"

"哦，你到那里去有什么事？"基蒂说。

"我去察看一下新买来的货车，查一查货单，"列文说；"那么你去什么地方呢？"

"凉台上。"

二

所有的妇人都聚集在凉台上。她们总喜欢在午饭后坐在那里，但是那天她们在那里还有别的事。除了大家在忙着的缝婴儿贴身衣和编织束襁褓的带子，那天下午在凉台上还用在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看来是新的方法，不加水煮制果酱。基蒂把她娘家用过的新方法采取过来。一向受委托来担任煮制果酱工作的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认为列文家所用的方法是不会错的，仍旧把水渗进了草莓里，坚持说非这样做不行。她做这事给人察觉了，现在当着大家的面在煮果酱，就是要确凿地证明给她看，不加水也可以制好果酱。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满脸通红，怒容满面，头发蓬乱，瘦削的手臂露到肘节，正在炭炉上转动煮果酱的锅子，阴沉地望着草莓，满心希望着它们会凝结，煮不好。公爵夫人觉察出阿加

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愤怒是对她而发的，因为她是煮草莓果酱的主要顾问，就竭力装出她在想别的事情，对于果酱毫不感兴趣的样子，她谈着别的事，却斜着眼朝火炉偷偷地望着。

"我老是亲自去替我的使女买便宜料子的衣服，"公爵夫人说，继续着刚才的谈话。"现在是不是该撇去浮沫了，亲爱的?"她向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加上说。"完全用不着你亲自去做呀，而且热得很呢，"她说，阻止着基蒂。

"我去做吧，"多莉说，于是立起身来，她小心地把勺子在起泡的糖液上面撇过，不时地把勺子在一只布满了黄红色浮沫和血红色糖浆的碟子上面敲着，把粘在勺上的东西敲落下来。"他们喝茶的时候会多么甜滋滋地把这个舔光啊!"她想到她的小孩们，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如何看到大人们不吃这最好的东西——果酱的浮沫而感到奇怪。

"斯季瓦说还是给钱的好，"多莉说，又接着谈起赏给仆人什么好这个有趣的话题。"但是……"

"怎么能给钱呢!"公爵夫人和基蒂异口同声地叫着。"他们顶看重礼物。"

"哦，比方去年，我给我们的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买了一件不是罗缎，但是像那一类的衣料，"公爵夫人说。

"我记得在您的命名日那天她还穿着哩。"

"花样很好看，那么朴素而又雅致，要不是她没有的话，我真想给自己做一件呢。有点像瓦莲卡身上穿的。真是价廉物美。"

"哦，我想现在已经好了，"多莉说，让糖浆从勺子里滴下来。

"有丝的时候就可以了。再稍微煮煮吧，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

“这些苍蝇！”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愤怒地说。“反正是一样，”她补充说。

“噢！它多可爱！别惊动了它！”基蒂看见一只麻雀停在栏杆上，翻转草莓梗在啄着，突然这样说。

“是的，可是你离火炉远一点吧，”她母亲说。

“A propos de 瓦莲卡，①”基蒂用法语说，她们不让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听懂她们的话的时候总是用法语。“您知道，妈，我真希望事情在今天决定呢！您明白我的意思。那会多么美好啊！”

“她可真是一个高明的媒人啊！”多莉说。“她多么费尽心机地把他们拉在一起！”

“不，告诉我，妈妈，您怎样想？”

“我怎样想吗？他（他是指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什么时候都可以在俄国找到最好的配偶；现在，自然，他已经不怎样年轻了，可是我知道就是现在许许多多的女子仍然会高兴嫁给他……她是一个很好的姑娘，但是他也许……”

“不，妈妈，您要明白，为什么不论对于他或是对于她都想像不出更美满的姻缘来了。第一，她简直迷人！”基蒂说，屈起一个手指。

“他十分中意她，那是一定的，”多莉附和着。

“其次，他有这样的社会地位，他完全不需要妻子的财产或地位了。他只需要一个善良、可爱而又文静的妻子。”

“哦，和她在一起，他一定可以得到安静，”多莉又附和说。

“第三，她一定会爱他，那也是……总之，会是非常美满的！

① 法语：顺便谈谈瓦莲卡的事吧。

……我期望他们从树林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决定了。我从他们的眼色立刻可以看出来。我会多么高兴啊！你认为怎样，多莉？”

“可是别太兴奋了；你完全用不着兴奋啊，”她母亲说。

“啊，我并没有兴奋，妈妈。我想他今天会求婚哩。”

“噢，一个男子怎么样、在什么时候求婚，那真是多么不可思议呀……好像有一道障碍似的，一下子就给摧毁了，”多莉回忆着自己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过去的事，带着沉思的微笑说。

“妈妈，爸爸是怎样向您求婚的？”基蒂突如其来地问。

“没有什么特别的，简单得很哩，”公爵夫人回答，可是她的脸还是因为回忆往事而容光焕发了。

“不，怎样的呢？在您还不便说以前您心里就已经爱上了他吗？”

基蒂现在能够以平等的资格和她母亲谈论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问题，这使她感到一种特别的愉快。

“自然是爱上了；他常到我们乡下的家里来。”

“但是怎样决定的呢，妈妈？”

“我猜想你一定以为自己发明了新的花样吧？都是这样的：由眼神，由微笑来决定的……”

“您说的多恰当，妈妈！正是由眼神，由微笑来决定的哩！”多莉附和着。

“可是他说了些什么话呢？”

“科斯佳对你说了些什么呢？”

“他用粉笔写下来的。真奇怪啊……仿佛是好久以前的事一样！”她说。

于是三个妇人都开始默默地想着同样的事。基蒂是第一个打破沉默的。她回忆起她结婚前的那整个冬天和她对弗龙斯基

的迷恋。

“有一件事……瓦莲卡从前的恋爱史，”她说，由于一种自然的联想使她想到了这一点。“我总想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一说，使他心里有所准备。他们——所有的男子，”她补充说，“对于我们的过去都嫉妒得很的。”

“并不都是，”多莉说。“你是根据你丈夫来判断的。就是现在，他想起弗龙斯基都痛苦。是真的吧？是不是？”

“是的，”基蒂回答，眼睛里带着沉思的笑意。

“可是我真不明白，”母亲插嘴道，由于她对女儿的母性的关怀而起来辩护，“你的过去有什么可以使他烦恼的？因为弗龙斯基追求过你吗？那种事每个少女都有过的哩。”

“啊，但是我们不是说那个，”基蒂说，微微涨红了脸。

“不，听我说吧，”她母亲继续说，“那时你自己不让我去和弗龙斯基谈。你记得吗？”

“啊，妈妈！”基蒂带着痛苦的表情说。

“如今不能管束你们年轻人……你们的关系并没有越轨的地方，要不然，我一定会亲自去和他说个明白的。可是，亲爱的，你兴奋可不行的呀。请记着这个，镇静点吧。”

“我非常镇静哩，maman。”

“那时候安娜到来，结果对于基蒂反而是多么幸运，”多莉说，“而对于她是多么不幸啊。适得其反，”她说，由于她自己的思想感到震惊。“那时安娜是那么幸福，基蒂感觉到自己不幸。现在适得其反。我常想着她呢！”

“你倒想着一个好人哩！一个可怕的、讨厌的、没有心肠的女人，”她母亲说，对于基蒂没有嫁给弗龙斯基，却嫁给了列文始终耿耿于怀。

“你何苦要谈这个呢？”基蒂恼怒地说。“我不想这个，我也不要去想……我不要去想，”她听到她丈夫踏上凉台台阶的熟悉的脚步声，说。

“你不要想什么呢？”列文走上凉台说。

但是谁也不回答他，他也就不再问了。

“我很抱歉，我闯进了你们女人的王国，”他说，不满地朝大家望着，觉察出她们在谈论不愿在他面前谈的话。

一刹那，他感到他和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抱着同感，对于不加水去煮制果酱这件事，以及一般地对于外来的谢尔巴茨基家的影响很不满意。但是他微笑着，走到基蒂面前。

“哦，你好吗？”他问她，用现在大家都是那样看她的那种表情望着她。

“啊，很好哩，”基蒂微笑着说，“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货车可以装旧大车三倍的东西。哦，我们要去接孩子们吗？我已经吩咐把车套好了。”

“什么！你要叫基蒂坐马车吗？”她母亲责备说。

“是的，慢步走，公爵夫人。”

列文从来没有管公爵夫人叫过maman，像一般人叫他们的岳母那样，因此使公爵夫人很不高兴。但是虽然列文喜欢而且尊敬公爵夫人，他却不能够那样叫她，他如果要那样叫她，就一定会感觉得亵渎了对自己死去的母亲的情感。

“和我们一道去吧，maman，”基蒂说。

“我不愿意看到这样的轻举妄动。”

“哦，那么我步行吧。走走对我是好的。”基蒂站起来，走到她丈夫面前去，挽住他的胳臂。

“也许对你是好的，但是一切都要有节制，”公爵夫人说。

"哦，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果酱做好了吗？"列文说，对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微笑着，想使她快活起来。"新法子好吗？"

"我想很好。照我们的办法，这煮得太久了。"

"这样更好，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即使我们的冰已经融化，我们没有地方贮藏它，它也不会发酸，"基蒂说，立刻觉察出来她丈夫的用意，怀着同样的心情对这老管家说。"可是你的腌菜真好极了，妈妈说她从来没有尝过这么好吃的呢，"她补充说，微笑着，理了理她的头巾。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愤怒地望着基蒂。

"您用不着安慰我哩，夫人。我只消看着你和他在一起，我就觉得高兴了，"她说，在"和他在一起"这句粗鲁而亲切的话里有什么地方打动了基蒂。

"和我们一道去采蘑菇吧，你可以告诉我们最好的地点。"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微笑着，摇摇头，好像是在说："我真想又要生您的气了，可是我不能够。"

"请照我的话做吧，"公爵夫人说；"拿纸盖上果酱，用甜酒浸湿，这样，就是没有冰，也决不会发霉。"

三

基蒂特别高兴有机会和她丈夫单独在一起，因为她注意到在他走进凉台，问她们在说什么，却没有得到回答的时候，在他的脸上闪过一种痛苦的神色，他的脸总是那么迅速地反映出他的一切情感的。

当他们在别人之先步行出发，走到看不见房子，走上了那踏平了的、多尘的、布满黑麦穗和谷粒的大路的时候，她更紧紧地挽住他的臂膀，使它紧贴着她的身体。他已经忘记了那一时的不愉快的印象，和她单独在一起，现在一心想着她快做母亲，他感到了和自己所爱的女人相接近的一种完全超脱于形骸之外的、新的美好的幸福。本来没有什么可说的，可是他渴望听到她的声音，自从她怀孕以来，她的声音也同她的眼睛一样地变了。在她的声音里，像在她的眼神里一样，有一种类似专心致力于某种心爱的事业的人所常有的温柔而严肃的神情。

“你真的不会疲倦吗？再靠近我一点吧，”他说。

“不，我很高兴有机会和你单独在一起，我应该承认，虽然我和他们在一起是快乐的，可是我老是怀念着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的去年冬天的晚上。”

“那样好，这样却更好。两样都好呢，”他说，紧握着她的手。

“你知道你进来的时候我们在谈什么吗？”

“谈果酱吧？”

“是的，也谈了果酱；可是以后，就谈到男子怎样求婚的事情上面来了。”

“噢！”列文说，与其说是在听她所说的话，毋宁说是在听她的声音，尽在注意着现在正穿过树林的道路，避开她也许会摔交的地方。

“而且谈了谢尔盖·伊万内奇和瓦莲卡。你注意到吗？……我非常希望这成为事实，”她继续说。“你对这个怎样想呢？”说着，她注视着他的面孔。

“我不知道怎样想好，”列文微笑着回答。“在这点上谢尔

盖·伊万内奇在我看来是很奇怪的。要知道，我告诉过你……”

“是的，他和那个死了的女子恋爱过……”

“那是在我还是小孩的时候的事；我是从别人口中听来的。我记得那时候的他。他非常可爱。但是从那时起我就观察过他对女人的态度：他很亲切，有的他也很喜欢，但是我感觉得好像对于他，她们只是人，并不是女人。”

“是的，但是现在和瓦莲卡……我总觉得有点什么……”

“也许有……不过我们得知道他的为人……他是一个特殊的、奇怪的人。他只过着精神生活。他为人太纯洁太高尚了。”

“怎么？这难道会贬低他吗？”

“不，但是他是这样过惯了精神生活，因而他是脱离实际的，而瓦莲卡却是实事求是的。”

列文现在已经习惯于大胆说出自己的思想，不费心思去推敲词句；他知道，他妻子，在像现在这样情意缠绵的时候，只消他稍加暗示就会明白他所要说的意思，而她也真的明白了。

“是的，可是她恐怕还不如我实际哩；我知道他是决不会爱我的。但她却是彻头彻尾超凡脱俗的。”

“啊。不，他倒非常喜欢你呢，当我的亲人喜欢你的时候我总是非常高兴的……”

“是的，他对我很亲切，但是……”

“这不像和可怜的尼古连卡那样……你们彼此才真是喜欢哩，”列文代她说完了。“为什么不说起他呢？”他补充说。“我有时责备自己没有说起他，结果就会把他忘了。噢，他是一个多么可怕又多么可爱的人呀！……是的，我们在谈什么呢？”列文沉吟了片刻，说。

“你想他不可能恋爱吗？”基蒂换成自己的语言说。

“也并不是一定不可能恋爱，”列文微笑着说，“但是他没有那种必要的弱点……我总是羡慕他，就是现在，我这么幸福的时候，我也还是羡慕他。”

“你羡慕他不能恋爱这一点吗？”

“我羡慕他比我强，”列文微笑着说。“他不是为自己生活。他的全部生活都服从于他的义务。这就是他能够平静和满足的理由。”

“你呢？”基蒂问，带着一种讽刺的、充满爱意的微笑。

她不能够表达使她微笑的那一连串的思想；但是最后的结论是，她丈夫在赞扬他哥哥，贬低自己这一点上是不十分真实的。基蒂知道这种不真实是由于他对他哥哥的爱，是由于自己过份幸福而感到的羞愧心情，特别是由于他那种不断要求改善的心而来的；她爱他这点，所以她微笑了。

“你呢？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她问，还是带着那同样的微笑。

她不相信他对自己有什么不满意，这使他很高兴，他不自觉地竭力逗引她说出她不相信的理由来。

“我很幸福，但是不满意自己……”他说。

“你既是幸福，你怎么会不满意自己呢？”

“哦，我怎么说好呢？……在我的心里，除了要使你不跌交以外，我什么也不希望了。啊呀，可是你决不能像那样跳啊！”他叫着，中断了谈话去责备她，因为她在跨过横在路上的一根树枝的时候动作过分迅速。“但是当我反躬自问，拿我自己和别人，特别是和我哥哥比较的时候，我简直觉得自己不好。”

“可是在哪一点上？”基蒂还是带着同样的微笑追问。“你不是也在为别人工作吗？你的田庄，你的农事，你的著作都不算数

吗？……”

“不，但是我觉得，特别是现在——这都是你的过错，”他说，紧握着她的手。“觉得那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我做那些事是并不热心的。要是我能够爱那一切工作像爱你一样就好了！……可是最近我做那些事简直好像是应付差事一样。”

“哦，关于我爸爸，你怎样说呢？”基蒂问。“难道因为他没有做公益事业，他也不好吗？”

“他？不！但是人应该具有你父亲那种单纯、坦白和善良的心地：这些我有吗？我什么也没有做，我为这发愁。这都是你搞的。在没有你——以及这个以前，”他望了一眼她的身子说，她明白了他的意思。“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现在我不能够了，我感到羞愧；我做那些事好像应付差事一样，我假装着……”

“那么，你现在愿意和谢尔盖·伊万内奇对调吗？”基蒂说。“你愿意像他那样从事公益事业，热爱分派到自己头上的差事，除此以外再也不需要别的什么吗？”

“自然不！”列文说。“但是我是这么幸福，我什么都不明白了。那么你想他今天会向她求婚？”他静了一会之后补充说。

“我是这样想，又不这样想。只是，我真非常希望他这样呢。等一等。”她弯下腰，摘下路旁的一朵野甘菊。“来，数吧：他会求婚，他不会求婚，”她说，把花交给了他。

“他会求婚，他不会求婚，”列文说，把狭长的白花瓣一片片扯下来。

“不对，不对！”基蒂抓住他的手止住他，她一直在兴奋地注视着他的手指。“你一次扯了两片哩。”

“那么，我们就不要数这片小的了，”列文说，扯下一片还没有长完全的小花瓣。“马车追上我们了。”

“你不累吗，基蒂？”公爵夫人叫着。

“一点也不。”

“你要是累，就坐上车来，马很驯顺，而且走得很慢哩。”

但是用不着坐车了，他们快到地点了，于是大家一道步行走去。

四

瓦莲卡的黑发上包着一条白头纱，身边环绕着一群孩子，正和蔼而快活地为他们忙着，而且显然因为她所喜欢的男子可能向她求婚而非常兴奋，她的样子十分动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她并肩走着，不住地欣赏她。望着她，他回忆起他听见她说过的一切动人的话语，他所知道的她的一切优点，他越来越感觉到，他对她所抱着的感情是一种很罕有的感情，这种感情他在好久好久以前，只在他的青年时代感到过一次。接近她所产生的快感不断加强，一直达到这样的地步，当他把他采到的一只细茎的、菌边往上翻的大桦树菌放到她的提篮里的时候，他望着她的眼睛，看到她满脸的那种激动的又惊又喜的红晕，他自己也张惶失措了，默默地、含情脉脉地向她微微一笑。

“要是这样，”他心中暗暗地说。“我就得仔细想想，作出个决定，不要像个男孩子一样，由于一时的冲动，就神魂颠倒了。”

“现在我要一个人去采蘑菇，不然我的成绩就显不出来了，”说着，他就独自一人离开了树林的边缘——他们正在那里的疏疏落落的老桦树林中如丝的小草上走着——走进树林深处，那儿在白桦树中间长着银灰树干的白杨和暗色的榛丛。谢尔盖·

伊万诺维奇走了大约四十步的光景，走到长着浅红和深红的、耳垂状的繁花的卫矛树丛后面，他知道没有人看得见他，就站住不动了。周围一片寂静。仅仅在他正在那下面站着的桦树上面，一群苍蝇一会也不安静地嗡嗡着，像一窝蜜蜂一样，有时也传来孩子们的声音。突然间，从距离树林边缘不远的地方发出瓦莲卡呼唤格里沙的女低音，他欢喜得笑逐颜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意识到这微笑，对自己这种情况很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取出一支雪茄烟，开始点燃它。他很久在桦树干上擦不着一根火柴。柔润的白树皮粘住了黄磷，火就熄灭了。最后有一根火柴燃着了，雪茄的芬芳的烟像一条齐整的、宽宽的飘荡的布一样，飘向前，荡上去，缭绕在桦树的垂枝下的灌木丛上面。注视着这一片烟雾，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慢慢地走着，一边考虑着自己的处境。

"为什么不呢？"他想。"万一这只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万一我感到的只是一种吸引，一种相互的吸引（我可以说是**相互的**），但是又觉得这是违反我平生的习性的，要是我觉得屈服于这种吸引之下，我就背叛了我的事业和义务呢……但是事情并非如此。我说得出的唯一的反对理由，就是当我失掉玛丽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过，我要对她永不变心。这是我唯一说得出的反对自己的感情的理由……这是很重要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自言自语，同时却又觉得这种顾虑在他个人说来是无关紧要的，只不过在别人眼里会破坏了他所扮演的富有诗意的角色罢了。"可是，除此以外，无论如何我也找不出可以反对我的感情的理由。如果单凭理智来挑选的话，我也不可能找出比这更美满的了。"

他无论怎样回忆他所认识的妇人和姑娘们，他也想不起有一个姑娘具备如此多的美德，那是像他经过冷静考虑之后希望他的妻子全部具有的。她有少女的魅力和鲜艳，但是她已经不

是小孩了，如果她爱他，她是有意识地、以一个妇人应该具有的爱情来爱他的；这是一。其次：她不但毫不俗气，而且显然很厌恶庸俗的上流社会，但同时却很懂世故，具备着上流社会的妇女处世为人的一切举止，一个终身伴侣不具备这些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来是不能设想的。第三：她是虔诚的，但是并不像小孩一样，譬如像基蒂那样，无意识地虔诚和善良；她的生活是建立在宗教信仰上的。甚至最细微的地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都发现她身上具备着他渴望他妻子应该具有的一切：她出身贫苦、孤单，所以她不会把自己的一群亲戚和他们的影响带到丈夫家庭里，像他现在所看见的基蒂的情形。她一切都要仰赖她丈夫，他一向就希望他未来的家庭生活会是这样的。而这位身上具备着这一切美德的姑娘，爱上了他。他是一个谦虚的人，但是也不能不看出这一点。而他也爱她。还有一种顾虑——就是他的年纪。但是他的家族是长寿的，他的头上没有一丝白发，谁也不会以为他是四十岁的人，而且他想起瓦莲卡曾经说过，只有俄国人才一到五十就自命老了，在法国，五十岁的人还认为自己正dans la force de l'âge①，而四十岁的人还是un jeune homme②哩。当他觉得自己的心情像二十年前那样年轻，年龄多大又算得了什么呢？当他又走到树林边，在夕阳斜照里，看见瓦莲卡的雍容优雅的风姿，她穿着黄衣服，提着篮子，姗姗走过老桦树旁，当瓦莲卡的动人的姿态和使他叹赏不已的美景——浸在夕阳中的变黄了的麦田和点缀着黄斑的古树正消失在遥远的蔚蓝色天边——融合成一片的时候，他不是觉得年轻了吗？他的心快乐地跳动着。一股柔情迷住了他。他觉得他已经打定主意了。刚刚弯下腰

① 法语：年富力强。

② 法语：年轻人。

去采一只蘑菇的瓦莲卡，灵活地站起身来，回头一望。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扔掉雪茄烟，迈着坚决的步伐向她走去。

五

"瓦尔瓦拉·安德列耶夫娜，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心里就定下了我会热爱和乐意称她为我的妻子的女人的理想。过了漫长的岁月，我现在才破天荒第一次在您身上发现了我所追求的。我爱您，我向您求婚。"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自言自语，那时他离瓦莲卡只有十步远了。她跪着，用胳臂护着几只蘑菇不让格里沙抢去，一边呼唤着小玛莎。

"来呀，来呀！孩子们！这儿很多哩！"她用圆润悦耳的声音说。

看见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过来，她没有起身，也没有改变姿势；但是一切迹象都使他觉出，她感到他走近了，而且心里很高兴。

"怎样，您找到一些吗？"她从白头巾里面问，扭过她那带着温柔的微笑的美丽面孔向着他。

"一个也没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您呢？"

她没有回答，因为她正忙着照顾她周围的孩子们。

"那儿还有一个，就在树枝旁边，"她说，指着一个小蘑菇，富有弹性的玫瑰色菌顶上横压着一根干草，它是从草底下长出来的。她立起身来，那时玛莎把蘑菇拾起来，掰成两片雪白的菌块。"这使我想起我的童年，"她补充说，离开孩子们和谢尔盖·伊万

诺维奇并着肩走去。

他们默默地走了几步。瓦莲卡看出他想说什么；她猜着那是什么，又惊又喜的心情几乎使她昏过去了。他们走到远得谁也不会听见他们的话了，但是他还不开口。瓦莲卡最好还是沉默。沉默以后，总比谈了菌子以后，再谈他们想说的话容易得多；但是事与愿违，仿佛是出于偶然一样，瓦莲卡说：

“那么您什么也没有找到?不过，树林里面蘑菇总是少的。”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叹了口气，没有回答。他因为她谈起蘑菇而感到困恼。他想把她引到她最初所谈的关于她的童年的话题上去；但是违反自己的本意，沉默了一会儿，他却回答了她最后的话：

“听说只有白菌才多半生在树林边上，但是我连白菌是什么模样都辨别不出哩。”

又过了一会儿，他们走得离孩子们更远了，只剩下他们两个了。瓦莲卡的心跳动得那样厉害，以致她都听见它的通通的跳声，她感到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在施塔尔夫人家过了那种寄人篱下的生活以后，做科兹内舍夫这样男人的妻子，在她看来似乎是莫大的幸福了。除此以外，她差不多深信她已经爱上了他。而现在就要有所决定了，她很害怕：有时候害怕他说，有时候又害怕他不说。

他必须趁现在这个机会说，要么就永远也不说了；这一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感觉到了。在瓦莲卡的眼色里、在她的红晕里、在她的俯视的眼睛里、在这一切表情里，都流露出痛苦的期待的神情。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看出来，替她很难过。他甚至感到现在什么都不说就等于侮辱了她。他在心里迅速地重温了一遍支持他的决心的理由。他心里也暗暗温习了一遍他打算用来

求婚的言语；但是他没有说这些话，不知什么突如其来的想头却使他问道：

“桦树菌和白菌究竟有什么区别？”

瓦莲卡的嘴唇激动得颤抖起来，当她回答说：

“菌帽上差不多没有分别，只是菌茎不同而已。”

一说完这些话，他和她就都明白事情已经过去了，应该说出口的不会说了，他们的达到顶点的激动情绪平静下来了。

“看见桦树菌的根，就使人想起黑人的两天没有刮过的胡子，”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平静地说。

“是的，这是真的，”瓦莲卡微笑着回答，他们散步的路线不知不觉地就改变了。他们开始回到孩子们那里去。瓦莲卡觉得又痛苦又羞愧，同时她又体验到一种轻松的感觉。

回到家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又回忆起他所有的理由，结果发现自己最初判断错了。他不能对Marie① 负心。

“安静点，孩子们，安静点！”列文甚至恼怒得叫起来，一边站在妻子面前护着她，当那一群孩子欢天喜地地叫喊着迎面冲来的时候。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瓦莲卡跟在孩子们后面，走出了树林。基蒂用不着问瓦莲卡；她从他们两个人脸上的平静而有点羞愧的神情上，就明白她的计划并没有实现。

“喂，怎么样？”回家的路上，她丈夫问她。

“没有上钩，”基蒂说，她的笑容和说话的态度使人想起她父亲，列文常常很满意地注意到她身上这一点。

“怎么不上钩？”

① 法语：玛丽。

"就是这样，"她说，拉住她丈夫的手，举到嘴唇边，抿紧嘴唇轻轻地碰了一下。"就像吻教士的手一样。"

"谁不上钩呢？"他笑着说。

"两方面。本来应当像这样的……"

"有农民来了……"

"不，他们看不见的。"

六

小孩们喝茶的时候，大人们就坐在凉台上，仿佛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一样地聊着天，虽然所有的人，特别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瓦莲卡，心里都明白曾经发生过一桩不愉快、但却非常重要的事。他们两人体验到同样的心情，就像一个考试不及格、要留级或者永远从学校里开除出去的学生感觉到的一样。所有在场的人，也感觉到发生过什么事，活跃地谈着毫不相干的题目。那天晚上，列文和基蒂觉得格外地幸福，分外地相亲相爱。他们的情意缠绵的幸福，本身就含着一种使那些渴望幸福却得不到的人感到不痛快的作用，使他们觉得很难为情。

"记住我的话吧，Alexandre不会来了，"老公爵夫人说。

今天晚上他们在等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坐火车来，老公爵来信说他也许会来。

"而且我知道为什么，"公爵夫人继续说。"他说应该让新婚夫妇清清静静地过一阵。"

"爸爸真的扔下我们不管了。我们没见过他的面，"基蒂说。"我们怎么能算新婚夫妇呢？我们已经是老夫老妻了！"

“他要不来，我就要向你们告别了，孩子们，”老公爵夫人伤心地叹了口气说。

“噢，你怎么啦，妈妈！”两个女儿异口同声地责难说。

“想想他是怎样的心情？哦，现在……”

突然间，老公爵夫人的声音完全出人意外地颤抖起来。她的女儿们默不作声了，交换了一下眼色。“Maman总是自寻烦恼，”她们的眼光好像这样说。但是她们不知道，不论她同女儿们在一起有多么好，不论她觉得她多么需要在这里，但是自从他们把最后一个爱女嫁出去，家里的巢变得荒凉了的时候，她就为自己和她丈夫痛苦极了。

“什么事，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基蒂突然向带着神秘而郑重其事的表情站在她面前的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

“晚饭的事。”

“噢，对了，”多莉说。“你去安排吧，我要去照料格里沙温习功课。他今天什么都没有做。”

“是该我去上课！不，多莉！我去，”列文说，跳起来。

格里沙已经进了中学，暑假应当复习功课。在莫斯科的时候，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就同她儿子一道学习拉丁文了，来到列文家就规定每天至少跟他一起复习一次最难的功课——拉丁语和数学。列文自告奋勇来代替她；但是这位做母亲的有一次听列文教课，发现他没有按照莫斯科的老师的辅导方法教这孩子，虽然很难为情而且极力要不得罪列文，却果断地对他表示，一定要像老师那样照着课本进行，不然还是由她自己来教的好。列文因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尽父亲的职责，不亲自教育儿子，却把教育儿子的责任推给不懂教育的母亲，心里很不痛快；又因为教师把孩子教得那么糟，心里也很不痛快；但是他答应他

的姨姐按照她的意思教课。因此他不按照自己的方式，却照着书本来教格里沙，因此就勉勉强强的，常常忘记上课的时间。今天的情形也是这样。

“不，我去，多莉，你坐着吧，”他说。“我们会好好地按照课本进行的。不过斯季瓦来了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打猎，那时我们就要旷课了。”

于是列文找格里沙去了。

瓦莲卡对基蒂也说了同样的话。甚至在列文的井井有条的幸福家庭里，瓦莲卡也能想法帮帮忙。

“我去照料晚饭，你坐着别动，”她说，起身朝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走去。

“好吧，好吧，他们大概找不到小鸡，那么就用我们自己的……”基蒂回答。

“我跟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商量着办吧，”于是瓦莲卡就和那老管家一道走了。

“多么可爱的姑娘啊！”老公爵夫人说。

“不是可爱，maman，而是多么迷人，再也没有像她这样的人了。”

“这么说，你们以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今晚会来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显然不愿意继续谈瓦莲卡的事。“再也难以找到比这两位连襟更不相像的人了，”他带着精明的微笑说。“一个总在活动，好像水里的鱼一样总在交际场中过活；而另一个，我们的科斯佳，活跃、伶俐、非常敏感，但是一到交际场中就好像鱼儿离了水一样，要么就呆愣愣的，要么就乱跳乱动！”

“是的，他很粗心大意哩，”公爵夫人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我正想请您同他讲讲，她（她指的是基蒂）万万不能留在这

里，一定要到莫斯科去。他说要请个医生来……”

“Maman，他一切都会办好，一切都会同意，”基蒂说，因为她母亲居然要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过问这种事心里很懊恼。

在谈话中间，他们听到林荫道上传来马的喷鼻声和车轮在砂砾路上行驶的辚辚声。

多莉还没有来得及站起来去迎接她的丈夫，列文就已经从下面他正在教格里沙功课的房间的窗子里跳出去，把格里沙也扶下去了。

“斯季瓦来了！”列文从凉台下面呼喊。“我们已经读完了，多莉，不要担心！”他补充说，一边像个小男孩一样奔跑着去迎接马车了。

“Is，ea，id，ejus，ejus，ejus，”① 格里沙一边沿着林荫道跳跃而去，一边叫喊。

“还有个什么人和他在一起哩。一定是爸爸！”列文喊道，停在林荫道的入口。“基蒂，不要从那么陡的台阶上下来，绕点路吧。”

列文把坐在马车里的那个人当成老公爵，但是他弄错了。当他走近马车的时候，他看见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并肩坐着的不是老公爵，而是一个戴苏格兰小帽、帽子后面飘舞着长长的缎带的漂亮而结实的年轻人。这是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谢尔巴茨基家的姑表兄弟，彼得堡—莫斯科一个鼎鼎大名的年轻人。“一个极其出色的家伙，一个热爱打猎的人，”像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介绍的时候说的。

韦斯洛夫斯基，丝毫也没有因为自己代替老公爵来临所引

---

① 拉丁文：他，她，它；他的，她的，它的。

起的失望而感到不安，他同列文兴致勃勃地寒暄，提醒说他们以前见过，越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带来的猎狗身上把格里沙抱进马车里去。

列文没有坐上马车，跟在后面走。列文因为那位他越是了解就越加敬爱的老公爵没有来，又因为这个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一个完全多余的陌生人竟然来了，心里有些不痛快。当列文走到门口——所有的成年人和孩子都已经闹哄哄地聚在那儿了，——看见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用特别温柔和献媚的姿态吻基蒂的手的时候，他越发不痛快了。

“我和您的妻子是cousins①，而且也是老朋友，”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说，又紧紧地握了握列文的手。

“哦，这儿有野味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几乎还没有来得及向每个人招呼，就对列文说。“我同他的野心可大得很哩。怎么，maman，从那时候起他们就没有到过莫斯科。喂，塔尼娅，这是给你的！请到车后面去取吧，”他面面俱到地说，“你的样子多么精神，多莉，亲爱的！”他对他妻子说，又吻她的手，一只手拉着她的手，用另一只手抚摸着它。

一会以前还处在最愉快的心境中的列文，现在愁闷不乐地观望着一切，一切他都不中意了。

“他这张嘴昨天吻过谁呢？”他望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同他妻子那种情意缠绵的神情，沉思起来。他望望多莉，她也使他不高兴起来。

“她并不相信他的爱情。那么她为什么这么高兴呢？真叫人讨厌！”列文沉思。

---

① 法语：表兄妹。

他望着一会以前他觉得那么和蔼可亲的公爵夫人，他不喜欢她欢迎那个戴着帽带的瓦先卡就像欢迎他到自己家里来的那副神气。

甚至那个也走到台阶上，带着一脸装模作样的友好神情来迎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使他很不痛快，其实列文是知道他哥哥既不欢喜又不尊敬奥布隆斯基的。

而那个带着sainte nitouche①的神情同这位绅士结识、其实满脑子只想着怎样嫁人的瓦莲卡的那副模样，也引起了他很大的反感。

但是最使人反感的是基蒂，因为她居然跟这位认为他到乡下来对人对己都是一桩大喜事的绅士谈笑风生，尤其是她报以微笑时的笑容使他很不愉快。

所有的人一边喧哗地谈着，一边都走到房里去；他们大家刚坐下，列文就扭身出去了。

基蒂看出她丈夫发生了什么事。她想抓住一个机会同他单独谈一谈；但是他匆匆地从她身边走开，说他得去账房一趟。他老早就不像今天晚上那样把经营农业当作一桩了不起的事了。"对于他们，每天都是良辰佳节，"他想。"但是这儿可没有良辰佳节那种事，事情不能等待，不工作就无法生活。"

七

直到打发了人去请列文吃晚饭，他才回家来。基蒂和阿加菲

---

① 法语：假正经的女人。

娅·米哈伊洛夫娜站在楼梯上，在商量开饭时摆什么酒。

"什么事这样fuss①？预备照例的那种酒就行了。"

"不，斯季瓦不喝哩……科斯佳，等一等，你怎么啦？"基蒂急急忙忙地跟在他后面说，但是他并不等待她，却无情地迈着大步走进餐室里去，立刻参加到以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为支柱的全体的热烈的谈话中去了。

"我们明天就去打猎，怎么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

"我们去吧，"韦斯洛夫斯基说，移过去坐在另外一把椅子上，侧着身子坐着，一条胖腿架在另外一条上面。

"我十分高兴，我们去吧。你今年打过猎吗？"列文对韦斯洛夫斯基说，聚精会神凝视着他的腿，可是却带着基蒂所熟悉的那种最不适合他的强颜欢笑的神情。"不知道我们找不找得到松鸡，不过有很多山鹬。但是得早点去才行。你们不疲倦吗？你不是疲倦了吗，斯季瓦？"

"我疲倦了？我还从来没有疲倦过哩。我们通宵不睡吧！我们去散散步。"

"真的，我们别睡觉吧！妙极了！"韦斯洛夫斯基表示同意说。

"你可以不睡，而且也能不让别人休息，这一点我们倒是都相信的，"多莉对她丈夫说，她现在一对她丈夫说话就流露出微微讥讽的口吻。"但是按我看，现在已经到时候了……我走啦，我不吃晚饭了。"

"不，你留一会儿，多林卡，"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从他们正在吃饭的大饭桌后面移到她身边。"我还有很多话要对你说

---

① 英语：小题大做。

呢。”

“大概，没有什么可说的吧。”

“你知道，韦斯洛夫斯基到安娜那里去过。他又要到他们那里去了。你知道，离这里只有七十里的路程。我也一定要去的。韦斯洛夫斯基，到这边来！”

瓦先卡转移到妇女们那里去，同基蒂并肩坐下。

“啊，请说给我听听，你到过她那里吗？她怎么样？”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对他说。

列文留在桌子那一头不动，虽然不停地和公爵夫人同瓦莲卡闲谈着，还是看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多莉、基蒂和韦斯洛夫斯基中间在进行着生动而神秘的谈话。不仅如此，他还在他妻子的脸上看到一种严肃认真的神色，当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正在有声有色地讲什么的瓦先卡的漂亮面孔的时候。

“他们那里好得很哩，”瓦先卡讲的是弗龙斯基和安娜。“自然，我不敢贸然加以判断，不过在他们家里，你感觉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他们打算做些什么呢？”

“好像，他们冬天要去莫斯科。”

“我们都到他们那里聚会一下有多好哩！你什么时候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瓦先卡。

“我要到他们那里过七月。”

“你去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他妻子说。

“我早就想去，我一定要去的，”多莉说，“我替她难过，我了解她。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等你走后，我一个人去，那就不会给任何人添麻烦了。没有你反而更好了。”

“好极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你呢，基蒂？”

"我？为什么我要去呢？"基蒂说，整个脸都涨红了，她回头看了看她的丈夫。

"你认识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吗？"韦斯洛夫斯基问她。"她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女人呢。"

"是的，"她回答韦斯洛夫斯基，脸越发红了，她立起身来，走到她丈夫身边。

"那么你明天要去打猎？"她问。

在这几分钟，特别是看见她同韦斯洛夫斯基交谈的时候弥漫在她的面颊上的红晕，列文的嫉妒心更加厉害了。现在，他听着她的话，他把这些话按照自己的想法作了解释。虽然后来他想起来很奇怪，可是现在他觉得这是清清楚楚的：她所以问他去不去打猎，只是为了想知道他给不给予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这种乐趣，照他想来，她差不多已经爱上韦斯洛夫斯基了。

"是的，我要去，"他用一种自己听起来都不愉快的、不自然的腔调对她说。

"不，最好再待一天吧，要不然多莉完全见不着她的丈夫了。后天再去吧，"基蒂说。

基蒂的话里的含意现在又被列文这样曲解了："不要把我和他拆散了。你去我并不在乎，但是让我享受享受同这位可爱的年轻人交际的快乐吧！"

"噢，要是你愿意的话，我们明天就再待一天，"列文带着格外和蔼可亲的神情回答。

而同时，瓦先卡一点也没有猜疑到他的到来会引起这么大的苦恼，他跟着基蒂从桌边立起身来，一边用柔情的眼光望着她微笑，跟着她走过来。

列文觉察到了这种眼光。他脸色发白，一时之间几乎喘不

出气来。“他怎么敢像这样望着我的妻子！”他怒气冲冲了。

“那么明天？让我们去吧！”瓦先卡说，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又像他素常的模样架起腿来。

列文的嫉妒心越发变本加厉了。他已经把自己看成一个受了骗的丈夫，一种仅仅被他的妻子和她的情人看成供给他们舒服生活和快乐的万不可少的必需品而已……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客客气气、殷勤周到地问了问瓦先卡有关打猎、他的猎枪、他的靴子的事情——而且同意明天就去。

幸而老公爵夫人使列文的痛苦告了一个段落，她自己立起身来，劝基蒂也去睡觉。但是列文没有逃脱掉一种新的苦恼。同女主人告别的时候，瓦先卡又想吻基蒂的手，但是她涨红了脸，缩回手去，用一种后来她母亲曾责备过她的戆直的粗鲁口吻说：

“我们家里不兴这一套。”

在列文的心目中看来，都是基蒂的过错，竟然让自己蒙受到这种行为的侮辱；这样笨拙地表露出她不喜欢这一套，越发是她的过错了。

“哦，何必去睡觉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晚饭时候喝了几杯以后，正处在最愉快和最富有诗意的心境中。“你看，基蒂！”他继续说下去，指着在菩提树后升起来的一轮明月。“多么可爱呀！韦斯洛夫斯基，现在正是唱小夜曲的时候！你知道他有一副好嗓子，我们唱了一路。他有几支优美动听的情歌，两首新歌。他应该和瓦莲卡小姐合唱一曲。”

所有的人都分散开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韦斯洛夫斯基又在林荫路上徘徊了很久，可以听见他们正在唱一首新

的情歌。

倾听着这歌声，列文皱着眉坐在他妻子的寝室里的一把安乐椅上，她问他怎么啦，他却固执地默不作声；但是最后，当她露出羞怯的笑容问他："是不是韦斯洛夫斯基有什么地方使你不高兴了呢？"他的感情就尽情发泄出来，把满腹心事和盘托出；而他说出的话使他自己羞惭得无地自容，于是他就越发生气了。

他站在她面前，紧皱着的眉头下面的眼睛里闪耀着可怕的光芒，两只强有力的臂膀紧抱在胸膛上，好像在竭尽全力抑制着自己。要不是他的脸上同时还流露出一种打动了她的痛苦神情，他脸上的表情一定会是严峻的、甚至是冷酷的。他的下颚抽搐着，声音直打颤。

"你要明白，我并不是嫉妒：这是卑鄙的字眼。我决不会妒忌，而且我也不相信……我说不出来我的感觉，不过这是可怕的……我不嫉妒，但是我感到羞愧和耻辱，居然有人敢这样痴心妄想，居然敢用那样的眼光看你……"

"用什么样的眼光呢？"基蒂说，尽可能诚心诚意地回忆着当天晚上的一言一语和一举一动，和这一切中间含有的意义。

在她内心深处她认为在韦斯洛夫斯基随着她走到桌子那一头的时候是有些蹊跷的，但是这一点她连对自己都不敢承认，就更不敢对他讲，因而更增加他的痛苦了。

"像我这种模样，还有什么可以吸引人的地方呢？……"

"啊！"他喊叫，两只手抱住头。"你还是不说的好！……那么说，要是你能吸引人的话……"

"哦，不是的，科斯佳，等一下，听我说，"基蒂说，怀着痛切的深刻同情望着他。"你还能转什么念头呢？既然对于我别的男人都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嗯，你愿意我谁也不见吗？"

在最初的一瞬间，他的嫉妒就伤了她的感情；这么一点点最纯洁的娱乐，都不许她享受，因而她很烦恼；但是现在为了使他心平气和，为了解除他所遭受到的苦恼，她不仅情愿舍弃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是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

"你要了解我的处境有多么可怕和可笑，"他用一种绝望的低声说下去。"他是在我家里作客，严格地说，除了他那种放荡不羁和架着腿的姿态以外，他没有做出任何不成体统的事。他认为这是最优美的姿态，因此我就得对他客客气气的。"

"不过，科斯佳，你说得太过火了！"基蒂说，因为现在在他的嫉妒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她的强烈爱情而不胜欢喜。

"最糟糕的是，你，你和往常一样，而现在对我说来你是那样神圣，我们是这样幸福，幸福得不得了，可是突然间这个坏家伙……不，他不是坏家伙，我为什么要责骂他呢？我跟他没有丝毫的关系。但是我们的幸福，我的和你的……为什么要……"

"你知道，我明白这是怎么发生的了，"基蒂开口说。

"怎么发生的？怎么发生的？"

"我看出来我们晚饭聊天的时候你怎么看我们来的。"

"是的，是的！"列文吃惊地说。

她对他叙述他们谈论了些什么。说这话的时候，她激动得透不过气来。列文沉默了一会，随后仔细地看了一下她的苍白的、受了惊吓的面孔，突然抱住脑袋。

"卡佳，我是在折磨你！亲爱的，原谅我！这是疯狂啊！卡佳，全是我的过错。怎么可以为了这种蠢事而这样苦恼呢？"

"不，我是为你难过呢。"

"为我？为我？我可算得了个什么？一个疯子罢了！但是我为什么要使你伤心呢？以为随便什么陌生人都能够破坏我们

的幸福，想起来真是可怕。”

“自然啦，这就是使人感到侮辱的地方……”

“嗯，那么我要故意把他留在我们家住一夏天，同他说许许多多的客气话，”列文说，吻她的手。“你看着吧。明天……是的，不错，明天我们就走了。”

八

第二天，女人们还没有起身，猎人们的马车——一辆四轮游览马车和一辆二轮马车——就停在大门口了；而拉斯卡，从一清早就明白了他们要去打猎，心满意足地吠叫和蹿跳了一阵以后，就在马车上车夫的旁边坐下来，带着激动和不满意这种拖延的神情，凝视着猎人们还没有从那里走出来的大门。最先出来的是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他穿着一双齐到他的肥胖的大腿一半的高统皮靴，绿色的短衫上系着一条发散着皮革气息的簇新的子弹带，头戴一顶缀着缎带的苏格兰帽，拿着一支没有背带的新式英国猎枪。拉斯卡跳到他身边，欢迎他，跳起来，用它自己的方式问他其余的人是不是很快就出来了，但是没有得到回答，就回到自己瞭望的岗位上，又沉默不响了，歪着头，竖着一只耳朵听着。终于大门嘎吱一声打开了，飞出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在空中乱跳乱蹦的黑斑猎狗克拉克，紧跟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本人手里拿着枪，嘴里衔着雪茄烟，也走出来了。“别动，别动，克拉克！”他温柔地对那条把爪子搭在他的胸膛和腹部、钩住了他的猎袋的狗叫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穿着一双生皮便鞋，打着绑腿，穿着一条破烂裤子和一件短上身，他头上戴着一

顶破得不像样的帽子；但是他的新式猎枪却像玩具一样的精巧，他的猎袋和子弹带，虽然破旧了，质地却非常好。

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事先不懂得，真正的猎人风度——就在于穿着破旧的衣衫，但是猎具的质量却要最讲究的。他现在看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穿着破衣烂衫，而他的文雅、丰满、愉快的绅士风度却使他容光焕发，他才明白了这一点，决定下一次打猎自己也这样安排。

"喂，我们的主人怎么样了？"他问。

"他有年轻的妻子，"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回答。

"是的，那样一个令人神魂颠倒的人。"

"他已经装束好了。大概，又跑到她那里去了哩。"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猜着了。列文又跑到他妻子那里，再一次问她是不是已经原谅了他昨天的愚蠢行为，还恳求她千万多加珍重。最主要的是离孩子们远一些，他们随时都会碰撞上她的。然后又一定要她再说一遍，他离开两天她并不生气，而且还请求她明天早晨一定派人骑马给他送一张字条，就是一两个字也好，使他知道她平安无事。

基蒂像往常一样，同丈夫分开两天是痛苦的；但是看着他那穿着高统猎靴和白色短衫，显得魁伟强壮的富有生气的身姿，和一种她所不理解的猎人的容光焕发的兴奋神情，因为他的快乐而忘记了自己的不快，快活地同他告别了。

"对不住，先生们！"他说，跑到台阶上。"早餐放进去了吗？为什么把枣骝马套在右边？哦，没有关系！拉斯卡，安静点！卧下！"

"放到牲口群里去吧，"他说，转身向着在台阶上等待他解决阉割了的小绵羊问题的牧人说。"对不起，又来了一个坏家伙。"

列文从他已经坐定了的马车上跳下来，朝着手中拿着量尺向台阶走过来的木匠走去。

"昨天你不到帐房来，现在你又来耽误我了。哦，有什么事？"

"您让我再做一个转角好吗？再加三蹬楼梯就行了。这一次我们会做得很合适。这样就稳当多了。"

"你早就该听我的话，"列文恼怒地说。"我对你讲过要先安装侧板，然后再嵌上楼梯。现在没法改动了。照着我的话去做，再做个新的。"

事情是这样的，在修建厢房中木匠没有计算高度，把楼梯做坏了，因此装置停当的时候踏板全倾斜了。现在木匠想要利用旧的楼梯，再添上三级。

"这样就好得多了。"

"可是添上三级楼梯会通到哪里去呢？"

"原谅我，老爷！"木匠说，轻蔑地微笑着。"不高不矮，刚好是地方。就是说，从下面开始，"他带着令人信服的姿势说下去。"上去，再上去，一直到了那儿。"

"三级楼梯也会增加高度……但是到底会通到哪里去呢？"

"它会从底下上去，我的意思是说，会到顶上的。"木匠固执而有说服力地说。

"会到天花板底下，会到墙上去的！"

"请原谅。你看从下面开始。上去，再上去，就到地方了。"

列文取出猎枪的通条，在尘土里画了一幅楼梯的图样。

"哦，你看出来了吧？"

"随您吩咐，"木匠说，他的两眼突然炯炯放光，显然他终于恍然大悟了。"看起来，我们不得不再做一个新的了哩。"

"好啦，照着我的话去做吧！"列文一边坐到马车里去，一边大声说。"走吧！拉住那几只狗，菲利普！"

列文把家务和农事上的一切操心事都撇下不管，他体验到一种非常强烈的生命和期待的快乐，强烈得使他不想说话。而且，他体验到了所有猎人在接近猎场的时候都体验到的一种专心致志的激动情绪。要是他现在有什么心事的话，那只是他们在柯尔彭沼地里找不找得到什么野味，拉斯卡和克拉克比较起来会不会显得更强，他今天射猎得好不好等等问题而已。但愿他不要在这个生人面前丢脸就好了！但愿奥布隆斯基不会胜过他就好了！这些念头也在他的脑海里闪过。

奥布隆斯基也体验到同样的心情，也沉默寡言。只有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不住嘴地兴高采烈地唠叨着。现在，听着他说话，列文回忆起昨天待他多么不公平，感觉得不好意思起来。瓦先卡真是个好人，又单纯，心地又善良，而且非常有趣。如果列文在没有结婚的时候和他遇见的话，他们就会成为知心朋友了。列文本来有点不大欢喜他那种及时行乐的人生观和放荡不羁的神气。因为他留着长长的指甲，戴着苏格兰小帽．其余的一切都配合得很好，看起来好像他自以为高不可攀，神气得了不得；但是因为他的好心肠和好教养，这些都可以原谅。他以自己的优良教育、漂亮的英语和法语，以及和列文相同的阶级出身而获得了列文的欢心。

瓦先卡对于套在左边那匹顿河草原的骏马大为叹赏。他欢喜得着了迷。

"骑着一匹草原的骏马在草原上奔驰，该有多么美妙啊。喂！对不对呀？"他说。

他似乎把骑着草原的骏马驰骋在原野上描画成一种浪漫而

富有诗意的事情，结果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但是他的天真神情，特别是和他的漂亮的脸、甜蜜的微笑、优雅的举止结合起来，是非常动人的。是韦斯洛夫斯基的天性引起了列文的好感呢，还是因为列文想补偿昨天的过错，列文只看见他身上的长处，很高兴同他在一道。

他们走了三里的光景，韦斯洛夫斯基突然寻找起雪茄烟和皮夹来，不知道是遗失了呢，还是丢在桌上了。皮夹里有三百七十个卢布，因此决不能置之不顾。

"你知道，列文，我要骑着这匹顿河马跑回家去。那可再好也没有了。哦？"他说，已经准备爬上去。

"不，何必呢？"列文回答，估计韦斯洛夫斯基的体重一定不下于六普特。"我派车夫去吧。"

车夫骑着副马走了，列文亲自驾驭其余的一对。

九

"喂，我们的路线到底怎么样？好好对我们讲讲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计划这样：我们现在到格沃兹杰沃去，格沃兹杰沃这边是山鹬出没的沼地，格沃兹杰沃那边有好极了的松鸡沼地，而且还有山鹬。现在天气太热了，但是我们傍晚就到了（大约还有二十里），我们晚上在那里打猎；在那里过一夜，明天我们就去大沼地。"

"难道一路上什么都没有吗？"

"有的，但是会耽搁我们的行程；况且，天气又很热！有两处

很不错的小地方，但是什么都不见得会有的。”

列文自己很想顺路到那些小地方去，但是那些小地方距离他的家很近，随时可以来打猎，而且那些地方太小，容不下三个人打猎。因此他昧着心硬说那里什么都不见得有。到了一个小沼地的时候，他想把车子一直赶过去，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凭着他那双猎人的精明老练的眼睛，从大路上就看出来这块沼地。

“我们不到那里去吗？”他说，一边指着沼地。

“列文，我们去吧！多么好啊！”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恳求说，列文不能不同意了。

他们还没来得及停下，两条狗就互相追逐着，飞一样向沼地奔驰而去。

“克拉克！拉斯卡！”

这些狗又跑回来。

“那儿容不下三个人。我在这儿等着吧，”列文说，希望他们除了被狗惊起的、在沼地上空盘旋着的、凄婉地哀鸣着的田凫以外，什么都找不到。

“不！列文，来吧，我们一起去！”韦斯洛夫斯基呼唤说。

“真的，太挤了。拉斯卡，回来！拉斯卡！你们不需要两条狗吧？”

列文留在马车那儿，怀着嫉妒的心情望着猎人们。他们走遍了整个沼地，但是除了小野鸡和田凫，其中有一只被韦斯洛夫斯基打死了，沼地里什么也没有。

“哦，你们看，并不是我舍不得让你们去这个沼地！”列文说。“这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

“不，无论如何，到底还是很有意思的。您看见了吗？”瓦先

卡·韦斯洛夫斯基说，手里提着猎枪和田凫笨手笨脚地爬到车里去。“我这只打得多么好啊！对不对？喂，我们不久就可以到真正的猎场了吧？”

马突然猛的一冲，列文的脑袋撞着谁的枪筒，发出了一声枪响。其实，枪声是先响的，但是列文却觉得是颠倒过来的。事情是这样的，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在扳双筒枪的扳机的时候，只扳上了一个扳机，却没有扳好另一个，因此走了火。子弹射进地里，谁也没有受伤。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摇摇头，谴责地对韦斯洛夫斯基笑笑。但是列文没有心思责备他。第一，他一斥责就好像是由于他脱离了危险和他头上肿起来的疙瘩而引起的；其次，韦斯洛夫斯基最初是那样天真地愁闷不乐，随后却那样温和而富于感染力地嘲笑大家的惊慌，列文也就不由得笑起来了。

他们到了面积相当大而且会占去他们很多时间的第二个沼地的时候，列文劝他们不要下车。但是韦斯洛夫斯基又说服了他。这一次沼地又很窄小，列文作为殷勤好客的主人，留在马车那里。

克拉克一到立刻向丘陵地带冲过去。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首先跟着狗跑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还没有来得及走过去，一只山鹬就飞起来了。韦斯洛夫斯基开枪但没有打中它，鹬就飞到没有收割的草地那边去了。这只鸟还要留待韦斯洛夫斯基来解决。克拉克又发现了它，站住指出猎物的所在地，于是韦斯洛夫斯基打死了它，回到马车跟前。

“现在你去吧，我留下来照管马，”他说。

一种猎人的嫉妒心开始折磨着列文。他把缰绳交给韦斯洛夫斯基，就到沼地去了。

拉斯卡早就在哀怨地尖叫着，好像在抱怨这种不公平的待

遇，朝着列文很熟悉、而克拉克还没有到过的、可能有飞禽的一带丘陵起伏的地方直冲过去。

“你为什么不拦住它?”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大声喊。

“它不会把它们惊走的,”列文回答。他很满意他的狗,匆匆忙忙跟着它走去。

在搜索中,越接近那个熟悉的小草墩,拉斯卡就变得越发郑重其事。一只沼地的小鸟只有一瞬间分散了它的注意力。它在那个草墩前绕了一圈,又绕了一圈,突然浑身颤抖一下，站住不动了。

“来呀,来呀,斯季瓦!”列文喊着,感到他的心脏跳动得更厉害了;突然间,仿佛什么障碍着他的紧张的听觉的东西揭开了,他失去衡量距离的能力,一切声音他听起来都很清晰,但都是杂乱无章的。他听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脚步声，却把它当成了远处的马蹄声；他听见脚下踩着的小草墩连着草根裂开的清脆的折裂声，却把它当成了山鹬展翅飞翔的声音。他也听见背后不远的地方流水的泼溅声,但是他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声音。

他选择着落脚的地方,移到了狗的跟前。

“抓住它!”

在狗面前飞起来的不是松鸡，而是一只山鹬。列文举起猎枪，但是正在他瞄准的那一瞬间，他听见水的泼溅声更大更近了，夹杂着韦斯洛夫斯基的古怪而响亮的喊叫声。列文明明知道他瞄在山鹬后面,但是他还是开了枪。

列文看清楚了他确实没有射中,回过头来一望,看见马和马车已经不在大路上,却在沼地里了。

韦斯洛夫斯基想看打猎,就把马车赶到沼地里,于是两匹马陷在泥淖里动弹不得了。

"该死的东西!"列文暗自嘀咕说,返身回到陷在泥里的马车旁边。"您为什么把车赶到这里来?"他冷淡地对他说,于是喊来马车夫,就动手卸马。

列文因为他的射击受到妨碍,又因为他的马陷在泥塘里,尤其是因为无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也好,韦斯洛夫斯基也好,都不能帮助他和马车夫卸下马具,把几匹马从泥塘里牵出来(因为他们两个一点都不懂得套马的事),心里很气恼。听见瓦先卡一口咬定这里十分干燥,列文却一声也不回答,默默地和马车夫一道操作着,为的是好把马卸下来。可是后来,到他工作得紧张热烈的时候,看见韦斯洛夫斯基那么努力而热心地抓住挡泥板拖马车,而且真的硬把它拽断了,列文就责备自己受了昨天情绪的影响,不应该对待韦斯洛夫斯基太冷淡了,因此竭力用分外的殷勤来补偿他的冷淡。当一切都安排停当,马车又回到大路上的时候,列文就吩咐摆早饭。

"Bon appétit!—bonne conscience! Ce poulet va tomber jusqu'au fond de mes bottes,"[①]已经又喜笑颜开的瓦先卡吃完第二只小鸡的时候,说了一句法国谚语。"哦,现在我们的灾难结束了;万事都会如意了。不过为了我犯的过错我应当坐在赶车的位子上。对不对?不,不,我是奥托米顿[②]。看看我怎样给你们赶车吧!"当列文请求他让马车夫去赶车的时候,他抓住缰绳不放说。"不,我应当将功折罪,况且,坐在赶车的位子上我觉得很舒服哩,"他就赶开车了。

列文有点害怕他把他的马折磨坏了,特别是左边那匹他不

---

① 法语:谁的良心好!谁就有好胃口!这只小鸡会被我消化得干干净净的。

② 奥托米顿是《伊里亚特》中的英雄阿基里斯的驭者。这个名字成为普通名词,在口语中成为"御者"的谑称。

会驾驭的枣骝马；但是他不知不觉地受了韦斯洛夫斯基的兴致勃勃的影响，他听韦斯洛夫斯基坐在车夫座位上唱了一路的情歌，或者他讲的故事，看见他表演按照英国方式应该如何驾驶four in hand① 那副样子，列文不忍心拒绝了；早饭以后，他们都兴高采烈地到达了格沃兹杰沃沼地。

十

韦斯洛夫斯基把马赶得那么快，天气还很炎热，他们老早就到达了沼地。

他们到了真正的沼地，他们的目的地的时候，列文不由地就盘算起怎么样甩掉瓦先卡，好逍遥自在地行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显然也有同样的愿望，在他的脸色上列文觉察出每个真正的猎人在打猎以前都具有的那种心神专注的神情，而且还有一点他所特有的温良的狡猾味道。

“我们怎么走法？这沼地好得很，我看见还有鹞鹰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指着两只在苇塘上空盘旋着的大鹞鹰说。“哪里有鹞鹰，哪里就一定有野味。”

“哦，先生们，”列文带着一点忧郁的神情说，一面把长统皮靴往上提一提，一面检查着猎枪上的弹筒帽。“你们看见那片苇塘吗？”他指着伸展在河右岸的一大片割了一半的湿漉漉的草地上的小小的绿洲。“沼地从这里开始，就在我们面前：你们看，就是那比较绿的地方。沼地从那里往右去，到那马群走动的地方；

---

① 英语：四驾马车。

那里是草丛，有山鹬；沼地绕过那片苇塘经过赤杨树林，一直到磨坊那里。就在那里，看见吗？在水湾那儿。那地方再好也没有了。我有一次在那里打死了十七只松鸡。我们要分开，带着两条狗分道扬镳，然后在磨坊那里集合。”

“好的，不过谁往右，谁往左边去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追问。“右边的地方宽绰一些，你们俩去吧，我往左边去，”他装出一副毫不在乎的神气说。

“好极了！我们会比他打得多的。来吧，来吧！”瓦先卡响应说。

列文不得不同意，于是他们就分手了。

他们刚一走进沼地，两条狗就一齐搜索起来，朝着一片浮着褐色粘沫的泥塘走去了。列文知道拉斯卡寻找的方法——谨慎而且犹豫不决；他也知道这地方，他期望看见一群山鹬。

“韦斯洛夫斯基，和我并排，和我并排走！”他沉住气悄悄地对在他后面哗啦哗啦蹚着水的同伴说，在格沃兹杰沃沼地发生了那场走火的事故以后，列文不由自主地就很关心他的枪口朝着什么方向了。

“不，我不会妨碍您，不要为我操心。”

但是列文不由得沉思起来，他回忆起临别时基蒂所说的话：“当心：千万不要彼此打着了啊！”两条狗走得越来越近了，互相回避着，按照各自的兽迹追逐着。列文希望发现山鹬的心情强烈得连从腐臭的泥淖里往外拔皮靴后跟的吧唧声在他听起来都仿佛是鸟鸣声，他抓住而且握紧枪托。

“砰！砰！”他听见枪声就在耳边。这是瓦先卡射击在沼地上空盘旋着的一群野鸭，它们在射程以外老远的地方，这时正迎着这两个猎人飞来。列文还没来得及回头看看，就听见了一只

山鹬的鸣声，接着第二只、第三只，此外还有八只，一只跟着一只地飞起来。

就在一只山鹬开始盘旋的那一瞬，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它打落了，这只山鹬缩成一团落到泥泞地里了。奥布隆斯基不慌不忙地瞄准了另外一只低低地向苇塘飞来的山鹬，枪声一响，这一只也应声落下来；可以看见它从刈割了的苇塘里跳出来，鼓动着一只没有受伤的白色翅膀。

列文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第一只山鹬他瞄得太近，没有打中；它已经飞起来的时候他的枪跟着它转来转去，但是正这工夫另外一只从他脚下飞起来，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于是他又没有射中。

当他们在装子弹的时候，又有一只山鹬飞起来，装好枪弹的韦斯洛夫斯基，照着水上放了两枪。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拾起自己的两只山鹬，目光炯炯地凝视着列文。

"好，我们现在分开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左脚一瘸一瘸地，拿好猎枪，向他的狗吹了几声口哨，就朝一边走去了。列文和韦斯洛夫斯基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

列文总是这样，如果头几枪落了空，他就变得又急躁又烦恼，整天都射击不好。这一次也是这样。山鹬是很多的。山鹬不住地在狗面前和猎人的脚下飞起来，列文本来可以定下心来的；但是他射击的次数越多，他在韦斯洛夫斯基面前就越觉得丢脸，而那个韦斯洛夫斯基却不管在不在射程以内都欢欢喜喜地瞎打一阵，什么都没有打中，但却丝毫也不难为情。列文着了慌，沉不住气了，越来越恼怒，结果弄到只顾开枪，几乎不敢存着打中什么的希望了。好像连拉斯卡也感觉到这一点。它越来越懒得去寻找了，它带着似乎莫名其妙的和责难的眼光扭过头来

望着这两位猎人。枪声一响跟着一响。火药的烟雾笼罩着两位猎人，但是在宽绰的大猎袋里却只有三只轻巧的小山鹬。就连这些，其中的一只还是韦斯洛夫斯基打死的，还有一只是他们两人公有的。同时，从沼地对面传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不很频繁，但列文却觉得关系很重大的射击声，并且几乎每一次都听见他说："克拉克，克拉克，叼来！"

这使列文更加激动了。山鹬不断地在苇塘上盘旋。靠近地面和空中的啼叫声不绝地从四面八方传来；以前飞起来在空中飞翔的山鹬降落在两位猎人面前。现在尖叫着翱翔在沼泽上空的鹞鹰不止是两只，而是十来只。

列文和韦斯洛夫斯基跋涉了一大半沼地，来到了分成一条一条的农民的草场，草场紧连着苇塘，这两者之间的分界有的地方是一条踩坏了的，有的地方是割过了的狭长的青草路。一半的地里已经收割了。

虽然在未刈割过的地里，找到野物的希望并不比在刈割过的地里多一些，但是列文既然答应了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会合，他就同自己的同伴沿着割过的和未割过的地段往前走去。

"喂，猎人们！"坐在卸了马的马车旁的农民中的一个人向他们呼喊。"来跟我们一道吃点东西！喝一杯酒吧！"

列文回过头来一望。

"来吧，没有关系！"一个快活的、留着胡子的、面孔通红的农民叫着，一张口就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手里高举着一瓶在阳光下闪着光的、略带绿色的伏特加酒。

"Qu'est ce qu'ils disent?"① 韦斯洛夫斯基打听。

---

① 法语：他们在说什么？

"他们请我们喝伏特加酒。我想他们大概分了草地。我想去喝一杯，"列文并非没有私心地说，他希望韦斯洛夫斯基会被伏特加酒吸引去。

"他们为什么要请我们呢？"

"无非是高兴高兴罢了。真的，您到他们那里去吧。您一定会觉得很有意思。"

"Allons, c'est curieux."①

"您去吧，您去吧，您找得到去磨坊的那条路的！"列文喊着说，他回过头来，很高兴地看到韦斯洛夫斯基弯着腰，两条疲倦的腿摇摇晃晃，伸着胳臂提着枪，从沼地里向着农民们走去。

"你也来吧！"一个农民朝列文叫着。"来吧！吃点包子！"

列文非常想喝一杯伏特加，吃一片面包。他觉得浑身无力，好容易才把两条摇摇晃晃的腿由泥塘里拖出来，他犹疑了一会儿。但是猎狗指出了猎物，他的倦意马上消失了，他轻快地穿过沼地向猎狗走去。就在他的脚跟前飞起了一只山鹬；他开枪打死了它。猎狗继续指着猎物。"叼来！"在猎狗面前又飞起一只鸟。列文射击。但是那天他很不走运；他没有打中，当他去找寻他打死的鸟的时候，他找不着。他踏遍了整个苇塘，但是拉斯卡不相信他打死了什么东西，当他打发它去寻找的时候，它只是装出寻找的样子，并没有真的找寻。

列文以为自己的失败全怪韦斯洛夫斯基，但是现在他不在，情形也没有好转。这里的山鹬也很多，但是列文一只跟着一只地打不中。

斜阳的余晖还很热；他的衣服被汗湿透了，紧紧粘在身上；

---

① 法语：来吧，很有趣呢。

左脚的靴子里面灌满了水，沉甸甸的，一走一噗哧；一滴滴汗珠顺着被火药粉弄脏的脸淌下来；嘴里发苦，鼻子里闻着一股火药和铁锈味，耳朵里萦绕着毫不停息的山鹬的鸣声；枪筒连摸都摸不得，太烫了；他的心脏急促而迅速地跳动着；他的双手兴奋得直颤抖，疲倦不堪的双腿跌跌绊绊，勉勉强强地走过草墩和泥塘；但是他还是一边走，一边射击。最后，在一次可耻的失误以后，他把猎枪和帽子掼到地上。

"不，我必须冷静一下，"他沉思着，拾起猎枪和帽子，喊拉斯卡跟着他，走出了沼地。当他到达了干燥的地方，他坐在一个小草墩上，脱下皮靴，把皮靴里的水倒出去，随后又回到沼地，喝了一点腐臭的水，把滚烫的枪筒浸湿了，洗了洗手和脸。当他觉得神清气爽了，他又返回一只山鹬歇落的地方去，打定主意再也不要操之过急了。

他想要沉着，但是事情还是跟从前一样。他还没有瞄准，手指就扳了枪机。事情越来越糟了。

当他走出沼地往他约好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碰头的赤杨树林走去的时候，他的猎袋里只有五只鸟。

他还没有看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看到他的猎狗。克拉克从一株赤杨树翻起的树根下跳出来，它被沼地的臭泥弄得浑身漆黑，带着一副胜利者的神气同拉斯卡碰鼻子。在克拉克后面，一株赤杨的树荫下，出现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魁伟雄壮的身姿。他满面红光，流着汗，衬衫的领子敞着，还像从前那样一跛一瘸地，迎着列文走来。

"哦，怎么样？你打了很多哩！"他带着愉快的微笑说。

"你呢？"列文问。但是用不着问，因为他已经看到那只装得满满的猎袋。

"还不错！"

他有十四只鸟。

"真是好极了的沼地！一定是韦斯洛夫斯基妨碍了你。两个人合用一条狗是不方便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这话来冲淡自己的胜利。

十一

当列文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到达列文经常投宿的那家农民的木屋的时候，韦斯洛夫斯基已经在那里了。他坐在草房中间，两手扶住一条长凳，有一位兵士——女主人的兄弟——在替他脱粘满泥土的靴子，而他正在发出他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声。

"我刚刚才到哩。Ils ont été charmants!① 您想想看，他们给我吃的，给我喝的。多么好的面包，真妙！Délicieux!② 还有伏特加……我从来也没尝过比这更可口的酒！他们怎么也不肯收我的钱。而且还不住嘴地说：'请你多多包涵'，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他们为什么要收钱？您要知道，他们是在款待您哩！难道他们是卖伏特加的吗？"那个兵士说，他终于把一只湿漉漉的皮靴连着变得漆黑的袜子一齐脱下来了。

虽然木屋里很肮脏，被猎人们的皮靴弄得到处都是泥泞，而两条肮脏的狗正在舐自己的身体；虽然屋里充满了沼地和火药的气息；而且没有刀叉，但是猎人们那么津津有味地喝茶、吃晚

① 法语：他们真有意思！

② 法语：可口极了。

饭，只有打猎的人才领略得到这种滋味。他们梳洗干净就到为他们打扫好了的干草棚去了，那里马车夫已经替老爷们铺好了床。

虽然已经暮色苍茫，但是猎人们谁也不想睡。

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忆和谈论了一阵打猎、猎狗和别的打猎团体的轶事以后，谈话就落到三个人都感到兴趣的话题上。由于瓦先卡再三地称赞这种极有风趣的过夜方法，赞美那干草香味，那一辆破马车（他觉得这辆车是破的，因为前轮拆掉了），那招待他喝伏特加酒的农民的好心肠，以及那两条卧在各自的主人脚下的猎狗，于是奥布隆斯基也就讲起他去年夏天在马尔图斯的庄园里狩猎的乐趣。马尔图斯是著名的铁路大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讲起马尔图斯在特维尔省租赁的沼地多么好，保护得多么周到，又讲起猎人们驾驶到那里的马车和狗车有多么讲究，搭在沼地旁的饮宴帐幕有多么豪华。

“我不明白你，”列文说，从草堆上抬起身子。“这些人你怎么会不厌恶？我知道摆着红葡萄酒的宴席是很惬意的，但是难道这种奢华的排场你就不厌恶吗？所有这些人，像以前的酒类专卖商一样，凭着一套人人都瞧不起的手腕发财致富，别人的轻蔑他们一点也不在乎，可是后来，又用他们这笔不义之财来收买人心了。”

“完全正确！”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附和说。“完全正确！奥布隆斯基自然是出于 bonhomie① 才这么说的，可是别人会说：‘哦，奥布隆斯基也去了……’”

“一点也不对！”列文听见奥布隆斯基含着微笑说。“我简直不认为他比任何富商或者贵族坏。他们都是靠着劳动和智慧发

① 法语：好心。

财致富的。”

“是的，但是什么样的劳动呢？难道投机倒把还叫劳动吗？”

“当然是劳动！如果没有他或者类似他的人，就没有铁路了，这样说来，那就是劳动。”

“但是这种劳动并不像农民和学者的劳动。”

“就算你说得不错，但是他的活动得到了结果——铁路：这样说来，那就是劳动。但是你却认为铁路毫无用场。”

“不，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愿意承认它是有用的。不过凡是和付出的劳力不相称的赢利都是不义之财。”

“但是这种比例由谁来定呢？”

“凡是用不正当的手段，用投机取巧而获得的利润都是不正当的。”列文说，意识到他不能明确地划出正当同不正当之间的分界线；“就像银行的赢利一样，”他继续说下去。“大笔财产不劳而获，这是罪恶，就像在酒类专卖那时候一样，只是方式改变了。Le roi est mort, vive le roi!① 专利权刚刚废除，铁路和银行就出现了：这也是一种不劳而获的手段。”

“是的，你说的这一切也许是正确而聪明的……卧下，克拉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正在搔痒而且在草堆上转来转去的猎狗喝道，显然他很相信自己立论的正确，因此显得镇静和从容。“但是你还没有划出正当的和不正当的劳动之间的界线。我拿的薪金比我的科长拿得多，虽然他办事比我高明得多，这是不正当的吗？”

“我不知道！”

“哦，那么我告诉你吧：你在经营农业上获得了，假定说，五

---

① 法语：国王死了，国王万岁！

千多卢布的利润，而我们这位农民主人，不管他多么卖劲劳动，他顶多只能得到五十卢布，这事正和我比我的科长收入得多，或者马尔图斯比铁路员工收入多一样的不正当。反过来，我看出社会上对这些人抱着一种毫无道理的敌视态度，我觉得其中含着嫉妒的成份……”

“不，这话不公平，”韦斯洛夫斯基说。“怎么能扯到嫉妒上去，这种事的确有些不干不净。”

“不，听我说！”列文插嘴说。“你说我获得五千卢布，而农民才得到五十卢布，是不公平的：不错。这是不公平的，我也感觉到，不过……”

“果然不错。为什么我们又吃、又喝、又来打猎，无所事事，而他却永远不停地劳动呢？”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说，显然他这一生破天荒头一次想到了这个问题，因此说得十分诚恳。

“是的，你感觉到了，但是你却不肯把自己的产业让给他。”奥布隆斯基说，仿佛故意向列文挑衅一样。

最近这两位连襟中间似乎发生了一种隐秘的敌对关系，好像自从他们和那两姊妹结了婚，他们中间就发生了较量谁更善于处理生活的敌对意识，现在这种意识就在他们辩论中所采取的攻击个人的口吻上表现了出来。

“我没有给人，因为谁也没有跟我要过，就是我愿意的话，我也不能给，”列文回答；“况且，也没有人可给。”

“给这个农民吧；他不会拒绝的。”

“是的，但是我怎么给他呢？跟他去订让与契约吗？”

“我不知道；不过要是你相信你没有权利……”

“我一点也不相信。恰恰相反，我觉得我没有权利让出去，我觉得我对我的土地和家庭负着责任。”

“不，听我说；如果你认为这种不平等的现象是不公平的，那么你为什么不照着你所说的去做呢？”

“我就是这样做的，不过是消极地，就是说，我不设法扩大我和他们之间的差别。”

“不，请原谅我！这是自相矛盾的话。”

“是的，这是强词夺理的解释，”韦斯洛夫斯基插嘴说。“哦！我们的主人，”他对那位打开吱吱作响的仓库的门走进来的农民说。“怎么，你还没有睡觉？”

“不，我怎么能睡呢？我以为老爷们已经睡了哩，但是听见你们还在谈话。我要拿一把钩镰。它不咬人吗？”他补充说，一面光着脚小心翼翼地走着。

“你到哪里去睡觉呢？”

“我们今天夜里要去放马。”

“啊，多美的夜色呀！”韦斯洛夫斯基说，一边凝视着那从现在打开的仓房的门框里射进来的朦胧的晚霞中隐约可辨的小屋角落和卸了马的马车。“听听，这是女人们唱歌的声音，唱得还真不坏哩。谁在唱，我们的主人？”

“附近的丫头们。”

“我们去散散步吧！要知道，我们反正也睡不着。奥布隆斯基，走吧！”

“要是能够又躺着又出去就好了！”奥布隆斯基欠伸着回答。“躺着不动真舒服啊。”

“哦，那我就一个人去，”韦斯洛夫斯基说，敏捷地爬起来，穿上皮靴。“再见，先生们！如果有趣的话，我就来叫你们。你们请我来打猎，我忘不了你们。”

“是个可爱的小伙子，对不对？”当韦斯洛夫斯基走出去，农

民跟着掩上身后的房门的时候，奥布隆斯基说。

“是的，很可爱。”列文回答，一边还在思索他们刚才讨论的问题。他觉得他已经尽可能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但是这两位相当聪明而且诚恳的人，居然异口同声地说他在用强词夺理的话聊以自慰。这使他心里很难受。

“事情就是这样，我的朋友！二者必居其一：要么你承认现在的社会制度是合理的，维护自己的权利；要么就承认你在享受不公正的特权，像我一样，尽情享受吧。”

“不，如果这是不公道的，那么就不能尽情地享受这种利益；至少我不能够。对于我，最主要的，是要觉得问心无愧。”

“怎么样，我们真的不去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显然厌倦了这种心理上的紧张。“你要知道，我们睡不着的。真的，我们去吧！”

列文一声不答。他在刚才的谈话中说他的所做所为在消极意义上是公正的，这句话盘据在他的心头。“难道消极地就可以算公正了吗？”他问自己。

“新鲜干草味多么大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坐起来。“我无论如何也睡不着。瓦先卡在那里搞什么花样呢。你听见笑声和他的声音吗？不去吗？我们去吧！”

“不，我不去，”列文回答。

“难道你这也是按照原则办事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脸上带着微笑说，一边在黑暗里摸索自己的帽子。

“并不是按照原则办事，不过我为什么要去？”

“可是你知道，你在自找苦吃，”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找着了他的帽子，于是站起身来。

“何以见得？”

“难道我看不出你和你妻子相处得怎么样吗？我听见你们讨论你去不去打两天猎的事，好像讨论什么了不得的问题一样。作为一个富有诗意的插曲倒也不坏，但是不能这样一辈子。男子汉应当独立不羁——男人有男人的兴趣。男人应当刚强果断，”奥布隆斯基说，打开门。

“这是什么意思？去跟使女调情吗？”列文盘问说。

“如果有趣，为什么不去？Ça ne tire pas à conséquence.①对我的妻子没有害处，对于我却是一场快活。主要的是要维护家庭的神圣！在家里决不搞这种事情。但是也用不着束手束脚啊。”

“也许如此！”列文冷冷地说，翻过身侧卧着。“明天一早就得动身，我谁也不惊动，天一亮就走。”

“Messieurs, venez vite!”②传来转回来的瓦先卡的声音。“Charmante!③这是我的大发现！Charmante！一个十全十美甘泪卿④型的人物，我已经和她结识了，真的，美极了！”他说话时那副赞不绝口的神气，好像是为了他才特地把她创造得这样优美动人，他很满意为他准备好这种绝世佳人的造物主。

列文假装睡着了，可是奥布隆斯基穿上鞋子，点上一支雪茄，就由仓库里走出去了，他们的声音不久就消失了。

列文好久不能入睡。他听见马群咀嚼干草的声音；以后房东和他的长子怎样收拾停当，骑着马夜里去放青；随后又听见那个兵士怎样同他外甥——房东的小儿子——在仓库另外一头安

---

① 法语：这不会引起严重后果。

② 法语：先生们！快来！

③ 法语：真美！

④ 歌德所著的《浮士德》里的女主人公。

顿下来睡觉；听见那男孩怎样用战栗的声音对他舅舅讲他对狗的印象，男孩觉得它又庞大又可怕；随后男孩怎样盘问这些狗要去捉什么，兵士怎样用沙哑的、睡意朦胧的声音对他讲，明天猎人们要去沼地打猎，随后为了不让小男孩再往下问又加上说："睡吧，瓦夏，睡吧，不然你可小心点！"不久兵士自己就发出了鼾声，于是万籁俱寂，只听见马群的嘶鸣和山鹬的啼声。"难道仅仅消极地就行了？"列文在心里暗暗重复这句话。"喂，到底怎么回事？这不是我的过错。"于是他开始想着明天。

"明天我一清早就走，一定不要太急躁。有无数的山鹬。还有松鸡哩。我回来的时候，基蒂的信就来了。嗯，斯季瓦也许是对的：我对她缺乏丈夫气概，我变得优柔寡断了……哦，怎样办呢！又是消极地！"

睡意朦胧中他听见欢笑声和韦斯洛夫斯基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兴高采烈的谈话声。他睁开了一下眼睛：一轮明月已经升上来了，在被升起的月亮照耀得光明灿烂的敞着的门口，他们正站着聊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讲少女的鲜艳娇嫩，把她譬喻作新剥出壳的鲜核桃；而韦斯洛夫斯基又发出他的富有感染力的笑声，想必是在重复一个农民对他说的话："你最好还是想法讨个老婆吧！"列文半睡半醒地咕噜说：

"先生们，明天天一亮就出发！"说完就睡着了。

十二

黎明醒来，列文试着唤醒他的同伴们。瓦先卡俯卧着，一只穿着袜子的脚伸出去，睡得那么香甜，要想使他回答一声是绝对

不可能的。半睡半醒的奥布隆斯基这么早一动也不肯动。连蹉缩着睡在干草堆角落里的拉斯卡也不大愿意起来，它懒懒地先伸直并且站稳了一条后腿再伸另外一条。列文穿上皮靴，拿了猎枪，小心翼翼地打开吱吱作声的仓库大门，走到大街上。马车夫睡在车旁，马群也在打瞌睡。只有一匹马在无精打采地嚼燕麦，喷着鼻息，把燕麦弄得满马槽边上都是。外面的天色还是阴暗的。

"你为什么起得这么早，亲爱的？"上了年纪的女主人由木屋里出来，像对交情很深的老朋友那样友好地说。

"我去打猎，老大娘。我可以打这条路到沼地去吗？"

"顺着房子后面一直走；经过我们的打谷场，亲爱的，再穿过大麻地，那里有一条小路。"

老妇人小心地迈动她那晒得黑黝黝的赤脚，给列文带路，并且给他开开打谷场的栅栏门。

"一直走，你就会走到沼地。昨天夜里我们家的孩子们赶着牲口到那里去了。"

拉斯卡快活地顺着小路奔跑，列文迈着迅速而轻快的步子紧跟在后面，不住地观望天色。他希望在他没有到达沼地之前，太阳不要出来。但是太阳却不迟延。月亮，在他刚出门的时候还放射着光辉，现在却只像一块水银似的闪着光；原先令人非常注目的远处黎明的粉红色闪光，现在要细细找寻才能发现；原先遥远田野上的模糊不清的斑点现在已经一目了然了。那是一捆捆的黑麦。太阳出来以前还看不见的、那已经授了花粉的高大而芳香的苎麻上的露珠，沾湿了列文的腿和大半截外套。在清晨明显的静寂中连最轻微的声音也听得见。一只蜜蜂从列文的耳边飞过去，呼啸着像一颗子弹。他仔细观看，看见还有第二只、

第三只。它们由养蜂场的篱笆后面飞出来，飞过苎麻田，在沼地那边消失了踪影。羊肠小径一直通到沼地。沼地可以从上面升起的雾气辨认出来，有的地方雾浓些，有的地方雾淡些，因此芦苇和柳树林看起来仿佛是在云雾中摇曳的岛屿。在沼地边上和大路上，躺着夜里放牧马群的小伙子们和农民们，身上盖着衣服，黎明时全都睡着了。离他们不远，有三匹脚拴在一起的马在走来走去。有一匹把脚链弄得哨啷作响。拉斯卡在它主人旁边走着，恳求让它跑到前面去，四下张望着。列文走过睡着的农民们身边，到了头一处苇塘的时候，检查了一下枪上的信管筒，放了猎狗。有一匹饲养得肥壮光滑的三岁口的栗色马，一看见猎狗就惊了，撅着尾巴喷着鼻子。其余的马也惊了，拴在一起的脚蹚过塘水，蹄子从浓泥浆里拔出来，哗啦哗啦地响着，挣扎着跳出泥塘。拉斯卡站住不动了，带着讥笑的神情盯着马群，询问似地望望列文。列文拍拍拉斯卡，吹了一声口哨，作为它现在可以开始行动的信号。

拉斯卡又快活又焦虑地跑过它脚下动荡不定的泥泞地。

拉斯卡一跑进沼泽，马上就在它所熟悉的根茎、水草、烂泥和它所不熟悉的马粪味中，嗅出了那弥漫在整个地区的飞禽气息，这种强烈的飞禽气息比什么都刺激得它厉害。在藓苔和酸模草中间，这种气息非常强烈；但是不能断定哪里浓些哪里淡些。要弄清楚这一点，它必须顺着风走远点。拉斯卡简直觉不出自己的腿在移动，脚不点地地狂奔着，用这种跑法，在必要时可以一跃而停，它向右方跑去，远远避开日出以前东方吹来的微风，然后转身朝上风前进。它张大鼻孔吸了一口空气，立时发觉不但有气息，而且它们本身就在那里，就在它面前，不止一只，而且有好多只。它放慢了脚步。它们在那里，但是究竟在什么地

方，它还不能断定。为了断定地点，它开始兜圈子，突然间它主人的声音转移了它的注意力。“拉斯卡！这里！”他说，向它指着另一边。它站住不动了，仿佛在询问是否还是照它开始那样做的好。但是他声色俱厉地把这命令重复了一遍，一面指着什么也不可能有的一堆被水淹没的小草墩。它听从了，为了讨他喜欢起见，它装出寻找的模样，绕着草墩走了一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立刻又闻到它们的气味。现在，当他不再打扰它的时候，它知道该怎么办，也没有看看自己脚下，使它烦恼的是给大草墩绊了一跤，跌到水里，但是用它的柔韧有力的脚爪克服了这种困难，它开始兜圈子，好把一切都弄明白。它们的气息越来越强烈地、越来越清晰地飘送过来，突然间它完全明白了这里有一只，就在草墩后面，在它前面五步远的地方，它站住不动，浑身都僵硬了。因为腿太短，前面什么它都望不见，但是它由气味闻出了它离开不到五步远。它站住不动，越来越意识到它的存在，而且以这种期待为莫大的乐事。它的僵硬的尾巴撅得笔直，只有尾巴尖在战栗。它的嘴巴微微张开，两耳竖着。它奔跑的时候一只耳朵倒向一边，它沉重地、但是谨慎地呼吸着，与其说扭过头去，不如说斜着眼睛，更谨慎地回顾它的主人。他带着它看惯的脸色和老是那样可怕的眼神，跌跌绊绊地越过草墩，但它觉得他走的慢得出奇。它觉得他走得慢，其实他是在跑着。

他注意到拉斯卡的奇特的寻觅姿态，身子几乎整个贴着地面，好像在拖着后腿大步前进，而且它的嘴巴微微张开，他明白它给山鹬吸引住了，在向它跑去的时候，他心里默祷着他成功，特别是在这头一只鸟上。走到它身边，他以居高临下的地位朝前面望过去，他的眼睛看到了它的鼻子嗅到的东西。在草墩中间的空地上，他看见一只山鹬。它扭着脑袋，留神细听。它刚刚展了

展翅膀就又收拢了，它笨拙地摆了摆尾巴，就在角落里消失了。

“抓住它，抓住它！”列文喊叫，从后面推了推拉斯卡。

“不过我不能去，”它暗自寻思。“我往哪里去呢？从这里我嗅得到它们，但是如果我往前动一动，我就完全不知道它们在哪里，它们是什么东西了。”但是他又用膝盖推撞了它一下，用兴奋的低声说：“抓住它，拉斯卡，抓住它！”

“好吧，若是他要这样，我就这么办，不过现在我不能负什么责任了。”拉斯卡想，猛地用全速力向前面的草丛中间冲过去。现在它什么也闻不到了，只是莫名其妙地看一看听一听而已。

距离原来的地方十步远，带着一阵山鹬所特有的咯咯的啼声和拍击翅膀的响声，一只山鹬飞起来了。紧跟着一声枪响，它扑通一声白胸脯朝下跌落在湿漉漉的泥淖里。另外一只，没等猎狗去惊动就在列文后面飞起来。

等列文扭过身子，它已经飞远了。但是他的子弹射中了它。第二只山鹬飞了二十步的光景，斜着飞上去，又倒栽下来，像抛出去的球一样连连翻了几个斤斗，就扑通一声落到干地上。

“这就一帆风顺了！”列文想，把还有暖气的肥山鹬放到猎袋里。“哦，亲爱的拉斯卡，会一帆风顺了吧？”

列文又上好子弹，动身往远处去的时候，太阳虽然还被乌云遮着，但是已经升起来了。月亮失去了光辉，宛如一片云朵，在天空中闪着微光；一颗星星也看不见了。以前在露珠里发出银白色光辉的水草，现在闪着金黄色。烂泥塘像一片琥珀。青翠的草现在变成黄绿色。沼泽的鸟在那露珠闪烁、长长的影子投在溪边的树丛里骚动起来。一只鹞鹰醒了，停在干草堆上，它的头一会扭到这边一会扭到那边，不满地望着沼泽。乌鸦在飞向原野，一个赤脚的男孩把马群赶到老头身边，这个老头撩开了大衣坐起来

搔痒。火药的烟雾像牛奶一样，散布在葱绿的青草上。

有个小孩跑到列文跟前。

"叔叔，昨天这里还有野鸭哩！"他冲着他喊叫，远远地跟在他后面走。

列文在那个赞不绝口的小男孩面前一连打死了三只山鹬，因此觉得加倍地高兴。

十三

如果第一只飞禽或者走兽没有被放过，那么一天都会万事如意，猎人这种说法果然不错。

又疲倦，又饥饿，又快活，列文在早晨十点钟，跋涉了约莫三十里的光景，带着十九只血淋淋的野味，腰带上还系着一只野鸭（因为猎袋里已经没有容纳的余地），就返回寄宿处去了。他的同伴们早就醒了，并且早就觉得饥饿，已经吃过早餐了。

"等一下，等一下，我记得是十九只，"列文说，第二次又数起那些山鹬和松鸡，它们已经没有飞翔时的神气活现的姿态，缩作一团，干蔫了，身上凝着血块，脑袋歪到一边。

数目是对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嫉妒使列文非常高兴。他一回到寄宿处，就发现基蒂派来的信差已经送信来了，因此更加高兴。

> 我十分健康，很快活。若是你为我担心，现在你可以比以前更放心了。我有个新护卫，就是玛丽亚·弗拉西耶夫娜（这是一个接生婆，在列文家的家庭生活中是一个新的重要人物）。她来探望我，发现我十分健康，我们留她住到你回来的时候再走。大家都很高兴，都很健

康，你千万不要太着急，如果打猎很顺利，那么再逗留一天也行。

这两桩喜事，他的成功的游猎和他妻子的来信，使他非常痛快，以致后来发生的两桩煞风景的小事列文也就马马虎虎地放过了。一桩事情是那只栗毛副马，昨天显然是劳累过度了，不吃草料，显得无精打采。车夫说它累坏了。

“昨天把马累得精疲力尽，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他说。“啊哟，毫无道理地赶了十里路！”

另外一桩扫兴的事——最初曾破坏了他的愉快心境，可是随后又使他笑了很久的——是这样：基蒂准备得那么丰富的、似乎一个星期也吃不完的食物，居然一点不剩了。列文打完猎又累又饿地回来，历历在目地想着肉馅饼，以致他走近寄宿舍的时候仿佛已经闻到香味，尝到了那种滋味——就像拉斯卡嗅到了野味一样——立刻就吩咐菲利普去拿来。哪知道不但没有肉馅饼，连烧鸡都没有了。

“他的胃口真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含笑指着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说。“我并没有食欲不振的毛病，但是他的胃口可真惊人哩……”

“嗯，没有办法！”列文说，一面不高兴地望着韦斯洛夫斯基。“菲利普，那么给我拿些牛肉来吧！”

“牛肉吃光了，骨头喂了狗，”菲利普回答。

列文气得发火说：

“哪怕给我留下一点也好啊！”他像要哭出来了。

“那么收拾点野味，放上点荨麻，”他用发颤的声音对菲利普说，极力不望着韦斯洛夫斯基。“至少得给我要点牛奶。”

后来，他喝足了牛奶的时候，觉得对生人露出厌烦很不好意思，开始嘲笑自己饿得那副凶相。

傍晚他们又出去打猎，韦斯洛夫斯基也打了好几只飞禽，夜里就动身回家了。

归途上他们也像来的时候那样兴高采烈。韦斯洛夫斯基一会唱歌，一会津津有味地回忆他在农民家里的猎奇事件，他们请他喝伏特加，而且对他说，“请多多包涵”；一会又回想起那一夜的猎奇事件、游戏、使女和一位农民，那农民问他结过婚没有，听说没有，就对他说：“不要羡慕别人的老婆，还是自己想办法娶一个好。”这些话使韦斯洛夫斯基觉得特别有意思。

“总而言之，这趟旅行我非常满意。您呢，列文？”

“我也非常满意哩，”列文诚心诚意地说，他尤其高兴的是他不像在家里那样，不仅对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不怀着敌意，而且反倒对他抱着很大的好感。

十四

第二天早晨十点钟的光景，列文巡视过农庄，就敲敲瓦先卡寝室的房门。

“Entrez!①”韦斯洛夫斯基大声说。“对不起，我刚刚结束ablutions②哩，”他微笑着说，只穿着一件衬衣站在列文面前。

“请不要客气，”列文坐到窗口。“您睡得好吗？”

“睡得就像死人一样。今天是多么好的打猎的日子啊！”

“您要喝什么呢，茶，还是咖啡？”

“两样都不要。我要吃早点。我实在很难为情，我想夫人们

① 法语：请进！

② 法语：淋浴。

已经起来了吧？现在去散散步就好极了。让我看看您的马吧。”

他们绕着花园走了一圈，参观了马厩，甚至还一齐在双杠上做了一会体操以后，列文陪着客人回到家里，同他一齐走进了客厅。

“猎打得好极了，有那么多新的感受！”韦斯洛夫斯基说，向坐在茶炊旁边的基蒂走过去。“可惜妇女享受不到这种乐趣！”

“嗯，这又有什么呢，他总得跟女主人寒暄几句，”列文自言自语。他又觉得这位客人同基蒂说话的时候流露出的微笑和得意扬扬的表情里有点蹊跷……

同玛丽亚·弗拉西耶夫娜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坐在桌子那一头的公爵夫人，把列文招呼到自己跟前，同他谈着为了基蒂生产迁移到莫斯科去住和准备房子的问题。对于列文，正像结婚时各种各样琐琐碎碎的准备，破坏了正在进行的事情的庄严性，反而使他很不痛快那样，现在为了那屈指就要来临的生产而做的准备使他越发不痛快了。他总是极力不听她们谈论用襁褓包裹未来的婴儿的最好方法，总是极力扭过头去不看多莉所特别看重的那种神秘的、没完没了的、编织绷带和麻布三角巾的工作，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已经有了希望的、而他却还是不能相信的儿子（他确信是个儿子）的降生，这件事是那么离奇，以致他一方面觉得是莫大的、因而是不可能获得的幸福；而另一方面又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因此这种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的强不知以为知，因而把它当作人间的什么平凡的、人为的事情来作种种准备，他觉得这是一种岂有此理和侮辱人的事。

但是公爵夫人不了解他这种心情，认为他的不闻不问是粗心大意和漠不关怀，因此不容他安静一下。她委托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去看一幢房子，现在就把列文招呼过来。

"我什么也不知道哩，公爵夫人。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他说。

"你得决定一下什么时候搬家。"

"我真不知道。我知道千千万万的婴儿没去莫斯科，也没请医生，但是也生下来了……那么为什么……"

"哦，假如这样……"

"噢，不！照基蒂的意思办吧。"

"但是这事不能跟基蒂谈呀！你到底想怎么样，要我吓坏了她吗？今年春天，纳塔利·戈利岑娜就是因为请了个庸医死掉的。"

"您说怎么着，我就怎么办，"他愁眉不展地说。

公爵夫人开始对他讲，但是他并不去听她的话。虽然同公爵夫人的这场谈话使他心乱如麻，不过他闷闷不乐倒不是因为这场谈话，而是由于看到了茶炊旁边那种情景的缘故。

"不，不可能的，"他沉思着，有时望望瓦先卡，后者正带着动人的微笑探着身子凑近基蒂说些什么，有时望望满面绯红、神情激动的基蒂。在瓦先卡的姿态上，在他的眼色和微笑里有些不纯洁的地方，甚至在基蒂的姿态和眼色里列文也看出一些不纯洁的地方。他的眼睛又黯淡无光了。他又像以前一样，突如其来地，丝毫没有变化，他觉得自己从幸福、宁静和尊严的绝顶被扔到绝望、怨恨和屈辱的深渊里。他又觉得一切人和一切事情都是讨厌的了。

"那么，公爵夫人，您以为怎么好就怎么办吧，"他说，又扭过头去观察。

"莫诺玛赫冠是沉重的！"①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跟他开玩

---

① 引自普希金所著的《鲍利斯·戈东诺夫》。莫诺玛赫冠即王冠。

笑说，显然不仅暗指公爵夫人的话，而且也针对他观察到的列文激动的原因。“你今天多么晚呀，多莉！”

大家都起来迎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瓦先卡站了一站，带着现代青年人所具有的那种对待妇女缺少礼貌的特色，只欠了欠身，就又说笑起来。

“玛莎可把我折磨坏了。她睡不好，今天早晨淘气极了。”多莉说。

瓦先卡和基蒂所谈的话题像昨晚一样又涉及安娜以及爱情是不是超然物外的问题上去了。这种话题基蒂很不喜欢，使她心烦意乱，一方面由于话题的本身，一方面由于谈话的腔调，特别是因为她已经了解这对于她丈夫会有多大影响。但是她太单纯太天真了，不知道怎样来打断这种议论，甚至也不知道怎样来掩饰由于这位年轻人的露骨的殷勤而引得她流露出来的欣慰神情。她想结束这场谈话，但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无论她做什么，她知道，她丈夫都会注意到的，都会往坏处想的。果然，当她问多莉玛莎出了什么问题，而瓦先卡等待着这场他觉得索然无味的谈话快快结束，漠不关心地望着多莉的时候，列文觉得她的问题是不自然的，狡猾得使人作呕的。

“怎么样，我们今天去采蘑菇吗？”多莉说。

“去吧，我也要去哩，”基蒂说，脸涨得通红。为了礼貌的关系，她想问瓦先卡去不去，但是忍住了没有问。“哪里去，科斯佳？”当她丈夫迈着坚决的步子从她身边走过去的时候，她带着羞愧的神情问。这种愧疚的神色证实了他所有的猜疑。

“我不在的时候机修工来了，我还没有见着他，”他说，望都不望她一眼。

他走下楼去，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走出书房，就听见妻子的

熟悉的脚步声迈着不小心的疾速步伐紧跟着他出来了。

“什么事情?”他冷冷地问她。“我们忙得很。”

“对不起,”她对那位德国机修工说。“我有几句话要跟我丈夫谈谈。”

德国人刚要走开,但是列文对他说:

“请放心好了!”

“火车是三点钟吗?”德国人问。“我决不能误了车。”

列文不答腔,就同他妻子走出去了。

“嗯,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他用法语问。

他不望着她的面孔,也不愿意注意她处在怀孕的状况下,整个脸都在抽搐,流露出逗人怜爱、不知所措的神情。

“我……我要说,再也不能这样过下去了……这简直是受罪!”她低声说。

“饭厅里有仆人,”他怒冲冲地说。“别大吵大闹。”

“那么,这边来吧!”

他们站在过道里。基蒂想要走进隔壁的房里去,但是英国女家庭教师正在那里教塔尼娅功课。

“哦,到花园里去吧。”

在花园里他们碰见一个打扫小径的农民。也顾不得那位农民会看见她脸上的泪痕和他的激动神色,也顾不得他们那副样子像逃难人一样,他们飞似地往前走,觉得一定要痛痛快快地说个清楚,把一切误会都解释开,一定要单独待一会,借此摆脱掉两个人都遭受到的痛苦。

“决不能这样过下去!这是受罪!我痛苦,你也痛苦。为了什么呀?”在他们终于到了菩提林荫路的角落上的清静的长凳旁的时候,她说。

“不过你倒跟我说说：他的声调里是不是有一些不成体统的、不正经的、下流得可怕的地方？”他说，又带着那天晚上的姿势，两只拳头紧按在胸膛上，站在她面前。

“有的，”她用颤栗的声音说。“不过，科斯佳，难道你真看不出不是我的过错吗？我从早晨就想采取一种……但是这些人……他为什么要来呢？过去我们多么幸福！”她说，因为那种使她的膨胀的身体战栗不已的鸣咽而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了。

园丁惊异地看到，虽然没有什么东西追赶他们，也没有什么东西要逃避，而且在那条长凳上也不可能发现什么了不起的可高兴的事，但是，他们走过他身旁回家去的时候脸上却是又平静又开朗的。

十五

列文把妻子送上楼以后，就到多莉的房里去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那天也苦恼得不得了。她在屋里踱来踱去，对站在角落里号啕大哭的小女孩怒冲冲地说：

“罚你在角落里站一天，罚你一个人吃午饭，一个娃娃也不让你看到，一件新衣服也不给你做。”她数落着，不知道怎样处罚她才好。

“唉哟，她真是讨人厌的孩子哩！”她对着列文说。“她这种坏习惯是从哪里来的呢？”

“她究竟做了些什么呀？”列文相当冷漠地问。他本来想和她商量自己的事，因此很懊悔自己来得不是时候。

“她跟格里沙到覆盆子树那里去，在那里……她做的事我都

不好说出口。Miss Elliot① 没来真叫人遗憾万分。这一个什么都不照管，像一架机器……Figurez vous, que la petite② ……”

于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讲起玛莎的罪状来。

“那又算得了什么，这根本不是什么坏习惯，只不过是淘气罢了。”列文安慰她说。

“但是你有什么不如意的事？你来做什么？”多莉问。“那边出了什么事情？”

从这问题的声调列文听出来，他可以畅所欲言地说出他心里想要说的话。

“我没有在那里，我同基蒂到花园里去了。这是我们第二次口角了，自从……斯季瓦来了以后。”

多莉用聪明而通达事理的眼光盯着列文。

“哦，你说说，凭着你的良心，有没有……不是基蒂那方面，而是在这位先生的举动上，有没有使做丈夫的感到不痛快，不是不痛快，而是可怕和侮辱的地方呢？”

“你是说，我怎么说才好呢……站住，站在角落里！”她对玛莎说，她看见她母亲的脸上流露出一丝隐约可辨的微笑就转过身来。“社交界的人会说，他的行径和所有的青年人的行径一样。Il fait la cour à une jeune et jolie femme,③ 而一个社交界的丈夫只会因此觉得受宠若惊哩。”

“是的，是的，”列文郁闷地说。“但是你觉察出来了？”

“不单我，斯季瓦也看出来了。喝过茶以后他坦白地对我讲：je crois que 韦斯洛夫斯基 fait un petit brin de cour à

① 英语：伊列奥特小姐。

② 法语：真想不到，这孩子……

③ 法语：他在向年轻貌美的妇女献殷勤。

基蒂。①

"噢，对了，现在我放心了。我要把他赶走。"列文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发疯了？"多莉大吃一惊，喊起来。"你这是什么意思，科斯佳，想想吧！"她笑着说。"你现在可以到芬妮那里去了。"她对玛莎说。"不，要是你愿意的话，我就告诉斯季瓦。他会把他带走的。就说你们家要来客人就行了。总而言之，他在我们家很不合适。"

"不，不，我自己来办。"

"但是你会吵起来吧？……"

"决不会的。这对我会是一桩乐事，"列文的眼睛里果真闪耀着愉快的光芒说。"哦，饶了她吧，多莉！她不会再犯了。"他替那个没有到芬妮那里去，迟疑不决地站在她母亲面前，皱着眉头等待着，极力想迎住她的目光的小犯人求情说。

母亲望了她一眼。小女孩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把脸埋藏在她母亲的裙子里，多莉把自己的瘦削而柔弱的手放在她头上。

"他和我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列文一边沉思，一边去找韦斯洛夫斯基。

他穿过前厅的时候，吩咐套上轿车，赶到车站去。

"昨天轿车的弹簧断了，"仆人回答说。

"那么就套上二轮马车，不过要赶快。客人在哪里呢？"

"他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列文找到瓦先卡的时候，他已经打开了皮箱里的东西，摊开了新的情歌，正在打绑腿，准备骑马去。

是列文的脸色有些异样呢，还是瓦先卡自己意识到他所发

---

① 法语：我想，韦斯洛夫斯基在向基蒂献小殷勤哩！

动的ce petit brin de cour① 在这家庭里很不得当，列文一进来，他就有点(像社交界的人所容许有的程度)不好意思了。

“您打绑腿去骑马吗?”

“是的，这样利落多了，”瓦先卡说，把一只胖腿放在椅子上，扣上下面的钩子，愉快而和蔼可亲地微笑着。

他无疑是个好脾气的人，列文一看见流露在瓦先卡脸上那种羞怯的表情，因为自己是做主人的，就替他难过起来，而且不胜惭愧。

桌上摆着半截手杖，这是他们早晨做体操的时候，试着扶正弯曲了的双杠而搞断了的。列文拾起这截断了的木棍，动手扯下棍头上四分五裂的碎片，不知道怎样开口才好。

“我想要……”他停下不作声了，但是突然间想起基蒂以及发生过的一切纠葛，于是坚定不移地正视着他说：“我吩咐给您套好了马车。”

“怎么回事?”瓦先卡大惊失色地开口说。“要到哪里去?”

“送您到火车站去，”列文郁闷不乐地说，把手杖上的碎片拧掉了。

“您要走呢，还是出了什么事?”

“碰巧我家要来客人，”列文说，用他的强有力的手指越来越快地扯掉手杖上的碎片。“不，不是要来客人，也没有出什么事，不过我还是要请您走。随便您怎样解释我这种无礼的行为吧。”

瓦先卡挺直身子。

“我请求您解释明白……”他庄严地说，终于恍然大悟了。

“我不能对您解释，”列文轻轻地、慢吞吞地说，极力控制着

---

① 法语：那种小小的献殷勤。

自己下颚的颤栗。“您还是不要问的好。”

手杖上的碎片都已经扯掉了，列文就抓起粗的一头，把手杖折成两半，小心地接住落下来的那一半。

大概是那极度紧张的手臂、那在早操时他摸过的筋肉、那炯炯的眼光、低沉的声音和战栗的下颚的景象，胜过千言万语，使瓦先卡信服了。他耸耸肩膀，轻蔑地冷笑一声，行了一个礼。

“我可不可以见见奥布隆斯基？”

这种耸肩和冷笑并没有惹恼列文。“他还要干什么勾当？”他沉思。

“我马上就请他到您这里来。”

“这是多么荒唐的举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见他的朋友说他接到逐客令，在花园里找到正在踱来踱去等着客人离去的列文的时候，这么说。“Mais c'est ridicule!① 你被什么蝇子咬了？② Mais c'est du dernier ridicule!③ 你以为，如果一个年轻人……”

但是列文被蝇子咬的地方显然还很疼痛，因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要跟他讲道理的时候他的脸色又发青了，连忙打断他的话：

“请你千万不要跟我讲道理！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在你和他的面前觉得羞愧。不过依我看他走了也不会太难过的，而他在这里我和我妻子心里都不痛快。”

“但是他觉得受了侮辱！Et puis c'est ridicule!④”

---

① 法语：真可笑！

② 这句话是成语，意为“谁惹你啦？”

③ 法语：简直可笑到极点了！

④ 法语：而且真荒唐！

"我也觉得侮辱和痛苦哩！我任何过错都没有，不应该受罪。"

"好吧，简直出乎我意料之外！On peut être jaloux, mais à ce point, c'est du dernier ridicule!①"

列文迅速地转过身去，离开他走向林荫路的深处，又一个人在那里踱来踱去。不久他就听到二轮马车的轰隆声，从树丛里看见瓦先卡坐在一抱干草上（不幸二轮马车上没有座位），戴着他那顶苏格兰帽，沿着林荫路颠颠簸簸地驶过去。

"又是什么事？"当仆人从房里跑出来，拦住车子的时候，列文惊奇地想。原来是为了列文完全忘记了的那个机修工。机修工行了个礼，对瓦先卡寒暄了几句，就爬到马车里，于是他们一齐坐着车走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公爵夫人对列文的行为大为愤慨。他自己也觉得他不仅 ridicule② 到了极点，而且觉得有罪和丢人；但是回想起他和他妻子受过的罪，他自问下一次他将如何处理，结果回答他还会采取同样的行动。

虽然如此，但是将近薄暮的时候，除了公爵夫人不能饶恕列文这种行为以外，所有人都变得非常兴高采烈了，就像孩子受过处罚或者成年人在一场难受的官场应酬以后一样，因此晚上当公爵夫人不在的时候，他们把瓦先卡被撵走的事当成陈年旧事一样高谈阔论起来。承继了她父亲那种谈笑风生的才能的多莉，使瓦莲卡笑得前仰后合，她几次三番地，而每一次都添上一些新的幽默，叙述她怎样为了对客人表示敬意特地系上簇新的蝴蝶结，正要走进客厅的时候，突然间听见马车的轰隆声。究

---

① 法语：嫉妒也可以，但是居然达到这种地步，简直可笑到极点了！

② 法语：荒唐。

竟是谁坐在车里？除了瓦先卡还有谁呢，他戴着一顶苏格兰帽，拿着情歌，打着绑腿，坐在干草上。

"哪怕替他套上一辆轿车也好啊！可是没有，随后我听见：'站住！'哦，我以为他们发了慈悲哩。一看，原来是让一个又肥又胖的德国人坐到他身边，车子就走了……我的蝴蝶结也白系了！……"

十六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实现了去拜望安娜的心愿。她要去做一件使她妹妹伤心和惹得列文不高兴的事情，觉得很过意不去；她觉得列文家不愿意和弗龙斯基有任何来往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她认为拜访安娜，表明尽管她的处境改变了，但是自己对她的感情依然不变是她的责任。

为了使这趟旅行不依靠列文家的帮助，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打发人到乡村里去租马；但是列文一听说这件事，就来责备她。

"你为什么认为你去我会不高兴呢？即使我不高兴的话，如果你不用我的马，我就会更不高兴了，"他说。"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你一定要去。再说，要在乡村里租马，一来会使我不高兴，而主要的是，他们会承揽下这桩差使，但是永远也不会把你送到地方的。我有马。如果你不想让我难过的话，你就拿我的去用吧。"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只好答应，在指定的日期列文给他的姨姐准备好了四匹马，作为轮班驾驶的驿马，是由耕马和乘

骑拼凑起来的，一点也不壮观，但是却能够当天把她送到目的地。目前，要动身离开的公爵夫人和接生妇都需要马，这对列文说来是一件麻烦事，但是由于他殷勤好客，他不能让住在他家里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到外边去租马，况且，他知道她为了这趟旅行而要花费的二十个卢布，对她来说是一笔了不起的数目；而列文对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拮据的经济状况，就像对自己的事情那样关心。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听了列文的劝告，在黎明以前就动身了。道路很好走，马车很舒适，马匹跑得很起劲，在驾驶台上车夫旁边坐着的不是仆人，而是列文为了安全起见派遣来的事务员。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打瞌睡了，直到抵达了换马的小旅店才醒过来。

在列文那次去斯维亚日斯基家中途逗留过的那家蒸蒸日上的农家喝过茶，同女人们聊了一阵孩子，同老头谈了谈他非常钦佩的弗龙斯基伯爵，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十点钟就继续赶路了。在家里，由于要照顾孩子们，她没有思索的余暇。但是现在，在这四个钟头的旅途中，她以前压抑住的千头万绪突然都涌上了她的心头，她开始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回顾她自己这一生，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她的思想使她自己都觉得奇怪。最初她想到了孩子们，虽然公爵夫人，主要是基蒂（她比较更信赖她一些）答应了照顾他们，她还是放心不下。"但愿玛莎不要又淘气，格里沙不要被马踢了，莉莉不要再闹肚子就好了。"但是一下子眼前的问题又被不久将来的问题代替了。她开始沉思，今年冬天在莫斯科她得搬到一幢新房子里去，把客厅的家具更换一新，给最大的女孩做一件冬大衣。随后更远的未来的问题——她怎样把孩子们培养成人——也出现了。"女孩子们还好

办，”她凝思。“可是男孩子们呢？”

“好在现在我在教格里沙，但是这只是因为我现在没有牵累，没有怀孕。自然什么都不能指望着斯季瓦。靠着好心人的帮助，我会把他们培养成人；但是万一又生儿育女呢……”她突然想起那句话——说加在妇女身上的咒诅是生育的痛苦——有多么不正确。“分娩倒没什么；但是怀孕却是一件苦事哩，”她沉思，回忆她最近的一次怀孕和最小的婴儿的夭折。她回想起刚才在歇脚地方她和一位年轻女人谈过的话。为了回答她有没有孩子这个问题，那个年轻美貌的农妇快活地答复说：

“我有过一个女孩，但是老天爷解放了我。我去年四旬斋把她埋了。”

“那么，你很难过吗？”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问她。

“有什么可难过的哩？老头的孙子孙女本来就很多了。儿女只不过是个麻烦罢了。害得你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不过是个累赘罢了。”

尽管这个年轻女人脸上流露着温柔和蔼的神情，这回答却使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起了反感；可是现在她不由得回忆起这句话。在这句豁达的话里倒也有一部分道理。

“总而言之，”她沉思，回顾她这十五年的结婚生活。“怀孕、呕吐、头脑迟钝、对一切都不起劲、而主要的是丑得不像样子。基蒂，就连那样年轻美丽的基蒂，也变得那么难看了。我怀孕的时候，我知道我变丑了。生产、痛苦，痛苦得不得了，最后的关头……随后就是哺乳、整宿不睡，那些可怕的痛苦……”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几乎哺乳每个孩子都害过一场奶疮，她一想起那份罪就浑身战栗。“接着就是孩子们的疾病，那种接连不断的忧虑；随后是他们的教育，坏习惯（她回想起小玛

涉在覆盆子树丛里犯的过错），学习，拉丁语……这一切是那样困难和难以理解。最要命的是，孩子的夭折。”那种永远使慈母伤心的悲痛回忆又涌上了她的心头：她最小的婴儿，一个害喉炎死去的小男孩；他的葬礼，大家对那淡红色小棺材所表示的淡漠，当盖上装饰着金边十字架的淡红色棺材盖的那一瞬间，她看见他那满鬓鬈发的苍白的小额头和微微张着的露出惊异神情的小嘴的时候，她所感到的那种肝肠寸断的凄惨的悲痛。

“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一切究竟会有什么结果呢？结果是，我没有片刻安宁，一会儿怀孕，一会儿又要哺乳，总是闹脾气和爱发牢骚，折磨我自己，也折磨别人，使我丈夫觉得讨厌，我过着这样日子，生出一群不幸的、缺乏教养的、和乞儿一样的孩子。就是现在，如果我们没有到列文家来避暑，我可真不知道我们要怎样对付过去了。自然科斯佳和基蒂是那样会体谅人，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但是不能老这样下去的。他们会有儿女，就不能帮助我们了；事实上，他们现在手头也很困难。爸爸，他几乎没有给自己留下一点财产，怎么能管我们呢？这样我自己连抚养大孩子们都办不到，除非低三下四地靠别人帮忙。嗯，就往好里想吧：以后一个孩子也不夭折，我终于勉勉强强把他们教养成人。充其量也不过是不要成为坏蛋罢了。我所希望的也不过如此。就是这样，也得吃多少苦头，费多少心血啊……我的一生都毁了！”她又回忆起那个年轻女人所说的话。这个回忆又引起她的反感，但是她不能不承认这些话里是有几分粗浅的真理。

“还很远吗，米哈伊尔？”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问那个事务员，为的是驱散那种吓得她胆战心寒的思想。

“听说离村庄还有七里。”

马车沿着村里的大街驶上一座小桥。一群开心的农妇，肩上搭着缠绕好的捆庄稼的绳索，有说有笑地，正在过桥。农妇们停在桥上不动，好奇地打量着这辆马车。所有朝着她看的面孔，在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看来都是健康而快活的，以她们的生活的乐趣刺激她。“人人都活着，人人都享受着人生的乐趣，”多莉继续沉湎在凝思中，那时马车已经驶过农妇们身边，驶到斜坡顶上，马飞快地放开步子，人坐在旧马车的柔软的弹簧上舒适地颠簸着。“而我，就像从监狱里，从一个苦恼得要把我置于死地的世界里释放出来，现在才定下心想了一会儿。人人都生活着：这些女人，我的妹妹纳塔利娅，瓦莲卡，和我要去探望的安娜——所有的人，独独没有我！”

“他们都攻击安娜。为什么？难道我比她强吗？我至少还有一个心爱的丈夫。并不是很称心如意的，不过我还是爱他的；但是安娜并不爱她丈夫。她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呢？她要生活。上帝赋予我们心灵这种需要。我很可能也做出这样的事。在那可怕的关头她到莫斯科来看我，我听了她的话，这一点我现在都不知道我做得对不对。当时我应当抛弃我丈夫，重新开始生活。我可能真的爱上一个人，也真的被人爱上了。现在难道好些吗？我并不尊敬他。我需要他，”她想起她的丈夫。“我容忍了他。那样做难道有什么好处吗？当时还可能有人欢喜我，我还有姿色。”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继续想下去，她很想在镜子里照一照自己的容貌。她的口袋里有一面旅行用的小镜子，她很想取出来；但是瞥了一眼车夫和坐在她旁边晃来晃去的事务员的背影，她知道万一他们当中有个人掉过头来，她可就不好意思了，因此她没有把镜子掏出来。

但是即使没有照镜子，她想现在也还不晚，于是她回忆起那

个对她特别殷勤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那个在她的孩子们害猩红热期间曾同她一道看护过他们，而且钟情于她的，斯季瓦的朋友，心地善良的图罗夫岑。还有一个非常年轻的人——她丈夫开玩笑似地对她讲的——认为她在姊妹中是最美丽的。于是最热情的和想入非非的风流韵事涌现在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想像里。"安娜做得好极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责备她。她是幸福的，使另外一个人也幸福，而且不像我这样精疲力尽，她大概还像以往一样娇艳、聪明和坦率，"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这么想着，一丝狡猾的微笑扭曲了她的嘴唇，特别是因为想到安娜的风流韵事的时候，她同时给自己和一个爱上了她的想像中的德才兼备的男子虚构了一段类似的风流韵事。她，像安娜一样，把全部真相都向她丈夫招认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了这场自白流露出的惊讶而狼狈的神情使她微笑起来。

沉溺在这样的梦想中，她到达了大路上通到沃兹德维任斯科耶村转弯的地方了。

十七

车夫勒住了四匹马，往右边黑麦田里回头望了一眼，那里有几个农民坐在大车旁。事务员本来想跳下车去，但是随后又改变了主意，命令式地向一个农民吆喝，做手势要他走过来。在马车行驶时感到的微风，车一停就平息了；马蝇落在汗流浃背的马身上，马忿怒地想把蝇子驱走。从大车旁传来的敲击镰刀的铿锵声停息了。有个农民立起身来，朝着马车走来。

"唉呀，你的动作太缓慢了！"事务员向着那个赤着脚慢腾

腾地跨过踩硬了的干路的车辙走来的农民怒喝道。"快点!"

那个鬈发的老头，头上缠着树皮绳索，伛偻的脊背被汗水淋得黑黝黝的，他加快速度，走到马车跟前，用他的晒黑了的胳臂扶住挡泥板。

"沃兹德维任斯科耶村，老爷的庄园吗？到伯爵家去吗？"他翻来覆去地说。"你瞧，走到路的尽头，就往左拐。顺着大路一直走，就到了。不过你们要找谁呀？伯爵本人吗？"

"他们在家吗，朋友？"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含糊其词地说，甚至对农民也不知道怎样打听安娜才好。

"一定在家的，"农民说，把体重由一只赤脚上倒换到另外一只上，在尘土里留下清清楚楚的五个脚趾印。"一定在家的。"他又重复了一句，显然很想聊一阵。"昨天还来了一群客人哩。客人，多得了不得……你要干什么？"他扭过去望着在大车旁喊叫的小伙子说。"啊，不错！不久以前他们骑着马路过这里，去看收割机。现在一定到家了。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远路来的，"车夫说，又爬到驭台上。"那么不远了？"

"我告诉你就在那里。你们走到路口就……"他说，一直用手摸索着马车的挡泥板。

一个年轻的、身强力壮的、个子矮小的小伙子也走上前来。

"什么，是不是要雇工人去割麦子？"他问。

"不知道，小伙子。"

"喂，你瞧，转到左边的时候，就到了，"农民说，显然舍不得让他们走掉，想聊聊。

车夫赶着车走掉了，但是他们刚一转过弯去，就听见农民们喊叫起来：

"停下，嗨，朋友们！停下来！"两个声音呼喊。

车夫勒住马。

“他们来了！那就是他们哩！”农民喊着说，指着沿着大路过来的四个骑马的和两个坐着游览马车的人。

骑在马上的是弗龙斯基和赛马骑师，韦斯洛夫斯基和安娜，游览马车里坐的是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和斯维亚日斯基。他们骑马出游回来，并且看了一架新运来的收割机开动的情况。

马车停住不动的时候，骑手们以散步的步伐走过来。安娜同韦斯洛夫斯基并肩走在前头。她平稳地骑着一匹马鬃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短尾的英国种矮脚马。看到她那由高帽里散落下来的一绺绺的乌黑鬈发的美貌动人的头，她的丰满的肩膀，她的穿着黑骑装的窈窕身姿，和她的整个的雍容优雅的风度，多莉不由得为之惊倒了。

最初的一瞬间，她觉得安娜骑马是不成体统的。在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心目中，女人骑马是和幼稚而轻浮的卖弄风情的观念有关联的，按她的见解，这对于处在安娜这种境地的女人是很不合式的；但是当她在近处端详了她一下的时候，她马上觉得安娜骑马也没有什么不好。虽然她具有优美动人的风度，但是安娜的一切——她的姿态、服装和举止——是那样单纯、沉静和高贵，再也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了。

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戴着丝带飘舞的苏格兰帽，骑着一匹骑兵的灰色烈性战马，两条粗腿往前伸着，和安娜并着肩，显然正在自我欣赏，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一认出他，就忍不住笑起来。骑着马走在他们后面的是弗龙斯基。他骑着一匹纯种的赤骝马，它显然奔驰得烈性大发，他揿着缰绳勒住它。

在他后面的是一个穿着赛马骑师服装的身材矮小的人。斯维亚日斯基和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坐着一辆簇新的游览马车，车

上套着一匹乌骓骏马，追赶着骑马的人们。

安娜认出那娇小的、蜷缩在旧马车角落里的人就是多莉的时候，她的面孔立刻就欢笑得容光焕发了。她喊了一声，在马上耸动了一下身子，让马奔驰起来。驰到了马车跟前，她不用人扶就跳下马，提着骑马服，迎着多莉跑过去。

“我想是你，可是又不敢这么妄想！多么高兴啊！你简直想像不到我有多么高兴！”她说，一会儿把脸紧贴着多莉吻她，一会又闪开，带着微笑打量她。

“多么高兴的事啊，阿列克谢！”她说，转向下了马正朝她们走来的弗龙斯基。

弗龙斯基，脱下灰色大礼帽，朝着多莉走过去。

“您想像不出，您来了我们多么高兴哩！”他特别加重了语气说，同时微微一笑，露出两排结实的白牙齿。

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没有下马，摘下帽子欢迎客人，兴高采烈地在头顶上挥舞着他的缎带。

“这位是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当游览马车驰拢来的时候，安娜回答多莉的询问的眼光。

“啊呀！”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她的脸上不由得流露出不满的神色。

瓦尔瓦拉公爵小姐是她丈夫的姑妈，她早就认识她，却不尊重她。她知道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一生都在有钱的亲戚家过寄人篱下的生活；但是她现在竟然到弗龙斯基家——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家——里作食客，因为她是她丈夫的亲戚使多莉感到莫大的侮辱。安娜觉察出多莉脸上的表情，于是不好意思起来，脸上泛出红晕，使得骑装由她的手里滑落下去，把她绊了一下。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走到停下来的游览车跟前，冷淡

地同瓦尔瓦拉公爵小姐打了个招呼。她同斯维亚日斯基也认识。他打听他那行径古怪的朋友和他的年轻妻子近况如何，眼光扫了一下那一群拼凑起来的马和马车上那千疮百孔的挡泥板，于是请夫人们都来坐游览马车。

“我去坐那辆马车，”他说，“马很驯良，而且公爵小姐的驾驶技术高明得很哩。”

“不，请您坐在原处别动，”也走上前来的安娜说。“我们去坐那辆马车，”于是挽着多莉的胳膊，引着她走了。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看见那辆她从未见识过的雅致的马车，那一匹匹出色的骏马和环绕着她的那一群优雅而华丽的人，弄得眼花缭乱了。然而最使她感到惊讶不置的还是在她所熟悉而钟爱的安娜身上所发生的变化。换上另外一个女人，一个眼光不那么敏锐、以前不认识安娜、特别是一个没有起过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路上起过的那种念头的女人，在安娜身上是看不出什么异样的地方的。但是现在多莉被那种仅仅在恋爱期间女人身上才有的、现在她在安娜脸上所看出的那种瞬息即逝的美貌所打动了。她脸上的一切：她脸颊和下颚上的鲜明的酒靥，她嘴唇的曲线，她面孔上依稀荡漾的笑意，她眼里的光辉，她的动作的优雅与灵活，她的声音的圆润，甚至她用来回答韦斯洛夫斯基的那种半恼半笑的姿态，——他请求许他骑她的马，好教它跑时用右脚起步——这一切都特别使人神魂颠倒；好像她自己也知道这一点，而且为此感到高兴。

当两个女人在马车里坐定了的时候，两个人突然不自在起来。安娜因为多莉那样聚精会神好奇地打量她而难为情；而多莉，在斯维亚日斯基批评过“这辆车子”以后，因为安娜陪她一齐坐上这辆又肮脏又破旧的马车不由得羞惭起来。车夫菲利

普和事务员也有同感。事务员为了掩饰自己的窘相，手忙脚乱地张罗着，搀扶夫人们上车，但是菲利普变得愁眉不展了，打定主意将来决不再受这种外表上的优越气派的影响。他讽刺地冷笑了一声，瞥了一眼游览马车的那匹乌骓骏马，心里已经断定这匹马只适于散步之用，热天一口气决走不了四十里路。

大车旁的农民们都立起身来，一边好奇而快活地观望着客人们的会晤，一边说东道西。

“他们很高兴哩，好久没有见面了！”头上缠着草绳的鬈发老头说。

“喂，格拉西姆叔叔，要是套上黑骟马拉麦捆，干起活来就快了！”

“你瞧！那个穿马裤的是女人吗？”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喊道，指着正跨上女用马鞍的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

“不，是男人。看，他跨得多么灵活啊！”

“唉呀，小伙子们，看起来我们今天不歇晌了？”

“今天还有什么时间歇晌哩！”老头说，斜着眼望了望太阳。“看看，过了晌午了！拿起镰刀，来吧！”

十八

安娜望着多莉的消瘦、憔悴、皱纹里满是灰尘的面孔，本来想要把心里想的话告诉她，就是：多莉消瘦了；但是想起自己却变得美貌动人了，而多莉的眼色也仿佛这么说，于是她叹了口气，谈起自己的事情来。

“你望着我，”她说。“心里在纳闷，处在我这种境地，我能

不能幸福呢？哎哟，你怎么想法呢？说起来真不好意思；但是我……我却幸福得令人难以宽恕呢！在我身上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奇事，就像一场大梦，正吓得心惊胆战的时候，突然间醒悟过来，感觉得一切恐怖都不存在。我醒过来了。我历尽了恐惧和痛苦，但那早已是过去的事了，特别是自从我们到了这里以后，我幸福得不得了！……"她说，带着羞怯的微笑探究地凝视着多莉。

"我多么高兴呀！"多莉微笑着说，语气却不由得比本来的意思冷淡了些。"我替你高兴哩。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

"为什么？因为我不敢……你忘记了我的处境……"

"给我？你不敢？若是你知道我多么……我以为……"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想要说说她今天早晨的想法，但是不知为什么她现在又觉得很不适当了。

"不过，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吧。这是什么？这些建筑都是什么？"她询问，想要改变话题，指着映入眼帘的一道相思树和紫丁香树构成的绿色天然篱笆后面的红绿相映的房顶。"简直是一座小城市呀！"

但是安娜没有回答。

"不，不！你对于我的境遇到底怎么看法，你怎样想法？怎样想法？"她追问。

"我认为……"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本想开口说下去，但是恰恰在这时已经把马调教得会先迈右腿奔驰的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穿着短皮外套疾驰过去，笨重地在女用皮马鞍上一起一伏。

"行了，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他叫喊。

安娜望都没有望他一眼；但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又觉

得在马车里不便讨论这么大的问题，因此她简单地回答说：

“我没有什么意见，”她说，“我一向爱你，如果爱一个人，那就爱整个的他，实事求是地照他本来的面目去爱他，而不是脱离实际希望他这样那样的……”

安娜扭过头去不看她朋友的面孔，眯缝着眼睛（这是她的新习惯，多莉以前没有见过），凝思起来，极力想要完全领会这些话的含意。而且她显然按照自己的想法领悟了，她瞥了多莉一眼。

“如果你有什么罪过，”她说。“为了你来了而且说了这一番话通通会得到宽恕的。”

多莉看见她的眼睛里泪水盈盈的了。她默默地紧紧握住安娜的手。

“这些到底是什么房子？怎么这样多啊！”沉默了一会以后，她又旧话重提了。

“那是仆人的下房、养马场和马厩，”安娜回答。“从这里起是花园。本来全都荒芜了，但是阿列克谢又通通修葺一新。他非常爱这庄园，这简直出乎我意料之外，而且他对经管农业醉心得很。当然这是由于他天分高！不论他干哪一样，他都干得很出色。他不但不觉得枯燥无味，反而干得起劲极了。他——就我所知道的——成了第一流的精打细算的庄园主；在农事上他甚至都斤斤计较了。不过只是在农业上才这样。但是遇到要用几万的场合，他又不打算盘了，”她说，脸上流露出那种愉快而调皮的微笑，那是妇女们谈到只有她们才发现得了的她们的爱人的隐蔽特性时常表露出的。“你看见那一幢大建筑吗？那是一所新医院。我想要值十万多卢布哩。这是他目前的 dada①。你

---

① 法语：特别爱好的话题。

知道这是怎么开办起来的？农民们请求他廉价出租一些牧场，我想是这样的，而他一口回绝了，于是我就责备他太吝啬。当然不只是因为这件事，而是好多事合在一起，使得他动手修建了这个医院，好证明，你知道，他并不吝啬。可以说，c'est une petitesse，①可是我却因此更爱他了。现在你马上就会看到房子了。那还是他祖父的房子，外表上什么也没有变动。"

"多么漂亮啊！"多莉说，用一种不期然而然的惊异眼光观看着在花园里的古树的深浅不一的绿荫掩映中耸立着的、有着一排排圆柱的富丽堂皇的宅邸。

"很美，不是吗？由房子里，由楼上眺望，风景美得惊人哩。"

她们的马车驶进了铺满砂砾、百花环绕的院落，那里有两个人正在用粗糙多孔的石头围着耙松了的花床砌花坛，她们驶进去停在有顶的门廊下。

"啊，他们已经到了！"安娜说，望着正由台阶旁牵走的乘骑。"这匹马好极了，对不对？这是矮脚牝马，是我最喜爱的。牵到这里来，给我些糖。伯爵在哪里？"她向冲出来的两个穿着讲究的号衣的仆人说。"哦，他来了！"她说，看见弗龙斯基和韦斯洛夫斯基出来迎接她。

"你把公爵夫人安置在哪个房间里？"弗龙斯基用法语对安娜说，不等她回答就又一次招呼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这一次他吻了吻她的手。"我想，有凉台的大房间吗？"

"噢，不！太远了！最好住在犄角上的房间里，那我们就可以多见面了。哦，我们去吧，"安娜说，把仆人拿来的糖喂了她的爱马。

---

① 法语：这是一件小事。

"Et vous oubliez votre devoir,"① 她对也出来站在台阶上的韦斯洛夫斯基说。

"Pardon, j'en ai tout plein les poches,"② 他微笑着回答，把手指伸到背心口袋里。

"Mais vous venez trop tard,"③ 她说，用手帕揩揩喂糖时被马舐湿了的手。安娜转向多莉说："你可以久住吗？只待一天？这可不行！"

"我答应了的，还有孩子们……"多莉回答，因为她得从马车里取出行李，又因为她知道自己满面风尘，而觉得狼狈起来。

"不，多莉，亲爱的……好，再说吧！来，来吧！"于是安娜引着多莉到她的房间里去了。

这不是弗龙斯基所提到的那个富丽堂皇的房间，而是一间安娜请她将就着住的房间。这间需要道歉的房间也非常豪华讲究，这样的房子多莉还从来没有住过，这使她回忆起国外最好的旅馆。

"哦，亲爱的，我多么高兴呀！"安娜说，她穿着骑装在多莉身边坐了一会儿。"跟我谈谈你自己的事。我只匆促地见过斯季瓦一面。可是他不可能告诉我孩子们的事情。我的小宝贝塔尼娅怎么样？我想，长成大姑娘了吧？"

"是的，很大了哩。"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简短地说，关于她的孩子们的事情她竟能够这样冷淡地回答，连她自己都觉得惊异。"我们在列文家过得愉快极了。"她补充说。

"哎哟，要是我知道，"安娜说。"你并不轻视我……我早就邀

---

① 法语：您忘了您的职责。

② 法语：对不起，我有满满几口袋哩。

③ 法语：但是您来得太迟了。

请你们都到我们家来了。你知道，斯季瓦和阿列克谢是交情很好的老朋友。”她补充说，突然间涨红了脸。

“是的，不过我们过得很好哩……”多莉心慌意乱地回答。

“不过，我高兴得说傻话了！只有一点，亲爱的，见了你我多么高兴呀！”安娜说，又吻吻她。“你还没有说你对我怎么看法呢，我一切都想知道。我很高兴你照我本来的面目看待我。主要的是，我不愿意你认为我想表白什么。我什么都不想表白，我不过要生活，除了我自己谁也不伤害。我有权利这样做，是吗？不过，这不是三言两语就谈得完的，我们以后再好好谈吧。现在我去换衣服，打发使女来侍候你。”

十九

剩下一个人，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用主妇的眼光打量这个房间。在她到达这幢宅邸和穿过庭院的时候，以及她现在置身于这间屋子里所目睹的一切，都给予了她一种富丽堂皇和在现代欧洲流行一时的那种豪华的印象，这种气派她仅仅在英国小说中读到过，她在俄国和乡村里还从来没有见过。从新式的法国糊墙纸到整个房间满铺的地毯，一切都是焕然一新的。床上有着弹簧床垫，摆着式样别致的靠垫和套着绸缎枕套的小巧玲珑的枕头。大理石的脸盆架、梳妆台、卧榻、写字台、壁炉上的青铜钟、罗纱窗帷和门帘，一切都是贵重而崭新的。

那个梳着时髦发式、穿着一件比多莉穿的还要时髦的衣服来供她使唤的漂亮使女，也像房里的一切那样豪华而新颖。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很欢喜她那种文雅、整洁和殷勤的风度，

但是跟她在一起却觉得很不自在；她不好意思让她看见她不幸错打在行李里的打补钉的短上衣。她在家里以那些补钉和织补过的地方感到自豪，而现在却不胜羞愧。在家里事情很明白，缝制六件短上衣需要六十五戈比一俄尺[1]的棉布二十四俄尺，共计要花十五个卢布以上，花边和手工还不在内，于是她把这十五个卢布都节省下来。但是她在使女面前感到的倒不一定是羞愧，而是不舒服。

当她早就认识的安努什卡走进屋里的时候，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觉得轻松多了。那个漂亮使女要到她的女主人那里去，安努什卡就留在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房里。

安努什卡显然很高兴这位夫人的来临，她滔滔不绝地叨唠着。多莉觉察出她很想对她的女主人的处境，特别是伯爵对安娜的爱情和忠诚，发表一下意见，但是她一开口提到这个，多莉就小心地拦阻住她。

“我同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是一起长大的，对我来说，我的女主人比一切都珍贵。哦，这不是我们所能判断的。而且看起来他的爱情那么……”

“方便的话，请把这件拿去洗洗吧，”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打断她的话。

“是的，夫人！我们有两个专门洗小东西的女工，不过衣服都是机器洗的。伯爵一切都亲自过问。多么好的丈夫……”

当安娜走进来，因而使安努什卡的饶舌告一段落时，多莉觉得很高兴。

安娜换了一件非常朴素的麻纱连衣裙。多莉仔细地看了看

---

[1] 1俄尺合0.71米。

那件朴素的衣服。她知道这种朴素要花多少钱。

"一个老朋友,"安娜指着安努什卡说。

安娜现在已经不张惶失措了。她完全悠闲自在了。多莉看出她现在完全摆脱了因为她来临而在她身上产生的影响,采取了一种表面上很冷静的口吻,这种口吻似乎封锁了通到藏着她的感情和内心思想的密室的门户。

"哦,安娜,你的小女儿怎么样。"多莉问。

"安妮吗?(她这样称呼自己的女儿安娜。)很好。好多了。你愿意看看她吗?来,我引你去看看。保姆给我添了那么多麻烦。"她开口说,"我们请了一个意大利奶妈。人很好,但是那么笨!我们想把她辞掉,但是小孩和她处惯了,因此我们仍旧用着她。"

"你们是怎样安排的?……"多莉本来想开口问小女孩姓什么,但是看出安娜突然愁眉紧锁,于是改变了话题:"你们怎样安排的?已经给她断了奶吗?"

但是安娜明白了。

"你想问的不是这个吧?你想问她的姓?对吗?这使阿列克谢很苦恼。她没有姓。那就是说,她姓卡列宁娜。"安娜说,眯缝起眼睛,眯得只看见闭拢到一起的睫毛。"不过,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她说,突然又容光焕发了。"来,我带你去看看她。Elle est trés gentille.① 她已经会爬了。"

整个宅邸里的那种使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惊奇的豪华气派,在育儿室里越发使她大为惊奇了。那里有在英国定做的儿童车,教婴儿学步的器具,特意做来让婴儿爬行的像弹子台的沙发,摇篮和式样别致的簇新的澡盆。一切都是英国货,结实、

---

① 法语:她可爱得很哩。

质地好、而且显然非常贵重。房间宽敞、高大、而且很明亮。

她们进去的时候，小女孩只穿一件罩衫，坐在桌旁一把小扶手椅上，正在吃肉汤，洒得满胸都是。一个俄国使女一边喂小女孩，一边显然也在分吃她的饭食。无论奶妈，无论保姆，都不在那里；她们在隔壁房间里，从那里传来她们用怪腔怪调的法语谈话的声音，那是她们唯一能够用来交谈的语言。

一听见安娜的声音，一个漂亮的身材高大的英国女人带着不高兴的脸色和放荡的神情走进屋里，匆匆地摇摆着她的金色鬈发，立刻就找话辩解，虽然安娜并没有责备她。安娜说一句话，那个英国女人就连忙说好几次："Yes, my lady."①

黑眉毛、黑头发、粉红色的身上起着鸡皮疙瘩的面色红润的小姑娘，引逗得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欢喜得不得了，虽然她露出别扭的神情注视着生人；她甚至有点嫉妒这小孩的健康模样。小女孩爬的姿势也使她高兴得很。她的孩子们没有一个像这样爬的。当那个婴儿穿着一件背后打褶的小衣服，被人放到地毯上的时候，她简直可爱极了。她像一只小动物一样，睁着漆黑明亮的大眼睛凝视着大人们，显然很高兴受到人家的叹赏，她微笑了，她的腿往外弯着，胳臂有力地支撑住自己的身体，整个后身迅速地往前一纵，然后又用小手往前爬一步。

但是育儿室的整个气氛，特别是那个英国保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丝毫也不喜欢。只是根据正派女人不会到像安娜这种不正常的家庭里来的理由，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才能解释为什么这样有知人之明的安娜会雇用这样一个讨人厌的、不令人尊敬的英国女人做她女儿的保姆。除此以外，从她无意

---

① 英语：是的，夫人。

中听到的两三句话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马上明白了安娜、奶妈、保姆和婴儿，是互不接触的，母亲的来是很少有的事。安娜想要给她的小女孩找玩具，但是找不到。

但是最让人惊奇的是，问到婴儿长了多少牙齿的时候，安娜都回答错了，她根本不知道最近长了两颗牙齿。

“我有时候很难过，我在这里像一个多余的人，”安娜说，走出育儿室，撩起她的裙裾免得绊住放在门口的玩具。“同第一个孩子完全两样了。”

“我想，正相反吧，”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怯生生地说。

“噢，不！你要知道，我见过他，谢廖沙，”安娜说，眯缝着眼睛，好像在望远处的什么东西。“不过，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吧。你不会相信的，我就像一个饥饿的人，突然面前摆了一席丰富的午餐，不知道先从哪里下手才好。那丰盛的午餐就是你和我就要同你谈的那场我不能跟任何人说的话；我真不知道先从哪里说起才好！Mais je ne vous ferai grâce de rien! ①我要把一切都吐露出来。是的，我应当把你会在这里遇到的人概括地介绍一番，”她开口说。“我先从夫人们谈起。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你认识她的，我知道你和斯季瓦对她的看法。斯季瓦说她这一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她比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姑妈高明；这全是实话；但是她心地善良，我对她真是感激不尽。在彼得堡有一个时候，我需要un chaperon②。正好那时候她出现了。她真是好心的人哩。她使我的处境轻松多了。我看你并不了解，在彼得堡，我的处境是多么痛苦……”她补充说。“在这里我是十分宁静和幸福的。哦，不过这个以后再谈吧。我得再报报人

① 法语：我可不会轻轻放过你的！

② 法语：一个女伴。

名。然后就是斯维亚日斯基，他是我们的贵族长，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但是他有求于阿列克谢。你知道，靠着他的财产，现在我们在乡村里定居下来了，阿列克谢可以起很大的影响哩。再就是图什克维奇，你见过他，他跟贝特西总是形影不离的。现在他被甩了，因此他来看望我们。正如阿列克谢说的，他这种人，如果他们想装成什么样，你就把他们当成什么，那他们就是非常讨人喜欢的人了，et puis, il est comme il faut, ① 如瓦尔瓦拉公爵小姐所说的。还有韦斯洛夫斯基……你认识他的。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小伙子。"她说，淘气的微笑使她的嘴唇噘起来。"他和列文家闹了什么荒唐事？韦斯洛夫斯基对阿列克谢讲过，但是我们简直不能相信。Il est très gentil et naïf, ②"她又带着同样的微笑说。"男人们需要娱乐，阿列克谢需要一帮子人，因此我非常看重这帮人。我们得把这里搞得又热闹又有意思，使阿列克谢不要见异思迁。你还会看见我们的管理人。他是一个德国人，人很好，是个熟悉业务的人。阿列克谢对他的评价很高。还有医生，一个年轻人，他倒未必是虚无主义者，但是，你要知道他用刀子吃饭哩……不过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还有建筑家……Une petite cour③。"

二十

"哦，多莉来看你，公爵小姐，你那么想见她，"安娜说，她同

① 法语：而且，他是正派的。

② 法语：他非常天真可爱。

③ 法语：简直是一座小宫廷哩。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一齐走到石砌的大凉台上，那里，瓦尔瓦拉公爵小姐正坐在阴影里，在绣花架前面替弗龙斯基伯爵绣沙发椅套。"她说她午饭以前什么都不要，但是请您吩咐人给她开早饭吧，我去找阿列克谢，把他们通通引到这里来。"

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亲切地，但是以一种保护人的姿态接见了多莉，并且马上就开口说明她住在安娜这里，是因为她一向比她妹妹，那个把安娜抚养大的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更喜爱她，现在，当所有人都抛弃了安娜的时候，她认为帮助她度过这段过渡的和最难受的时期是她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她丈夫会让她离婚的，那时我就回去隐居起来；不过现在我还有用场，我就尽我的责任，不管是多么苦的差事，决不像别人那样……你多么可爱呀，你来得多么好啊！他们过得就像最美满的夫妇一样；裁判他们的是上帝，而不是我们。难道比留佐夫斯基和阿文尼耶娃……甚至尼孔德罗夫，还有瓦西里耶夫和马莫诺娃，还有丽莎·涅普图诺娃……就没有人说过他们坏话吗？结果还不是又都接待了他们……而且，c'est un intérieur si joli, si comme il faut. Tout-à-fait à l'anglaise. On se réunit le matin au breakfast et puis on se sépare.① 午饭以前每个人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七点钟吃晚饭。斯季瓦叫你来做得很对。他需要他们的支持。你知道，通过他母亲和哥哥，他什么都办得到。而且他们做了许多好事。他没有告诉你关于医院的事吗？Ce sera admirable,② 一切都是从巴黎来的。"

她们的谈话被安娜打断了，她在弹子房找到了那些男人，带

---

① 法语：这是那样快乐的、体面的家庭。完全按照英国的生活方式。早晨聚到一起吃早饭，以后就各干各的去了。

② 法语：真让人惊叹哩。

着他们回到凉台上来了。因为还要很久才吃午餐，而且天晴气朗，因此提出了好几种不同的方法来消磨剩下的这两个钟头。在沃兹德维任斯科耶有许多消遣的方法，那些方法和波克罗夫斯科耶的迥然不同。

“Une partie de lawn tennis,①”韦斯洛夫斯基带着漂亮的微笑建议。“我们再来合伙吧，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

“不，天气太热了；还不如到花园里散散步，划划船，让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看看河堤的好。”弗龙斯基提议说。

“随便怎样都可以，”斯维亚日斯基说。

“我想多莉最喜欢的还是散步，对不对？以后再去划船。”安娜说。

于是就这样决定了。韦斯洛夫斯基和图什克维奇到浴场去，答应准备好船，在那里等待着他们。

两对人——安娜和斯维亚日斯基、多莉和弗龙斯基——沿着花园的小径走去。多莉因为置身于完全新奇的环境中而感到有些心慌和不自在。在抽象的理论上，她不仅谅解，而且甚至赞成安娜的所作所为。就像常有的情形一样，一个厌倦了那种单调的道德生活的、具有无可指摘的美德的女人，从远处不仅宽恕这种犯法的爱情，甚至还羡慕得不得了呢。况且，她从心里爱安娜。但是临到实际上，看见她置身于这些与她格格不入的人中间，看见他们那种对她来说是非常新奇的时髦风度，她又觉得难过得很。她特别感到不痛快的是看见瓦尔瓦拉公爵小姐，这人竟然为了她在这里享受到的舒适生活而宽恕了他们的一切行径。

---

① 法语：来一场网球比赛吧。

总之，在理论上多莉赞成安娜的行动，但是看见那个男人——为了他她才采取了这个行动的——她觉得很不愉快。再加上，她一向就不喜欢弗龙斯基。她认为他很自高自大，而且看不出他有丝毫值得骄傲的地方，除了他的财富。但是，他不知不觉地，在这里，在他自己的家里，使她比以前越发望而生畏了，她和他在一起不能从容自如。她在他面前就像使女看到她的短上衣一样，体验到一种羞涩不安的心情。就像她在使女面前为那件补钉衣服，感到的倒不一定是羞愧，而是不舒服一样，跟他在一起，她感到的也不一定是羞愧，而是局促不安。

多莉感到不自在，于是极力找些话说。虽然她认为，以她那种高傲，他一定不喜欢听人家赞赏他的宅邸和花园，但是又找不到别的话题，她还是说了她非常喜爱他的宅邸。

“是的，这是一幢非常美观的房子，仿照优美的古色古香的样式。”他说。

“我非常喜爱门廊前面的庭院。以前就是那样子吗？”

“噢，不是的！”他说，他高兴得喜笑颜开。“要是你今年春天看见了这个院落就好了！”

于是他开始，最初有些拘束，但是越来越津津有味，指引她注意宅邸和花园的各种各样装饰的细节。显而易见，弗龙斯基在美化和装饰自己的庄园上花费了很大的苦心，感到非得对新来的人炫耀一番不可，而且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赞美使他从心坎里感到高兴。

“要是您想看看医院，而且不太疲倦的话，那么并不太远。我们去吗？”他说，看了看她的脸色，以便弄确实她真的并不厌烦。

“你来吗，安娜？”他对她说。

“我们就来。我们去吗?”她转向斯维亚日斯基说。“Mais il ne faut pas laisser le pauvre韦斯洛夫斯基 et图什克维奇se morfondre là dans le bateau.①要派人去通知他们。是的,这是他在这里立的纪念碑哩。”安娜对多莉说,带着她以前谈到医院时所流露出的那同样的聪明调皮的微笑。

“噢。这可是一桩了不起的大事情!”斯维亚日斯基说。但是为了表白他不是在奉承弗龙斯基,他立刻又补充了一句微微指责的评语。“不过我很奇怪,伯爵,你在卫生方面为农民做了不少事情,却会对学校这样漠不关心。”

“C'est devenu tellement commun les écoles,”②弗龙斯基说,“自然,并不是因为这个缘故,而是碰巧,我对医院太热心了。这就是通往医院的路,”他对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指着由林荫路上分出去的小径。

夫人们打开遮阳伞,转上了旁边的小路。转了几个弯,穿过一扇门,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就看见前面高地上耸立着一幢高大的、红色的、快要完工的、式样新颖的建筑。还未油漆的铁板屋顶在阳光下耀眼地闪着光。在完了工的建筑旁边,另外一幢还围绕着脚手架的建筑已经动工了。系着围裙的工人们站在脚手架上砌砖,从木桶里倒灰泥,用瓦刀抹墙。

“你们的工程进行得多么快呀!”斯维亚日斯基说。“我上一次在这里的时候屋顶还没有盖好哩。”

“到秋天就全部完工了。里面差不多都装修停当了。”安娜说。

---

① 法语:但是我们不应该让可怜的韦斯洛夫斯基和图什克维奇在船上望眼欲穿。

② 法语:学校成了太平常的事情了。

“这一幢新建筑是什么?”

“那是医生的诊疗室和药房,”弗龙斯基回答,看见穿着一件短外套的建筑师向着他走过来,于是向夫人们道了一声歉,就迎着他走过去。

绕过工人们正在搅拌泥浆的土坑,他停住脚步,兴奋地同建筑师谈着什么。

“正面的山墙还太低,”安娜问他怎么一回事,他就这样回答。

“依我说,地基还应该垫高。”安娜说。

“是的,当然那样会好一些,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建筑师说。“是当时疏忽了。”

“是的,我很感兴趣哩,”安娜对斯维亚日斯基说,他对她的建筑知识表示惊异。“新建筑应该和医院协调,但这都是事后聪明,毫无计划地就施工了。”

同建筑师谈完以后,弗龙斯基就又加入到妇人群里,引着她们到医院去了。

虽然外面还在从事着建筑飞檐的工作,底层里面正在油漆地板,但是楼上却差不多全完工了。顺着宽阔的铁楼梯走上去,他们走进头一间宽绰的房子。墙壁仿大理石涂上了灰泥,镶着玻璃的大百叶窗已经安装停当,只有镶花地板还没有完工,正在刨镶花木块的木匠们放下工作,解下绑头发的发带,对这群上流人物鞠躬致敬。

“这是候诊室,”弗龙斯基说。“那里摆一张写字台、一张桌子和一口橱,此外就没有什么摆设了。”

“请这边来,我们从这里走过去。不要挨近窗户,”安娜说,摸摸油漆干了没有。“阿列克谢,油漆已经干了。”她补充说。

他们由候诊室走进回廊。在这里弗龙斯基指给他们看安装好了的新式通风设备。然后他引他们看大理石澡盆，和安着特殊弹簧的床。随后又引着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看了储藏室、洗衣房、然后看了新式锅炉房、沿着走廊运送必需物品的无声的手推车，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东西。斯维亚日斯基，作为一个精通最新式改良设备的人，对这一切赞不绝口。多莉看见她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只感到惊奇，渴望把一切都弄明白，一切都详细地打听，这显然使弗龙斯基得意得不得了。

“是的，我认为这在俄国是唯一无二的、设备是十全十美的医院，”斯维亚日斯基说。

“你们不设产科吗？”多莉询问。“乡村里非常需要哩。我时常……”

虽然弗龙斯基礼貌周到，但是他还是打断了她的话。

“这不是产科医院，而是一所病院，专为治疗一切疾病而设的，除了传染病人以外，”他说。“不过看看这个……”他把刚从国外运来的、为恢复期间的病人而设的轮椅推到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面前。“您看看。”他坐在椅子里，动手开动它。“一个不能走路的病人——他还太虚弱，或者腿有什么毛病——但是他需要新鲜空气，于是他坐着这个，出去……”

一切都使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感到兴趣，一切都使她高兴，特别是那个流露着自然而天真的热情的弗龙斯基本人。“是的，他是个和蔼可亲的好人。”她三番五次地沉思，没有倾听他的话，而是在凝视他，注视着他的表情，心里在设身处地为安娜着想。现在那样生气蓬勃的他竟使她欢喜到这种地步，以致她明白安娜怎么会爱上他了。

二十一

“不，我想公爵夫人疲倦了，不会对马感到兴趣，”弗龙斯基对安娜说，她提议去养马场，斯维亚日斯基想到那里参观一匹新的种马。“你们去吧，我陪着公爵夫人回家去，我们谈一谈，”他说。“如果您愿意的话，”他对多莉说。

“我很高兴，对于马我一窍不通哩，”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感到有些惊奇。

她从弗龙斯基的脸色看出来他有事要求她。她并没有想错。他们刚一穿过大门又走回花园里，他就朝着安娜走的方向张望了一眼，弄确实了她听不见也看不见他们，他才开了口。

“您猜到了我想和您谈谈吧！”他说，眼里含着笑意望着她，“我没有弄错，您是安娜的朋友。”他摘下帽子，用手帕揩一揩渐渐秃了顶的头。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默不作答，仅仅吃惊地望着他。独自和他在一起，她突如其来地觉得惊恐：他的含着笑意的眼睛和严厉的表情把她吓慌了。

揣测他要说什么的各式各样的想像掠过她的脑海：“他也许要请我带着孩子们到他们家来作客，而我不得不加以拒绝；也许是要我在莫斯科为安娜搞一个社交集团……要不就是关于韦斯洛夫斯基和他同安娜的关系？也可能是关于基蒂的事，他觉得问心有愧？”她预料到的一切都是令人不快的，但是她却没有猜中他实际上想要谈的。

“您对安娜有那么大的影响，她那样欢喜您，”他说。“帮帮我

的忙吧。”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带着胆怯的探询神情凝视着他的精神饱满的面孔，那面孔有时被透过菩提树林的阳光整个照着，有时部分地照着，有时又被阴影遮暗了。她等着听他还有什么话说；但是他不声不响地在她身边走着，一边走一边用手杖戳着砂砾。

“既然您来看我们，您，在安娜从前的朋友中只有您（我不把瓦尔瓦拉公爵小姐算在内），那么我就明白，您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您认为我们的处境是正常的，而是因为，明白这种处境的所有难处，您还像从前一样爱她，而且希望帮助她。我了解得对不对？”他问，回头望了她一眼。

“噢，是的！”多莉回答，收拢她的遮阳伞，“不过……”

“不，”他打断她的话，无意识地忘记了他把对方放到尴尬的处境，他突然停住脚步，因此她也不得不停下来。“没有人像我这样深切地感觉到安娜的处境的困难；如果承您的情认为我还是有良心的人，这一点您自然是很明白的。这种处境都怪我，因此我有这种感觉。”

“我明白，”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不由地叹赏起他说这话时那种坦率而坚定的态度。“不过正因为您觉得是您造成的，恐怕，您是言过其实了哩。”她说。“她在社交界的地位是难堪的，这我很明白。”

“在社交界简直是地狱！”他愁眉紧锁，冲口说出来。“再也想像不出，还有什么比她在彼得堡那两个星期中所遭受的更大的精神上的痛苦了……请您相信吧。”

“是的，但是在这里，只要不论您……不论安娜，都不感到需要社交界的话……”

"社交界!"他轻蔑地说。"我要社交界做什么?"

"到目前为止——或许永久如此——你们是幸福而宁静的。我从安娜身上看出来,她幸福,十分幸福,她已经对我说过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笑着说;不由自主地,一边说着这话,一边又怀疑安娜是不是真正幸福。

但是弗龙斯基,看上去,对此却丝毫也不怀疑。

"是的,是的,"他说。"我知道她历尽千难万苦,她已经恢复过来;她是幸福的。她目前是幸福的。可是我呢?……我怕,我考虑我们的将来……请您原谅,您想再往前走吗?"

"不,怎么都可以。"

"那么,好吧,我们坐在这里吧。"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坐在花园林荫路转角的椅子上。他站在她面前。

"我看出她是幸福的,"他重复说,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怀疑安娜是否真正幸福的念头越发强烈了。"但是能够永远这样吗?我们做得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事已如此,没有翻悔的余地。"他说,由俄语改成了法语。"我们是终身的伴侣。我们是由我们认为最神圣的爱情结合起来的。我们有个孩子,我们可能还会有孩子们。但是法律和我们的处境是这么一种情况,以致它们之间发生了无数的纠葛,而这在目前,当她经历过种种苦难恢复过来的时候,她不注意,而且也不愿意注意。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却不能不注意。按照法律,我的女儿不是我的,却是卡列宁的。我憎恨这种虚伪!"他说,做了一个有力的否定手势,带着一副忧郁的询问神情凝视着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

她没有回答,只注视着他。他继续说下去:

“有一天也许会生儿子，我的儿子，而在法律上他是卡列宁家的人；他既不能承继我的姓氏，也不能继承我的家产，无论我们的家庭生活多么美满，无论我们有多少孩子，我和他们之间都没有法律上的关系。他们都是卡列宁的。您想想这种处境有多么痛苦和可怕！我试着跟安娜谈过，但是这惹得她生气。她不了解我这一切不能跟她往明里说。反过来再看看。我有了她的爱情感到幸福，但是我需要事业。我找到了这种事业，我为它而感到自豪，而且认为它比我以前的那些宫廷和军队里的同僚所从事的事业高尚得多。我的确不愿意用我的事业来换他们的事业哩。我在这里工作，在这地方安顿下来，我又幸福又满足，除了我们的幸福再也不需要旁的什么了。我喜欢我的活动。Cela n'est pas un pis-aller,① 相反地……”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注意到，在这一点上他的解释就含糊其词了，她还不十分明白为什么他离了题，但是她感觉到他一经开口说出了他不能对安娜讲的心事，于是他现在就把什么都完全吐露了，他在乡村里的工作问题，就像他同安娜的关系一样，都是属于那一类的心事范畴的。

“哦，我往下说吧，”他说，定了定神。“主要的是我工作的时候要有一种信心，就是我的事业不会随着我死去，我会有继承人——但是我却没有哩。你就想想这个人的处境吧：他事先就知道他和他所热爱的女人生的孩子们不是他的，而是别人的，属于一个憎恨他们、毫不关心他们的人的！这真可怕啊！”

他停顿下来，显然激动得很厉害。

“是的，当然，这个我明白的。但是安娜有什么办法呢？”多

① 法语：这也并非权宜之计。

莉问。

"是的，这就使我说到正题上去了，"他继续说下去，极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安娜有办法，这全靠她……甚至为了要呈请沙皇批准把我的孩子立为嫡子，离婚也是万分需要的。而这全靠安娜。她丈夫本来同意离婚的——那时您丈夫就已经完全安排妥帖了。就是现在，我认为，他也不会拒绝的。只要给他写封信就行了。当时他回答得很干脆，说如果她表示了这种愿望，他就照办。当然啰，"他忧郁地说。"这种法利赛人的残酷行为，只有无情的人才干得出来。他知道，一想起他就会勾引起她多么大的痛苦，他知道这一点，因此非要她写一封信不可。我了解这对于她是痛苦的，但是有这么重要的理由，因此非得 passer pardessus toutes ces finesses de sentiment. Il y va du bonheur et de l'existence d'Anne et de ses enfants.① 我不提我自己，虽然我也很苦，苦得很哩，"他脸上带着这样一副神情说，好像他正在威胁一个使他痛苦的人。"因此，公爵夫人，我不顾羞耻地把您当做救命的铁锚抓住不放。帮助我说服她给他写一封信，要求离婚吧！"

"是的，自然可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沉思地说，历历在目地回忆起她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最后一次的会见。"是的，自然可以。"她记起了安娜，坚决地重复说。

"利用您对她的影响，让她写一封信。我不愿意，我差不多不能跟她提这事。"

"好的，我跟她谈谈。不过她自己怎么没有想到呢？"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不知为什么她突然回忆起安娜眯缝起

① 法语：要克服这种微妙的感情。问题关系到安娜和她儿女们的幸福和命运。

眼睛的奇怪的新习惯。而且她想起了，恰恰是一接触到生活中深埋在心底的问题的时候，安娜就眯缝起眼睛。“好像她眯着眼睛不肯正视生活，好不看见一切事实哩。”多莉凝思。“一定的，为了我自己和她的缘故，我要和她谈谈。”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为了回答他所表示的感激这么说。

他们站起身来，向着宅邸走去。

二十二

发现多莉回来了，安娜留心凝视着她的眼睛，似乎在询问她跟弗龙斯基谈过些什么，但是她却没有用言语来问。

“好像快开午饭了，”她说。“我们彼此还没有好好地谈谈呢。我就指望今天晚上了。现在我去换衣服。我想你也要换吧。我们在那些建筑物里浑身都弄脏了。”

多莉到自己的房里去，觉得很好笑。她没有衣服可换，因为她已经穿上最好的服装了；但是为了设法对午餐作些准备的表示起见，她让使女替她刷刷衣服，她换上了清洁的袖口和蝴蝶结，头上系上一根发带。

“我只能如此而已，”她微笑着，对换了第三套又是非常朴素的衣服走进来的安娜说。

“是的，我们这里太讲究形式了，”她说，好像因为她自己那一身盛装抱歉似的。“你来了阿列克谢很高兴，他难得这么高兴哩。他的确喜爱上你了哩。”她补充说。“但是你不疲倦吗？”

午餐以前她们没有谈论什么的余暇。当她们走进客厅的时候，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和男人们已经在那里了。男人们都穿着

大礼服，除了建筑师穿了一件燕尾服以外。弗龙斯基把医生和管理人介绍给他的客人。建筑师在医院里已经介绍过了。

身圆体胖的管家，圆圆的刮净胡髭的脸孔和浆得笔挺的白领带光彩夺目，通报午餐摆好了，于是夫人们立起身来。弗龙斯基请斯维亚日斯基陪着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进去，他自己走到多莉面前，韦斯洛夫斯基比图什克维奇抢先了一步，把胳臂献给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因此图什克维奇同医生和管理人只好孤零零走进去。

午餐、饭厅、餐具、听差、酒和佳肴不仅和宅邸里的总的现代豪华气派调和一致，甚至更豪华和更现代化。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观察着这种在她说来是非常新奇的奢华排场，作为一个操持家务的主妇，她不由得仔细观察一切细节，——虽然她并不希望把她的所见所闻都应用到自己家里，因为这种豪华富丽的气派是她的生活所望尘莫及的——心里纳闷这一切都是出自谁的手，怎样安排的。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她丈夫、甚至斯维亚日斯基以及她所认识的许多人，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事，他们很轻易地就相信了所有礼貌周到的主人都愿意让客人们感到的事——就是他的安排得尽美尽善的家庭并没有费他吹灰之力，都是自然而然来的。但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却明白，即使给孩子们做早点的牛奶粥也不是轻易来的；因此这样复杂而壮观的机构一定需要什么人细心照料；由弗龙斯基打量餐桌的姿态，对管家点头示意，和请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挑选冷汤或者热汤这些地方看起来，于是她归结出这一切全靠主人经管，全是他一手做成的。显然，这一切并不靠安娜，正如不靠韦斯洛夫斯基一样。安娜、斯维亚日斯基、公爵小姐和韦斯洛夫斯基都是客人，快活地享受着为他们准备好的一切。

仅仅在照顾谈话上安娜才是女主人。而这在一个小小的宴席上，要照顾谈话，对于女主人说来可不是一桩容易事，因为参加的人竟然包括像管理人和建筑师这一类人，——他们完全是另外一个阶层里的人，极力不要被这种不熟悉的豪华气派弄得手足无措，大家的谈话他们根本插不上嘴。如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观察到的，安娜运用她一向的随机应变的机智，从容自如地、甚至还乐趣融融地，照顾着这场困难的谈话。

话题转到图什克维奇和韦斯洛夫斯基独自去划船的问题上，图什克维奇开始叙述彼得堡快艇俱乐部最近举行的划船比赛。但是安娜，趁着他刚一停顿的空隙，立刻转向建筑师，把他由沉默中引出来。

"尼古拉·伊万内奇非常惊奇，"她说的是斯维亚日斯基，"自从他上次来这里以后，新建筑工程进展得那么快；就是我，每天都到那里去，而每一天我都惊异怎么进行得那么快。"

"同阁下一起工作很顺利，"建筑师微微一笑说。他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谦恭而沉静的人。"这可不像跟地方当局打交道。那些地方得缮写一令纸的公文才行；在这里我只消向伯爵报告一声，我们商量一下，三言两语事情就解决了。"

"美国式的工作方法！"斯维亚日斯基微笑着说。

"是的。他们那里建筑房子都是合理化的……"

谈话转移到合众国的政府滥用权力的问题上，但是安娜赶紧又转移到另外的话题上去，好使那位管理人也打破沉默。

"你见过收割机吗？"她问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们遇见你的时候，已经看过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哩。"

"怎样收割？"多莉问。

"完全像剪刀哩。有一块板和许多小剪刀。就像这样……"

安娜用她那戴着戒指的纤美白皙的手拿起一把刀和一把叉，开始表演。她显然知道人家从她的解说中什么也听不明白；但是她知道她说得很动听，而且她的手很美，因此她继续往下解释。

"还不如说像铅笔刀哩！"韦斯洛夫斯基开玩笑说，目不转睛地紧瞅着她。

安娜轻微得几乎觉察不出地笑了一笑，但是却不回答。

"不对吗，卡尔·费奥多雷奇，是不是像剪刀一样？"她对管理人说。

"Oh ja," 那个德国人回答。"Es ist ein ganz einfachse Ding,"① 于是他开始解释机器的构造。

"可惜不会打捆。我在维也纳展览会上见过一架会用铁丝捆麦的机器。"斯维亚日斯基评论说，"那种用起来就合算多了。"

"Es kommt drauf an…… Der Preis vom Draht muss ausgerechnet werden."②被人引得说起话来的德国人向弗龙斯基说。"Das lässt sich ausrechnen, Erlaucht." ③ 德国人已经把手伸到口袋里，那里放着他老用来计算的笔记本和铅笔，但是想起正在吃午饭，而且注意到弗龙斯基的冷淡眼色，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Zu complicirt, macht zu viel Klopot."④ 他结论说。

"Wünscht man Dochots, so hat man auch Klopots,"⑤

---

① 德语：哦，是的，这是非常简单的东西。

② 德语：那要看情形……铁丝的价钱要计算在内。

③ 德语：可以计算出来的，阁下。

④ 德语：太复杂了，太麻烦了。

⑤ 德语：想要有进帐就要不怕麻烦。

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说，开那个德国人的玩笑。"J'adore l'allemand,"①他又带着以前那样的笑容对安娜说。

"Cessez,"②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我们还以为会在田野里遇见您哩，瓦西里·谢苗内奇，"她对医生说，他是一个面带病容的人。"您到哪里去了？"

"我本来在那里，但是又溜走了，"医生用忧郁的诙谐口吻说。

"那么您又好好地运动了一番？"

"好得很！"

"那位老妇人怎么样？希望不是伤寒吧？"

"不，倒不一定是伤寒，不过病情恶化了。"

"真可怜！"安娜说，她对家里的门客们尽了应有的礼节以后，就转向她的朋友们。

"反正按着您的描写是难以制造收割机的，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斯维亚日斯基打趣她说。

"噢，为什么不行？"安娜说，脸上带着微笑，这说明，她知道她在描绘收割机上一定有什么动人的地方被斯维亚日斯基觉察出来。这种少女般的卖弄风情的新特征使多莉很不痛快。

"不过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在建筑方面的知识却渊博得惊人哩，"图什克维奇说。

"噢，是的！我昨天听见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谈过柱脚和墙内防湿层，"韦斯洛夫斯基说，"我说得对吗？"

"就我耳濡目染而论，这一点也不奇怪的，"安娜说。"而您，大概，连房子是什么造的都不知道吧？"

---

① 法语：我崇拜德语。

② 法语：住口吧。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看出，安娜并不喜欢她和韦斯洛夫斯基之间的那种调笑口吻，但是她自己不由得又落到这种腔调中。

在这件事上，弗龙斯基同列文的做法截然不同。他显然并不把韦斯洛夫斯基的闲扯当真，甚至还鼓励这种玩笑。

“喂，韦斯洛夫斯基，请您讲讲，怎么把砖砌到一起？”

“当然是用水泥啰！”

“好啊！水泥是什么？”

“哦……有点类似浆糊……不，像灰泥！”韦斯洛夫斯基说，引起哄堂大笑。

用餐的人们——除了又陷入郁郁寡欢的沉默中的医生、建筑师和管理人以外——都滔滔不绝地谈着，时而很流畅，时而缠住什么问题，说不定伤害了哪个人的感情。有一次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感情也受到伤害，她激动得满脸通红了，事后记不起她有没有说过什么多余的和煞风景的话了。斯维亚日斯基提起列文来，叙述他的古怪见解：他认为机器对于俄国农业是有害无益的。

“我没有认识这位列文先生的荣幸，”弗龙斯基微笑着说，“不过大概他没有见过他所指责的机器；要是他见过，而且试用过，那也一定不是舶来品，而是俄国造的什么玩意儿。这还谈得上什么见解？”

“总而言之，是土耳其人的见解，”韦斯洛夫斯基含着微笑对安娜说。

“我不能为他的见解辩护，”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勃然大怒了。“不过我可以说他是个博学的人，若是他在这里他就知道怎样答辩了，然而我却无能为力。”

“我非常喜爱他，我们是好朋友哩！”斯维亚日斯基和蔼地微笑着说。“Mais pardon, il est un petit peu toqué.①譬如，他坚持说地方议会和治安推事是完全不必要的，他根本不愿意参与其事。”

“这就是我们俄国人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弗龙斯基说，一边把玻璃瓶里的冰水倒到一只精致的高脚杯里，“不理解我们的权利所加于我们的义务，因此拒绝这种义务。”

“我知道，再也没有比他更尽责的人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被弗龙斯基的那种自以为了不起的声调惹恼了。

“而我，正相反，”弗龙斯基接着说下去，显然不知为什么被这场话刺痛了，“我，正相反，像我这样的人，感谢他们给予我的这种光荣，由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推举（他指着斯维亚日斯基），选了我做治安推事，我认为出席大会和审判农民之间的马匹纠纷案件和我能做的一切其他的事情一样重要。假如把我选进地方自治会做议员，我会认为是一种光荣。只有这样我才能偿还我作为地主所享受到的利益。不幸的是人们不明白大地主在国家里应该起的作用。”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听他在自己的餐桌上有多么自以为是，觉得很奇怪。她回想起抱着相反见解的列文，在自己的餐桌上也是这样的过分自信。但是她喜欢列文，因此她站在他那方面。

“那么下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就盼望您来啰，伯爵？”斯维亚日斯基问。“但是您要早点来，好八点钟到那里。您要肯赏光到我家里歇宿就好了？”

---

① 法语：不过请原谅，他有点奇怪的想法。

“我倒有些同意你的beau-frére的意见，”安娜说，“不过不像他那样偏激罢了，”她带着微笑补充说。“恐怕我们现在的公共义务太多了。就像从前有那么多的官，样样事都要设个官一样，现在一切事情都有社会活动家。阿列克谢来了还不到半年光景，我想，他已经当上了五、六个不同的社会团体的委员：慈善救济委员、治安推事、地方自治会议员、陪审员，还有什么马匹委员会委员。Du train que cela va① 他的全部时间就都花在这上面了。恐怕事情这么繁多，也就不免流于形式了。您是多少机关的委员，尼古拉·伊万内奇？”她对斯维亚日斯基说。“我看有二十多个吧？”

虽然安娜是开着玩笑说的，但是在她的声调里却辨别得出恼怒的意味。留心观察着她和弗龙斯基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立刻就觉出了这一点。她也注意到，谈这些话的时候弗龙斯基的面孔立刻就流露出严肃而固执的表情。看到这些，还有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为了改变话题连忙谈起彼得堡的熟人来，而且回想起弗龙斯基在花园里突然不合时宜地谈起自己的活动，于是多莉明白了，这种社会活动同安娜和弗龙斯基的私下的争执有联带关系。

宴席、酒、餐具都是上好的，但是这些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虽然她已经不习惯了——以前在宴会上和舞会上见过的完全一样，而且也像那些宴会一样，带着一种不亲切的紧张性质；因此在平日的场合中和朋友的小圈子里，这一切都给予了她不愉快的印象。

午餐后他们在凉台上坐了片刻。以后他们就去打 lawn ten-

① 法语：照这样的生活方式。

nis[①]。球员们分成两组，站在仔细碾平的槌球场上，分别站在系在两根镀金杆子的球网两边。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试着打了一阵，但是好久也弄不懂怎么打法，等她刚摸着一点门路，却已经疲倦不堪了，于是她坐在瓦尔瓦拉公爵小姐身边看着人家打。她的对手图什克维奇也不打了，但是其余的人却打了很久。斯维亚日斯基和弗龙斯基两个人打得又好又认真。他们机警地盯着对方打过来的球，不慌不忙，毫不迟延，灵活地跑上去，等着球一跳起来，就用球拍准确地、恰到好处地由球网上打回去。韦斯洛夫斯基打得比别人都差。他操之过急，但是他却用欢乐的情绪鼓舞着同伴们的情绪。他的笑声和闹声一会也没有间断过。他像其余的男人一样，得到妇人们的许可，脱掉了上衣，他的穿着白衬衫的魁伟而漂亮的身材，红润的浮着汗珠的脸和急遽冲动的举动，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记忆里。

那天夜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躺下睡觉的时候，她刚一闭拢眼睛，就看见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在槌球草地上东窜西奔的姿影。

打球的时候，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闷闷不乐。她不喜欢打球时安娜和韦斯洛夫斯基之间不断的调笑态度，也不喜欢孩子不在场大人居然玩起小孩游戏这种不自然的事。但是为了不破坏别人的情绪，而且消磨一下时间起见，她休息以后，又参加了游戏，而且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一整天她一直觉得，好像她在跟一些比她高明的演员在剧院里演戏，她的拙劣的演技把整个好戏都给破坏了。

她本来打算如果住得惯就多逗留两三天。但是傍晚打球的

---

① 英语：草地网球。

时候她决定第二天就走。折磨人的母亲的挂念，她在路上曾那样怨恨过的，现在刚清静了一天就使她的看法大不相同了，使得她又牵挂起来。

用过晚间茶点，夜里划过船以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独自走进寝室，脱了衣服，坐下来梳理她的稀少的头发准备睡觉，她感到如释重负一样。

甚至想到安娜马上就要来都使她不痛快。她愿意单独地好好想想。

二十三

安娜穿着睡衣走进来的时候，多莉已经想躺下睡了。

那一天安娜好几次谈到她的心事，但是每一次说了三言两语就停顿下来，说："以后，只剩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再谈吧。我有那么多的话要对你说哩。"

现在只有她们两个人了，但是安娜却不知道从何说起才好。她坐在百叶窗前，凝视着多莉，心里回想着所有那些原先好像是无穷无尽的心里话，却什么也找不着了。这时她觉得好像一切都谈过了。

"哦，基蒂怎么样？"她长叹了一口气说，用有罪的眼光望着多莉。"说老实话，多莉，她不生我的气吗？"

"生气？不！"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微笑着说。

"但是她恨我，看不起我？"

"噢，不！不过你要知道，这种事人家是不会宽恕的哩！"

"是的，是的，"安娜说，扭过身去望着敞开的窗户。"但是不

是我的过错。这怪谁呢？怨来怨去又有什么意思？难道能够是另外一种样子？喂，你怎么看法？能使你不是斯季瓦的妻子吗？”

“我真不知道哩。不过这就是我愿意你告诉我的……”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还没谈完基蒂的事哩。她幸福吗？听说他是很不错的人。”

“说他很不错未免太不够了；我认识的人里没有比他更好的了。”

“噢，我多么高兴啊！我非常高兴哩！说他很不错未免太不够了。”她重复说。

多莉微微一笑。

“跟我讲讲你自己的事吧。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而且我已经和……”多莉不知道怎么称呼他才好。她既不便管他叫伯爵，也不便称他为阿列克谢·基里雷奇。

“和阿列克谢？”安娜说。“我知道你们谈过话。但是我要坦白地问问你，你对于我和我的生活怎么看法？”

“我一下子怎么说得出来呢？我真的不知道哩。”

“不，反正你总得跟我说说……你看见我的生活。但是千万别忘记，你是夏天来看望我们的，你来的时候我们并不孤独……但是我们开春就到这里了，只有我们两个独自过活，我们又要两个人独自生活了，除此以外我别无所求了。但是你想像一下，没有他，我一个人过日子，孤孤单单的，这种情形将来会发生的……我从一切象征看出这会时常发生的，而他会有一半时间不在家里，”她说，立起身来挨着多莉坐下。

“自然啰，”她接着说下去，打断了想表示异议的多莉。“自然我不会硬拦住他的。我不会拖住他。快要赛马了，他的马要参加赛跑，他会去的。我很高兴，但是替我想一想，想想我的处

境吧……不过谈这些做什么!"她微微笑了一笑。"好啦,他到底跟你说过些什么?"

"他谈的正是我想问你的话,因此我很容易成为他的辩护人;谈的是能不能够……能不能……"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吞吞吐吐地说。"补救,改善你们的处境……你知道我怎么看法……还是那一句话,可能的话你们应该结婚哩。"

"那就是说要离婚吧?"安娜说。"你知道吗,在彼得堡唯一来看我的女人是贝特西·特维斯卡娅?你自然认识她了?Au fond c'est la femme la plus dépravée qui existe.① 她和图什克维奇有暧昧关系,用最卑鄙的手段欺骗她丈夫,而她却对我说只要我的地位不合法,她就不想认我这个人。千万别认为我在跟别人比较……我了解你的,亲爱的。但是我不由得就想起来了……好了,他到底对你说了些什么?"她重复说。

"他说,他为了你和他自己的缘故很痛苦。也许你会说这是利己主义,但这是多么正当和高尚的利己主义啊!首先,他要使他的女儿合法化,做你的丈夫,而且对你有合法的权利。"

"什么妻子,是奴隶,有谁能像我,像处在这种地位的我,做这样一个无条件的奴隶呢?"安娜愁眉不展地打断她的话。

"主要的是他希望……希望你不痛苦。"

"这是不可能的!还有呢?"

"哦,他最合理的愿望是——希望你们的孩子们要有名有姓。"

"什么孩子们?"安娜说,眯缝着眼睛,却不望着多莉。

"安妮和将来的孩子们……"

"这一点他可以放心,我再也不会生孩子了。"

① 法语:实际上,这是天下最堕落的女人。

"你怎么能说你不会生了哩？……"

"我不会了，因为我不愿意要了。"

虽然安娜非常激动，但是看见多莉脸上流露出的那种好奇、惊异和恐怖的天真神情，她还是微微笑了一笑。

"我害了那场病以后，医生告诉我的…………………………

……………………………………………………………………

"不可能的！"多莉睁大了眼睛说。对于她，这是一个发现，它会得出那样重大的后果和推论，以致使人在最初一瞬间觉得简直不能完全理解，必得再三地思索才行。

这种发现突然说明了那些她以前一直不能理解的只有一两个孩子的家庭，在她心中唤起了千头万绪、无限感触和矛盾情绪，以致她什么也说不出来，只睁大了眼睛惊奇地凝视着安娜。这正是她方才一路上还在梦想的，但是现在一听说这是可能的，她又害怕了。她觉得问题太复杂，而解决的方法却又太简单了。

"N'est ce pas immoral？"① 她停了半天才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为什么？你想想，我二者必择其一：要么怀孕，就是害病，要么就做我丈夫——他同我的丈夫毫无区别——的朋友和伴侣，"安娜故意用一种轻浮的腔调说。

"是的，是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倾听着她自己正好引用过的论证，但是发现它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具有说服力了。

"对于你，对于别人，"安娜说，仿佛在猜测她的心思，"或许还有怀疑的余地；但是对于我……你要明白，我不是他的妻子；

---

① 法语：这不是不道德的吗？

爱的时候他还会爱我。可是我怎样维系他的爱情？就用这种方式吗？”

她把白皙的胳臂弯成弧形搁在肚皮前面。

迅速得出奇，就像激动时候的情形一样，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心里一时间千思万绪，百感交集。“我，”她沉思。“吸引不住斯季瓦；他丢下我去追求别人，但是头一个女人，为了她他才背叛了我，却也没有迷住他，虽然她始终是妩媚动人的。他抛弃了她，又勾搭上另外一个。难道安娜能用这种方式吸引和抓牢弗龙斯基伯爵吗？如果他所追求的就是这种事，那么他会找到一些服装和举止更优美动人的女人哩。无论她的赤裸的臂膀多么纤美白皙，无论她的整个身姿和她的环着黑发的红晕盈溢的面孔多么优美端丽，他照样会找到更美貌的人，就像我那个可恶、可怜、而又可爱的丈夫一找就找到了一样！”

多莉什么也没有回答，只叹了一口气。安娜注意到这种表示话不投机的叹息，于是接着说下去。她还有其他的论证，而且有力得使人毫无反驳的余地。

“你说这不好吗？但是你得想想，”她继续说。“你忘记我的处境。我怎么能要孩子们呢？我不是说那种痛苦：那我并不害怕。但是你且想一想，我的孩子们会成为什么人？会是一群只好顶着外人的姓氏的不幸的孩子罢了！由于他们的出身，他们就不能不因为他们的父母，和自己的出身而感到羞愧。”

“就是为了这个才需要离婚啊！”

但是安娜并没有听她的话。她希望把她曾经用来说服了自己那么多次的那些论证说完。

“赋予我理智干什么，如果我不利用它来避免把不幸的人带到人间？”

她瞥了多莉一眼，但是不等回答就又说下去：

“在这些不幸的孩子面前，我永远会觉得于心有愧的。”她说。“如果他们不存在，他们至少是不会不幸的；但是如果他们是不幸的，那我就责无旁贷了。”

这恰好也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自己援引过的论证；但是现在她听了却丝毫也不明白了。“人怎么能在并不存在的生物面前感觉有罪呢？”她暗自思索。突然间她心头浮上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她的爱儿格里莎根本不存在，对于他是否无论如何会好一些？在她看来这问题是那样古怪离奇，以致她摇了摇头要驱散萦绕在她脑海里的茫无头绪的胡思乱想。

“不，我不知道；不过这不对头，”她带着厌恶的神色只说了这么一句。

“是的，但是千万不要忘了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况且，”安娜补充说，虽然她的论证非常丰富，而多莉的却很贫乏，但是她似乎还是承认这是不对的。“不要忘了主要的问题：我现在的处境和你不一样。对于你问题是：你愿不愿意不再要孩子了；对于我却是，我愿不愿意要孩子。这有很大的区别哩。你要明白，处在我这种境遇中，我不能存着这种想头哩。”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一言不答。她突然觉得她和安娜距离得那么遥远，有些问题她们永远也谈不拢，因此还是不谈的好。

二十四

“那么，如果可能的话，那就更需要使你的处境合法化了，”

多莉说。

"是的，如果可能的话，"安娜突然用一种迥然不同的、沉静而悲伤的语气说。

"难道离婚不可能吗？我听说你丈夫同意了……"

"多莉，我不愿意谈这件事。"

"好，我们不谈，"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赶紧说，注意到安娜脸上的痛苦表情。"不过我看你把事情看得未免太悲观了。"

"我？一点也不！我非常心满意足哩。你看，je fais des passions①. 韦斯洛夫斯基……"

"是的，说老实话，我可不喜欢韦斯洛夫斯基的态度。"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想要改变话题。

"噢，我也一点不喜欢。这只不过使阿列克谢觉得很有意思罢了；他不过是个小孩，完全操在我的手心里；你知道，我要怎么摆布他就怎么摆布。对我说他就像你的格里沙一样……多莉！"她突然离了题谈到别的上面去了。"你说我把事情看得未免太悲观了。你不明白的。这太可怕了！我倒想完全不看哩。"

"但是我认为你应该过问。你应该尽力而为呀。"

"但是我能做什么呢？什么都不能。你说我应该和阿列克谢结婚，说我不考虑这问题。莫非我会不考虑！！"她重复说，满脸绯红了。她站起身来，挺起胸脯，深深地叹了口气，迈着她那轻盈的步子开始在屋里踱来踱去，偶尔停一下。"我不考虑吗？没有一天，没有一小时我不想，不埋怨自己在想这些事呢……因为这种思想会把我逼疯了。会把我逼疯了的！"她反复地说。"一想起来，没有吗啡我就睡不着觉。不过，好吧。我们平心静气地谈

① 法语：我还能引起人们的激情。

一谈吧。人们都对我说要离婚。第一，他不会答应的。他现在是在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的影响之下哩。”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挺直身子坐在椅子上，脸上带着同情的痛苦神情，扭动着头，注视着安娜的一举一动。

“应该试试，”她轻轻地说。

“就算我试试。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安娜说，显然她在说明她翻来覆去想过千百次而且记得倒背如流的心思。“那就是说，我恨他，可是仍然承认我对不起他——我认为他宽宏大量——非得低三下四地写信求他……好吧，就算我尽力办了：我要么接到一封侮辱的回信，要么得到他的同意。就假定我取得了他的同意……”这时候安娜已经走到屋子尽头，停在那里，正在摆弄罗纱窗帷上的什么。“我取得了他的同意，但是我的儿……儿子呢？他们不会给我的。他会在他那被我遗弃了的父亲的家里长大，会看不起我。你要明白，我对他们两个——谢廖沙和阿列克谢——的爱是不相上下的，但是我爱他们远远胜过爱我自己哩。”

她走到屋子中间，双手紧按着胸口，停在多莉面前。穿着雪白的睡衣，她显得分外的庄严高大。她低下头，激动得浑身战栗，她用珠泪盈盈的晶莹的眼睛愁眉紧锁地凝视着穿着补钉睡衣、戴着睡帽、消瘦而可怜的娇小的多莉。

“我只爱这两个人，但是难以两全！我不能兼而有之，但那却是我唯一的希望。如果我不能称心如愿，我就什么都不在乎了。随便什么，随便什么我都不在乎了。无论如何总会完结的，所以我不能——我不愿意谈这事。因此千万不要责备我，千万不要非难我！你的心地那么纯洁，不可能了解我所遭受的一切痛苦。”

她走过去，坐在多莉旁边，带着负疚的神色紧瞅着她的面

孔，拉着她的手。

"你在想什么？你对我怎么看法？不要看不起我！我不该受人轻视。我真是不幸。如果有人不幸，那就是我！"她低声说，扭过头去，哭起来了。

剩下一个人，多莉做过祈祷，就躺在床上。她们谈话的时候，她从心坎里怜悯安娜；但是现在她怎么也不能想她了。想家和思念孩子们的心情以一种新奇而特殊的魅力涌进了她的想像里。她的这个世界现在显得那么珍贵和可爱，以致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在外面多逗留一天，打定主意明天一定要走。

同时，安娜回到自己的闺房，端起一只酒杯，倒进去几滴以吗啡为主要成份的药水，喝光了，静静地坐了一会以后，她就怀着平静而愉快的心情走进了寝室。

她走进寝室的时候，弗龙斯基仔细地看了看她。他想找寻谈话的一些痕迹，由于她在多莉的房里逗留了那么久，他知道一定谈过了。但是在她那种有所隐讳的矜持而兴奋的表情中，他只看得出那种虽然见惯了、但是仍然使他心荡神移的美貌，她知道自己很美的那种自觉和她希望自己的美色会打动他的心的愿望。他不愿意问她们谈了些什么，但是却希望她会自动地告诉他。但是，她只说：

"我很高兴你喜欢多莉。你喜欢她，是吗？"

"你知道，我老早就认识她。她非常善良，mais excessivement terre-à-terre①。不过她来了我还是很高兴的。"

他拉住安娜的手，探究地凝视着她的眼睛。

她把这种眼色解释成别的意思了，于是对他微微一笑。

---

① 法语：不过太实际了。

第二天早晨，尽管主人们极力挽留，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还是准备动身了。列文的马车夫穿着一点也不新的外衣，戴着一顶有点像邮差戴的帽子，驾驶着一群拼凑起来的马和一辆千疮百绽的马车，忧郁而果断地驶进了铺满砂砾的庭院里。

同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和男人们告辞对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是一桩不痛快的事。相处了一天以后，她和主人们都清楚地感觉到彼此之间并不投机，还不如不相逢的好。只有安娜很难过。她知道多莉一走，就再也没有人会在她的心灵里唤起那种由于这次会晤而引起的感情了。唤醒这种感情是痛苦的；不过她知道这是她心灵里最美好的成分，而这种成分在她所过的那种生活中，很快就要湮灭了。

驶到田野里的时候，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体会到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刚要开口问他们喜不喜欢弗龙斯基家，突然间车夫菲利普自己就讲起来：

"他们钱倒是很有钱的，不过他们只给我们三蒲式耳燕麦。天还没有亮马就吃得干干净净了！三蒲式耳顶得了什么事？不过一点点罢了。如今住旅馆一蒲式耳燕麦也不过才花四十五个戈比。到我们那里，用不着害怕，要喂多少就给多少。"

"很小气的老爷哩，"办事员从旁帮腔说。

"哦，你喜欢他们的那些马吗？"多莉说。

"那些马？二话没有，真好啊！吃的也好。但是我觉得无聊得很，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不知道您觉得怎么样，"他补充说，把他那漂亮的善良的面孔转过来对着她。

"我也这样感觉。喂，傍晚我们就可以到家了吧？"

"一定到了。"

回到家里，看见所有的人都平安无恙而且格外可爱，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把她这次拜访有声有色地描绘了一番，谈她受到多么热烈的欢迎，弗龙斯基家的生活是多么豪华风雅，他们怎么消遣，而且不许任何人说他们一句坏话。

“应该认识安娜和弗龙斯基——我现在对他了解得清楚一些了，——才能明白他们有多么可爱，多么优雅动人哩，”她真心诚意地说，忘记她在那里体验到的那种不满和不安的茫然若失的感觉了。

二十五

弗龙斯基和安娜的情况依然如故，还没有想办法离婚，就这样在乡下过了一夏天和一部分秋天。他们商量好什么地方都不去；但是他们两个越是孤独地过下去——特别是秋天没有客人的时候——他们就越觉得受不了这种生活，非得有所改变不行。

他们的生活好像美满得不得了：十分富裕，有健康的身体，有小孩，两个人都有事做。没有客人的时候，安娜还是一心一意地修饰打扮，浏览了许多书籍，都是一些流行的小说和很严肃的书籍。凡是他们收到的外国报刊杂志上推荐过的书籍她都订购了，而且以只有在孤寂中阅读的时候才会有的那种聚精会神来阅读。她也研究同弗龙斯基所从事的事业有关的书籍和专业性书籍，因此他时常来向她请教关于农业、建筑，有时甚至是关于养马或者运动的问题。她的知识和记忆力使他大为惊异，最初他对她还抱怀疑，希望得到证实。于是她就在书里翻出他所需要的那个段落，拿给他看。

医院的建筑工程也使她感到莫大兴趣。她不但帮忙，而且好多事情都是她亲自安排和设计的。但是她关心的主要还是她自己——关心到能够博得弗龙斯基的爱情和补偿他为她而牺牲的一切的地步。弗龙斯基很赏识她这一点，这变成了她唯一的生活目的，——这就是不仅要博得他的欢心，而且要曲意侍奉他的那种愿望；但是同时他又很厌烦她想用来擒住他的情网。日子越过下去，他越是经常地看到自己为情网所束缚，他也就越时常渴望着，倒不一定想摆脱，而是想试试这情网是否妨碍他的自由。若不是这种越来越增长的渴望自由的愿望——不愿意每次为了到城里去开会或者去赛马都要吵闹一场，——弗龙斯基一定会非常满意他的生活了。他所选择的角色，一个富裕地主的角色——俄罗斯贵族的核心应该由这个阶级构成——不但完全合乎他的口味，而且现在他这样过了半年的光景，给了他越来越大的乐趣。他的事业，越来越占有了他的全副心神的事业，发展得好极了。尽管由瑞士输入的医院装备、机械、乳牛、还有其他许多项目，花费了他一大笔款项，但是他却相信他并没有浪费，反而增加了财富。只要一涉及收入问题——木材、五谷和羊毛的销售，或者土地的出租问题——弗龙斯基就硬得像燧石一样，分文不让。在动用大量资金上面，无论在这个或者其他的田庄上，他一直采用最简单最保险的方法，在琐碎小事上的用度一直是极其精打细算的。虽然那个德国管理人用尽一切诡计多端的手段，企图引诱他破费金钱，一开始总把预算打得高于实际的需要，然后又说经过一番考虑可以很便宜地搞到手，而且马上就有利可图，但是弗龙斯基却从不听从。他听着管理人说，仔细问他，仅仅在订购的或者建筑的东西是最新式的，在俄国还是闻所未闻的，可以一鸣惊人的时候，他才同意。此外，他手头有

多余款项的时候，他才决定大宗开支，开支的时候，他仔仔细细加以研究，钱非得花得最合算才行。因此从他经管事务的方法上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来，他并没有浪费，反而增加了财富。

十月里，卡申省举行了贵族选举大会，弗龙斯基、斯维亚日斯基、科兹内舍夫、奥布隆斯基和列文的一小部分田产都在这个省份里。

由于种种关系，也由于参与这件事的人们，使这次选举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人们议论纷纷，为它作着准备。住在莫斯科，彼得堡，还有国外来的，好些从来没有参加过选举的人，都集中到这里了。

弗龙斯基老早就答应过斯维亚日斯基他要出席。

选举以前，时常到沃兹德维任斯科耶来拜访的斯维亚日斯基来邀请弗龙斯基了。

前一天，弗龙斯基和安娜为了这趟计划中的旅行几乎吵起来。这是秋天，是乡下一年里最沉闷无聊的时候，因此弗龙斯基做好了斗争的心理准备，用他从来没有对安娜用过的严厉而冷酷的口吻告诉她说他要走了。但是，使他惊异的是，安娜非常平静地接受了这消息，只问了一声他什么时候回来。他仔细打量她，不明白她这种泰然自若的态度。她看见他的眼色只付之一笑。他了解她那套缩到内心深处不动声色的本事，而且也了解只有在她暗中打定了什么主意却不告诉他的时候才会这样。他害怕起来，但他是那么愿意避免吵嘴，因此装出一副深信不疑的模样，而且真有几分信以为真，有点相信了他愿意相信的事，就是说，相信她明白道理。

“我想你不会觉得无聊吧？”

“我想不会的，”安娜回答。“我昨天收到戈蒂叶书店①寄来的一箱子书。不，我不会无聊的。”

“她打算采取这种口气，那更好！”他沉思。“要不然，搞来搞去老是那一套。”

因此，他没有要求她作一番坦白的说明就动身去参加选举了。这是自从他们结合以来破天荒头一次，没有解释清楚他就和她分别了。这件事一方面扰乱了他的心境，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再好也没有了。“最初，像现在这样，是会有一些含含糊糊、遮遮掩掩的地方；但是久而久之她就习惯了。总之，我可以为她牺牲一切，但决不放弃我作为男子汉的独立自主，”他沉思。

二十六

九月里，为了基蒂的生产列文搬到莫斯科去住。当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他在卡申省拥有田产，而且对于就要召开的选举大会怀着很大兴趣——准备参加大会的时候，列文已经无所事事地在那里闲住了整整一个月了。他邀请他弟弟——他在谢列兹涅夫斯克县有选举权——和他一路去。除此以外，列文还要在卡申省代他的侨居国外的姐姐处理一桩重大事务，那是关于土地托管和收土地押金的事情的。

列文还在犹豫不决，但是基蒂看出他在莫斯科很无聊，因此劝他去，而且一声不响就替他定购了一套在那种场合必须穿的贵族大礼服，共值八十个卢布。为买这套礼服而花去的八十个卢布，就是促使列文终于决定前去的主要原因。于是他到卡申

① 戈蒂叶书店是莫斯科一家著名的法国书店。

去了。

列文到卡申已经六天了，他天天参加会议，而且为了他姐姐的事四处奔走，但是事情仍旧没有眉目。贵族长们都忙着选举去了，就连和托管权有关的最简单的事也办不成。另外一桩，就是收押金的事，也遇到同样的困难。为了取消扣押令而奔走了好久以后，钱终于准备偿付了；但是那位书记——一个非常乐于为人效劳的人——却不能发许可证，因为上面需要会长签名盖章，而会长正忙着开会，没有指定代理人。所有这些麻烦，这种往返奔波，同那些十分明白这位申请人的处境的不愉快但却爱莫能助的心地善良的人的攀谈，这种白费力气毫无结果的努力，使得列文产生了一种近似人在梦中想使劲的时候所体会到的那种令人干着急却无能为力的痛苦感觉。当他同那位好心肠的律师磋商的时候，他常常感觉到这一点。这位律师似乎竭尽全力，绞尽脑汁好使列文摆脱这种困难的处境。“试试看，”他说了不止一次。“到某某那里去试试，再到某某那里去试试，”于是律师就订出一个详尽的计划来避开妨碍一切的致命的根源。但是他马上又补充一句说：“也许还会推三阻四的；不过试试看吧！”于是列文真的试了，去了一趟又一趟。人人都是和蔼可亲的，但是结果他要克服的困难又在别处冒出来了，又挡住路。列文觉得特别烦恼的是，他简直不明白他在和谁对垒交锋，这样拖下去会对谁有好处。谁也不知道；就连他的律师也不知道。如果他能像了解为什么在火车票房前要站队买票那样了解这件事，他也就不会觉得委屈和懊恼了；但是他遭遇到的困难，谁也解释不出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现象。

不过列文自从结婚以后改变了很多；他变得有耐性了，如果他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他就暗自说，不了解情况就

不要乱下判断，大概事情非这样不可，于是拚命不动气。

现在，出席了会议而且参加了选举，他也极力不指摘，不争论，尽可能地去理解他所敬重的那些善良正直的人都在那样严肃而热情地从事着的事情。自从他结婚以后，那么多新颖而严肃的生活面目展现在他面前，这些，以前由于他采取了敷衍了事的态度，因而看上去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在这次选举中他也期待着和找寻着重大的意义。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向他解释预料通过这次选举会产生的变革的意义和重要性。省贵族长——法律把那么多重要的公共事业交付在他手里：如托管机关（就是现在正跟列文为难的部门）、贵族们巨大款项的管理、男女公立中学、军事学校、按照新章程设立的国民教育、最后一项是地方自治会——省贵族长斯涅特科夫，是个守旧派的贵族，他挥霍光了巨大的家业，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从某种观点上看，他自有他忠实的地方，但是对于现代的需要却一窍不通。不论什么事他总是偏袒贵族，公开反对普及国民教育，使本来应该起广泛作用的地方自治会带上了阶层的性质。因此必须在他的位置上安插一个新的、现代化的、有本事的、完全新式的、具有新思想的人物，而且善于处理事务，好从授予贵族（不把他们当成贵族，要把他们看成地方自治会的成员）的特权中取出可以从中获得的对自治有利的一切精华。在这富饶的卡申省里，总是事事走在别人前头，现在这样的优胜力量已经聚集一堂了，如果这里的事情处理妥当了，就可以作为其他省份和全俄国的典范。因此这事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为了要改选一个贵族长来代替斯涅特科夫，已经提出了斯维亚日斯基，或者最好是选涅韦多夫斯基，他是一个退休的教授，是个聪明绝顶的人，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好朋友。

大会由省长致开幕词，在讲话中他对贵族们说：选举官员不应该讲情面，要以功劳和造福祖国为出发点，他希望卡申省尊贵的贵族，像在历届选举会上一样，能够严格地完成这种任务，不辜负沙皇对他们的崇高的信任。

讲完了话，省长就离开大厅走了，于是贵族们，喧哗地、热情地——甚至有些人欣喜欲狂地——尾随着他走出去，当他穿上皮大衣和省贵族长友好地交谈着的时候都蜂拥在他周围。列文想要探究一切底细，什么都不想放过去，因此也站在人群里，听见省长说："请转告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一声，我妻子很抱歉，她得到孤儿院去。"随后贵族们兴致勃勃、争先恐后拿了外衣，都坐车到大教堂去了。

在大教堂里，列文同别人一道，举起手来重复大司祭的言语，用庄严得怕人的誓词宣誓，一定要完成省长所期望的一切。宗教仪式永远打动着列文的心，当他说"我吻十字架"这句话，而且朝着也在说这句话的那老老少少的一群人环顾了一眼的时候，他非常感动了。

第二天和第三天讨论的是关于贵族基金和女子中学的问题，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说，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列文为了自己的事四处奔走，没有为这事操心。第四天，在省贵族长的桌旁进行了审核省内公款的工作。那时新旧两派之间第一次发生了冲突。受命清查公款的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帐目分厘不差。贵族长立起身来，连连感谢贵族们对他的信任，落下泪来。贵族们向他大声欢呼，同他紧紧握手。但是正这时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那一派的一个贵族说他听说委员会并没有审核过公款，认为检查会伤害贵族长的尊严。委员会里有个人不小心证实了这一点。随后一个矮小的、样子很年轻的、但是非常狠毒的绅士开口说，

大概省贵族长很愿意说明公款的用途，但是由于委员会的委员们过份客气因而剥夺了他这种道义上的满足。于是委员会的委员们撤销了报告，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开始条理分明地证明说，他们要么必须承认审核了帐目，要么就得承认没有审核，而且把这两段论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反对派的一个发言人反驳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随后斯维亚日斯基讲话，以后又是那个狠毒的绅士发言。一直争论了好久，而且没有得出任何结果。列文很惊异他们竟然会在这问题上辩论那么久，特别是，当他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听他是不是认为公款被私吞了的时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说：

"噢，不！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但是这种旧式家长制的经管贵族事务的方法非得打破不可。"

第五天县贵族长的选举开幕了。在好几个县里，这都是一个争论相当激烈的日子。但是在谢列兹涅夫斯克县，斯维亚日斯基却是全体一致推选出来的，当天晚上他就摆了酒席宴客。

二十七

第六天，省选举会议开会了。大大小小的厅堂里都挤满了穿着各种各样制服的贵族们。许多人是专门为了这个日子赶来的。多年未见的人们——有的来自克里木，有的来自彼得堡，有的来自国外——都聚集一堂了。围绕着贵族长的桌子，在沙皇的画像下，讨论得正热烈。

在大小厅堂里贵族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从他们眼光中的敌意和猜疑，从生人走过来时就停止谈话，从有的人甚至退避

到远处走廊上交头接耳的事实看起来，显然每一派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从外表上看，贵族们鲜明地分成两派：老派和新派。老派，绝大多数，不是穿着旧式的扣得紧紧的贵族礼服，佩着宝剑，戴着帽子，就是各人穿着自己有资格穿的海军、骑兵、步兵军服或官服。老派贵族们的服装是按照旧式缝制的，带着肩章，腰身显而易见是又短小又狭窄的，好像穿的人渐渐胖得穿不下去了。新派穿着长腰身宽肩膀的宽大潇洒的礼服衬着白背心，不然就穿着黑领和绣着桂叶——司法部的标识——的制服。穿宫廷制服的也属于新派，到处给人群增添了无限光彩。

但是老少之分和党派的区别并不一致。有些年轻人，如列文所观察到的，属于老派；反过来，有些年迈的贵族正在和斯维亚日斯基说悄悄话，分明是新派里的热心的党羽。

列文挨着自己的朋友们，站在吸烟和吃点心的小厅里，倾听他们在说什么，费尽心血想了解一切，但是徒劳无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是其余的人簇拥着的中心人物。这时他正在谛听斯维亚日斯基和赫柳斯托夫——那是另外一县里的贵族长，也属于他们这一派——讲话。赫柳斯托夫不愿意他自己那一县的人去邀请斯涅特科夫作候选人，而斯维亚日斯基正在劝他这样做，并且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很赞成这种计划。列文不明白为什么反对党要邀请一个他们打算废除的人来作候选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刚刚吃喝过点东西，穿着他那套御前侍从的制服走过来，一边用洒了香水的镶边麻纱手帕揩着嘴。

"我们正摆布阵势，"他说，捋平了他的络腮胡子，"谢尔盖·伊万内奇！"

听了谈话以后，他就支持斯维亚日斯基的意见。

"一县就够了，斯维亚日斯基显然属于反对的一派，"他说，

除了列文显然大家都明白他的话。

“喂，科斯佳，你也来啦，好像你也很感兴趣哩？”他说，转向列文，挽住他的臂膀。列文本来倒高兴对它感到兴趣的，但是他根本不明白问题何在，于是由人群里退到一边去，告诉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又邀请省贵族长作候选人。

“O sancta simplicitas!”①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于是简单明瞭地向列文解释了一番。

如果像以前历届的选举一样，所有的县都提名省贵族长作候选人，不用投票他就当选了。这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有八个县同意提名他为候选人，如果有两县反对，那么斯涅特科夫可能会拒绝应选了，而老派也许会另外推选出一个人来，那么整个如意算盘就都落了空。但是如果只有斯维亚日斯基那一县不提他作候选人，斯涅特科夫还会作候选人的。甚至还要选举他，故意使他获得相当多的票数，那么就会使反对党乱了阵脚，当我们的候选人提出来的时候，他们也会投他一些票的。

列文明白了，但是还不完全明白，还要再问些问题的时候，突然间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连说带嚷地叫起来，朝着大厅里走去。

“怎么回事？什么？谁？委托书？给谁的？什么？否决了！没有委托书！不让弗列罗夫进来！受过控告又算得了什么？照这样，什么人都可以拒之门外了！这简直是卑鄙！要守法啊！”列文听见四面八方喊叫起来，他跟着那一批唯恐错过什么紧赶慢赶的人一齐向大厅里走去。挤在一群贵族中间，他走近省贵族长的桌子，在那里，省贵族长、斯维亚日斯基和其他的领袖们正在激昂慷慨地

① 拉丁文：噢，简单得很哩。

争辩着。

二十八

列文站在远一点的地方。因为他近旁的一位贵族的粗重而沙哑的喘息声和另一位的大皮靴的响声，使他听不清楚。他只能远远听见贵族长的柔和的声音，随后是那个狠毒的贵族的尖锐的声调，接着就是斯维亚日斯基的声音。他们在争执，就他看得出的，关于一段法律的条文和在待审中这句话的意义。

人群散开，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让路，好让他走近主席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等那位狠毒的贵族讲完了话，就开口说他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莫过于翻阅一下法令条文，于是就请秘书找出这段原文。法令上规定说，万一意见分歧，必须投票表决。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朗诵那一段法令，并且开始阐明它的含义，但是一个高大肥胖、有点驼背、留着染色的髭须、穿着一件高领子紧夹住他的后脖颈的紧身礼服的地主打断了他的话。他走近主席台，用他手指上戴的戒指敲了敲桌子，就大声疾呼说：

"投票表决！付表决！不必多费口舌了！投票表决！"

那时突然好多声音异口同声地嚷起来，而那位戴戒指的高大的地主越来越怒不可遏，嚷声越来越大了。但是简直听不出他在说些什么。

他要求的正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提议的；但是显而易见他是憎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他那个党派，而这种怨恨情绪感染了他那一派的人，反过来也引起了反对党派一种类似的、

但却表现得很得体的愤恨情绪。四面八方都发出叫嚣声，一时之间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使贵族长不得不高呼请大家肃静。

“投票表决！投票表决！凡是贵族都会明白的！我们流血牺牲……沙皇的信任……不要清查贵族长；他不是店员！……但是问题不在这里！……请投票表决吧！……真可恶！”到处都听得见这种狂暴而愤怒的声音。眼光和脸色比话语来得更狠毒更激烈。他们流露出不共戴天的仇恨。列文一点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看见他们那么热心地讨论弗列罗夫的问题该不该付表决不禁大为惊异。他忘了像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以后解释给他听的那种三段论法：为了公共的福利非得撤换省贵族长不可；但是要推翻贵族长就必须获得多数选票；而要获得多数选票就必须保证弗列罗夫有选举权；而要使弗列罗夫取得选举资格就非得阐明法律条文不可。

“一票就可以决定胜负，因此如果想要为社会服务，就要郑重其事和贯彻到底。”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结尾上说。

但是列文忘了这个，看见他所尊敬的这些善良的人处在这种不愉快的穷凶极恶的激动情绪中，心里很痛苦。为了摆脱这种沉重的情绪，他走出去，也不等着听听辩论的结果，就走进大厅，在那里除了餐厅里的侍者们没有一个人影。当他看见侍者们忙着揩拭瓷器，摆设盆碟和玻璃酒杯，而且看见他们的恬静而生气勃勃的面孔，他体会到一种意外的轻松感觉，好像由一间闷气的房子里走到露天里一样。他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愉快地望着侍者们。特别博得他的欢心的是一个鬓须斑白的老头，他正一边对取笑他的年轻人们流露出看不起的神色，一边在指教他们怎么折叠餐巾。列文刚要和那位老侍者攀谈，贵族监护会的秘书长，一个具有熟悉全省所有贵族的姓氏和父名的特长的人，分

散了他的注意力。

“请来吧，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他说。“令兄正在找您。投票了。”

列文走进大厅，接到一个白球，跟着他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近主席台，斯维亚日斯基正带着意味深长和讥讽的脸色站在那里，他把胡子集拢在手里嗅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把手塞进票箱里，把球投到什么地方去了，于是闪开给列文让出地方，站在那里不动了。列文走过去，但是完全忘记是怎么回事了，因而手足无措了，他转过身去问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我投到哪里？”趁着附近的人们谈话的时候他放低声音说，希望人家不会听见。但是谈话停顿下来，他的不成体统的问题大家都听见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皱了皱眉头。

“那全看个人的信念而定了，”他疾言厉色地说。

好几个人微笑起来。列文脸涨得通红，连忙把手伸到盖着票箱的罩布下面，因为球握在右手里，于是随手就投到右边去了。投了的时候他才猛然想起左手也应该伸进去的，连忙伸进去，但是已经晚了；于是越发心慌意乱了，赶紧走到房间尽后面去。

“赞成的一百二十六票！反对的九十八票！”传来秘书长的咬字不清的声音，紧接着是一阵哄笑声：票箱里发现了两个核桃和一个钮扣。弗列罗夫获得了选举资格，新派取得了胜利。

但是老派并不服输。列文听见有人请斯涅特科夫作候选人，看见一群贵族环绕着正在讲什么的贵族长。列文凑过去。在致答辞中，斯涅特科夫谈到承蒙贵族们信任和爱戴，实在受之有愧，唯一值得告慰的是他对贵族无限忠心，为他们效忠了十二年之久。他重复了好几次这句话：“我鞠躬尽瘁，不遗余力，你们的盛情我感谢不尽……”突然他被眼泪哽咽住，说不下去了，于是

走出去。这些眼泪是由于他意识到他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流出来的呢，还是由于对贵族满腔热爱，或是由于他所处的紧张境况，感觉到四面受敌而洒的呢，总之，他的激动情绪影响了大会的气氛，绝大多数贵族都感动了，列文对斯涅特科夫感到亲近了。

在门口贵族长和列文撞了个满怀。

"对不起！请原谅！"他说，好像是对一个陌生人说一样；但是认出列文的时候，他羞怯地微微一笑。列文觉得斯涅特科夫好像想说什么，但是激动得说不出来。他面部的表情和他那穿着挂着十字勋章的制服和镶着金边的雪白裤子的全副姿态，在他匆匆走过的时候，使列文想起一头意识到大势不妙的被追捕的野兽。贵族长脸上的表情特别打动了列文的心，因为，刚好昨天他还为了托管的事到他家去过，看见他还是一个神气十足的、慈祥的、有家室的人。那一幢摆设着古香古色家具的宽敞房屋；那个根本谈不上衣着漂亮的、不整洁的、但是毕恭毕敬的老仆人——显而易见是留在主人家里的以前的农奴；他那戴着缀着飘带的帽子和披着土耳其披肩的、正抚爱着她的美丽的小外孙女的肥胖而和蔼的妻子；还有那刚刚放学回来、正吻他父亲的大手、向他致敬的在中学六年级读书的小儿子；主人的娓娓动听的恳切言语和手势——这一切昨天曾在列文身上唤起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尊敬和同情。现在列文仿佛觉得这个老头又使人感动，又让人可怜，因此很想对他说一些安慰话。

"可见您又要做我们的贵族长了，"他说。

"不见得吧！"贵族长回答，带着吃惊的表情四处张望了一下。"我疲倦了，老了。有许多人比我年轻和有本事，让他们来干这差使吧。"

于是贵族长穿过一扇小门消失了踪影。

最严肃的时刻来临了。选举就要开始了。两派的首脑人物们都在掐着指头计算可能得到的黑球和白球。关于弗列罗夫那件事进行的争论不仅使新派获得了弗列罗夫那一张选票，而且也赢得了时间，因此他们又有机会领来了三个由于老派的阴谋而不能参加选举的贵族。两个贵族，都有嗜酒如命的毛病，被斯涅特科夫的党羽灌得烂醉如泥，而第三个的制服不翼而飞了。

新派一听说这消息，趁着争论弗列罗夫事件的空子，赶紧派人乘马车给那个贵族送去一套制服，而且把一个醉得跄跄踉踉的人也带来开会。

“我带来了一个。给他浇了一盆冷水，”去带他的那位地主走到斯维亚日斯基跟前说。“没有什么，他还行。”

“醉得不太厉害，他不会摔倒吗？”斯维亚日斯基说，摇着头。

“不，他好得很哩。只要这里不再给他什么喝就行了……我告诉餐厅里的人了，无论如何也不要让他喝什么！”

二十九

他们饮酒吸烟的那间狭窄的小房里挤满了贵族。激动的情绪不断增强，所有人的脸上都流露出焦虑不安的神色。特别激动的是首脑人物们，他们是知道全盘底细和选票数目的。他们是即将来临的战斗的指挥员。其他的人，就像交战前的士兵一样，虽然做好了战斗准备，同时却在寻欢作乐。有些人在用餐，有的站着，有的坐在桌旁；还有些人在抽香烟，在长长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同久别重逢的亲友们交谈着。

列文不想吃喝，也不想抽烟；他不愿意加入他自己那一群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斯维亚日斯基和其他的人们——里面，因为弗龙斯基身穿侍从武官的制服正和他们站在一道生动地谈论着。列文昨天在选举大会上就看见他了，但是竭力躲着他，不愿意和他碰头。他走到百叶窗跟前坐下来，察看着一群群的人，倾听着他的周围在谈论些什么。他觉得很伤心，特别是因为他看见人人都是生气蓬勃，满腹心事，奔忙着；唯独他和一个嘴里嘀嘀咕咕、没有牙齿的、穿着一身海军服坐在他旁边的小老头是漠不关心和无所事事的。

“他是那样一个流氓！我告诉过他不要这么干。可不是吗！他三年都不能收齐！”一个矮小、驼背、油亮的头发耷拉在礼服的绣花衣领上的地主，正在有力说着，边说边用那分明是为了这个场合才穿上的新皮靴的后跟猛烈地踢踏着。那地主用不满的眼光瞟了列文一眼，就猛地扭过身去。

“是的，不论怎么说，这也是卑鄙的！”一个小矮个儿用尖细的声调说。

紧跟着这两个人，一大群地主，像众星捧月一样，拥着一个肥胖的将军，匆匆地走近了列文。这些地主显然在寻找一个人家偷听不到、可以放心谈话的场所。

“他居然敢说是我唆使人偷了他的裤子！我想他是当了裤子买酒喝了。他，还有他的公爵爵位，我可瞧不上眼！他敢这么说，真下流！”

“不过请原谅！他们是以条文为根据的，”另外一圈里的一个人说。“妻子应该登记为贵族的家属。”

“我管他妈的什么条文不条文？我说的是良心话。我们都是高尚的贵族。要有信心。”

"来吧，阁下，喝一杯fine champagne[1]。"

另外一群人紧紧尾随着一个高声大叫的贵族。他就是被人家灌醉了的一个。

"我老劝玛丽亚·谢苗诺夫娜把地租出去，因为她从上面总也得不到利益。"一个留着花白胡子，穿着从前参谋部陆军上校的军服的地主用悦耳的声音说。这就是列文在斯维亚日斯基家里见过的那个地主。他立刻就认出他来。那地主也认出了列文，于是他们就握手寒暄。

"真高兴看到您！可不是吗！我记得您很清楚。去年在贵族长斯维亚日斯基家里。"

"喂，您的农业怎么样？"列文打听说。

"噢，还是老样子，总是亏本，"那个地主逗留在列文旁边回答，带着一种听天由命的笑容和确信一定会这样的神情。"您怎么到我们的省里来了？"他问。"您来参加我们的coup d'état[2]？"他说下去，这个法文字他说得很坚决，但发音却不准确。"全俄国都聚集在这里了：御前侍从，几乎大臣们都来了。"他指着走在一位将军身边、穿着白裤子和侍从制服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仪表堂堂的身姿。

"我应该承认，我不大了解贵族选举的意义。"列文说。

那个地主打量他。

"不过有什么可了解的呢？一点意义都没有。一种没落的机关，只是由于惯性而继续运动着罢了。您就看看这些制服吧——那只说明了：这是保安官、常设法庭推事、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的会议而已，但是却不是贵族的。"

---

① 法语：好香槟。

② 法语：政变。

"那么您为什么要来呢?"列文问。

"一来是习惯成自然了。再则必须保持联系。这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还有,跟您说老实话吧,有我个人的利害关系。我的女婿想要做常务委员候选人。但是他们的景况不大宽裕,得提拔他一下才成。但是这些先生为什么要来呢?"他继续说下去,指着那个曾在主席台上讲过话的狠毒的绅士说。

"这是新贵族里的一员。"

"新倒是新的,不过却不是贵族。他们是土地所有人,而我们才是地主。他们,作为贵族,正在自取灭亡哩。"

"不过您说这是一种没落的机关。"

"没落的倒的确是没落的;不过还得待它礼貌一些。就拿斯涅特科夫说吧……我们好也罢,歹也罢,总也发展了一千多年了。您要知道,如果我们要在房前修花园,我们就得设计一下;但是万一那地方长着一棵一百来年的古树……虽然又苍老又长满木瘤,但是你也舍不得为了花坛把这棵古树砍倒,却要重新设计一下花坛,好将就着利用一下这株古树哩!树一年可长不起来。"他小心谨慎地说,立刻就改变了话题。"喂。您的农业怎么样?"

"不大好。百分之五的收益。"

"是的,但是您还没有把自己的劳动算进去。要知道您不是也有价值吗?就拿我说吧。我没有经营农业的时候,一年可以拿三千卢布年俸。现在我可比干官差卖劲,可是像您一样,我取得了百分之五的利益,这还算走运哩。而我的劳力全白费了。"

"如果纯粹是亏本的事,那么您为什么还要干呢?"

"哦,就是干吧!您说还有什么呢?这是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了,而且人人都知道非这样不可。况且,我对您说吧,"他把胳臂

肘倚在百叶窗上，一打开话匣子，就滔滔不绝地谈下去。“我儿子对农业丝毫也没有兴趣。显然他会成为学者。因此就没有人继承我的事业了。但是我还是干下去。目前我还培植了一个果木园哩。”

“是的，是的，”列文说。“这是千真万确的。我老觉得我在农业上得不到真正的收益，可是我还是干下去……总觉得对土地有一种义不容辞的义务。”

“我跟您讲件事吧，”那地主接着说下去。“我的邻居，一个商人，来拜望我。我们一起到农场和花园里绕了一圈。他说：‘不，斯捷潘·瓦西里奇，您的一切都好，只是您的花园荒芜了。’其实，我的花园好得很哩。‘如果我是您，我就砍掉这些菩提树，不过要到树液升上去的时候才砍。您这里有上千棵菩提树，每一棵树可以锯成两块好木板。如今木板可以卖大价钱，最好还是大量地采伐菩提树。’”

“是的，用这笔款项他就可以买牲口，跟白白捞来一样置地，租给农民去种了。”列文微笑着补充说，显然类似这样的如意算盘他碰见过不止一次。“他会发财致富。而您和我，只要保得住我们所有的，有东西留给子孙，那就谢天谢地了。”

“听说您结婚了？”那个地主说。

“是的，”列文怀着得意的满足心情回答。“是的，真有点古怪，”他接着说下去。“我们一无所得地过下去，好像注定了要守护火的灶神一样。”

那地主在花白胡子的遮掩下偷偷地笑了。

“我们中间也有这样的人，譬如说我们的朋友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或者最近在这里定居下来的弗龙斯基伯爵，他们都想要把农业当成工业那样来经营；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了蚀本毫无结

果。”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像商人那样办呢？我们为什么不砍伐菩提树做木材？”列文说，又回到那个打动了他的心的问题上去。

“为什么，就像您说过的，我们守卫着火啊！那不是贵族干的事。我们贵族的工作不是在这里，不是在这个选举大会上做的，而是在那边，在各自的角落里。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都有阶级本能。在农民身上我有时也看到这一点：一个好农民总千方百计地想多搞点土地。不管地多么不好，他还是耕种。结果也没有收益。净亏本罢了。”

“就像我们一样，”列文说。“见着您真是十分高兴哩，”他补充说，看见斯维亚日斯基走过来。

“自从在您家里见过面以后，我们还是初次见面哩，”那个地主说。“而且尽情地谈了一阵。”

“哦，你们骂过新制度吧？”斯维亚日斯基微笑着说。

“我们不否认。”

“痛痛快快地谈了一番。”

三十

斯维亚日斯基挽着列文的胳臂，引着他来到自己那一群里去。

现在没有回避弗龙斯基的可能了。他跟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站在一起，列文走过去的时候他直视着他。

“非常高兴！我以前好像曾有荣幸见过您……在谢尔巴茨基

公爵夫人家。"他说，把手伸给列文。

"是的，那次会面我记得很清楚，"列文说，脸涨得通红，马上扭过身去同他哥哥谈起来。

弗龙斯基微微地笑了一笑，继续和斯维亚日斯基谈着，显然并没有和列文攀谈的愿望；但是列文一边和他哥哥谈话，一边不住地回头看弗龙斯基，拚命想找点话跟他谈谈，好冲淡一下自己的唐突无礼。

"现在为什么还在拖延呀？"列文说，望着斯维亚日斯基和弗龙斯基。

"因为斯涅特科夫。他要么应选，要么不应选，"斯维亚日斯基回答。

"他怎么样，应选呢还是不应选？"

"问题就在于他不置可否。"弗龙斯基说。

"如果他不做候选人，那么谁做候选人呢？"列文追问，望着弗龙斯基。

"愿意做候选人的人都可以。"斯维亚日斯基回答。

"您愿意做候选人吗？"列文问。

"当然不，"斯维亚日斯基说，局促不安了，用吃惊的眼光朝站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身边的一个凶狠的绅士瞟了一眼。

"那么是谁呢？涅韦多夫斯基吗？"列文说，觉着他糊涂了。

但是这样一来更糟了。涅韦多夫斯基和斯维亚日斯基是两个大有希望的候选人。

"无论如何我也不干的！"那个凶狠的绅士说。

原来这就是涅韦多夫斯基！斯维亚日斯基替他和列文介绍了一下。

"喂，你也动了心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对弗龙斯基

眨眨眼睛。"就像赛马一样。很想赌个输赢。"

"是的，真让人动心哩，"弗龙斯基说。"一旦动了手，就非干到底不可。这是斗争！"他说，皱着眉头，咬紧他那强有力的牙关。

"斯维亚日斯基真是有本事的人啊！什么他都说得清清楚楚的。"

"噢，是的，"弗龙斯基心不在焉地随口答道。

紧接着是一阵沉默，在这期间，弗龙斯基因为总得望着什么，于是就望着列文：望望他的脚、他的礼服、随后又望望他的脸，注意到他的忧郁的眼光盯在自己身上，于是就没话找话说：

"你怎么成年累月都住在乡下，却不当治安推事呢？您没有穿治安推事的制服？"

"因为我认为治安裁判是一种愚蠢的制度，"列文愁闷地说，他一直在找机会跟弗龙斯基谈话，好弥补刚见面时的无礼。

"我并不那么想，恰恰相反哩，"弗龙斯基带着平静的惊异神情说。

"那简直是儿戏，"列文打断他的话说。"我们并不需要治安推事。八年里我没有出过一件纠纷，出了事的时候，结果又给判错了。治安法庭距离我家大约四十里。为了解决两个卢布的事我就得花费十五个卢布请一位律师。"

于是他就谈起来：一个农民怎么偷窃了磨坊主的面粉，磨坊主跟他讲理的时候，那个农民就怎么递呈子大肆诬告。这些话说得既不合时宜又愚蠢，就连列文说的时候自己也意识到了。

"噢，他是这么一个怪家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带着他那种最抚慰人的像杏仁油一样的微笑说。"不过走吧，我想选举大概开始了……"

于是他们就分手了。

“我真不明白，”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他注意到他弟弟的拙劣的举动。“我不明白一个人怎么会这么缺乏政治手腕！这就是我们俄国人不足的地方。省贵族长是我们的反对派，而你倒和他ami cochon①，还请他做候选人。而弗龙斯基伯爵呢……我并没有和他交朋友；他要请我吃饭，我是不会去的；但是他是我们这边的人，那么为什么要化友为敌呢？后来你又追问涅韦多夫斯基愿不愿意做候选人。这种事做得简直不妥当！”

“噢，我什么也不明白！这不过是一桩小事罢了，”列文愁眉不展地说。

“你说这不过是一桩小事，但是什么事你一着手，就搞得一团糟。”

列文默不作声，他们一道走进大厅。

省贵族长，虽然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已经布置好陷害他的天罗地网，虽然不是全体都请他做候选人，却还要孤注一掷，决定来应选。大厅里一片静寂，秘书长声音洪亮地宣布近卫队上尉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斯涅特科夫被提名为省贵族长候选人，现在就投票表决。

县贵族长们端着盛着选举球的小盘子，由自己的席位上走到主席台，于是选举开始了。

“投在右边，”当列文陪着他哥哥随着县贵族长走到主席台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他小声说。但是列文忘了人家向他解释过的计划，唯恐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右边”是说错了。斯涅特科夫无疑地是他们的反对派！他走近票箱的时候，球本来在右手里的，但是认为错了，因此刚一走到票箱跟前就倒

---

① 法语：十分亲昵。

换到左手里，而且毫无疑问是投到左边去了。一个内行人，站在票箱跟前，只要每个人胳臂肘一动他就知道球投到哪里了，不痛快地皱了皱眉。这一次没有东西可以让他锻炼他那明察秋毫的眼力了。

一切又归于静寂，只听见数球的声音。接着有个声音宣布了赞成和反对的票数。

贵族长获得了相当多的票。到处都是嘈杂的人声，人人都想冲到门口去。斯涅特科夫走进来，贵族们蜂拥到他周围向他道贺。

“好了，现在完了吧？”列文问谢尔盖·伊万诺维奇。

“不过刚刚开始哩！”斯维亚日斯基笑着代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别的候选人可能获得更多的票数哩。”

这一点列文又忘得干干净净了。他现在只记得其中有什么微妙的手法，但是他厌烦得想不起究竟是什么了。他觉得郁闷得不得了，很想离开这一群人。

因为谁也不注意他，而且显然没有一个人需要他，于是他就悄悄地到了小茶点室里，看见那些侍者，他又觉得轻松极了。那个矮小的老侍者请他吃些东西，列文同意了。吃了一盘青豆炸牛排，同那老侍者谈了他以前的主人们，列文不愿意回到和他的意趣很不投合的大厅里，就到旁听席上去了。

旁听席里挤满了装束华丽的妇女们，她们伏在栏杆上，极力不放过下面所说的一言一语。妇女们身边是一群风度优雅的律师、戴着眼镜的中学教师和军官，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到处都议论着选举，都在谈论贵族长多么心灰意懒，争论多么有趣；列文听到有一群人在赞美他哥哥。一位贵妇人在对一个律师说：

“我听到科兹内舍夫的演说有多么高兴啊！挨饿都值得。

妙不可言！多么明瞭清晰！你们法庭里谁也讲不了这样。除了迈德尔，就是他讲话也远远没有这样的口才哩！”

在栏杆旁找到一个空地方，列文俯在上面，开始观察和谛听。

所有贵族都坐在按着县份划分的栏杆里面。厅堂中间站着一个穿礼服的人，他正用高亢而响亮的声音宣布说：

“现在表决陆军上尉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阿普赫京做省贵族长！”

接着是死一般的沉寂，然后听到一个老年人的少气无力的声音说：

“谢绝了！”

“现在投票表决枢密顾问官彼得·彼得罗维奇·博利，”有个穿礼服的人呼喊。

“谢绝了！”有个青年人的尖声说。

于是又从头开始，又是“谢绝了”。这样继续了一个钟头的光景。列文斜倚在栏杆上，冷眼旁观着和谛听着。最初他觉得不胜惊异，很想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断定了他怎么也不会明白的，因此就觉得枯燥无味了。随后，回想起他在所有人的脸上看到的那种激昂慷慨和怒容满面的神情，他觉得悲哀起来，因此决定离开这里到楼下去。当他穿过旁听席的走廊的时候，他碰到一个踱来踱去的垂头丧气两眼通红的中学生。在楼梯上他遇到一对人儿：一个穿着高跟鞋匆匆跑上来的妇人和一个得意扬扬的副检察官。

“我告诉过您晚不了的，”当列文闪在一边给那位妇人让路的时候，副检察官说。

列文已经下楼走到出口的地方。正在掏取衣服的号牌的时

候，一个秘书就把他抓住了。“请来吧，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正在选举哩！”

正在投票表决的就是那位一口拒绝应选的涅韦多夫斯基。

列文走进大厅的门口：门已经反锁上了。秘书敲敲门，大门打开了，两个面色通红的地主由列文身边冲出去。

“我忍受不了啦！”脸涨得通红的地主里的一个大喊大叫。

紧跟在地主们的后面，省贵族长的头伸出来。他的面孔由于疲惫和恐惧露出可怕的神情。

“我告诉过你不要放任何人出去！”他对门房申斥道。

“我是放人进来，大人！”

“天啊！”省贵族长长叹了一声，拖着他那穿白裤子的无力的腿，耷拉着脑袋，朝着屋子中央的大桌子走过去。

涅韦多夫斯基，果然不出所料，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他现在当上了省贵族长。好多人兴高采烈，好多人满意而快活，好多人欣喜若狂，可是也有好多人不满意，很伤心。前任贵族长处在绝望的心境中，掩饰不住失意之色。当涅韦多夫斯基离开大厅的时候，人群簇拥着他，热情地尾随着他，就像第一天省长致开幕辞人们尾随过他那样，而且也像从前斯涅特科夫当选的时候人们尾随过他一样。

三十一

新选出来的省贵族长和获得胜利的新派里的许多人当天晚上都在弗龙斯基家聚餐。

弗龙斯基来参加选举，一方面是因为在乡下觉得无聊，而且

为了向安娜宣布一下他的自由的权利，也因为要帮助斯维亚日斯基竞选，好报答他在地方自治会选举会上为弗龙斯基所花费的那番苦心，主要是为了严格地履行他所承担的作为贵族和地主的全部义务。但是他丝毫也没有想到选举这件事会引起他那么大的兴趣，会使他这样动心，或者他竟然能做得这样好。在地主贵族圈子里，他完全是个新人，但是他分明很成功；而且他认为他在他们中间已经获得一定的势力，这倒是的确的。而这种势力是由于他的财富、爵位，由于他的老朋友希尔科夫——一个在财政部供职而且在卡申省创办了一家生意兴隆的银行的金融家——借给他的城里那幢富丽堂皇的宅邸；由于弗龙斯基从乡间带来的手艺高明的厨师；由于他和省长的交情——他们从前是同窗好友，而且弗龙斯基甚至还庇护过他；而主要是由于他待人接物不分厚薄的那种单纯的风度，很快就使得大多数贵族改变了认为他傲慢无礼的成见。他自己觉得，除了娶了基蒂·谢尔巴茨卡娅的那个狂妄家伙，怀着偏激的恶意 à propos de bottes① 对他讲过一大堆不得要领的蠢话以外，他所结识的每个贵族都变成了他的拥护者。他看得清清楚楚，而其他的人们也都公认，涅韦多夫斯基的成功他曾出了很大的力。如今在自己的宴席上庆祝涅韦多夫斯基当选，弗龙斯基由于他的候选人荣获成功而感到一种得意的快感。选举这件事使他感到那么大的兴趣，以致他开始想在三年后再选举的时候，如果他结了婚，他自己就要参加竞选，就好像赛马师为他赚了一笔赌注，他渴望亲自去赛马一样。

现在他在庆祝他的赛马师的胜利。弗龙斯基坐在首席上，

---

① 法语：无缘无故地。

他的右首坐着年轻的省长——侍从将军。对其他的人说来，将军是一省之王，庄严地致过开幕辞，讲过话，而且像弗龙斯基看出来的，在好多出席会议的人身上唤起了肃然起敬和卑躬屈节的心理；但是对弗龙斯基说来，他是小“马斯洛夫·卡特卡”，——这是他在贵胄军官学校里的绰号——在他面前觉得很不自在，而弗龙斯基竭力设法mettre à son aise① 的人。在弗龙斯基的左首坐着的是少年气盛、性子执拗、相貌阴险的涅韦多夫斯基。弗龙斯基对他是坦率而有礼的。

斯维亚日斯基轻快地忍受了他的失败。对于他说，甚至都不算什么失败，像他举着香槟酒杯亲口对涅韦多夫斯基说的：再也找不出更好的担当得起贵族应该遵循的新方针的代表人物了。因此所有正直的人，如他所说的，都站在今天胜利的这方面，为了这种胜利而感到庆幸。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也很高兴，因为他快活地消遣了一番，而且人人都心满意足。在佳肴美馔的宴席上，又纷纷提到了选举大会上的插曲。斯维亚日斯基令人发笑地模仿前任贵族长的声泪俱下的讲话，而且转身对涅韦多夫斯基评论说：阁下应该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比眼泪复杂的审核基金的方法！另外一个善于说俏皮话的贵族描摹前任贵族长如何为了打算举行的舞会，特地招聘了一批穿长统袜子的仆役，如果新贵族长不举行由穿长袜的仆人侍候的跳舞会的话，现在只好把他们都打发回去了。

在宴会中间，他们不断对涅韦多夫斯基说：“我们的省贵族长”，而且称他为：“阁下”。

---

① 法语：使他自在。

这话说得很使人高兴，就像新娘被人称为“madame”① 和冠上她丈夫的姓一样。涅韦多夫斯基故意装出不仅毫不在乎而且很看不起这种官衔的神情，但是他显然高兴得飘飘然了，而且在克制着自己，以免流露出和他们所处的这种新的自由主义环境很不适合的喜悦神情。

用餐的时候发了好几个电报给那些关心这次选举的结局的人。兴高采烈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拍了一个电报给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内容如下：“涅韦多夫斯基以二十票之差当选。祝贺。请转告别人。”他高声口授了一遍，说：“得让他们高兴一下！”但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接到这封急电，只叹息一声又浪费了一个卢布，而且明白这又是酒席快结束的时候干的事。她知道斯季瓦有个毛病，每逢酒席快结束的时候就“faire jouer le tèlégraphe②”。

一切，包括上等的筵席和美酒——都不是从俄国商人那里买的，而是直接由国外输入的舶来品——都是名贵、纯粹而可口的。那一小圈人，大约有二十来个人，是斯维亚日斯基从思想一致的、自由主义的新活动分子里挑选出来的，也都是聪明而体面的人物。他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为了新贵族长，为了省长，为了银行家，而且也为了“我们的和蔼可亲的主人”而干杯。

弗龙斯基心满意足。他从来没有想到在省里会这样有趣。

宴会快结束的时候，大家越发欢畅了。省长邀请弗龙斯基去赴为了弟兄们而举行的义演音乐会，那是由他那位想和弗龙斯基结识的夫人一手安排的。

“那里要开舞会，你可以见识见识我们省里的美人！说真

---

① 法语：夫人。

② 法语：乱打电报。

的，真是妙极了！”

“Not in my line，”弗龙斯基回答，他很喜欢这个说法，但是微微一笑，答应要去。

当大家都已经离开餐桌，在抽香烟的时候，弗龙斯基的听差端着摆着书信的托盘走到他跟前。

“是由沃兹德维任斯科耶专差送来的，”他带着意味深长的眼色说。

“真奇怪，他多么像副检察官斯文季茨基啊，”有个客人用法语品评那个听差说，同时弗龙斯基皱着眉头，在看信。

信是安娜寄来的。还没有看信，他就知道内容了。原来指望选举大会五天之内会结束，因此他答应了星期五回去。现在是星期六了，他知道信里一定是责怪他没有准时回去。他昨天晚上寄走的信大概还没有到。

信的内容果然不出他所料，但是形式却是出人意外的，使他格外不痛快。“安妮病得很重。医生说可能是肺炎。我一个人心乱如麻。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帮不了忙，却是个障碍。前天和昨天我一直盼望着你回来，现在我派人去看看你在哪里，你怎么啦。我本来想亲自来的，但是知道你会不高兴，因此又变了主意。给我个回信，我好知道怎么办。”

孩子病了，她反倒想亲自来！女儿病了，还有这种敌对的语气！

选举的单纯的欢乐和他必须返回去那种沉闷的、使人觉得成为累赘的爱情，以其鲜明的对照使弗龙斯基感到惊异。但是他非回去不可，于是乘上头一班火车，当天晚上就回家去了。

三十二

弗龙斯基动身去参加选举以前，安娜考虑到每次他离开家他们都要大闹一场，这只会使他疏远她，却维系不住他，因此下定决心尽可能克制住自己，以便镇静地忍受这次离别。但是他来向她告别时凝视着她的那种冷酷而严峻的眼光，伤了她的心，他还没有动身，她的宁静的心境就被破坏了。

后来，独自一人又沉思了一阵那表示他有自由行动的权利的眼光，她，像往常一样，结果总是意识到自己的屈辱。"他有权利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不但可以离开，而且可以遗弃我。他有一切权利，而我却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既然知道这个，他就不应该这么做！不过他究竟做了什么呢？……他带着一副冷酷严峻的神气望着我。当然这是不明确、不可捉摸的，不过跟以前大不相同了，而那种眼光却意味深长得很哩，"她沉思。"这种眼光表示他开始冷淡了。"

虽然她确信他已开始对她冷淡了，但是她仍然是毫无办法，怎么也不能改变她和他的关系。就像以往一样，她只能用爱情和魅力笼络他；而且也像以往一样，她只有白天用事务、夜里用吗啡才能压制住万一他不爱她了、她会落个什么下场的那种恐怖的念头。不错，还有一个方法：不抓牢他，——除了他的爱情她什么都不需要了，——却更接近他，把自己放到他不能遗弃她的境地中。那种方法就是离婚，再和他结婚。她开始渴望办这件事，而且打定主意，只要他和斯季瓦一提，她就同意。

抱着这种想法，她孤独地过了五天，就是他去参加选举大会

的那五天。

散步，同瓦尔瓦拉公爵小姐聊天，参观医院，主要的是阅读，看了一本又一本，就这样消磨了时光。但是第六天，马车夫没接到他空车回来的时候，她感觉到她再也压抑不住想念他和要知道他在做什么的念头了。刚巧那时她的小女儿病了。安娜照顾她，但是就是这事也分散不了她的心，特别是因为病情并不严重。无论她怎么努力，她也不爱这小女孩，而且不能装出爱她的样子。将近黄昏的时候，孤零零一个人，安娜为了想他而胆战心惊，因此打定主意要到城里去，但是又好好想了一想，就写了弗龙斯基已经收到的那封自相矛盾的信，没有再看一遍就派专差送走了。第二天她接到他的信，因为自己写了那封信而后悔莫及。她深恐又看到临别时他投给她的那种冷酷眼光，特别是当他知道了小女孩的病情并不怎么严重的时候。但是她还是高兴给他写了那封信。安娜现在已经承认他厌倦她了，而且怀着惋惜的心情抛弃自由回家来；但是尽管如此，她还是高兴他要回来了。随他厌倦好了，但是一定要让他跟她在一起，好让她看见他，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她坐在客厅里，在灯光下阅读泰纳[①]的一部新著，倾听着外面的风声，随时随刻盼望着马车的来临。好几次她都以为听到了车轮声，但是每次都错了；终于她不但听到车轮声，而且还有车夫的吆喝声和门廊里沉闷的轰隆声。就连独自玩牌的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也证实了这一点，于是安娜，脸泛红晕，立起身来，但是并没有下楼去，像她前两次那样，却站住不动了。她突然因为欺骗了他而感到羞愧，但是更害怕的是他要如何对待她。受了伤害

---

① 泰纳（1828—1893），法国历史学家、批评家及作家。一八七〇年泰纳发表了《论理性》一书。

的心情已经消逝了，她现在只害怕他的不悦的神色。她想起小女孩昨天就完全康复了。为了她刚一发出信她就痊愈了，她很生她孩子的气。随后她又想到他来了。想到整个的他、他的手、他的眼睛都来了。她听到他的声音。忘记了一切，她快活地跑去迎接他。

"哦，安妮怎么样？"当安娜跑下来的时候，他仰望着她，怯生生地问。

他坐在一把椅子上，一个听差正替他脱暖和的长统靴。

"噢，没有什么！她好些了。"

"你呢？"他说，身子抖动了一下。

她用两只手握住他的手，拉到自己的腰间，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嗯，我非常高兴哩，"他说，冷冷地打量着她，打量她的发式、她的服装，他知道这都是为了他而装扮起来的。

这一切都使他神魂颠倒，但是已经使他神魂颠倒了那么多次了！她怕得要命的那种冷酷无情的神色又留在他的脸上。

"哦，我很高兴哩！你身体好吗？"他说，用手帕揩揩他的潮湿的髭须，吻吻她的手。

"没有关系，"她想。"只要他在这里就好了，他在这里，他就不能，也不敢不爱我哩。"

当着瓦尔瓦拉公爵小姐的面，傍晚欢畅而愉快地度过了，公爵小姐抱怨说他不在的时候安娜吃过吗啡。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睡不着……千思万虑害得我睡不着。他在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吃过，几乎没有吃过哩。"

他对她讲述选举的事，而安娜善于运用种种问题引他谈到最使他心花怒放的问题——就是他的成功——上面去。她对他说他感兴趣的一切家务事；而她所说的消息都是令人愉快的。

但是深夜里，只剩两个人的时候，安娜看见她又完全掌握住他了，于是想要消除他为了那封信而投给她的眼色中那种令人难过的印象，便开口说：

“老实说，你接到我的信是不是很生气，而且不相信我呢？”

她一说了这话，她就明白，不论他心里多么热爱她，这件事他可没有饶恕她。

“是的，”他回答。“那封信真怪。一会儿说安妮病了，一会儿又说你想亲自去。”

“这都是实情。”

“我并没有怀疑。”

“不，你的确怀疑过！我看出你很不满意。”

“一会儿也没有。我不满意的只是，这是实话，你好像不愿意承认人总有一些不得不尽的义务……”

“去赴音乐会的义务……”

“我们不谈这个，”他说。

“为什么不谈这个？”她说。

“我不过想说，人可能遇到一些义不容辞的义务。现在，譬如说，我为了房产的事得去莫斯科一趟……噢，安娜，你为什么这样容易动气呢？难道你不知道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吗？”

“如果这样，”安娜的声音突然变了，说。“那就是说你厌倦了这种生活……是的，你回来住一天就又走了，就像男人们那样……”

“安娜，这太残酷了。我愿意献出整个生命……”

但是她不听他的话了。

“如果你去莫斯科，我也去！我不留在这里。我们要么各自东西，要么在一块生活。”

"你要知道，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啊！要不是……"

"要离婚吗？我给他写信！我看，我不能像这样过下去了……但是我要和你一同去莫斯科。"

"你好像是在威胁我一样。我再也没有比愿望永不分离更大的愿望了，"弗龙斯基微笑着说。

但是他说这些柔情蜜语的时候，在他的眼里不仅闪耀着冷淡的神色，而且有一种被逼得无路可走和不顾一切的恶狠的光芒。

她看出了这种眼色，而且猜对了它的含义。

这种眼色表示："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不幸了！"这是瞬息之间的印象，但是她永远也忘不掉了。

安娜给她丈夫写信要求离婚；十一月末，他们和必须去彼得堡的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分别了，她和弗龙斯基一齐迁居到莫斯科。天天盼望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回信，和随之而来的离婚，他们现在像已婚夫妇一样定居下来。

第　七　部

一

列文家在莫斯科已经住了三个月的光景了。基蒂的预产期，按照经验丰富的人的最准确的估计，早已过了；但是她还没有生产，也没有比两个月前更接近产期的任何象征。医生、接生婆、多莉、她母亲、特别是一想到将要来临的事就不能不恐慌的列文，都开始焦灼不安了；只有基蒂一个人觉得十分平静和幸福。

她现在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心里对于即将诞生的（对于她，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已经存在的）婴儿产生了一种爱，她怀着喜悦体验到这种新的情感。他现在已经不完全是她身体的一部分，而是有时过着独立的生活了。有时这使她痛苦，但是同时她又因为这种新奇的欢快心情想大笑。

所有她热爱的人都同她在一起，都对她体贴得无微不至，照拂得那样周到，给予她的一切又是那样如意，要不是她知道和感觉到这一切不久就要告一段落，那她就不会再希望更美好更快乐的生活了。唯一使这种生活的魅惑力减色的是，她丈夫不像她过去爱他的那种样子，不像他在乡下那种样子了。

她爱他在乡下的那种沉着、亲切和殷勤好客的态度。在城里他总像是坐立不安和有所戒备一样，仿佛唯恐什么人会欺侮他，尤其是她。在那里，在他的庄园上，清楚地知道自己处在最合适的位置上，他从来没有急着到什么地方去，而且从来也没有空闲过。在这里，在城里，他总是急急忙忙，好像害怕错过什么似的，但却无所事事。她替他很难过。在别人看来，她知道，他并

不像一个可怜的人物；恰恰相反，当基蒂留意他在交际场中——就像有时一个人极力用局外人的眼光去看自己所爱的人，以便察看他给别人的印象——的时候，她甚至带着嫉妒的恐惧心理看出来，他非但不是个可怜的人物，而且由于他的良好教养，他对妇女的那种有点古板而羞涩的文雅态度，他的魁伟有力的身姿，还有，像她认为的，他那特别富于表情的面孔，他反倒是一个非常动人的人。但她不是从表面，而是从内心里去观察他，因此她看出来，在城里他不是本来的模样了；他的心情她也说不清了。有时她心里暗暗责备他不会过城里的生活；有时她又承认要他在这里把生活安排得称心如意的确是困难的。

真的，他有什么办法呢？他不爱打牌。他又不去俱乐部。她现在明白了跟奥布隆斯基那一类花天酒地的人来往是怎么回事了——那就是纵酒和酒后到什么地方去寻欢作乐。她一想到在这种场合男人们去的场所就不能不感到恐怖。去交际场吗？但是她知道这么做的话，他非得觉得同女人们接近有乐趣才行，这她又不愿意。跟她，她母亲，和姐姐们一道待在家里吗？但是不论那套翻来覆去讲个不休的话题——"东家长西家短"，这是老公爵给她们姊妹间的谈话取的名字——她觉得多么愉快和有趣，但是她知道他一定感到索然无味的。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继续写那部著作吗？他确实试过的，最初到公共图书馆去作笔记和查他所需要的参考书；可是，如他对她说的，他越没有事做，他就越没有时间做事。除此以外，他还抱怨说，他的著作在这里谈得太多了，结果他的一切观念都混淆不清了，因此他对它已经失去了兴趣。

在城里生活的一个好处就是在这里他们从来没有发生过口角。不知道是城里的情况大不相同呢，还是他们两个在这方面变

得更谨慎更明白道理了——无论如何，他们从来没有为了嫉妒发生过口角，那是他们迁居到城里的时候曾经害怕过的。

在这方面甚至还发生了一桩对他们两个人都非同小可的事情，就是基蒂同弗龙斯基的会见。

基蒂的教母，玛丽亚·鲍里索夫老公爵夫人，一向非常疼爱她，一定要见她一面。虽然基蒂因为怀孕哪里都不去，但她还是跟着她父亲一同去探望那德高望重的老夫人了，于是在那里遇见了弗龙斯基。

在这次拜访中基蒂唯一可以谴责自己的是，当她认出那个穿着便装的、她一度非常熟悉的弗龙斯基的身姿的时候，她透不过气来，血液直往心脏里涌，而且她感觉得红晕弥漫了她的面孔。但是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她父亲故意大声和弗龙斯基寒暄，他还没有说完话她就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能够面对着弗龙斯基，必要的话，可以像她同玛丽亚·鲍里索夫公爵夫人谈话一样同他谈话，而主要的是，要做到连最轻微的语调和微笑都能获得她丈夫赞许的地步才行，她仿佛觉得那一刹那她丈夫的无形的形影就在她近旁。

她同弗龙斯基交谈了三言两语，甚至还因为他取笑选举会议，称之为"我们的国会"而沉静地微微一笑。(她非得笑一笑，为了表示她懂得那句玩笑。)但是她马上转过身去对着玛丽娅·鲍里索夫娜，直到他起身告辞的时候她才看了他一眼；那时她望着他，显然只是因为在人家对你行礼告别时不望着人家未免失礼的缘故。

她很感激她父亲，因为他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同弗龙斯基的这次相逢；但是由于拜访以后，他们照常散步的时候他对她特别慈爱，她看出来他很满意她。她也很满意自己。她完全没有想

到她竟会有力量把她对弗龙斯基的旧情全部封锁在内心深处，不仅表面上，而且真的在他面前显得十分泰然自若。

当她告诉列文她在玛丽亚·鲍里索夫公爵夫人家遇见弗龙斯基的时候，他的脸比她红得还要厉害。要她对他讲述这事可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再往下叙述这次相会的委细，因为他并没有盘问，只是皱着眉头凝视着她。

"可惜你没有在那里，"她说。"不是说你没有在那个房间里……要是你在场我的举止就不会那么自然了……我现在比那时脸红得更厉害，更加，更加厉害哩，"她补充说，脸红得流出眼泪了。"可惜的是你不能从门缝里偷看。"

她的真诚的眼睛使列文看出她很满意自己，因此虽然她羞容满面，他立刻就放了心，开始像她所愿望的那样询问她。当他听到了一切，甚至一直听完了最初一瞬间她不由得脸红起来，但是以后就像和一个初次会面的人那样悠然自得的细节为止，列文十分快活了，说这事使他很高兴，现在他再也不会像在选举大会上那样无礼了，下一次遇见弗龙斯基就要尽可能地对他友好。

"一想起来有个人快要成了我的仇敌，我讨厌遇见他，真痛心得很哩。"列文说。"我非常，非常高兴。"

二

"那么，请你去拜望博利夫妇一下吧，"十一点钟的光景，列文出门以前进来看她的时候，基蒂对她丈夫说。"我知道你要在俱乐部吃午饭。爸爸给你登记了。但是早晨你去哪里呢？"

"不过去看看卡塔瓦索夫罢了，"列文回答。

"为什么这么早呢?"

"他答应给我介绍梅特罗夫。我想和他谈谈我的著作。他是彼得堡一位很有名望的学者,"列文回答。

"是的,你上次赞不绝口的就是他的文章吧?哦,以后呢?"基蒂问。

"以后也许为了我姐姐的事去法院一趟。"

"去听音乐会吗?"

"哦,一个人去有什么意思!"

"不,去吧;要演奏这些新作品哩……你一向觉得那么有趣的。要是我,我一定去的。"

"哦,无论如何我午饭前会回来的,"他说,看了看表。

"可要穿上常礼服,这样你就可以一直去拜望博利伯爵夫人了。"

"难道非去不可吗?"

"啊,一定得去。他拜访过我们。唉,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呢?你顺路去一趟,坐一坐,花五分钟谈谈天气,就站起来走了。"

"喂,说起来你不会相信,我是那样不习惯应酬,我真难为情哩。这有多么讨厌啊!一个陌生人进来,坐了一阵,没事待上半天,既打扰了人家,自己又心烦意乱,末了才走了。"

基蒂大笑起来。

"但是你做单身汉的时候不是常去拜望人家吗?"她说。

"不错,拜望过,不过我老觉得不好意思,而且现在我对这一套非常不习惯了,说正经的,我宁愿两天不吃饭,也不愿意去拜望人家。简直窘得不得了!我一直觉得人家会生起气来,说:'你没有事来做什么?'"

"不,他们不会生气的。我担保!"基蒂说,笑盈盈地凝视着他

的脸。她拉住他的手。“好吧，再见！……请你千万去一下！”

他吻了他妻子的手刚要走开，她就拦住了他。

“科斯佳，你知道我只剩下五十卢布了。”

“啊，这又有什么，我到银行去取。要多少？”他带着她所熟悉的那种不满意的表情说。

“不，等一下，”她拉住他的手。“我们谈一谈，我心里很发愁。我好像并没有多花一个钱，但是钱却像流水一样出去！我们不知道怎么总处理不好。”

“一点关系也没有，”他说，咳嗽着，皱着眉头瞅着她。

她很懂得这种咳嗽声，这是他非常不满意的表示，不是对她，而是对他自己。他确实很不满意，倒不是因为他们花了那么多钱，而是因为这件事使他想起一桩他明知道有问题的、很想遗忘的事情。

“我告诉过索科洛夫出售麦子，先提取磨房那笔款子。无论如何我们会有钱的。”

“是的，不过总起来看，恐怕还是太多……”

“一点也不，一点也不！”他重复说。“好了，再见，亲爱的！”

“不，真的，有时候我很懊悔听了妈妈的话！在乡间有多么好啊！照现在这样子，我把你们都折磨坏了，而且我们又在浪费金钱……”

“没有关系，一点也没有关系！自从结了婚，我一次也没有说过，要是事情比现在这样好一些就好了……”

“真的吗？”她说，望着他的眼睛。

这话他是未加思索信口说出来的，不过安慰她罢了。但是一望见她那可爱而诚实的眼光疑问般紧盯在他身上，他就从心坎里又重复了一遍这话。“我完全把她忘了，”他沉思，想起不久他

们就要面临的事情。

“快了吗?你觉得怎么样?”他小声说，握住她的两只手。

“我想得太多，以致现在我什么也不想，什么也都不知道了。”

“你不害怕吗?”

她轻蔑地微微一笑。

“一点也不!”她回答。

“喂，万一有事，我在卡塔瓦索夫家里。”

“不，不会有什么事的：别胡思乱想。我要和爸爸在林荫路上散散步。我们要去多莉家里看看。希望你午饭前回来。噢，是的！你知道多莉的情况简直没法过了吗？她浑身是债，一文莫名。妈妈和我跟阿尔谢尼(她这样称呼她的姐夫利沃夫)商量了一下，我们决定派你和他去责备斯季瓦。这样下去绝对不行的。这事不能跟爸爸谈……不过如果你和他……”

“唉，我们可办得了什么?”列文说。

“你反正要到阿尔谢尼家去，和他谈谈，他会告诉你我们怎样决定的。”

“我事先就完全同意阿尔谢尼的意见。好吧，我要去拜望他……顺便说一声，如果我去听音乐会，我就和纳塔利娅一齐去。好了，再见!”

在台阶上，他独身时侍候过他、现在经管着城里家产的老仆人库兹马拦住了他。

“美人(这是由乡间带来的那匹左辕马)换了马掌，但是仍旧一瘸一跛的，”他说。“您吩咐怎么办呢?”

列文初到莫斯科的时候，对于乡下带来的几匹马很感兴趣。他想要尽量地把这事情安排得又好又便宜；结果哪知道自己的

马的花费比租来的马还要贵，而且他们照样还得租马用。

“派人去请兽医，也许有暗伤。”

“是的，是为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吗?”

现在，列文听说由沃兹德维任卡大街到西夫采夫·弗拉热克大街需要套上一辆二马驾辕的大马车，驶过四分之一里的融雪的烂泥地面，然后让马车停上四个多钟头，每次得付五个卢布，再也不像他初到莫斯科时那样，觉得大吃一惊了。现在他已经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了。

“租两匹马，套上我们的马车。”

“是的，老爷!”

多亏城市的条件，这么轻而易举地就解决了在乡下要费很大心血和气力的麻烦事，列文走出去，叫了一部雪橇，坐上去向尼基特大街驶去了。路上他再也不想钱的事了，却在思虑怎样和一位研究社会学的彼得堡的学者结识，怎样同他谈论他的著作。

只有刚到莫斯科那几天，那种到处都需要的、乡下人很看不惯的、毫无收益却又避免不了的浪费，曾使列文大为吃惊。现在他已经司空见惯了。在这方面，他的情形和一般人所说的醉汉的情形一样：第一杯像芒刺在喉，第二杯像苍鹰一样飞掠而过，喝过第三杯就像小鸟一样畅行无阻了。当他换开第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为听差和门房购买号衣的时候，他不由自主地盘算着这些没有用的号衣，这笔钱抵得上夏季——就是，从复活节到降临节，大约三百个工作日的时间——雇两个每天从早到晚干重活的工人的花销，但是他暗示了一下没有号衣也行，老公爵夫人和基蒂就流露出惊异的神色，由此看来，这笔钱无论如何也是需要用的了。他同那一张百元卢布的钞票分了手，心里不是没有斗争的。但是下一张钞票，那是他换开为亲友准备宴席的，一共花

去二十八个卢布；虽然他想起这二十八个卢布就是工人们流血流汗地刈割好了、捆起来、脱了粒、扇去皮、筛过、包装起来的九俄石①燕麦的代价，然而比第一次就花得容易多了。现在换开一张钞票他再也不左思右想，像小鸟一样就飞了。不知是不是用钱换来的乐趣抵上了挣钱所费的劳力，反正他早就置之度外了。他那套低于一定价钱就不出售的生意经也忘怀了。他咬定价钱好久没有出卖的燕麦，却比一个月以前每石少卖了五十戈比。甚至照这样开销下去，过不了一年就得负债的盘算，也失掉了意义。只要银行里有钱就行，别管钱是怎么来的，那样就有把握明天有钱买牛肉了。直到现在他都遵守着这条规则：银行里总存着钱。但是现在银行里已经一文不剩了，他也不大知道上哪里去搞一笔钱来。基蒂提到钱的时候，这事就使他心烦意乱了一下；然而，他没有工夫考虑了。一边坐着车，他一边想着卡塔瓦索夫和他同梅特罗夫即将来临的会见。

三

列文这次在莫斯科停留期间，又和他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自从他结婚以后就未见过面的卡塔瓦索夫教授重温旧好了。卡塔瓦索夫以他的开朗而单纯的人生观博得了列文的欢心。列文认为卡塔瓦索夫的明朗的人生观是由于他天资贫乏而来的，而卡塔瓦索夫认为列文的思想前后矛盾是由于他缺乏思想锻炼而起的；但是卡塔瓦索夫的开朗很中列文的意，而列文的丰富的、

---

① 1俄石合209.91升。

没有条理的思想卡塔瓦索夫也觉得很有意思，因此他们愿意常常见面，争辩一番。

列文朗读过他的著作中的几章给卡塔瓦索夫听，很投合他的心意。前一天在公开演讲会上卡塔瓦索夫偶然碰到列文，对他说那个以文章博得列文的赞赏的大名鼎鼎的梅特罗夫现在在莫斯科，他对于卡塔瓦索夫对他讲的列文的著作很感兴趣，他明天上午十一点要到他家来，很愿意得到和列文结识的荣幸。

"你的确大有进步，老弟，看到这一点我很高兴哩，"卡塔瓦索夫一边说，一边在小客厅里迎接列文。"我听见门铃声，心里想：他决不会准时来的……喂，你觉得黑山人①怎么样？他们生来就是武士。"

"发生了什么事？"列文打听说。

卡塔瓦索夫用三言两语对他讲了讲最近的消息，将他引进书房，把列文介绍给一个矮小健壮、面貌可亲的人。这就是梅特罗夫。谈话暂时涉及政治和彼得堡的要人们对最近事件的看法。梅特罗夫引用了来自可靠方面的官方消息，据说是沙皇和某位部长讲的话。但是卡塔瓦索夫却由官方听到沙皇说了一些完全不同的话。列文极力揣摸会说出这两种话的情况，这个话题就丢开了。

"他差不多写好了一部论劳动者和土地的关系的自然条件的著作，"卡塔瓦索夫说。"我不是专家，但是我，作为自然科学家，很高兴他没有把人类看作动物学法则以外的东西；而且，恰

---

① 黑山人即门的内哥罗人，是南斯拉夫西南地方的人。黑山国于一八六二年与土耳其作战失败后，一直受苏丹王的统治，但黑山人反对异国统治的斗争并未停止。一八七六年黑山国奋起抵抗。起义者联合组成部队，在山上进行游击战。

恰相反，把人类看作要依周围环境而转移的东西，而且在这种从属关系中去探求它的发展规律。"

"非常有趣哩，"梅特罗夫说。

"我确实着手写了一部论农业的著作，但是研究了农业的主要因素——劳动者，"列文脸红了说。"我不由自主地得出了一个完全出乎意外的结论。"

于是列文小心谨慎地，好像摸索道路一样，开始阐明他的见解。他知道梅特罗夫写过一篇反对众所公认的政治经济学的学说的文章，但是他不知道以他这种标新立异的见解能使他同情到什么程度，而且从那位学者的沉着而聪明的脸上的表情也推测不出来。

"但是您在哪方面看出俄罗斯劳动者的特殊性呢？"梅特罗夫说。"譬如说，是从他的生物学的性质呢，还是从他所处的环境？"

列文觉察出这问题里已经包含着一种他不同意的观点；但是他继续阐述他的见解，说俄罗斯的劳动者对土地的看法和其他民族迥然不同。为了说明这种理论，他连忙补充说，按他的见解，俄罗斯人民的这种观点是由于他们意识到移民到东方的广阔无人地区是他们的职责。

"根据一个民族的一般职责来下结论，是容易误入歧途的，"梅特罗夫说，打断列文的话。"劳动者的情况永远是以他同土地和资本的关系为转移的。"

于是不容列文解释他的观点，梅特罗夫就开口阐明他自己的学说与众不同的特色。

列文不明白他的学说的特色究竟何在，因为他根本不花费脑筋去了解。他看出梅特罗夫也像别人一样，尽管他曾在文章

里大肆反驳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但他照样还是仅仅从资本、工资和地租的观点来考察俄罗斯劳动者的状况的。虽然他不得不承认在俄国东部——在俄国最大的一部分土地上——地租仍然等于零，而工资——对于俄国八千万人口中的十分之九的人说来——也不过刚刚够维持生活罢了，除了最原始的工具，资本还不存在，但他却只从这种观点来看所有的劳动者，虽然在好多论点上他和经济学家们并不一致，自己有一套工资理论，就是他向列文阐述的。

列文勉勉强强地听着，最初还表示异议。他想要截断梅特罗夫的话，陈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样会进一步说明梅特罗夫的见解是画蛇添足。但是后来确信他们的看法是那样不同，彼此之间永远也不会了解，因此他就不再反驳，只是听听而已。虽然对梅特罗夫说的话他现在丝毫也不感兴趣了，但是听着他说仍然觉得有点得意。由于这么一位博学多识的人居然会这样甘心情愿地、这样用心地对他说明他的见解，而且那么相信列文在这个论题方面的学识，以致有时只用一点暗示来说明事情的全貌，因此使列文得意得不得了。他认为这都是因为人家看得起他，殊不知梅特罗夫跟他接近的人们谈来谈去都谈腻了，因此特别愿意跟每个生人谈谈他所研究的、但是自己还不大明瞭的题目。

"恐怕我们要迟到了，"卡塔瓦索夫说，梅特罗夫一结束长篇大论，他立刻就瞧了瞧表。

"是的，今天业余协会举行庆祝斯温季奇的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卡塔瓦索夫说，回答列文的询问。"彼得·伊万内奇和我商量好了一路去。我答应朗诵一篇论他在生物学方面的成就的文章。跟我们去吧，很有趣呢。"

"是的，的确到时候了，"梅特罗夫说。"跟我们去吧，由那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请到舍下坐坐。我非常高兴听听你的大作。"

"噢，不！还不行，还没有写完哩！不过我倒很高兴去参加纪念会。"

"您听说了吗，朋友？我单独呈上去一份报告，"卡塔瓦索夫由另外一间房里喊道，他正在那里穿大衣。

他们议论起大学里的论战。

大学的问题是那年冬天莫斯科最重要的事件。委员会的三个老教授不接受年轻教授们的意见；而年轻人们就单独交出来一份意见书。这份意见书，按某些人的见解，是荒谬绝伦的，但是按照另外一些人的看法，却是最简单和最正确的。于是教授们分裂成两派。

卡塔瓦索夫那一派，认为对方玩弄卑鄙的出卖和欺诈的手腕；而另外一派则认为对方年少无知和不尊重权威。列文，虽然不是大学里的人员，但是自从到了莫斯科他一再听见和谈论这件事，因此对这个问题自己也有了一定的看法；他也参加了谈话，这场谈话在路上一直继续着，直到他们三个人到达古老的大学校舍才罢休。

大会已经开幕了。在卡塔瓦索夫和梅特罗夫就坐的那张铺着桌布的桌子旁坐着六个人，其中有一个人低着头凑近手稿，正宣读什么。列文在桌子附近的一把空椅子上坐下，小声向坐在旁边的一个学生问了问宣读的是什么。那个学生不高兴地看了列文一眼，说：

"传记。"

虽然列文对那位科学家的传记不感兴趣，但是他不由自主地倾听着，而且听到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一生中闻所未闻的一些趣事。

那位朗诵的人读完的时候，主席向他道谢了一声，就高声诵读了诗人孟特为了庆祝这个纪念日而专程寄来的一篇诗作，附带还说了一两句感谢那位诗人的话。随后卡塔瓦索夫，以他那响亮而刺耳的声音，朗诵了一篇论人们正在庆祝他的五十周年纪念日的这位人士的科学成就的文章。

卡塔瓦索夫读完的时候，列文看看表，看到快两点钟了，想到去赴音乐会以前怎么也来不及向梅特罗夫宣读他的手稿了，况且，他现在也不想读了。在听朗诵的时候，他还思索了他们以前的那场谈话。现在他恍然大悟，虽然梅特罗夫的见解也许有意义，但他自己的见解也有意义；而且这两种见解只有按照各自选定的方向分头进行的时候，才能弄得明确和得出结果，如果交流意见是什么结果也得不出来的。列文打定主意，拒绝梅特罗夫的邀请，因此，一散会立刻走到他跟前。梅特罗夫把列文介绍给主席，他正和他谈论政治消息。梅特罗夫顺便又对主席讲了一遍他跟列文讲过的话，而列文也发表了今天早晨他发表过的意见，但是为了变换花样起见，也表示了一点新的见解——那是刚刚浮上他的脑海的。以后他们就又谈起大学的问题。因为这一套列文都听过了，他连忙对梅特罗夫说，他不能接受他的邀请深为抱歉，于是握手告别了，就坐着车到利沃夫家去了。

四

同基蒂的姐姐纳塔利娅结婚的利沃夫，一生都在各国的首都和国外度过，他在那里受的教育，在那里做外交官。

去年他辞去了外交官，倒不是由于什么不愉快（他从来没有

和任何人闹过不愉快的事情)，而是调到莫斯科的御前侍从院。为的是能够使他的两个男孩受到最好的教育。

尽管在习惯和见解上他们大不相同，而且事实上利沃夫比列文年纪大，但是那年冬天他们非常情投意合，而且彼此非常要好。

利沃夫在家里，列文未经通报就走进去了。

利沃夫穿着一件束着腰带的家常便服、一双麂皮靴，戴着一副蓝色镜片的 pince-nez①，坐在安乐椅上，正在阅读摊在书桌上的一本书，他的纤美的手里夹着一支一半已化为灰烬的雪茄，小心地伸得离身子远远的。

他那漂亮、优雅、还很年轻的容貌，再加上他的光滑鬈曲的银丝发，使他更显得仪表堂堂，他一看见列文就微笑得容光焕发了。

“好极了！我正要打发人去请您哩。哦，基蒂怎么样？坐在这里吧，这里舒服些。”他站起身来，移了移摇椅。“您看过最近一期《Journal de St.-Pétersbourg》②吗？我认为好极了，”他带着轻微的法国口音说。

列文说了他由卡塔瓦索夫那里听来的彼得堡的言论，稍稍谈了谈政治以后，列文就又叙述他和梅特罗夫的结识，以及他去赴会的情形。这引起了利沃夫很大的兴趣。

“这就是我羡慕您的地方，您有资格进入这种有趣的科学界，”他说。而且，一开口，像往常一样，就换上了法语，这样他说起来更流利。“我真抽不出时间。我的公务和孩子们使我无暇及

---

① 法语：夹鼻眼镜。

② 法语：《圣彼得堡日报》。该报是俄国半官方的报纸，创办于一八四二年，用法文出版。它从国库领取津贴，实际上是俄国外交部的机关报。

此了；况且，说出来不怕难为情，我受的教育太不够了。”

“我可不这样认为，”列文带着微笑说，像往常一样，由于利沃夫把自己估计过低而感动了，他一点也不是故意为了要显得谦虚，甚至也不是谦虚，而的的确确是由衷之言。

“唉，真的！我现在觉得我受的教育太少了！甚至为了教育孩子我都得重新温习，简直得学习好多东西。因为单单有了教师还不够，还得有人监督才行，就像您的农业上既需要劳动者又需要管家一样。这就是我正在阅读的，”他指着摊在书桌上的布斯拉耶夫文法①给列文看。“他们指望米沙会懂得这个，难得很哩……您给我讲讲好不好？这里他说……”

列文极力说明这是不可能明白的，只能死记；但是利沃夫却不以为然。

“噢，您在取笑我哩！”

“恰恰相反，您想像不出，当我看着您的时候，我总是在学习我将要面临的工作——我的孩子们的教育问题。”

“哦，算了吧！您跟我没有什么可学习的哩！”利沃夫说。

“我只知道，”列文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你们的孩子们更有教养的，而且也不希望比你们的孩子更好的孩子了。”

利沃夫显然极力要克制住他的愉快神情，但脸上还是笑容可掬。

“但愿他们比我有出息就好了！我只希望如此。您还不知道，对付像我的男孩们那份麻烦哩，他们由于国外那段生活变野了，”他说。

“这全会弥补起来的。他们是那样聪明伶俐的孩子！主要的

① 这里提到的是布斯拉耶夫院士（1818—1897）著的《俄文文法与教会斯拉夫语比较教本》（一八六九年）。

是道德教育。这就是我观察你们的孩子们的时候，学习到的一些心得。”

“您还提道德教育哩！您想像不出有多么困难！这个毛病还没有克服，另外的毛病就又冒出来了，于是又得重新斗争。非得借助宗教的支持不行——您记得我们谈过的话吧——任何做父亲的，没有这种助力，单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把孩子教育成人的。”

这种永远使列文觉得很有趣味的话题，因为打扮好了准备出门的美人纳塔利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进来而打断了。

“噢，我还不知道您在这里，”她说，显然不但不觉得过意不去，而且还高兴打断了她早就听过、而且听厌了的话题。“基蒂怎么样？我今天要到你们家里去吃饭。喂，阿尔谢尼，”她对她丈夫说。“你坐车去吧……”

于是夫妇二人开始讨论那一天都要做些什么。因为丈夫有公事要去会一个人，而妻子要去赴音乐会，随后要去参加东南委员会的大会，因此有许多事情要作出决定和安排。列文，作为家庭的一员，也参与了筹划工作。结果决定列文和纳塔利娅一道乘车去赴音乐会，以后再去参加大会，他们由那里再打发马车到衙门里去接阿尔谢尼，随后他再去接他的妻子，和她一路到基蒂家，如果他公务脱不开身，他就把马车打发回来，列文就陪她去。

“你知道，他可把我奉承坏了哩，”利沃夫指着列文对他妻子说。“他硬说我们的孩子们好极了，但我在他们身上却看到那么多缺点。”

“阿尔谢尼总爱趋于极端，我老这么说的，”他妻子说。“如果你事事都要尽美尽善，那就永远也不会称心如意了。爸爸说得非常对，教育我们的时候，他们走了一个极端，让我们住在顶楼，父

母住在二楼，但是现在又颠倒过来了，父母住在贮藏室，而孩子们却住在二楼！如今做父母的简直没法活了，什么都为了孩子们。”

“如果这样好些，为什么不呢？”利沃夫带着他那动人的微笑说，拍拍她的手。“不认识你的人，一定会认为你不是亲娘，而是一个后妈哩！”

“不，反正走极端是不好的，”纳塔利娅沉静地说，把他的裁纸刀放在桌上一定的位置。

“啊唷！到这里来，你们这些完美无瑕的孩子！”利沃夫对走进来的两个漂亮男孩说，他们对列文行了个礼以后，就走到他们的父亲跟前，显然想问他些什么。

列文想和他们谈谈，听听他们和父亲讲些什么，但是纳塔利娅跟他聊起来，随后那个穿着御前侍从礼服来接利沃夫去会晤某人的、利沃夫的僚属马霍京走了进来；接着他们就滔滔不绝地议论起黑塞哥维那①、科尔孙斯基公爵夫人，杜马② 以及阿普拉克辛伯爵夫人的暴死。

列文连他所负的使命都忘了。他往前厅走去的时候才想起来。

“啊唷，基蒂嘱咐我和您谈谈奥布隆斯基的事，”当利沃夫送他妻子和列文下楼去，停在楼梯口上的时候，他说。

“是的，是的，maman 要我们，les beaux-frères，③ 去向他兴师问罪，”利沃夫说，脸涨红了。“不过为什么要我去呢？”

“好了，那么我去责问他吧！”他的妻子微笑着说，她披着雪白的轻裘斗篷等着他们谈完。“喂，我们走吧！”

---

① 黑塞哥维那，南斯拉夫的南部地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② 杜马，帝俄时代的国会。

③ 法语：这些连襟。

五

在午前音乐会里，演奏了两项非常有趣的节目。

头一支是《荒野里的李尔王》幻想曲①，第二支是为了纪念巴赫②而谱写的四重奏。两支乐曲都是新的，风格也是新奇的，列文很想对它们形成一种意见。他把他的姨姐护送到她的座位上以后，就在一根圆柱旁边站定了，打定主意尽可能聚精会神和诚心诚意地倾听。他竭力不让自己分心，不破坏自己的印象，不去望那总是煞风景地分散人家欣赏音乐的注意力的、系着白领带的乐队指挥的胳臂的飞舞，不去望那些戴着女帽、为了听音乐那么小心地把帽带结在耳朵上的妇女，不去望那些或是对什么都兴味索然，或是对什么都有兴味、只是对音乐不感兴趣的人。他用心避免遇见音乐专家和健谈的人，只站在那里，低垂着眼凝视着前方，留心谛听着。

但是他越往下听李尔王幻想曲，他就越觉得不可能形成明确的意见了。音调永远逗留在最初的乐句上，好像在积蓄表现某种感情的音乐表情一样，可是一下子又粉碎了，分裂成支离破碎的新乐题，甚至有时只不过是作曲家一时兴之所至，非常错综复杂，但却是一些互不关联的声音。就是这些若断若续的旋律，虽然有时很动听，但是听起来也很不悦耳，因为都是突如其来和冷不防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像疯子的千思万绪一样。无缘无故

---

① 在瓦拉基列夫的音乐组曲《李尔王》（一八六〇年以新的方式写的）里，其中有一支表现荒野里的李尔王和傻子的插曲，也有表现科苔莉娅的主题。

② 巴赫（1685—1750），德国名作曲家。

地出现，而且也像疯子的情绪一样，这些情绪又变幻莫测地消逝了。

在整个演奏期间，列文感觉得就像聋子看舞蹈一样。音乐演奏完毕的时候，他完全莫名其妙，由于注意力徒劳无益地过于集中而感到非常厌倦。掌声雷动。所有人都立起身来，走来走去，高谈阔论着。想要听听别人的印象来澄清一下自己的迷惑，列文去找专家，一看见一个著名的音乐家正和他的熟人佩斯佐夫聊天，他心里很高兴。

"妙极了！"佩斯佐夫用深沉的男低音说。"您好，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刻画得特别生动，而且很柔和，很动听，就是说，音色很丰富的地方，是您感到科苔莉娅①，das ewig Weibliche②来临了，她开始和命运搏斗的那一节。不是吗？"

"什么，跟科苔莉娅有什么关系？"列文怯生生地问，完全忘记了这支幻想曲是描写荒野里的李尔王的。

"科苔莉娅出现……看这里！"佩斯佐夫说，用手指轻轻弹一弹他手里的光泽的节目单，递给列文。

这时列文才猛然回想起这幻想曲的题目，于是匆匆浏览了一遍印在背面的、引自莎士比亚的、已经译成俄文的诗句。

"没有这个你就听不懂了，"佩斯佐夫对列文说，因为听他讲话的人已经走掉，他没有别的人可谈了。

在休息时间，列文和佩斯佐夫争论起瓦格纳③那一派的音乐的优缺点来。列文坚持说瓦格纳和他的所有追随者所犯的错误就在于企图把音乐引入其他的艺术领域，正如诗企图描写本

---

① 科苔莉娅是莎士比亚剧本《李尔王》中的女主人公。

② 德语：那个永恒的女性。

③ 瓦格纳（1813—1883），德国名作曲家。

来应该由美术描绘的容貌时也犯了同样错误，而且，为了举例说明这种错误，他引证了一个雕刻家，想用大理石雕出飘浮在诗人雕像台周围的诗的幻影。“雕刻家所雕的幻影一点也不像幻影，以致非得安在梯子上才行，”① 列文说。他很欣赏这句话，但是记不起他以前说过没有，而且也记不起跟佩斯佐夫说过没有，说完了以后，他难为情了。

佩斯佐夫争辩说艺术是浑然一体的，只有融合了各种各样艺术才能臻于最完美的境界。

音乐会的第二支乐曲列文不能够听了。佩斯佐夫站在他身边，一直跟他说东道西，吹毛求疵说这支乐曲采取了过分矫揉造作的朴实形式，并且拿来和拉斐尔前派画家的绘画的朴实风格比较。出去的路上，列文遇到好几个熟人，他和他们谈了政治、音乐和共同的朋友；同时他遇到的人里有博利伯爵。他完全忘了要去拜访他那回事。

“哦，那么您现在就去吧，”利沃夫公爵夫人说，他对她讲了这件事。“也许他们不接见您，那么您就到会场去找我。您还会在那里找到我的。”



“也许他们今天不见客？”列文一边走进博利伯爵夫人的宅

① 托尔斯泰指的是雕刻家安托考里斯基于一八七五年交给艺术学院的普希金纪念碑的设计。他表现普希金坐在一块岩壁上，普希金作品中的人物：鲍利斯·戈东诺夫、吝啬的骑士、塔季扬娜、普加乔夫等等，顺着梯子攀登到他身边。根据雕刻家的设想，这个纪念碑可作为普希金下面这两句诗的插图，这两句诗是：“向我走来一群看不见的客人，久已相识的人，我的幻想的果实。”

邸的门厅一边说。

“他们见客的，请进，”门房说，果断地帮助他脱掉大衣。

“真讨厌！”列文叹了一口气暗自想道，脱掉一只手套，把帽子弄平整。“唉，我进来做什么？我跟他们讲些什么呀？”

他走进头一间客厅的时候，在门口遇见博利伯爵夫人，她心事重重，板着脸正对一个仆人下什么命令。看见列文，她微微笑了一笑，请他到隔壁的小客厅里去，那里传来了嘈杂的人声。在那间房里，安乐椅上坐着伯爵夫人的两个女儿和列文认识的一位莫斯科的上校。列文走过去，寒暄了几句，就在沙发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帽子搁在膝头上。

“您的夫人好吗？您赴音乐会了吗？我们不能去。妈妈得料理丧事。”

“是的，我听说了……真想不到啊！”列文说。

伯爵夫人进来，坐在沙发上，也问候了一声他的妻子，打听了一下音乐会的情况。

列文回答了，又重复地问了问阿普拉克辛伯爵夫人的暴死。

“不过她体质一向就很弱。”

“您昨晚听了歌剧吗？”

“是的，听了。”

“露卡①很不错哩。”

“是的，很不错，”他回答，因为他反正不在乎他们对他怎么看法，因此他就重复了一遍他们听过千百遍的关于那位歌手的

---

① 保玲·露卡（1841—1908），生在维也纳的意大利家庭里，是一个著名的女高音歌手和具有高度天才的演员，在柏林被聘为宫廷歌手，她辞了职，在伦敦、美国、全欧、特别是七十年代俄国的意大利歌剧里演唱得很成功。

天才的特色。博利伯爵夫人装出在倾听的模样。等他说够了，停顿下来的时候，一直沉默着的上校开口谈起来。他讲的也是关于歌剧和歌剧院的灯光的问题。末了，提了打算在秋林家举行的folle journée①以后，上校发出笑声，唏哩哗啦地站起身来，就走掉了。列文也立起身来，但是从伯爵夫人的脸色看起来还不到他走的时候。他得再熬一两分钟，因此他又坐下了。

但是，因为他尽在沉思这有多么无聊，因此找不到话说，于是就默不作声。

"您不去参加公开集会吗？据说非常有意思，"伯爵夫人开口说。

"不，我答应了去接我的belle-soeur，"列文说。

接着一阵沉默，母亲和她女儿又一次交换了眼色。

"哦，我想现在到时候了，"列文想，立起身来。妇女们和他握手告别，请他向他妻子致意。

门房一边伺候他穿大衣，一边问：

"请问阁下住在哪里？"一边立刻就把他的住址登记到一个装帧精致的大簿子里。

"自然啰，反正怎样都一样，不过到底使人很难为情，无聊透了！"列文暗自思索，只好用人人都免不了如此来聊以自慰；于是他就到委员会去，他得在那里找到他姨姐，然后陪着她到他自己家里去。

在委员会的公开集会上有许多人，几乎整个社交界都荟萃一堂了。列文恰好赶上听到人人都说非常有趣的评论。评论完了的时候，社交界的人士就聚在一堆了，列文遇见斯维亚日斯

① 法语：疯狂的一天。

基，他请他晚上一定去参加农业协会的会议，那儿要宣读一篇出色的报告。他也遇见了刚从赛马场回来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还有许多别的熟人。列文又说了而且听了那一套关于会议，新的幻想曲和公审的各种意见。但是大概是由于他开始感觉到精神太疲劳了的缘故，谈到公审的时候他无意中说错了话，后来好几次他一想起这次失言就十分懊悔。谈到一个在俄国受了审判的外国人所受的处罚，和把他驱逐出境的做法有多么失策的时候，列文重复了一遍他昨天听见一个熟人所说的话。

"我认为，把他驱逐出境就像用放鱼入水的方式来处罚鱼一样，"列文说；说出口以后他才想起来他当做自己的话说出来的那句话是由一个熟人那里听来的，而实际上这句话是出自克雷洛夫的一篇寓言，他的熟人不过重复了报纸小品文栏上的话罢了。

列文把姨姐送到他的家里，看见基蒂又高兴又健康，他就到俱乐部去了。

七

列文到俱乐部正是时候。他到的时候，会员们和贵客们都陆陆续续乘着车来了。他好久不到那里去了——自从他迈出大学的门，住在莫斯科，进入社交界的时候起就没有去过了。他记得俱乐部和俱乐部结构上的外部详细情节，但是完全忘记了他从前感受到的印象。但是他坐车驶进那宽敞的半圆形院子，下了雪橇，走上台阶，劈面碰见一个静悄悄地打开门向他行礼的、佩着肩带的门房的时候；当他看见会员们认为脱在楼下比穿着

上去更省事因而脱在门厅里的大衣和胶皮套鞋的时候；当他听到通报他上了楼的神秘铃声，在他踏上铺着地毯的不陡的楼梯发现楼梯口的雕像，而且在楼上看见一个他熟识的、但是变得老态龙锺穿着俱乐部的制服的第三个门房，不慌不忙替他打开门，凝视着来客的时候；旧日的俱乐部的印象，那种恬静、舒适而体面的印象又浮上了列文的心头。

"请把帽子交给我，老爷，"门房对列文说，他完全忘了俱乐部那套规矩，帽子要放在门厅里。"您好久没有来了。公爵昨天给您登了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公爵还没有来哩。"

这个门房不但认识列文，而且也熟悉他所有的亲友，立刻就提起了他的几个亲密的朋友。

穿过第一个隔着许多屏风的厅堂，又走过一间在右边隔开的地方坐着一个卖水果的商人的房间，列文赶过了一个慢条斯理地踱着方步的老头，就走进了一间人声喧哗的餐厅。

他走过一张张的差不多全有人占据了的桌子，观察着宾客们。到处他都遇见各种各样的熟人，老的少的，有的是泛泛之交，有的是他的知己。没有一个脸上带着气愤和烦恼的神色。好像全把愁思苦虑和帽子一起丢在门厅里了，准备逍遥自在地享受一下人生的物质快乐。斯维亚日斯基、谢尔巴茨基、涅韦多夫斯基、老公爵、弗龙斯基和谢尔盖·伊万内奇全在这里。

"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老公爵带着微笑说，把手由肩膀上伸给他。"基蒂怎么样？"他补充说，抚平了塞到背心钮扣里去的餐巾。

"没有什么，她很好；她们三个人一齐在家里用饭。"

"啊呀！又要'东家长西家短'了！哦，我们桌上没有地方了。到那张桌上去吧，赶快占个座位，"老公爵说，转过身去小心

翼翼地接过一盘鱼羹。

“列文，到这里来！”有个离得远一点的人用亲切的声音呼喊。这是图罗夫岑。他和一个年轻军官坐在一起，他们旁边有两把翻倒了的椅子。列文高兴地走到他们跟前。他一直很喜爱那个善良、挥金如土的图罗夫岑——一见他就联想到他向基蒂求婚的事——但是今天，经过了那些紧张的要动脑筋的谈话以后，图罗夫岑的和颜悦色的面孔特别使人喜爱。

“这是给你和奥布隆斯基留的。他马上就要来了。”

那位眼睛里永远含着愉快和笑意、腰板挺得笔直的军官是彼得堡来的哈金。图罗夫岑给他介绍了一下。

“奥布隆斯基总是姗姗来迟。”

“啊，他来啦！”

“你刚来吗？”奥布隆斯基说，加快脚步走到他面前。“你好吗？喝过伏特加吗？好，来吧！”

列文立起身来，跟着他走到一张摆着伏特加和各式各样冷盘的大桌子跟前。也许有人认为由这二、三十种佳肴美馔里总挑得出一样合乎口味的，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却指名要了一份特别珍贵的，一个站在旁边的穿制服的侍者立即把点的东西端了出来。他们每人喝了一杯伏特加酒，就回到座位上。

他们还在喝汤的时候，哈金就叫了一瓶香槟酒，吩咐侍者斟满了四只玻璃杯。列文没有拒绝人家敬的酒，而且又叫了一瓶。他很饿，兴高采烈地又吃又喝，更加兴高采烈地参与了同伴们那种随便而又妙趣横生的谈话。哈金压低声音，讲了彼得堡的一件新的轶事，轶事本身虽然很不像话而且很无聊，但是那么可笑，引得列文纵声大笑，以致左近的人都回过头来看他。

“这正和‘这我可真地忍受不了啦’那故事一模一样！你知道

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 "啊唷,简直妙不可言!再来一瓶!……"他对侍者喊道,立刻就讲起那故事来。

"彼得·伊里奇·维诺夫斯基敬的酒,"一个老侍者打断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话,用托盘端来两只盛着泡沫翻飞的香槟酒的精致玻璃杯,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列文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端了一杯,和坐在桌子那头的一个秃头红胡髭的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微笑着对他点点头。

"那是谁?"列文打听。

"你在我家里见过他一次,记得吗?是一个老好人。"

列文仿效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样子,也端起酒杯。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讲的轶事也很有趣。然后列文讲了一个,也博得了赞赏。接着他们就谈起马,当天的赛马,以及弗龙斯基的阿特拉斯内多么潇洒地获得了冠军。列文几乎都没有觉得午餐的时间是怎样消逝的。

"啊,他们来了!"饮宴快结束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越过椅背把手伸给伴着一个身材魁伟的近卫军上校走过来的弗龙斯基。弗龙斯基也因为俱乐部的那种普遍的欢腾而愉快的气氛而容光焕发。他快活地把臂肘倚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肩膀上,对他私语了几句什么,而且带着同样快活的微笑把手伸给列文。

"真高兴看见您,"他说。"那天我在选举大会上找过您,但是听说您已经离开了。"

"是的,我当天就走了。我们正在谈您的马哩。我祝贺您!"列文说。"真是一场飞快的奔驰。"

"是的,您也养着比赛用的马?"

"不,我父亲养过;但是我还记得,懂得一点。"

“你在哪里吃的饭？”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

“在圆柱后面，第二张桌子上。”

“大家都在向他祝贺哩！”那个魁伟的上校说。“这是他第二次获得了皇帝的奖赏。要是我玩牌像他赛马那么走运就好了！”

“哦，为什么浪费宝贵的光阴？我要到‘地狱’①里去了，”那个上校说着就走掉了。

“这是亚什温，”弗龙斯基回答图罗夫岑的询问，坐在他们旁边的一把空椅子上。他把敬给他的酒一饮而尽，又叫了一瓶。不知是受了俱乐部的气氛的影响呢，还是酒性发作的缘故，列文和弗龙斯基畅谈起良种牲口来，发现他对这个人并没有怀着丝毫敌意觉得很高兴。他甚至还顺便提了他听他妻子说她在玛丽亚·鲍里索夫公爵夫人那里见过他。

“噢，玛丽亚·鲍里索夫公爵夫人，她真是个妙人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大叫说，于是讲了她的一桩轶事，使大家都哗然大笑起来。特别是弗龙斯基那么温厚地大笑着，以致列文觉得和他完全和解了。

“喂，完了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立起身来，微笑着。“我们走吧！”

八

一离开饭桌，列文觉着他走起来两只胳臂摆动得特别和谐和轻快，同哈金穿过一间间高大的房间到弹子房去了。他们穿

① “地狱”是英吉利俱乐部里的赌厅。

过大厅的时候，遇见了他岳父。

“喂，你欢喜我们这座自由宫吗？”公爵说，把胳臂伸出来让他挽住。“来，我们散散步。”

“是的，我就是想要散散步，到处观光一番哩。真有趣！”

“是的，你觉得有趣，但是我的兴趣可跟你的大不相同！你瞧瞧这些老头子，”公爵说，指着一个好容易才拖着两只穿着软皮靴的脚蹒跚地迎面走过来的、瘪嘴驼背的俱乐部会员。“你以为他们生来就是废蛋吗？”

“废蛋！这是什么？”

“你看，你连这个字眼都不懂得！这是俱乐部的行话。你知道滚蛋的游戏吧，一个蛋滚得次数多了，就变成废蛋了。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一趟又一趟地不断到俱乐部来，最后就变成废蛋了。你瞧，你笑了，不过我们已经想到临到自己变成废蛋的时候了。你认识切琴斯基公爵吗？”公爵问，列文从他的脸色看出来他想讲什么好笑的事。

“不，我不认识。”

“哦，你怎么不认识，哦，切琴斯基公爵是一个名人哩。喂，没关系！你要知道，他总是打弹子的。三年前他还不是废蛋里的人，而且表现得神气十足。他自己还管别人叫废蛋哩。但是有一天他来了，我们的门房……你认识瓦西里吧？哦，就是那个胖子。他很会说俏皮话。哦，切琴斯基公爵问他说：‘喂，瓦西里，都来了些什么人？有废蛋吗？’于是瓦西里回答说：‘你是第三名哩！’是的，老弟，就是这么回事哩！”

一边谈一边和遇见的熟人寒暄着，列文和公爵走遍了所有的房间：大厅里，那里已经摆好牌桌，一些老赌客在玩输赢不大的牌；客厅里，人们在下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坐在那

里同什么人聊天；弹子房里，在房间角落里的一张沙发旁一群有说有笑的人，哈金也在内，正饮香槟酒。他们也参观了一下“地狱”，桌子旁拥挤着一群赌徒，亚什温已经在那里就了座。他们极力不要弄出声响来，走进那间光线朦胧的阅览室，那里，在罩着灯罩的灯下，坐着一个怒容满面的青年一本又一本地翻阅着杂志，还有一个秃头的将军在专心致志地阅读什么。他们又进入了公爵称之为“智慧室”的房间。那里有三位绅士正在热烈地谈论最近的政治新闻。

“请来吧，公爵，一切都准备就绪了，”他的一个伙伴来找他说，于是公爵就走掉了。列文坐下听了一会，但是回忆起他早晨听到的一切谈话，他突然觉得无聊透顶。他连忙站起身来去找奥布隆斯基和图罗夫岑，跟他们一起他觉得很愉快。

图罗夫岑端着一大杯酒，坐在弹子房的高沙发上，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正和弗龙斯基在遥远的角落里的门边谈天。

“她倒不一定是苦闷，不过这种不明确的、悬而未决的处境……”列文无意中听到了，想要赶紧走开，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喊住了他。

“列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列文发现他的眼睛里并非是眼泪盈眶，而是水汪汪的，就像他往常喝了酒，或者很感动的时候那副样子。而今天这两种情形他都有。“列文，别走开，”他说，紧紧挽住他的胳臂，显然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放他走。

“这是我的真诚的、简直是最知心的朋友哩，”他对弗龙斯基说。“而你也是我的越来越亲密越知己的人；因此我希望你们，而且知道你们彼此一定会很亲睦，和好相处，因为你们都是好人。”

“哦，那么我们除了接吻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啰！”弗龙斯基和

蔼地开玩笑说，一边伸出手来。

他连忙拉住他伸出来的手，紧紧握住。

“我非常，非常高兴哩，”列文说，紧紧握了握他的手。

“侍者，来一瓶香槟酒，”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我也很高兴哩，”弗龙斯基说。

但是尽管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他们彼此都怀着希望，但是他们彼此却无话可说，两个人都觉察出来这一点。

“你知道吗，他并不认识安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弗龙斯基说。“我很想带他去看看她。我们去吧，列文！”

“真的吗？”弗龙斯基说。“她会高兴得很哩。我很想立刻就回家去，”他补充说。“不过我不放心亚什温，想留在这里等他赌完了再走。”

“噢，他的情况不妙吗？”

“他老是输，只有我才管得住他。”

“喂，打打台球怎么样？列文，你玩吗？噢，妙极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摆好台球，”他对台球记分员说。

“早就准备好了，”记分员说，他已经把弹子摆成了三角形，正滚着红球来消遣。

“好，来吧！”

打完一局以后，弗龙斯基和列文坐到哈金的桌旁，依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建议，列文打起纸牌来。弗龙斯基有时坐在桌子边，被川流不息地到他跟前来的朋友们簇拥着，有时就去“地狱”里看看亚什温。列文摆脱了早晨那种精神上的厌倦，领略到一种心悦神怡的心情。他很高兴他和弗龙斯基之间的敌对情绪已经告终了，而那种心平气静、温文尔雅和欢畅的印象一直萦绕在他心头。

打完牌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挽住列文的胳臂。

“哦，那么我们去看安娜吧。马上去吗？啊？她会在家的。我早就答应过她带你去哩。你今晚本来打算到哪里去？”

“噢，没有特别的目的地。我答应斯维亚日斯基去开农业协会的会议。也好，我们去吧，”列文回答。

“好极了！我们去吧！去看看我的马车来了没有？”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一个仆人说。

列文走到桌子跟前，付清了他打纸牌输掉的四十个卢布，而且把俱乐部的花销付给一个站在门口的好像凭借着不可思议的方式知道了款项总数的矮小的老侍者，于是以一种奇特的姿势摆动着胳臂，穿过所有的房间到出口去了。

九

“奥布隆斯基公爵的马车！”门房用恼怒的男低音吆喝。马车驶过来，他们两个坐上去。仅仅最初的一瞬间，在他们离开俱乐部的庭院的时候，列文还保留着俱乐部的恬静、欢欣和周围那种无容置疑的彬彬有礼的印象；但是马车一驶到大街上，他感觉到马车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颠簸，听见迎面驶来的马车夫的怒喝声，望见光线朦胧的大街上一家酒馆和一间小店的红色招牌，这种印象就烟消云散了，他开始考虑他的行动，自问他去看安娜究竟妥不妥当。“基蒂会怎么看法？”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容他深思熟虑，好像猜中了他的疑惑一样极力想消除它。

“你会认识她，我有多么高兴啊。”他说。“你知道，多莉老早就这么希望了。利沃夫也拜望过她，有时去她家里。虽然她是

我的妹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继续说下去。“我也可以不避嫌疑地说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你会看到的。她的处境非常痛苦，特别是目前。”

“为什么特别是目前呢？”

“我们正跟她丈夫交涉离婚的事。他也同意了，但是关于他们儿子的问题却困难重重，这件事本来早就应该了结，可是却拖延了三个来月。她一离了婚就和弗龙斯基结婚。那种陈旧的仪式多么无聊，绕来绕去歌颂着：‘欢呼吧，以赛亚！’那一套谁都不相信、却妨碍着人家幸福的仪式！”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插上一句说。“哦，那时他们的处境就和你我的一样正常了。”

“有什么困难呢？”

“啊，说起来话长，真让人厌倦哩！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一切都是那样不明确。问题是她已经在人人都认识她和他的莫斯科住了有三个月了，等待着离婚，哪里也不去；除了多莉任何女人也不见，因为，你明白的，她不愿意人家像发慈悲似地去看望她。连那个愚蠢的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也认为这是有失体面的，丢下她走了。哦，你看，随便什么女人处在她这种境况下都要一筹莫展。但是她……你且看看她怎么安排她自己的生活，她有多么沉静和高贵！向左转，就在教堂对面那条巷子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喊了一声，弯着腰由马车窗口里探出身来。“呸，好热啊！”他说，虽然是摄氏零下十二度，但是他把已经解开钮扣的大衣敞得更大了。

“不过她有个女儿，她大概是忙着照管她吧？”列文说。

“我看你把任何女人都只看成母的，une couveuse①！”斯捷

---

① 法语：一个抱窝的母鸡。

潘·阿尔卡季奇说。"假如做什么，一定是为孩子们操劳。不，我想安娜把她抚养得好极了，但是我们听不见她说到她。她所从事的工作，首先，是写作。我看你在讽刺地冷笑哩，但是你错了。她在写作一部儿童作品，她同任何人都没有提过，但是她念给我听了，我把原稿拿给沃尔库耶夫看过……你认识那个出版商的……他自己似乎也是作家。他很内行，据他说，是一部非常精采的作品。不过，你认为她是女作家吗？一点也不是的！她首先是一个富于感情的女人，你会看到的！现在她收养了一个英国小姑娘，她得照料一大家子人哩。"

"什么，这倒有点像行善？"

"你看你，马上就往坏处想了。不是行善，而是富于同情心。他们——我是说弗龙斯基——有一个英国调马师，那一行的能手，不过是个嗜酒如命的酒徒。他完全沉溺在酒里，得了delirium tremens①，抛下家庭无人照管。她看见了他们，就帮他们的忙，越来越关心他们，现在他们全家都由她负担；可是她并不是以恩人自居，只破费点钱就算了；她亲自为那些男孩子投考中学补习俄语，并且把那个小姑娘收养到家里。不过你会亲眼看到的。"

马车驶进庭院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门口使劲按铃，门前停着一辆雪橇。

也不向开门的仆人问一声安娜在不在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走进了大厅。列文跟着他，但是越来越怀疑他做得是否得当。

朝镜子里瞥了一眼，列文觉察出自己的脸通红；但是他确信

---

① 拉丁语：酒精中毒症。

他并没有喝醉，他跟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上铺着地毯的楼梯。在楼梯口上有一个仆人像对什么熟朋友一样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鞠躬致敬，于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向他问了问安娜那里有什么客人，他回答说沃尔库耶夫先生在。

"他们在哪里？"

"在书房里。"

穿过一间嵌着深色镶花板壁的小餐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列文踏着柔软的地毯走进半明半暗的书房里，房间里点着一盏罩着暗色大灯罩的灯。安装在墙壁上的另外一盏反光灯照亮了一幅女人的全身大画像，引得列文不由自主地注目起来。这是安娜的画像，是在意大利时米哈伊罗夫画的。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到方格细工的屏风后面，正在谈话的男人的声音静下来的时候，列文定睛凝视着那幅画像，它在灿烂的光辉下好像要从画框中跃跃欲出，他怎样也舍不得离开。他甚至忘记他在哪里，也没有听见在谈论些什么，只是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幅美妙得惊人的画像。这不是画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妩媚动人的女人，她长着乌黑鬈发，袒肩露臂，长着柔软汗毛的嘴角上含着沉思得出了神的似笑非笑的笑意，用一双使他心荡神移的眼睛得意而温柔地凝视着他。她不是活的，仅仅是由于她比活的女人更美。

"我非常高兴哩，"他冷不防听到身边有个声音说，显然是对他说的，这就是他所叹赏的那幅画像上的女人本人的声音。安娜从屏风后走出来迎接他，列文在书房的朦胧光线中看见画里的女人本身，她穿着闪色的深蓝服装，同画中人姿态不同，表情也两样，但还是像画家表现在画里的那样个绝色美人。实际上她并不那样光彩夺目，但是在这个活人身上带着一种新鲜的魅人的风度，这却是画里所没有的。

十

她立起身来迎接他，并不掩饰看见他而感到的快乐心情。她伸出有力的纤巧的手，给他介绍沃尔库耶夫，指着坐在屋子里作针线的一个红发的漂亮小姑娘，说她是她的养女，她那种雍容娴雅的风度，表现出列文很熟悉而且很欢喜的上流社会的妇女的举止，永远是那样安详和自然。

“我非常，非常高兴哩，”她重复一遍说，从她嘴里说出的这句简单的话在列文听来似乎含着特殊的意义。“我早就认识您，而且很欢喜您，由于您跟斯季瓦的友谊以及您妻子的缘故……我只跟她认识了很短的时间，但是她留给我像可爱的鲜花一般的印象，简直是一枝鲜花哩。而她不久就要做母亲了！”

她流利地、从容不迫地谈着，有时眼光由列文身上转移到她哥哥身上。列文感觉到他给人的印象是良好的，立刻就变得似乎从小就认识她那样随便、自然和愉快了。

“我和伊万·彼得罗维奇到阿列克谢的书房里来，”为了回答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可不可以吸烟的问题的时候她这样说。“就是为了吸吸烟哩。”瞥视了列文一眼，没有问他抽不抽烟，就把一只玳瑁烟盒拉过来，从里面取出一支烟卷。

“你今天身体好吗？”她哥哥问。

“还好。神经还跟平常一样。”

“好得出奇，不是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发觉列文在不住地凝视那幅画像。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画像。”

“而且惟妙惟肖得惊人哩，是不是？”沃尔库耶夫问。

列文的眼光由画像上移到本人身上。当安娜感觉到他的眼光逗留在她身上的时候，她的脸上闪烁着一种特别的光辉。列文的脸涨得绯红，为了掩饰自己的慌乱刚要张口问她是不是好久没有见过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了；但是正在这时安娜自己开口说了。

“我跟伊万·彼得罗维奇刚刚在谈论瓦先科夫最近的一些绘画哩。您看见过吗？”

“是的，我看见过，”列文回答。

“不过请原谅，我打断了您的话吧？您刚刚要说……”

于是列文问她最近见过多莉没有。

“她昨天来过。为了格里沙的缘故，她很生那个中学校的气哩。拉丁文教师似乎待他很不公平。”

“是的，我看见过他的那些绘画。不过我不大喜欢，”列文说，又回到她最初讲起的话题上去。

列文现在讲话的口吻一点也不像今天早晨他谈话时那样呆板乏味了。他和她谈的一言一语都具有特别的意义。同她谈话是一桩乐事，而倾听她说话更是一桩乐事。

安娜不但说得又自然又聪明，而且说得又聪明又随便，她并不认为自己的见解有什么了不起，却非常尊重对方的见解。

谈话转移到艺术的新流派和一个法国画家为《圣经》所绘的新插图上去了①。沃尔库耶夫责备那位画家把现实主义发展到

① 《圣经》的新插图是法国画家古斯塔夫·多勒（1832—1883）所作，他画的《圣经》插图于一八六五年发表。托尔斯泰认为，多勒取材于《圣经》和《福音书》，把它们看做“熟悉的主题”，“只关心美”，就是只追求对人物形象的美学的、而不是宗教的处理。

粗俗不堪的地步。列文说法国人比任何人都墨守成规，因而认为返回到现实主义是特别有价值的事。他们认为不撒谎就是诗哩。

列文还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使他这样心满意足的机智言语。当安娜突然赏识这种想法的时候，她容光焕发了。她笑了。

"我笑，"她说，"就像人看见一幅非常逼真的画像笑起来一样！您所说的话完全描绘出现代法国艺术、绘画、甚至文学——左拉，都德——的特色。但是也许总是这样的，他们先根据想像的假定的人物来conceptions①，等到把一切combinaisons②都安排好了的时候，又厌弃了这些虚构的人物，开始想出一些更自然、更真实的人物了。"③

"是的，的的确确是这样，"沃尔库耶夫说。

"这么说，你去过俱乐部了？"她对她哥哥说。

"是的，是的，这是怎样一个女人！"列文想着，完全出了神，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的陡然间完全变了色的、美丽的、善于变化的面孔。列文没有听见她探过身去对她哥哥说了些什么，但是她的表情的变化使他惊讶了。她的脸，一瞬间以前悠闲恬静中还显得那么优美端丽，突然显出一种异样的好奇、气愤和傲慢的神情。但是这都是转瞬之间的事。她眯缝起眼睛，好像在回忆什么。

"唉，不过，谁都不感觉兴趣的，"她说，于是转身对那英国女

① 法语：构思。

② 法语：布局。

③ 据穆德英译本注：无论左拉，无论都德，那时都没有获得他们以后取得的名誉和声望，但是即使在他们初期的作品里，其中显然也有力求用严格的现实主义手法来表现现实的意图，托尔斯泰从中看出一种对于长期统治法国文学艺术的传统的自然的反抗。

孩说：

"Please order the tea in the drawing-room."①

那女孩立起身来，走出去了。

"喂，她考试及格了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追问。

"好极了！她是个很有才能的姑娘，性格温柔可爱。"

"结果你爱她会胜过爱你自己的孩子哩。"

"这是男人的说法。爱是没有多少之分的。我爱我的孩子是一个样，我爱她是另外一个样。"

"我刚刚还跟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说哩，"沃尔库耶夫说，"假如她把用在这个英国女孩身上百分之一的精力贡献给俄国儿童的普及教育事业，那她就是做了一桩伟大而有益的事业了。"

"是的，不过，随便您怎么说也好，我不可能那样做。阿列克谢·基里雷奇伯爵很鼓励我。（她一边说阿列克谢·基里雷奇伯爵这个辞，一边用祈求的胆怯的眼光瞥了列文一眼，而他也不由地报之以尊敬和认可的眼色。）他鼓励我致力于乡村学校的事业。我去过几次。他们都是些可爱的小孩，但是我怎么也不喜欢这个事业。您提到精力。而精力是以爱为依据的。爱是无从强求，勉强不来的。我爱这个小女孩，我自己都说不出所以然来。"

她又瞥了列文一眼。她的笑容和眼色——这一切都向他表示出她的话仅仅是对他讲的，她尊重他的意见，而且事先就知道他们是互相了解的。

"这一点我完全明白，"列文说。"人决不可能把心投入这一

① 英语：请去关照在客厅里摆茶。

类学校或机关里去，我想这就是慈善机关所以总收效不大的原因。”

她沉默了片刻，然后微微一笑。

“是的，是的，”她证实说。“我永远也办不到。Je n'ai pas le coeur assez large,①没有办法爱整个孤儿院里的讨厌的小姑娘。Cela ne m'a jamais réussi.②有那么多妇女曾经用这样手段取得position sociale③。特别是目前，”她带着忧愁和信赖的神情说下去，表面上似乎是对她哥哥说，但是显然只是说给列文听的，“在目前我非常需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我却不能做！”她猛然间愁眉紧锁（列文明白她是因为谈到自己的事而皱起眉头的），改变了话题。“我听见人家议论过您，”她对列文说，“说您是一个不好的公民，我还尽力为您辩护过哩。”

“您怎样为我辩护？”

“那要看攻击的情形了。不过，请来喝点茶吧？”她立起身来，拿起一本用鞣皮做封面的书。

“交给我吧，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沃尔库耶夫说，指着那本书。“很有价值哩。”

“噢，不，不过是一部草稿罢了！”

“我跟他讲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指着列文对妹妹说。

“你做得毫无道理。我的著作有点像丽莎·梅尔察洛娃往常向我兜售的那些在监狱里做的雕刻的小花篮。她在这个协会负责管监狱的事。”她对列文说。“这些可怜的人真是做出了耐心的奇迹呢。”

---

① 法语：我的心胸不够开阔。

② 法语：这我永远办不到。

③ 法语：社会地位。

列文在他已经非常喜爱的这个女人身上看出另外一种特点。除了智慧、温雅、端丽以外，她还具有一种诚实的品性。她并不想对他掩饰她的处境的辛酸苦辣。她说完长叹了一声，立刻她的脸上呈现出严肃的神情，好像石化了。带着这副表情她的面孔变得比以前更加妩媚动人了；但是这是一种新奇的神色；完全不在画家描绘在那幅画像里的那种闪烁着幸福的光辉和散发着幸福的神情范畴以内。在她和她哥哥臂挽着臂穿过高高的门口的时候，列文又望望那幅画像和她的姿影，他感到对她产生了一种连他自己都觉得惊讶的一往情深的怜惜心情。

她请列文和沃尔库耶夫到客厅里去，她自己和她哥哥留下说几句话。"是谈离婚，谈弗龙斯基，谈他在俱乐部做什么，还是谈我？"列文暗自纳闷。安娜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议论什么的问题使他这样激动不安，以致他几乎都没有听见沃尔库耶夫正在叙述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为儿童写的那部小说的优点。

饮茶的时候，那种妙趣横生的愉快的谈话一直不断。没有一个时候需要找寻话题；恰恰相反，他觉得时间太不充裕，说不完心里想说的话，因而情愿抑制住自己，好听听别人说些什么。列文觉得所有说过的言语，不仅她说的，还有沃尔库耶夫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的，由于她的注意和评论都获得了特别的意义。

谛听着这场有趣的谈话，列文一直在欣赏她：她的美貌、聪明、良好的教养，再加上她的单纯和真挚。他一边倾听一边谈论，而始终不断想着她，她的内心生活，极力猜测她的心情。而他，以前曾经那样苛刻地批评过她，现在却以一种奇妙的推理为她辩护，替她难过，而且生怕弗龙斯基不十分了解她。将近十一点钟，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站起身来要走的时候（沃尔库耶夫

早已走了)，列文觉得仿佛他刚刚才来似的。依依不舍地，列文也站起身来。

"再见！"她说，握住他的手，用一种迷人心魄的眼光凝视着他。"我很高兴，que la glace est rompue①。"

她放了他的手，眯缝着眼睛。

"请转告您的妻子，我还像以往一样爱她，如果她不能饶恕我的境遇，我就希望她永远也不饶恕我。要饶恕，就得经历我所经历的一切才行，但愿上帝保佑她不受这种苦难！"

"一定的，是的，我一定转告她……"列文说，脸涨得绯红。

十一

"一个多么出色、可爱、逗人怜惜的女人！"他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到严寒的空气里的时候，他这样想。

"喂，怎么样？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看出列文已经完全被征服了。

"是的，"列文沉思地说，"一个非同寻常的女人！不但聪明，而且那么真挚……我真替她难过哩。"

"上帝保佑，不久一切就都解决了！哦，下一次再说吧，凡事不要过早地下判断，"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打开马车的车门。"再见！我们要分手了。"

列文心里不住地想着安娜和他们交谈过的一切，甚至最简单的话语，回想她脸上的一切细微的表情，越来越体谅她的处

① 法语：坚冰打破了。

境，越来越替她难过，就这样回到家里。

到家里，库兹马告诉列文说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安然无恙，她的两位姐姐刚走不久，而且交给他两封信。列文当时就在前厅里读了，免得以后使他分心。有一封是他的管家索科洛夫寄来的，上面写着说小麦脱不了手，因为人家每蒲式耳小麦只肯出五个半卢布，又附上一笔说再也没有地方筹钱了。另一封信是他姐姐来的，责备他还没有把她的事情料理出一个眉目来。

“好吧，如果不肯多出价钱，我们就按五个半卢布卖出去。”列文当机立断，轻而易举地就把头一桩事情解决了，虽然他以前觉得那么难以处置。“真奇怪，在这里怎么会忙到这种地步，”他想到的是第二封信。他觉得事情全怪自己，因为他还没有办好他姐姐托付他的事。“今天我又没有到法庭去，不过今天我实在没有时间。”于是下定决心明天一定去法庭，他就到他妻子那里去了。他一边走一边迅速地回想着他所过的这一整天的情景。所有的事情都是谈话：他留神倾听的或者他参与了的谈话。这些谈话都是关于这一类的话题，这类话题，如果他单独在乡下是决不会谈起的，但在这里却谈得非常有趣。这一切谈话都很不错；只有两件事不大妥当。一个是他谈到鱼的话，另外一桩是他对安娜抱着的亲切的同情心有点不大对头。

列文发现他妻子闷闷不乐。三姊妹的会餐本来是进行得很欢畅的，但是她们左等右等他一直不来，结果都厌烦起来了，后来她的两个姐姐都离开了，丢下她孤零零一个人。

“喂，你都做了些什么？”她问，正视着他那含着一种可疑的神色的眼睛。但是为了不妨碍他吐露出全部真情，她掩藏起她

的察颜观色的眼光，故意带着一副赞赏的笑容倾听他叙述他晚上是怎样消磨的。

“哦，我很高兴碰到了弗龙斯基。跟他在一起我觉得非常随便和自然。你要明白，我现在一定设法不再和他见面，不过那种别扭劲已经不存在了。”他一边说，一边回想到，他虽然说要*设法永远不再跟他见面*，可是马上又去看了安娜，于是他的脸涨得通红。“你瞧，我们总说人爱喝酒，但是我不知道究竟谁喝得更多——农民呢，还是我们这一阶层的人！农民过年过节才饮酒，但是……”

但是基蒂对于人们纵酒的问题丝毫不感兴趣。她看见他脸上的红晕，因此很想弄明白其中的缘故。

“嗯，以后你又到哪里去了？”

“斯季瓦死命求我去拜望一下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

说了这话列文的脸涨得越发红了，他去探望安娜究竟是否得当的疑团终于解决了。他现在才明白他本来不应该去的。

一提到安娜的名字，基蒂就神情异常地把眼睛睁得圆圆的，而且闪闪放光，但是她极力控制住自己，隐藏着自己的激动，而且瞒过了他。

“啊！”她只说了这么一声。

“我想，我去了你大概不会生气吧！斯季瓦要我去的，而多莉也希望这样哩，”列文接着说下去。

“嗯，不！”她说，但是他从她的眼神里看出来她在极力压制着自己，兆头很不好。

“她非常可爱，非常，非常逗人怜惜，而且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哩，”他说，于是就讲起安娜、她的工作和她托他转达的问候。

"是的，她自然很逗人怜惜啰，"等他说完，基蒂这么说。"你接到谁的信？"

他就告诉了她，而且被她的平静声调骗得信以为真了，于是他就去换衣服。

他返回来的时候，发现基蒂依旧纹丝不动地坐在原来的安乐椅上。他走近的时候，她望了他一眼，突然抽抽噎噎地呜咽起来。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问，心里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你爱上那个可恶的女人了！她把你迷住了！我从你的眼神里就看出来了。是的，是的！这还会得出什么结果？你在俱乐部喝了又喝，还赌博，以后又到……又到什么人那里去了？不，我们还是走吧！……我明天就动身！"

列文很久都劝慰不好他妻子。最后他认错说他喝了那些酒以后，一种怜悯心使他忘其所以，因而受了安娜的狡猾的诱惑，并且说他今后一定要避开她，总算才把她安慰得平静下来。他真心诚意地承认的一件事是：在莫斯科逗留了这么久，除了吃喝玩乐，东拉西扯以外无所事事，他简直变得糊涂了。他们一直谈到早上三点钟。那时他们才完全言归于好，可以入睡了。

十二

送走了客人们以后，安娜并没有坐下来，却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虽然整整一晚上她都在无意识地（就像她近来对待所有的年轻人的做法一样）施展出全部魅力来唤醒列文对自己的爱，虽然她知道她在一个晚上就做到了能使一个体面的有妇

之夫倾心的地步，虽然她非常喜欢他(尽管由男人的观点看来，弗龙斯基和列文有着显著的不同，而她，作为一个女人，却在他们身上看出使得基蒂爱上了他们两个的那种共同的特点)，但是他一走出那间屋子，她就不再想他了。

一个思想，只有一个思想，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苦苦地纠缠着她。"如果我对别的人们，对这个热爱他妻子的已婚男子具有这么大的魅力，为什么他对我这样冷淡呢？……倒不一定是冷淡，他是爱我的，这一点我知道的。但是现在有一种新的东西使我们发生裂痕。他为什么一晚上都不在家？他托斯季瓦带口信来，说他不能离开亚什温，得监视着他赌钱。难道亚什温是小孩吗？就算这是真情实话。他是从来不撒谎的。不过在这实情后面还有些别的蹊跷。他很高兴有机会向我表示一下他还有别的义务。这我知道，而且我也承认。不过为什么要向我证明呢？他想向我证明他对我的爱情不应该妨害他的自由。但是我并不需要证明；我需要爱情！他应该明白我在莫斯科生活有多么苦。这还叫生活吗？我不是活着，而是在等待着一种拖延了又拖延的结局。还没有回信！斯季瓦说他不能去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而我也不能再写信了。我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动手，什么都不能改变！我抑制着自己，等待着，给自己找娱乐——英国人的家庭、写作、阅读，这一切不过都是自欺欺人罢了，不过是一种吗啡而已。他应该可怜我的，"她说，感觉着自怜自爱的眼泪涌上她的眼睛里。

她听见弗龙斯基用力按门铃的声音，于是赶紧揩干了眼泪，不但揩干眼泪，而且还坐在一盏灯旁边，打开一本书，装出泰然自若的神情。她一定要让他看出，他没有在约好的时候回家她很不痛快，仅仅是不痛快而已，她决不让他看出她很伤心，

更不让他看出她很可怜自己。她可以可怜自己，但是可不要他来可怜。她不愿意吵架，而且还责备过他想吵嘴，但是她不知不觉地就采取了一种斗争的姿态。

“哦，你不寂寞吧？”他说，愉快而活泼地向她走过来。“赌博真是一种可怕的嗜好！”

“不，我不寂寞，我早就学会不觉得寂寞了。斯季瓦和列文来过。”

“是的，我知道他们要来看望你。你觉得列文怎样？”他说，在她身边坐下。

“我很喜欢他。他们刚刚走了不久。亚什温搞得怎样了？”

“他赢了，赢了一万七千。我招呼他走。他真的已经要离开了。但是他又回去了，现在他已经输了。”

“那么你留在那里有什么用处？”她说，突然抬起头仰望着他。她的脸上的表情是冷淡而又怀着敌意的。“你对斯季瓦说，你留着为的是把亚什温叫走，但是结果你又撇下他不管了。”

同样的冷冷的准备争吵的表情也表现在他的脸上。

“第一，我并没有托他给你带什么口信；其次，我从来也没有撒过谎。主要的是，我愿意留在那里，所以就留下了，”他皱皱眉头说。“安娜，为什么，为什么？……”他停顿了一下追问说，向着她探过身去，张开他的手，希望她会把手放到他的手里去。

她很高兴他这种要求柔情蜜意的表示。但是一种奇怪的邪劲不让她屈服于她的冲动之下，好像斗争的情况不允许她投降似的。

“自然你想留下就留下了。反正你总是想怎样就怎样。但是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个呢？为什么？”她说，越来越激动了。“难道有人否认你的权利了吗？但是你总愿意你有理，因此你就有理

好了！”

他的手捏紧了，他扭过身去，脸上流露出一种比以前更为倔强的神情。

“在你说这是固执，”她说，聚精会神地凝视了他一番以后，突然给那种使她那么恼怒的神情找到了一个名目。“不过是固执罢了！对于你是征服我的问题，而对于我……”她又为自己难过起来，几乎要流泪了。“但愿你知道这对于我会怎样就好了！像我现在这样，感觉到你对我抱着敌意——的确是抱着敌意——的时候，但愿你知道这对我是什么意思就好了！如果你知道我在这种时刻是如何地濒于绝望，我是多么害怕，多么害怕我自己就好了！”于是她扭过身去，隐藏住她的啜泣。

“但是怎么回事啊？”他说，一见她的绝望神情不由得害怕起来，又探过身去，拉住她的手，吻了吻。“怎么啦？难道我在外面寻欢作乐了吗？我不是在避免和妇女交际吗？”

“但愿如此！”她说。

“喂，你说吧，我怎样才能使你安心呢？只要使你快乐，随便要我做什么都行，”他接着说下去，被她的绝望神情打动了。“为了不使你像现在这样，我什么事不愿意做啊！安娜！”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她回答。“我自己也不知道，是这种孤寂的生活呢，还是我的神经……哦，我们不谈这个了吧！赛马怎么样？你还没有跟我说哩，”她尽力掩饰住由于获得胜利而得意洋洋的样子，因为胜利终于属于她了。

他吩咐开晚饭，就开始对她讲赛马的事；但是由他的越来越冷淡的语气和神色看来，她看出他并没有宽恕她获得胜利；而她所反对的那股固执神情，又在他身上露出了锋芒。他对她比以前更冷淡了，仿佛他后悔屈服了一样。而她，回想起使她

获得了胜利的言语："我濒于绝望，害怕我自己，"她感到这是一种危险的武器，不能再使用第二次的。她感到除了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爱情之外，在他们当中还逐渐形成了一种敌对的恶意，这种恶意她不能从他心里，更不能从她自己心里驱除出去。

十 三

一个人没有过不惯的环境，特别是如果他看到周围的人都过着同样的生活的话。三个月以前，列文决不会相信他处在现在的情况下能够高枕无忧地沉入睡乡：过着漫无目标的、没有意义的生活，而且又是一种入不敷出的生活；在狂饮（除此以外他对俱乐部里发生的事不可能有别的称呼）以后，在对他妻子一度恋爱过的那个男子表示了不适当的友谊以后，在对一个他只能称之为堕落的女人做过更不适当的拜访以后，而且受了这个女人的魅惑和惹得他妻子很伤心以后，在这种境况下居然能够安然地入睡。但是在疲倦、通宵不眠和酒力的影响下，他甜酣而宁静地入睡了。

早晨五点钟，开门的响声惊醒了他。他跳起来四下张望。基蒂已经不在床上他旁边了。但是在屏风后边有一线灯光在移动，他听见她的脚步声。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问，仍然睡意惺忪。"基蒂，怎么回事？"

"没有什么，"她说，手里拿着蜡烛从隔扇后面走出来。"我只觉得有点不舒服，"她带着一种特别甜蜜而意味深长的微笑补充说。

“什么？开始了吗？开始了吗？”他吃惊地说。“得打发人去……”他慌慌张张地动手穿衣服。

“不，不，”她微笑着说，用手把他拦住了。“我想没有什么。我只觉得有点不舒服。不过现在已经过去了。”

她又回到床上，熄灭了蜡烛，躺下来，就没有动静了。虽然她那种似乎在屏息静气的沉静，特别是当她由隔扇后边出来，脸上带着一副特别温柔和兴奋的神情说：“没有什么！”引起了他的猜疑，但是他是那样昏昏欲睡，以致他马上又沉入睡乡了。以后他才想起了那种屏息静气，明白了在她动也不动地躺在他身边，等待着女人一生中的最大事件时，她的温柔可爱的心灵里所经历的一切变化。七点钟的时候，他被她的手在他肩膀上的触摸和她的轻悄的耳语声唤醒了。她似乎处在又后悔唤醒他又想要同他讲话的矛盾心情中。

“科斯佳，不要害怕。没有什么，不过我想……我们应该派人去请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

蜡烛又点亮了。她坐在床上，手里拿着什么编织的活计，那是她近几天来经常做的工作。

“请你千万不要惊慌！没有什么。我一点也不害怕，”看见他的惊慌失色的面孔，她说，把他的手紧按在自己的胸前，随后又紧贴在她自己的嘴唇上。

他连忙跳起来，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一边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一边穿上晨衣；随后站住不动了，眼睛仍然凝视着她。他该走了，但是他舍不得走出她的视线以外。他爱那副面孔，而且熟悉那张脸上的一切表情和眼色，但是他从来没有见过她现在这副模样。他一回忆起昨天引起她的悲痛，他就觉得在她面前，在现在这样的她面前，自己有多么卑鄙可耻！她那被睡帽下面

辫出的柔软的鬈发环绕着的红晕面孔，闪耀着愉快和坚定的光辉。

虽然基蒂的性格一般地很少有矫揉造作和虚情假意的地方，但是现在，当一切掩盖都抛掉了，她的心灵在她的眼睛中闪耀着的时候，列文一见其中所显露的神情不由得惊异不止。而处在这种单纯而坦白的心灵中的她，他所挚爱的人，比从前更加出众了。她微笑着凝视着他；突然间她的双眉紧蹙，她抬起头来，迅速走到他跟前，拉住他的手，紧紧依偎在他身上，把他包围在她的热的气息里。她在受苦，而且似乎在向他诉苦一样。最初一瞬间，由于习惯成自然了，他觉得都是他的过错。但是她的眼色里含着温柔的神情，说明了她不但不怪罪他，反倒为了这种痛苦而爱他。"如果不是我的过错，那么是谁的呢？"他无意识地沉思着，寻找着该受处分的罪人，但是没有一个罪人。她痛苦，抱怨，在痛苦中得意扬扬，为她受的痛苦而高兴，而且爱着这种痛苦。他看出她的心灵里起了一种崇高的变化，但是究竟是什么，他却不明白。那是超乎他的理解力的。

"我派人接妈妈去了。你赶快去请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科斯佳！……没有什么，已经过去了。"

她从他身边走开，按按铃。

"好了，现在就去吧。帕莎要来了。我很好哩。"

列文看见她又拿起她夜间取来的编织活计，动手织起来，不禁大吃一惊。

列文从一扇门里走出去的时候，他听见使女从另一扇门进来。他站在门口，听见基蒂详细地指挥着使女，借着她的帮助亲自在移动床铺。

他穿好衣服，趁着还在套马的时候——因为时候太早，还没

有出租雪橇的影子——他又跑回寝室去，不是蹑手蹑脚，却像生了翅膀。两个使女正忙着挪动寝室里的什么东西，基蒂一边踱来踱去，一边编织着，飞快地抽动着针线，一边作出安排。

"我现在就去请医生。已经去接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了，不过我还要去一趟的。还需要什么别的吗？噢，是的，到多莉家去吗？"

她望望他，显然并没有听他在讲什么。

"是的，是的！去吧，"她急急地说，皱着眉头，挥手要他走开。

他已经走进客厅了，突然听到一阵凄惨的呻吟声从寝室里发出来，转瞬之间又平静了。他站住，很久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是的，是她，"他自言自语，双手抱着头，跑下楼去。

"啊呀，主啊！饶恕我们，救救我们吧！"他翻来覆去地说着这些突然意想不到地涌到他嘴边的言语。而他，一个不信教的人，重复这些话还不仅仅是口是心非的哩。在那一瞬间，他知道不论他的疑惑，不论凭着理性他怎么没有信教的可能性——这一点他自己意识到的——丝毫都不妨碍他向上帝呼吁。现在这一切像灰尘一样由他内心里飞出去。如果不向掌握着他自己、他的灵魂、他的爱情的上帝呼吁，他还能向谁呼吁呢？

马还没有套好，但是他感觉着体力和精神都特别紧张，足以应付摆在面前的一切，为了不浪费片刻时间，他不等马车，就步行出发了，告诉库兹马来追他。

在转角上，他遇着一辆夜间的出租雪橇匆匆驶过去。在那辆小雪橇里坐着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她披着天鹅绒斗篷，头上包着围巾。"感谢上帝！"他喃喃地说，欢喜若狂地认出来她那披着淡黄色头发的小脸，那张脸上现在带着一副特别认真的、

甚至是严肃的表情。他并没有吩咐雪橇停下来，就跑回到她旁边。

“那么已经有两个钟头了？就是这么长吗？”她问。“你应该去找彼得·德米特里奇，但是不要催促他。再到药房买点鸦片。”

“这么说你认为会很顺利吗？上帝怜悯我们，救救我们吧！”列文说，看见自己的马由大门里驶出来。跳上雪橇，坐到库兹马旁边，他吩咐把车驶到医生那里去。

十 四

医生还没有起床，仆人说他睡得很迟，吩咐过不要叫醒他，不过他不久就会起来的。那个仆人正在擦灯罩，似乎全神贯注在这项工作上。那仆人对灯罩的聚精会神和对列文家发生的事的漠不关心，最初曾使列文大吃一惊，但是反过来一想，他立刻明白没有人知道，而且也没有人应当知道他的心情，因此越发需要从容、沉着和坚定地行动，好打破这堵冷淡的墙壁和达到目的。“不要慌忙，不放过任何机会。”他暗自说，感觉到为对付当前的一切事情，他的体力和注意力越来越旺盛。

听到医生还没有起床，列文想起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最后决定这么办：库兹马拿着字条去请另外一个医生，他亲自到药房去买鸦片；如果他回来的时候医生还没有起床，那么他就贿赂仆人，如果行不通的话，他就使用武力，无论如何也要把医生唤醒。

在药房里有一个瘦骨嶙峋的药剂师，带着同那位仆人擦灯罩的时候一模一样的漠不关心的神情，正给一个站在那里等待

的马车夫包药粉，不肯卖给列文鸦片。极力不要性急，也不要发脾气，列文说出医生和接生婆的名字，说明为什么需要鸦片，极力说服药剂师卖给他一些。药剂师用德语问了问可不可以出卖，获得了屏风后面什么人的许可，就拿出一只玻璃瓶和一只漏斗，慢条斯理地由大玻璃瓶里往小玻璃瓶里倒，贴上商标，尽管列文恳求他不要如此，还是封上了瓶口，而且几乎还要包扎起来。列文忍受不住了；他果断地从那人手里一把将瓶子夺过来，就从玻璃大门中冲出去了。医生还没有起来，而那位仆人，现在正忙着铺地毯，不肯去唤醒他。列文从从容容地取出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慢吞吞地，但是却不浪费时间，一边把钞票递过去，一边解释说彼得·德米特里奇医生（以前在列文眼中看来那么微不足道的彼得·德米特里奇，现在在他看来有多么伟大和了不起啊！）答应过随时出诊，他一定不会生气的，因此一定要立刻把他唤醒。

那仆人满口答应了，走上楼去，请列文到候诊室去。

列文可以听到门那边医生的咳嗽声、走动声、漱洗声和谈话声。三分钟过去了；而在列文看来好像过了一个多钟头了。他再也等待不下去了。

"彼得·德米特里奇！彼得·德米特里奇！"他在敞开的门口用哀求的声调呼喊。"看在上帝的面上，原谅我吧！……您就这样接见我吧！已经过了两个钟头了……"

"马上就来！马上就来！"一个声音回答说，列文听出医生在一边说一边微笑，大为诧异了。

"再待一会！"

"马上就来！"

又过了两分钟，医生还在穿皮靴；又过了两分钟，医生还在

穿衣服和梳头发。

“彼得·德米特里奇!”列文又用哀求的声调说，但是正在这时医生出来了，已经穿好衣服和梳好头发。“这些人真没有良心，”列文暗自想道。“我们都快死了，而他还在梳头发。”

“早安!”医生说，伸出手来，好像在用他的泰然自若的神情取笑他一样。“不要慌! 怎么样?”

极力尽可能地说得分毫不差，列文开始叙述他妻子的情况的一切不必要的细节，说着说着就不断住了嘴，恳求医生立刻跟他去。

“不要这么慌。要知道，您没有经验。我确信用不着我的，不过我答应过您，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就去。但是不要着急。请坐;您不喝杯咖啡吗?”

列文看他一眼，似乎在询问他是否在嘲笑他一样。但是医生并没有取笑他的意思。

“我知道，我知道，”医生微笑着说。“我自己也是成了家的人。我们这些做丈夫的在这种关头是最可怜的人了。我有个病人，她丈夫一到这种场合总跑到马棚里去。”

“不过您认为怎么样，彼得·德米特里奇? 您认为一切都会很顺利吗?”

“从一切症状看来情况很好哩。”

“那么您马上就来吗?”列文说，怒冲冲地望着端咖啡进来的仆人。

“再过一个钟头吧。”

“不，请您发发慈悲吧!”

“哦，那么让我喝完咖啡吧。”

医生开始喝咖啡。两个人都默不作声。

"土耳其人被打得落花流水！您读过昨天的电讯吗？"医生说，咀嚼着面包。

"不，我受不了啦！"列文说，跳起来。"那么您再过一刻钟就来？"

"再过半点钟。"

"实话吗？"

列文回到家里，恰恰和公爵夫人同时到达，他们一齐走到寝室门口。公爵夫人眼泪盈眶，两手直颤抖。她一见列文，就拥抱住他，哭出声来。

"怎么样，我亲爱的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她追问，一把抓住带着喜气洋洋而又焦虑不安的神情走过来的接生婆的手。

"情况很好，"她说。"您去劝她躺下来。那样她就会舒服一些了。"

从他醒来和明白是怎么回事的那一瞬起，列文就准备好忍受将要来临的一切，决不胡思乱想，决不妄加猜测，坚决压抑着心上的千头万绪，下定决心不扰乱他妻子的心情，相反的却要安慰和鼓起她的勇气。甚至不允许自己想一想将要发生什么事，将要落个什么结局，从他打听这种事情一般会持续多久来判断，列文作好了心理准备，决心忍耐和控制自己的情绪五个钟头的光景，这一点他觉得自己还是办得到的。但是他从医生那里回来，又看到她的痛苦的时候，他就越来越频繁地念叨这些话："上帝饶恕我们，救救我们吧！"一边叹息着，昂着头，唯恐他忍受不住，以致于不是泪流满面就是跑掉。他觉得痛苦得不得了。可是才过了一个钟头。

但是过了一个钟头，又过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连他给自己定下的容忍的最大限度——五个钟头——也过去

了，但是情况依然如故；他继续忍耐着，因为除了忍耐没有别的办法；随时随刻都感觉着他已经达到了忍耐的极限，他的心马上就要痛苦得爆裂开了。

但是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过了好几个钟头，又过了好几个钟头，而他的痛苦和惊惧也越发增长，越发紧张了。

那种少了它就什么都不能想像的生活常轨，对列文说已经不存在了。他失去了时间观念。有时候几分钟——当她把他叫到身边，他握住她那忽而特别用力紧握住他的手，忽而又把他的手推开的潮润的手的那几分钟——他觉得好像是好几点钟；有时候好几个钟头又好像是几分钟。当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请他在屏风后点上一支蜡烛的时候，他吃了一惊，那时他才知道已经是黄昏五点钟了。如果告诉他现在仅仅是上午十点钟他也不会奇怪的。他不大知道那时他在什么地方，就像他不大知道情况如何，那一切发生在什么时间一样。他看见她的发烧的面孔，有时精神恍惚，痛苦不堪，有时微笑着，极力安慰他。他也看见公爵夫人满脸通红，紧张不堪，灰白的鬈发披散着，拚命忍住眼泪，咬着嘴唇；他也看见多莉，也看见吸着粗雪茄烟的医生，和脸上带着坚定、果断和镇静神情的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还有在大厅里踱来踱去、皱紧眉头的老公爵。但是他们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去的，他们在什么地方，他却一点也不知道。公爵夫人一会儿跟医生在寝室里，一会儿又在书房里，那里突然出现了一张摆好了的饭桌；随后又不是她在那里，却是多莉了。后来列文记起他们派他到什么地方去过。有一次叫他去搬一张桌子和一张沙发。他很热心地干着，相信为了她这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为他自己准备睡觉的地方。随后又打发他到书房去问医生什么事情。医生回答了，接着就谈起市议会的混乱

状态。后来又派他到公爵夫人的寝室里去取一个镀金的白银衣饰的圣像，他和公爵夫人的老女仆爬到一个食橱上去取圣像，他把一盏小灯打碎了，那位老仆人极力安慰他不要为了他妻子和那盏灯着急，他把圣像拿来，放在基蒂的头前，小心地从枕头后面塞进去。但是这一切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为什么做的，他却不知道了。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公爵夫人拉住他的手，怜悯地望着他，恳求他镇静；也不明白为什么多莉劝他吃点东西，把他从房里引出去；也不明白为什么连医生都严肃而同情地望着他，给他喝了点药水。

他只知道和感觉到现在发生的，和一年前在省城的旅馆里在他哥哥尼古拉临死的病床前所发生的情况很相似。不同的只是那是丧事而这是喜事。但是那件丧事和这件喜事一样，都越出了生活常轨；这些正像日常生活里的孔隙，透过这些孔隙隐隐约约露出了一种崇高的境界。而且，像那种情形一样，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来得那么难过，痛苦，不可思议；在观看它的时候，也像那时一样，心灵翱翔而上，升到了从来也想不到的绝顶，那是理智所无法达到的。

"上帝，饶恕我们，救救我们吧！"他接连不断地暗自念叨，尽管他长期完全疏远了宗教，然而他正像童年和少年时代那样单纯而虔诚地向上帝呼吁。

整个时间里，他轮流地处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境中。一种心境是不在她跟前的时候：当他同那位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粗雪茄烟、又把烟头在盛满烟灰的烟缸边上弄灭的医生，多莉，还有公爵在一起，聊着午餐，政治，或者玛丽亚·彼得罗夫娜的疾病的时候，列文突然间暂时完全遗忘了发生的事情，如梦方醒一样；另外一种心境是在她跟前，在她的枕头边，他的心痛苦得要

破裂而又没有破裂，他不断祷告上帝的时候。每一次寝室里传来叫声，就把他从暂时的精神恍惚中唤醒过来，于是他又陷入最初缠住他的奇怪的迷惘心情中；每一次，他一听到尖叫声，就跳起来，跑去为自己辩护，但是半路上就记起并不是他的过错，他渴望保护她和帮助她。但是，一看见她，又感到自己爱莫能助的时候，他就害怕起来，于是祈祷说："上帝，饶恕我们，救救我们吧！"时间拖得越久，这两种心情就越强烈；不在她跟前他变得更镇静了，完全忘了她，而在她面前的时候她的痛苦和他的爱莫能助的心情就越发沉重了。他跳起来，想跑到什么地方去，但是却跑到她那里去了。

有时候，当她几次三番呼唤他的时候，他就责备她。但是一看见她的温柔的笑容，听见她说："我把你折磨坏了，"于是他就怪罪上帝；但是，一想到上帝，他立刻就又祈求上帝饶恕和发发慈悲。

十五

他不知道早晚。蜡烛全燃尽了。多莉刚刚走进书房，请医生躺下歇歇。列文正坐着倾听医生讲一个骗人的催眠术师的故事，凝视着医生的烟头上的灰烬。这是一段休息的期间，他沉入淡忘之中。他完全忘记了现在发生了的事情。他听医生讲故事，而且听明白了。突然间传来了一声不像人间任何声音的尖叫。这尖叫声那么令人毛骨悚然，以致列文都没有跳起来，却屏息静气，带着惊骇和询问的眼光紧盯着医生。医生歪着脑袋，留神倾听着，赞许地微笑着。一切都那样离奇，以致再也没有什

么能使列文大惊小怪的了。“事情大概应该这样的，”他暗自沉思，仍旧坐着不动。“但是谁在尖叫呢？”他一纵身跳起来，踮着脚尖冲进寝室里，经过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和公爵夫人身旁，停在床头边他的老位置上。尖叫声已经静寂了，但是现在发生了变化。究竟是什么，他却没有看见，也不明白，而且他既不想看见，也不想明白。但是他从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的脸色上却看出来了：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的脸色苍白而严肃，还像以前一样坚定，虽然她的下颚有点战栗，眼睛紧紧盯着基蒂。基蒂的潮湿的额头上粘着一缕头发，她那发烧的、痛苦的脸扭过来对着他，搜索着他的眼光。她那举起来的手找寻着他的手。把他的冰冷的双手握在自己的汗湿的手里，她把它们贴在她自己的脸上。

“不要走！不要走！我并不害怕，我并不害怕！”她很快地说。“妈妈，摘下我的耳环。很碍事哩。你不害怕吧？快了，快了，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

她说得非常快，而且想笑一笑。但是突然间她的脸变了模样，她把他一把推开。

“不，这是可怕的！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走开，走开！”她尖声喊叫，于是他又听到了那种不像人间任何声音的哀叫。

列文两手抱着头，跑出屋去。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一切都很好！”多莉在他后面呼喊。

但是无论他们怎么说，他反正知道现在一切都完了。把头靠在门柱上，他站在隔壁的房间里，听着什么人用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见过的声调尖叫和呻吟着，他知道这些声音就是从前的基蒂发出来的。他早就不想要孩子了，而且现在他恨那个孩子。他现在甚至都不抱着她会活着的希望，只渴望这种可怕的苦难

能够结束。

“医生，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呀，上帝呀！”他大声喊叫，一把抓住刚走进来的医生的手。

“就要完了，”医生说，他带着那么严肃的神色，以致列文以为他说**完了**是指她快死了。

神智完全错乱了，他又冲进她的寝室。他看见的头一样东西就是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的脸。那张脸越发愁眉不展和严肃了。那里没有基蒂的面孔。在她的面孔原来的地方有一个可怕的东西，这一方面是由于它的紧张表情，一方面也是由于从那里发出的声音。他把头伏到床栏杆上，觉着他的心要碎裂了。这种可怕的尖叫声并不停息，却变得越发可怕了，直到好像达到了恐怖的极限，才陡然平静下来。列文简直不相信他的耳朵了，但是没有怀疑的余地。尖叫声平息了，他听见轻悄的走动声，衣服的猝縩声，急促的喘息声，还有她的若断若续的声音，生气勃勃的，既温柔，又幸福的声音，轻轻地说：“完事了！”

他抬起头来。她两只胳膊软弱无力地放在被窝上，看上去非常美丽和恬静，默默无言地凝视着他，想笑又笑不出来。

突然间，从他过了二十二小时的那个神秘的、可怕的、玄妙的世界里，列文觉得自己即刻就被送到以前的日常世界里，但是这个世界现在闪耀着那样新奇的幸福光辉，以致他都受不了。那些绷紧的弦猛然都断了，一点也没有想到的呜咽和快乐的眼泪涌上他的心头，强烈得使他浑身战栗，以致他好久都说不出话来。

跪在她的床边，他把妻子的手放在嘴唇上吻着，而那只手，也以手指的无力的动作，回答了他的亲吻。同时，在床脚，像一盏灯的火花一样，在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的灵活的手里闪烁

着一个以前并不存在的人的生命：一个具有同样的权利和同样觉得自己很重要，一个会像他一样生活下去和生儿育女的人。

"活着！活着！还是个男孩哩！请放心吧，"列文听见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说，她一边用颤抖的手拍拍婴儿的后脊梁。

"妈妈，真的吗？"基蒂问。

公爵夫人只能用呜咽来回答了。

在寂静中，像是对他母亲作出肯定的回答一样，发出了一种和屋里所有的压抑着的谈话声完全不同的声音。这是那个不可思议地由未知的国土里出现的新人的大胆、放肆、毫无顾忌的啼哭声。

以前，如果有人告诉列文说基蒂死了，说他和她一同死了，说他们的孩子是天使，说上帝在他们面前，他都不会惊异的。但是现在，又回到现实世界上，他费了很大的劲才明白她安然无恙，而这个拼命叫喊的东西就是他的儿子。基蒂活着，她的痛苦已经过去。而他是幸福得难以形容。这一点他是明白的，因此使他快乐无比。但是那个婴儿，他从哪里来的，他为什么来的，他是谁呢？……他怎么也不习惯于这个思想。他觉得这似乎是一种不必要的、多余的东西，他好久也不习惯。

十六

十点钟光景，老公爵、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都坐在列文家里，谈了谈产妇的情况，就谈到旁的话题上去了。列文一边留心倾听，一边却不由自主地回想着往事，和那天早晨以前的事情，追忆着昨天未发生这件事以前他自己的情况。

从那时起好像过了一百年了。他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一座高不可攀的高峰上，他费尽苦心想从上面降下来，免得伤害和他聊天的人们的感情。他谈着，但是心里却不住想他妻子，她目前的详细情况，和他的儿子 ——他极力使自己习惯于有个儿子存在的想法。整个的妇女世界，自从他结婚以后，在他心里就获得了一种新的意想不到的意义，现在在他的心目中达到了那样的高度，以致他都无法理解了。他听他们谈论昨天俱乐部的宴会，心里却在想："她现在怎么样了？她睡着了吗？她好吗？她在想什么？我们的儿子，德米特里，在哭吗？"正谈到中间，一句话正说到半截，他突然跳起来，从房里走出去。

"如果可以看她的话，就打发人告诉我一声，"老公爵说。

"好，马上就来！"列文回答，一停也不停地走到她的房里去了。

她没有睡着，正和他母亲轻轻地谈论着，计划受洗礼的事。

她收拾得干干净净，梳好头发，戴着一顶镶着蓝边的漂亮小帽，两手放在被窝外面，仰卧在床上，用一种把他吸引过去的眼光迎住他的视线。那种眼光，本来就很明亮，在他走过来的时候就越发明亮了。她的脸上起了一种像死人脸上那样的、由尘世到超然境界的变化；不过那是永诀，而在这里却是欢迎。一种激动的心情，就像婴儿降生那一瞬间他感觉到的，又涌上了他的心头。她拉住他的手，问他睡过觉没有。他回答不出来，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就扭过身去。

"我却打过瞌睡哩，科斯佳！"她说。"我现在觉得那么舒服。"

她定睛凝视着他，但是突然间她的脸色变了。

"把他抱给我，"她说，听见婴儿的啼哭声。"把他抱给我，丽

莎韦塔·彼得罗夫娜，他也要看看哩。”

“好，让爸爸瞧瞧，”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说，抱起一个红色的、奇怪的、蠕动着的东西，把他抱过来。“不过请等一下，让我们先穿上衣服，”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把那个蠕动着的红东西放在床上，开始解开襁褓，用一根手指把他托起来，翻过去，给他身上撒了一些粉，接着又包扎起来。

列文望着这个可怜的小东西，想在心里找出一点父爱的痕迹，但是徒然。他对他只感到厌恶。但是当他脱光了衣服，他瞥见了那番红花色的小胳臂小腿，却也长着手指和脚趾，甚至大拇指还跟其余的大不相同；当他看见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如何把那双张开的小胳臂拉拢在一起，好像它们是柔软的弹簧一样，而且把它们包在亚麻布衣服里的时候，他那样可怜这个小东西，而且那样害怕她会伤害了他，以致他拉住了她的臂膀。

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笑起来。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当那婴儿穿好衣服，变成一个结实的玩偶的时候，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好像夸耀她的手艺似地把他摇晃了一下，就闪到一边，好让列文看见他儿子的整个丰采。

基蒂斜着眼，也目不转睛地望着同一个方向。

“抱给我，抱给我！”她说，甚至还要抬起身子。

“你怎么啦，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你决不能这样乱动！等一下，我就抱给你。让爸爸看看我们是多么漂亮的小东西！”

于是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用一只手（另外一只手托住那个摇摇晃晃的头和脖颈）将这个把头藏在襁褓里的、奇怪的、柔软的、红色的东西托给列文。但是他居然也长着鼻子、眨动着的

眼睛和咂着的小嘴。

"真是个漂亮的婴儿!"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说。

列文悲伤地叹了一口气。这个漂亮婴儿在他心中只引起了厌恶和怜悯的心情。这完全不是他所期望的感情。

当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把婴儿放到没有喂惯奶的胸脯上的时候,他扭过身去。

突然一阵笑声使他抬起头来。是基蒂在笑。婴儿吃着奶了。

"哦,够了,够了!"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说;但是基蒂舍不得那个婴儿。他在她的怀里睡熟了。

"现在看看他吧,"基蒂说,把婴儿转过来好让他看见。那张老气横秋的小脸突然间皱得更厉害了,婴儿打了个喷嚏。

微笑着,好容易才忍住感动的眼泪,列文吻吻他妻子,就离开了这间遮暗了的屋子。

他对这小东西怀着的感情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其中没有一点愉快或者高兴的成分;恰恰相反,却有一种新的痛苦的恐惧心情。这是一种新的脆弱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最初是那样痛苦,唯恐这个无能为力的小东西会遭到伤害的心情是那样强烈,使得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婴儿打喷嚏的时候他所体会到的那种毫无意义的喜悦甚至得意的奇怪心情。

十七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境况非常困难。

卖树林的三分之二的钱已经挥霍光了,而且他按照百分之

十的折扣率由商人那里差不多把下余的三分之一的款项也都预支完了。商人再也不肯付一文钱了，特别是因为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那年冬天第一次公开声明了坚持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利，拒绝在领取卖树林的最后三分之一的款项的合同上签字。他的全部薪俸都用在家庭开销和偿还刻不容缓的小笔债务上。他简直是一文莫名了。

这是一种不愉快的、为难的境况，按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意思，这种情况是不应该继续下去的。境况所以如此，依照他的看法，是因为他的年俸太少。他所充任的官职，五年以前显然很不错，但是时过境迁，早就不行了。彼得罗夫，那个银行董事，年俸是一万二千卢布；斯文季茨基，一家公司的董事，年俸是一万七千卢布；而创办了一家银行的米丁，年俸是五万卢布。"我显然是睡着了，人家把我遗忘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到他自己。于是他就留神打听，仔细观望，结果那年冬末他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空缺，于是就开始进攻，先通过莫斯科的叔伯姑舅和朋友们，到那年春天，当事情成熟了的时候，他就亲自到彼得堡去了。这种官职，现在比从前多得多，是一种年俸由一千到五万卢布，又舒服又赚钱的好差事。这是南方铁路银行信贷联合办事处委员会的委员的职位。这差使，像所有这样的差使一样，需要那样渊博的学识和很大的活动能力，以致很难找到一个二者兼备的人。既然找不到兼备这些条件的人，那么找一个正直的人来担任这职位总比让一个不正直的人担任强得多。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仅是正直的人（如一般人随便称呼的），而且是一个心口如一的正直人（按照莫斯科给予这个字眼的特殊意义强调称呼的），要是人家说："正直的工作者，正直的作家，正直的杂志，正直的机关，正直的趋势，"的时候，不仅表示那个人或

着那个机关不是不正直的，而且也表示他们一有机会就能够挖苦政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在应用这种字眼的莫斯科社交界里出入，而且那儿公认他是正直的人，因此他比别人更有资格充任这个职位。

这个差使每年可以得到七千到一万卢布的薪俸，奥布隆斯基不用辞去原来的官职可以兼差。这全靠两位部长、一位贵妇人和两位犹太人来决定；这些人虽然都疏通好了，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还得去彼得堡谒见一下他们。况且，他答应他妹妹安娜从卡列宁那里讨一个明确的离婚回信。因此向多莉要了五十个卢布，他就到彼得堡去了。

坐在卡列宁的书房里，倾听他讲他的“俄国财政不景气的原因”的报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只等他结束，就谈他自己和安娜的事。

“是的，很正确，”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摘下那副他现在离了就无法阅读的 pince-nez，询问地凝视着他从前的内兄的时候，他说。“就细节上说是很正确的，不过如今的原则还是自由哩。”

“是的，但是我提出了另外一种原则，自由也包括在内，”卡列宁说，强调“包括”这个字眼，又戴上 pince-nez，为的是再引读一遍提到这一点的那一段落。

翻开字迹娟秀、空白宽阔的手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又朗诵了使人心悦诚服的那一段落。

“我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提倡保护关税政策，而是为了公共福利，对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一视同仁，”他说，从 pince-nez 上望着奥布隆斯基。“但是这一点他们却不能了解，他们只关心个人利益，爱说漂亮话。”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知道卡列宁一谈到他们——他所谓的他们是指那些不愿意接受他的计划的、造成俄国一切不幸的人——怎么想和怎么做的时候，话就快结束了；因此他现在乐意地放弃了自由贸易原则，完全同意他的意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沉默不语，深思熟虑地翻阅着手稿。

"哦，顺便提一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我想恳求你有机会见着波莫尔斯基的时候，替我美言几句，就说我非常想获得南方铁路银行信贷联合办事处委员会委员的空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他所垂涎的职位的官衔已经那么熟悉了，因而毫无错误地冲口就说出来。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向他打听了一下这新委员会的职务，就沉思起来。他在考虑这委员会的业务和他自己的计划有没有抵触的地方。但是因为这新机构的任务非常繁杂，而他的计划所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因此一时间难以判断，于是摘下pince-nez说：

"自然，我可以跟他提一下；不过，你为什么偏偏想要这个位置呢？"

"薪俸优厚，将近九千卢布，而我的收入……"

"九千！"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重复说，皱起眉头。这笔数字很大的薪俸使他想起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所渴慕的官职在这方面是和他那一向倾向于精简节约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

"我认为，关于这点我曾写过一篇论文，如今付出的大量薪俸就是我们政府财政assiette① 不健全的征状。"

---

① 法语：政策。

"是的，但是你想怎么办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哦，假定银行董事年俸一万，你要知道，他是当之无愧的。或者工程师年俸两万。无论如何，这是有发展前途的事业。"

"我认为薪俸是商品的报酬，应该受供求法则的支配。如果定薪水的时候忽略了这个法则，譬如说，当我看到两个由同一个学院里毕业的工程师，学识和能力不相上下，但是一个年俸四万，而另一个薪俸两千就心满意足了；或者看见没有专长的律师和骠骑兵被任命为银行董事，获得了巨额薪俸的时候，我就断定这种薪俸不是根据供求法则而订的，是凭着私人交情而来的。这事情本身就是非常严重的徇私舞弊行为，会给政府事业招致不良的影响。我认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连忙打断他妹夫的话。

"是的，但是你一定得承认，创办的是一种毫无问题很有用的新式机构。无论如何，这是有发展前途的事业！要紧的是这项工作要正直地加以经营罢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强调说。

但是正直这个字眼在莫斯科流行的意义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不了解的。

"正直不过是一个消极的条件罢了，"他说。

"不过你还是帮我一个大忙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你在谈话之中，在波莫尔斯基面前为我美言几句……"

"不过我想，事情主要取决于博尔加里诺夫哩，"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在博尔加里诺夫个人方面说，他完全同意，"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脸红了说。

一提博尔加里诺夫，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脸红了，因为他那天早晨曾拜见过那个犹太人博尔加里诺夫，而这次拜访在他

心里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深信他所垂涎的职位是新的、有发展前途的、而且是正直的；但是当那天早晨博尔加里诺夫，分明是故意让他和别的申请人们在接待室里等了两个钟头的时候，他突然觉得非常难堪。

他觉得难堪，是因为他，奥布隆斯基公爵，一个留里克王朝的后裔，居然会在一个犹太人的接待室里等待了两个钟头，是不是因为他这一生破天荒头一次违反了他祖先所树立的只为政府效劳的先例，去另谋生路呢，总而言之，他觉得非常难堪。在博尔加里诺夫家的接待室里的两个钟头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满不在乎地踱来踱去，抚摸着胡髭，同别的申请人们攀谈，想出了一个笑话，说他如何在犹太人家里引颈等待，小心地隐藏着他体会到的心情，甚至都不让自己知道。

但是他一直觉得难堪和烦恼，自己也不知是什么缘故。是由于他这句双关话：'我和犹太人打交道，翘首等待好烦恼'怎么也押不好韵呢，还是由于别的事？当博尔加里诺夫终于非常客气地接见了他，因为他的屈辱显然很得意，而且几乎拒绝了他的请求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急于想尽快地忘记这事。可是现在，一回想起来，他又脸红了。

十八

"喂，还有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是关于安娜的事，"停了一下，抖掉了那种不愉快的印象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刚一提安娜的名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脸色就完全变了：脸上以前的那种生气消失了，露

出来厌倦和死气沉沉的表情。

"你到底要我做什么?"他说，在安乐椅里扭过身来，咔嚓一声折叠起他的pince-nez。

"一个决定，不论什么决定，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现在对你谈话，并不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刚要说："并不是把你当作受了伤害的丈夫"，但是唯恐因此破坏了这件事，于是就改变了说法，"并不是把你当做政治家（这话也不妥当），只是把你当做一个人，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一个基督徒！你应该可怜她。"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卡列宁低声问。

"是的，可怜她！若是你像我一样见过她——我和她整整过了一冬天——你就会可怜她了。她的处境真可怕！简直可怕极了！"

"据我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用一种更尖细的、几乎是尖叫声反驳说，"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万事都如愿以偿了哩。"

"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在老天面上，我们既往不究吧！过去的就算过去了！你知道她要求什么，她等待着什么：离婚。"

"但是我以为，如果我以留下我的儿子作条件，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就会拒绝离婚的。我是本着这种看法答复的，而且以为事情已经了结。我认为已经了结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尖声叫着说。

"看在上帝面上，请你千万不要激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拍拍他妹夫的膝盖。"事情还没有了结。如果你容许我再扼要地说一遍，事情是这样的：你们分离的时候，你是伟大的，真是

要多宽宏大量有多宽宏大量；你同意了给予她一切：给她自由，甚至离婚。这个她非常感激！你可不要有另外想法！她真是感激哩！她感激到这种程度，以致最初的时候，觉得她对不起你，她什么都不考虑，她什么都不能考虑。她放弃了一切。但是事实和时间证明了她的处境是痛苦的，不能忍受的。”

“我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的生活丝毫不感兴趣，”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插嘴说，扬起双眉。

“我可不相信这一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温和地回答。“她的处境对于她是痛苦的，而且对于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她自作自受，罪有应得！’你也许会这么说。她知道这一点，因而什么都不向你要求；她坦白地说过她什么都不敢向你要求哩。但是我，我们所有的亲戚，那些爱她的人，恳求你，哀告你！她为什么要受这样的折磨呢？谁会从中得到好处呢？”

“对不起！你好像把我放到被告的地位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抗议说。

“噢，不，不！一点也不是的！请你了解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又触了一下卡列宁的手，似乎他很相信这种接触会使他的妹夫软化下来。“我要说的只是：她的处境很痛苦，而你可以减轻她的痛苦，这对你毫无损失。我来为你安排一切，那么就不会麻烦你了。你看，你本来答应过的。”

“以前答应过，我以为，关于我儿子的问题事情已经了结了……况且，我希望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会豁达得足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费了很大的劲才说出来，他的嘴唇颤栗，脸色发青。

“她完全听凭你的宽宏大量！她恳求，她只求你一件事：帮助她摆脱她所处的难以忍受的境遇。她不再要她的儿子了。阿

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你是一个好人。替她设身处地想一想吧。以她的处境，离婚对于她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你以前没有答应过，她也就听天由命，继续住在乡间了。但是因为你答应过，所以她给你写信，搬到莫斯科去了。在莫斯科她一遇见什么人心里就痛得像刀割一样，她住了有半年的光景，天天盼望着你的决定。唉呀，这就像把一个判了死刑的人脖颈上套着绞索扣押好几个月，好像要处死刑，又好像要释放！可怜可怜她吧，我来负责安排……Vos scrupules①……”

“我不是谈这个，这个……”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用厌恶的声调打断他的话。“但是，也许我答应过我没有权利答应的事。”

“那么你答应了又翻悔了？”

“凡是能办到的事我从来也不翻悔，但是我需要时间来考虑我答应过的事究竟可能到什么程度。”

“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奥布隆斯基跳起来说。“我不相信这个！她的不幸在女人当中是无以复加的了，你不能拒绝这样一个……”

“只要我所答应的是可能的话。Vous professez d'être un libre penseur.② 但是我，作为一个教徒，在这样重大的事情上不能违反基督教的教规行事。”

“但是在基督教教会里，在我们中间，就我所知道的，都许离婚。”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连我们的教堂也许离婚。我们来看……”

“是准离婚，不过不是在这种意义上。”

---

① 法语：你的顾虑。

② 法语：你是以自由思想者著称的。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简直不认识你了！”奥布隆斯基停顿了一下说。“难道不是你（我们不是佩服得很吗？）饶恕了一切，完全按照基督教的精神行事，准备牺牲一切吗？你亲口说过：‘有人拿了你的内衣，那么把外衣也给他’，可是现在……”

“我求你，”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用一种尖锐刺耳的声音说，猛然站起身来，他面色如土，下巴直战栗，“我求你别说了，别说这话了！”

“噢，不！好吧，请你原谅！如果我伤了你的心，请你原谅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流露出不好意思的微笑，伸出手来。“我不过作为传话的人传一个口信罢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伸出手来，沉思了一下，然后说：

“我得好好想想，向人请教一番。后天我给你最后的答复，”他考虑了片刻以后说。

十九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刚要走的时候，科尔涅伊就进来通报说：

“谢尔盖·阿列克谢伊奇到！”

“谢尔盖·阿列克谢伊奇是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刚要开口问，但是立刻就想起来了。

“噢，谢廖沙！”他说。“谢尔盖·阿列克谢伊奇！唉呀，我还以为是一位部长哩！安娜也要我看看他的。”他想起来。

他想起临别的时候安娜脸上带着一副羞怯而凄恻的神情对

他说："无论如何，你也要看看他。仔细探听清楚：他在哪里，谁在照顾他。还有，斯季瓦……如果可能的话！难道不可能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明白她说："如果可能的话，"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如果可能办理离婚，使她得到她儿子的话……但是现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看出来这事连想也休想，不过，他还是高兴看见他的外甥。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提醒他的内兄说，他们从来不跟这孩子提他母亲，而且请求他一个字也不要提到她。

"他在同他母亲那场意外的会面以后，大病了一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我们甚至怕他会送了命。但是合理的治疗和夏季的海水浴使他恢复了健康，现在，按照医生的意见，我把他送到学校去了。同学们的影响实在对他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十分健康，而且学习得很好。"

"唉唷，多么好的小伙子啊！他的确不是谢廖沙，而是羽毛齐全的谢尔盖·阿列克谢伊奇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一边微笑，一边注视着穿着蓝外衣和长裤，灵活而潇洒地走进来的肩宽体阔的漂亮小伙子。这个少年看上去又健康又快活。他像对陌生人一样对他舅舅鞠躬，但是一认出他来，脸就涨得绯红，连忙转身走到一边去，好像有什么触犯了他，把他惹恼了一样。这少年走到他父亲跟前，把学校的成绩单交给他。

"哦，相当不错哩，"他父亲说。"你可以走了。"

"他长得又高又瘦了，再也不是小孩，却变成一个真正的小伙子了；我真喜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你还记得我吗？"

那男孩飞快地回头望了他父亲一眼。

"记得，mon oncle①，"他回答，望望舅舅，又垂下眼皮。

---

① 法语：舅舅。

他的舅舅把他叫过去，拉住他的手。

“喂，你怎么样？”他说，想要和他谈谈话，但是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这男孩满脸通红，默不作声，小心地由他舅舅的手里抽出手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放开他的手，他询问似地瞥了他父亲一眼，就像一只逃出牢笼的小鸟一样，迈着迅速的步子走出屋去了。

自从谢廖沙上次看见他母亲以后，已经过了一年的光景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听见过她的消息。在这一年里，他被送进学校，渐渐熟识了同学们，而且喜爱上了他们。对他母亲的梦想和记忆，在他们会见以后，曾使他病了一场，现在已不再萦绕在他的心头了。当这些事情又涌上他的记忆里的时候，他就尽力驱散，认为这是可耻的，只有女孩子才会多愁善感，对于男孩子或者学生可就有失体统了。他知道他父母因为口角已经分居了，而且知道他注定要留在他父亲这方面，于是他竭力使自己习惯于这种思想。

他遇见和他母亲非常相像的舅舅觉得很不愉快，因为这场会见唤起来他认为是可耻的回忆。更使他不愉快的是，由于他在书房门外等待的时候无意中听到的言语，特别是由他父亲和舅舅的脸色上，他猜出他们一定谈论过他母亲。为了不责备跟他一齐生活的、他所依赖的父亲，尤其是不屈服于他认为有伤体面的感情之下，谢廖沙竭力不望着那位来扰乱他的宁静心情的舅舅，而且竭力不去想因为看见他而回想起的事情。

但是当跟着他走出来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看见他在楼梯上，于是就招呼他，问他在学校里课余时间怎么消磨的时候，谢廖沙不在父亲面前，倒和他畅谈起来。

"我们现在玩铁路的游戏，"他回答他的问题说。"你看，像这样：两个人坐在一条长凳上，他们是乘客。还有一个人站在这条凳子上。别的人都来拉，可以用手，也可以用皮带，然后就满屋子乱穿。房门事先都打开了。不过做乘务员可非常不容易哩！"

"就是站着的那个人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问。

"是的。这得有胆量，而且得灵活，特别是在他们猛然停下来，或者有人摔倒的时候。"

"是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忧郁地凝视着那双和他母亲的眼睛那么相像的灵活的眼睛——已经不是婴儿的眼睛，完全不是天真的了。虽然他答应过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提安娜，但是他忍不住又提起她来。

"你记得你母亲吗？"他突如其来地问。

"不，我不记得！"谢廖沙赶紧回答，他的脸涨得通红，垂下头来。他的舅舅从他口中再也得不出别的话来了。

过了半点钟，那个斯拉夫家庭教师发现他的学生站在楼梯上，他好久也弄不清楚他是在发脾气呢，还是在哭泣。

"怎么了，你大概是摔跤的时候受了伤吧？"家庭教师说。"我跟你说过那是危险的游戏。我一定要跟你们校长去说。"

"如果我受了伤，谁也不会发现的，这是千真万确的。"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

"别管我！我记得不记得……跟他有什么相干呢？我为什么要记得？别管我！"他说，这一次已经不是对他的家庭教师，而是对全世界说的了。

二 十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像以往一样，在彼得堡也没有虚度光阴。在彼得堡，除了正事——他妹妹的离婚问题和他的职位——如他所说的，过了一阵莫斯科那种发霉的生活以后，像往常一样，他需要振作一下精神。

莫斯科，虽然有cafés chantants①和公共马车，仍然是一池死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总这么觉得。在莫斯科住了一些时候，特别是和他的家庭团聚了一阵以后，他就觉得萎靡不振。在莫斯科一连住了好久以后，他就会落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他妻子的坏脾气和责难，孩子们的健康和教育，以及他工作上的琐事，都开始使他心烦意乱；连他负债的事都使他烦恼。但是他只要一到他经常出入的彼得堡社交界里，到人人都生活着，都过着真正的生活，而不是过着莫斯科那种死板生活的地方住一阵，他所有的忧愁就都烟消云散了，像火前的蜡烛一样熔化了。

他的妻子？……那一天他还跟切琴斯基公爵谈过。切琴斯基公爵已经有了妻子、家庭，成年的儿子们有的已经做了御前侍卫；还有一个不合法的外室，也养了一群孩子。虽然第一个家庭很不错，可是切琴斯基却觉得第二个家庭更使他愉快。他把长子带到外室那里，并且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认为这样会使他的儿子增长见识，对他有益处。要是在莫斯科人家会怎样看法呢？

---

① 法语：音乐杂耍咖啡馆。

孩子们呢？在彼得堡，孩子们并不妨碍父亲们的生活。孩子们在学校里受教育，丝毫也没有在莫斯科那么流行的怪异观点——利沃夫家就是一个适当的实例——认为孩子们应该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而做父母的除了操劳和忧虑一无所有。而在这里，大家却懂得人应该像一个有教养的人一样为自己过活。

公务呢？公务在这里也不像莫斯科那样，并不是一桩费劲而没有前途的苦差事；在这里人们对公务很感兴趣。碰对了人，为人效效劳，几句适当的言语，有一套玩手腕的本事，转瞬之间就会使人飞黄腾达，就像布良采夫一样，他就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昨天遇见的人，现在他已经是达官显贵了。像这样的差事是有意思的。

特别是彼得堡对金钱的看法对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具有一种宽慰的作用。巴尔特尼扬斯基，按照他的train①，每年至少要挥霍五万卢布，昨天曾就这点对他发了一番妙论。

午饭前闲谈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巴尔特尼扬斯基说：

"我想，你和莫尔德温斯基很有交情吧？如果你为我美言一句，你就帮了我的大忙了。有一个官职我很想弄到手……就是南方铁路银行……"

"别提官衔，我反正也记不住！……不过你何苦要跟这些铁路公司，跟那些犹太人打交道呢？……不论怎么看，都是龌龊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对他说这是"有发展前途"的事业，巴尔特尼扬斯基不会了解这个的。

---

① 法语：生活方式。

“我需要钱，无法生活。”

“但是你不是活着吗？”

“是的，但是负债累累。”

“真的？很多吗？”巴尔特尼扬斯基同情地说。

“很多，大约有两万卢布的光景。”

巴尔特尼扬斯基愉快地大笑起来。

“噢，你真是个幸运的人儿！”他说。“我的债务有一百五十万，而我一无所有，可是你看，我照样还可以活下去。”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知道这是实在的，不仅是由于风闻，而且是由于事实。日瓦霍夫的债务有三十万卢布，一文莫名，可是他还活着，而且过着多么排场的生活啊！克里夫措夫伯爵，大家早就认为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但是还养着两个情妇。彼得罗夫斯基挥霍了五百万的家业，依旧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他甚至还是财政部的负责人，每年有两万卢布的薪俸。但是，除此以外，彼得堡使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生理上发生一种快感。它使他年轻多了。在莫斯科他有时在鬓上发现白发，午饭后就想睡，伸懒腰，上楼走慢步，上气不接下气，和年轻的妇女们在一起觉得枯燥乏味，舞会上不跳舞。但是在彼得堡他总觉得年轻了十岁哩。

他在彼得堡所体会到的正和刚从国外归来的、六十岁的彼得·奥布隆斯基公爵昨天描绘的一样。

“我们这里不懂得怎样生活，”彼得·奥布隆斯基说。“你相信吗？我在巴登避暑，我真觉得自己完全像年轻人。我一看见美貌的少女，就想入非非……吃点喝点，觉得身强力壮，精神勃勃。我回到俄国——就得跟我妻子在一起，况且又得住在乡下——喂，说起来你不相信，不出两个星期，我吃饭的时候就穿

起睡衣，根本不换礼服了哩，哪里还有心思想年轻女人呀！我完全变成老头子了。只想怎样拯救灵魂了。我到巴黎去一趟，又复元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所体会到的差异和彼得·奥布隆斯基感到的完全一样。在莫斯科他颓废到那种地步，长此下去，他也就临到考虑拯救灵魂的阶段了；可是在彼得堡他就觉得自己又是非常潇洒的人物了。

在贝特西·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之间老早就存在着一种很奇怪的关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总是开玩笑地调戏她，总开玩笑地跟她说一些极其不成体统的话，知道她最喜欢听这些话。和卡列宁谈过话的第二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去探望她，他觉得自己是那么年轻，以致在这种调笑和胡闹中他放纵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结果竟不知怎样脱身才好，因为不幸的是她不但不中他的心意，实际上反倒使他厌恶。他们相互间谈话的这种语调不容易改变过来，是因为他非常逗她喜爱。因此当米亚赫基公爵夫人突然出现，打断了他们的促膝谈心的时候，他非常高兴。

“噢，原来您在这里！”她一看见他就说。“哦，您的可怜的妹妹怎么样？别用这种眼光看我，”她补充说。“自从所有的人，那些比她坏千百倍的人都攻击她的时候，我就认为她做得漂亮极了。我不能原谅弗龙斯基，因为她在彼得堡的时候他没有通知我一声。不然我会去看看她，陪着她到处走走。请代我问候她。喂，讲讲她的情况吧。”

“是的，她的处境很苦，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当她说：“讲讲您妹妹的情况吧，”的时候，他心地单纯得居然把米亚赫基公爵夫人的话当成真心话了。但是米亚赫基公爵夫人立

刻打断了他的话，像她一向的习惯一样，自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她所做的是所有的人，除了我之外，都偷偷摸摸做的，而她却不愿意欺骗，她做得漂亮极了。她做得最好的，就是遗弃了您那位愚蠢的妹夫。请您原谅。大家都说：他这么聪明，那么聪明。只有我说他是糊涂的。现在他跟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和朗德打得火热，以致人人都说他是傻瓜了；我倒情愿和大家意见不一致，但是这一次也不得不同意了。”

“请您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昨天为了我妹妹的事我去拜望他，跟他要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是他没有答复，却说得考虑考虑，而今天早晨我没有接到回信，反倒收到一份邀我去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家的请柬。”

“噢，对了，对了！”米亚赫基公爵夫人眉开眼笑地开口说。“他们要向朗德请教一番，看看他以为如何。”

“向朗德请教？为什么？朗德是谁？”

“怎么？您不知道 Jules Landau，le fameux Jules Landau，le clairvoyant？①他也是个蠢货，但是您妹妹的命运完全依他而定。这就是住在外省的结果，您什么都不知道哩。朗德，您看，是巴黎的一个 commis②，有一次去找医生治病。他在医生的候诊室里睡着了，在梦中他就给所有的病人诊断病情。而那些诊断都是奇怪得不得了的。后来，尤里·梅列金斯基——您认识这个病人吗——的妻子耳闻这位朗德的大名，就请他为她的丈夫治病。于是他就替她丈夫治疗。按我看，没有丝毫的效果，因为他还像从前那么虚弱，但是他们相信他，把他带在身边。而且

① 法语：儒勒·朗德，那个大名鼎鼎的儒勒·朗德，未卜先知的人。

② 法语：店员。

还把他带到俄国来了。在这里大家都蜂拥到他那里去，他开始为所有的人治病了。他治好了别祖博夫伯爵夫人，她对他宠爱到那种地步，居然把他收为义子了哩。”

“收为义子了？”

“是啊，收为义子了。他现在再也不是什么朗德，而是别祖博夫伯爵了。不过，问题不在这里；但是利季娅——我倒很喜欢她，但是她的头脑有些毛病——不用说，扑到这个朗德那里去了，现在少了他，无论她，无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什么都解决不了啦，因此您妹妹的命运现在完全掌握在这个朗德，现在的别祖博夫伯爵的手心里。”

二十一

在巴尔特尼扬斯基家酒醉饭饱以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只比约好的时间迟了一点，走进了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家里。

“还有谁在伯爵夫人那里？一个法国人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门房，看到大厅衣架上挂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很眼熟的大衣和一件样式奇怪的、平常的缀着钮扣的大衣。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列宁和别祖博夫伯爵，”门房威严地回答。

“米亚赫基公爵夫人猜对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边上楼一边想。“怪事！不过，和她攀攀交情也好。她有很大的势力。如果她在波莫尔斯基面前美言几句，这差事就十拿九稳了。”

外面还是大白天，但是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的小客厅里已经放下窗幔，点上灯了。

在一盏挂灯下面的圆桌旁坐着伯爵夫人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正在低声交谈。一个矮小瘦削的男人，臀部像女人一样，罗圈腿，面色苍白，很漂亮，长着优美而明亮的眼睛和一直垂到大礼服领边的长发，站在屋子那一头，望着墙壁上的画像。同女主人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寒暄过以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由得又瞥了这位陌生人一眼。

“Monsieur Landau！①”伯爵夫人带着使奥布隆斯基惊异的温柔而谨慎的口吻对他说。她给他们介绍了一下。

朗德匆匆回头一望，微笑着走过来，把湿润的、动也不动的手放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伸出来的手里，立刻又走回去，继续看那些画像去了。伯爵夫人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看见您非常高兴，特别是今天，”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说，指着卡列宁旁边的椅子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座。

“我把他介绍给您，称呼他朗德，”她低声说，望望那个法国人，立刻又望望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过实际上他是别祖博夫伯爵，您大概知道了。不过他不喜欢那个头衔。”

“是的，我听说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据说他把别祖博夫伯爵夫人完全治好了。”

“她今天拜访过我，她是那样伤感，”伯爵夫人转身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这场分离对于她可怕极了。对于她是那么大的打击！”

---

① 法语：朗德先生。

“他一定要走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追问。

“是的，他要到巴黎去。他昨天听到一种呼声，”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说，望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

“啊，一种呼声!”奥布隆斯基重复说，觉着他在这一帮人中间一定得尽可能地小心谨慎，这里面发生了什么，或者要发生什么离奇的事，他还摸不着头绪。

沉默了片刻以后，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仿佛谈到正题似的，带着精明的微笑对奥布隆斯基说：

“我老早就认识您，而且非常高兴更进一步认识您。Les amis de nos amis sont nos amis.①但是作为一个朋友，就应该体谅朋友的心情，而就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态度来说，恐怕您没有这么办吧。您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吧?”她说，抬起她的沉思梦想的美丽的眼睛。

“明白一点，伯爵夫人，我了解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处境……”奥布隆斯基说，不大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因此只好说些笼笼统统的话。

“这变化不在他的外表上，”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严厉地说，一边用脉脉含情的眼光跟踪着正立起身来走到朗德跟前去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他的心变了，他获得了一颗新的心，恐怕您还不十分理解他内心所起的变化。”

“哦，大体上说，我想像得出这种变化。我们一向非常要好，就是现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用亲切的目光来回答伯爵夫人的眼色，一边考虑着两个部长中她和哪一位更亲近，好判断一下请她去跟哪一个为他运动差事。

---

① 法语：我们朋友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

“他心里所起的变化并不能削弱他对左邻右舍的爱；恰恰相反，他内心所起的变化更加强了他的爱。不过恐怕您不了解我。您不喝点茶吗?”她说，以目示意端着托盘递茶的仆人。

“不大了解，伯爵夫人。当然他的不幸……”

“是的，不幸变成了无上的幸福，一旦他的心变成了新的，心中充满了他，”她说，用多情的眼光望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

“我想，可以请她跟两个人都疏通一下，”他想着。

“噢，当然啰，伯爵夫人!”他说。“不过我认为这种变化是那样隐秘，以致没有一个人，甚至最知己的朋友，都不愿意说哩。”

“恰恰相反! 我们应该说出来，好互相帮助。”

“是的，当然啰，不过人的信仰大不相同，况且……”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带着温柔的微笑说。

“凡是同神圣的真理有关的是不能有所不同的!”

“哦，不，当然不啰! 不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变得窘惑不安，突然默不作声了。他终于明白了他们谈的是宗教问题。

“我觉得他马上就要睡着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到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跟前用一种含意深长的耳语说。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回头一望。朗德坐在百叶窗前，靠着安乐椅的椅背，扶着椅子的扶手，垂着头。注意到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到他身上，他抬起头来，流露出孩子般的天真的微笑。

“不要注意他，”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说，动作轻盈地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推过一把椅子来。“我注意到了……”她开口说，正在这时一个仆人拿着一封书信走进来。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匆匆看了那封信，道了一声歉，就用极其敏捷的手法写了封回信，递给那仆人，又回到桌子旁边。“我注意到，”她又拾起被打断了的话题，“莫斯科人，特别是男人们，对于宗教最漠不

关心了。”

“噢，不是的，伯爵夫人！我认为莫斯科人是以最坚定的信徒闻名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反驳。

“但是，就我所知道的，可惜您就是一个漠不关心的人哩，”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带着疲倦的微笑对他说。

“一个人怎么能够漠不关心呢？”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说。

“在这一点上我倒不一定是不关心，而是有点观望，”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带着他的最抚慰人心的微笑说，“我认为还没有临到我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哩。”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交换了一下眼色。

“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临到我们了没有，”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严峻地说。“我们不应该考虑我们有没有准备；恩惠并不受人类的如意算盘的支配；有时候它并不降临在寻求的人身上，却降临在毫无准备的人身上，像降临在扫罗身上一样①。”

“不，我想，还没有到时候哩，”注视着法国人的一举一动的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说。

朗德站起身来，走到他们跟前。

“我可以听听吗？”

“噢，是的，我不愿意打扰您哩，”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说，亲切地凝视着他。“在我们这里坐坐吧。”

“可是决不能闭上眼睛，以致看不见灵光，”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接着说下去。

“噢，但愿您能体会到我们所体验到的幸福，感觉到万世永

---

① 见《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上》第九至十章。

存的他存在于我们的心灵中就好了!"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满脸带着幸福的微笑说。

"但是有时候人会觉得不可能升到那样崇高的境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意识到承认宗教的崇高境界是违心之论，但是又不敢当着那个只要对波莫尔斯基说一句话就能使他获得他所垂涎的职位的人的面发表自己的自由思想。

"您是要说，罪恶妨碍了他吗?"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说。"但这是错误的观点。对于信徒说罪恶并不存在，罪恶已经赎免了。Pardon①!"她补充说，望着那个又拿进来一封信的仆役。她阅读了，口头上答复了一下:"你就说明天在大公夫人那里……对于信徒说来罪恶并不存在的，"她接着说下去。

"是的，但是脱离实际行动的信仰是死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回忆起教义问答上的条文，仅仅用微笑来维持他的独立不羁。

"你看，这是《雅各书》里的话，"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用有点谴责的口吻对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说。这个问题显然他们已经讨论过不止一次了。"曲解了这一节真是为害不浅!再也没有比这种误解更阻挠人的信仰的了。'我没有实际行动，因此我不能信教。'可是哪里也没有这么说过。说的恰好相反。"

"用实际行动为上帝工作，用斋戒拯救灵魂，"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带着厌恶的藐视神情说。"这是我们的修道士们的野蛮见解……可是哪里都没有这么说过。那可容易简单多了，"她补充说，带着她在宫廷里用来鼓舞被新环境弄得张惶失措的年轻宫女时的鼓励的微笑凝视着奥布隆斯基。

---

① 法语:对不起。

"我们靠着为我们受苦受难的基督得到拯救。我们靠着信仰获得拯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表示同意说，眼光中流露出赞赏她的言论的神情。

"Vous comprenez l'anglais?①"利季娅·伊万诺夫娜问，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她就立起身来，开始在书架上的书中间搜索着。

"我要朗读一下 «Safe and Happy»②，或者 «Under the Wing»③，"她说，探问地瞟了卡列宁一眼。找到那本书以后，她又坐下，打开那本书。"很短。是描写获得信仰的途径，和那种超脱尘世一切的、充满了人的心灵的幸福。信徒不可能是不幸的，因为他不是孤独的，但是你看……"她刚要读，那个仆役又进来了。"博罗金夫人吗？你说，明天两点钟……是的，"她接着说下去，用手指在书上指点着地方，于是叹了口气，用她那双沉思的美丽的眼睛紧盯着前方。"这就是虔诚信仰所发生的作用。您认识玛丽亚·萨宁吗？您听说过她的不幸吗？她失掉了独生子。她处在绝望的境地中。哦，可是结果怎样呢？她找到了这位朋友，而现在她为了孩子的夭折而感谢上帝了。这就是信仰所赐予的幸福！"

"哦，是的，这是很……"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高兴她要朗诵了，使他可以有时间定一定神。"不，显然今晚还是不开口要求的好，"他想。"但愿我不要把事情弄糟，能逃出这里就好了！"

"您会觉得枯燥乏味的，"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对朗德说，"因为您不懂英文，好在很短。"

---

① 法语：您懂英语吗？

② 英语：《得救与幸福》。

③ 英语：《在护翼下》。上述二书是根据"新神秘派"的精神写的英语小册子。

“哦，我会懂的。”朗德带着同样的微笑回答，闭上眼睛。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利季娅·伊万诺夫娜意味深长地相视一望，于是阅读开始了。

二十二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觉得自己完全被他听到的新奇古怪的言论弄得莫名其妙了。一般地说，彼得堡生活的千变万化对于他具有一种刺激作用，把他从莫斯科的死气沉沉中拯救出来。但是他只喜欢和了解那些在他所亲近和熟悉的圈子内发生的复杂情况；而在这个生疏的环境中他就觉得眼花缭乱，茫然若失了。听着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的朗读，感到朗德的那双不知是天真还是狡猾的美丽的眼睛紧盯在他身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开始觉得脑子里特别沉重。

形形色色的思想在他的脑海里混作一团。“玛丽亚·萨宁高兴她的孩子死了……现在抽支烟有多妙啊……只要有信仰就可以获得拯救，修道士们不知道怎么办，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反倒知道哩……我的头为什么这么昏昏沉沉？是酒性发作，还是因为这一切是那么离奇？反正，我觉得直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做出任何有失体统的事。不过，现在请她帮忙还是不行的。听说他们强迫人祈祷。但愿他们不强迫我就好了！那可太无聊了。她在读些什么胡言乱语啊，不过她的声调倒很好听……朗德·别祖博夫……他为什么是别祖博夫呢？”突然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感觉着他的下巴抑制不住地想打哈欠。他摸摸胡髭，好把这个哈欠遮掩过去，而且摇了摇身子。但是后来他觉得自己就要

睡着了，而且几乎要发出鼾声。正好在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说："他睡着了。"这句话的时候，他猛然惊醒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吓得惊醒过来，感觉自己做错了事，被发觉了一样。但是他看出来"他睡着了"这句话是指朗德，而不是指他说的，立刻又放心了。那个法国人也像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样沉入睡乡了。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瞌睡，按他的想法，会得罪他们（其实他连这一点也不敢说一定，因为一切都是那样的古怪离奇），而朗德的睡眠却使他们欢喜得不得了，特别是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

"Mon ami,①" 她说，小心翼翼地提着她的满是褶襞的绸衫，免得发出绊缭声，在兴奋中得意忘形地没有称呼卡列宁为"阿列克斯·亚历山德罗维奇"，却称他为"mon ami"了，"donnez lui la main. Vous voyez?②……嘘！"她对又走进来的仆役说。"我不接见客人。"

那个法国人睡着了，要不然就是假装睡着了，他的头靠在椅背上，他那放在膝头上的潮湿的手微微地动着，仿佛在抓什么东西一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立起身来，虽然竭力想小心，还是撞在桌子上了。他走到法国人跟前，把手放到他的手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也立起身来，睁圆了眼睛，以便万一睡着了的话好惊醒过来，先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这完全不是在梦中。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觉得他的脑袋越来越不舒服了。

"Que la personne qui est arrivée la dernière, celle qui demande, qu'elle sorte! Qu'elle sorte!"③ 那个法国人说，没有

---

① 法语：我的朋友。

② 法语：把手伸给他。您看见吗？

③ 法语：让那个最后来的人，那个有所要求的人，出去！让他出去！

睁开眼睛。

"Vous m'excuserez, mais vous voyez……Revenez vers dix heures, encore mieux demain."①

"Qu'elle sorte!"② 那个法国人不耐烦地重复说。

"C'est moi, n'est ce pas?"③

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忘记他想求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事，也忘记他妹妹的事，一心一意只想尽可能快快逃脱这个地方，于是踮着脚尖，像从一幢染上瘟疫的房子里逃出来一样飞奔到大街上。以后他和马车夫谈笑了好久，想要快快地清醒过来。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法国剧院正赶上最后一场戏，后来在鞑靼饭店喝了点香槟酒，在这种和他志趣相投的气氛中他多少又喘过气来了。但是那天晚上他还是非常不自在。

回到他在彼得堡下榻的彼得·奥布隆斯基的家里，他发现贝特西送来一封信。信上说她极其希望把他们已经开始的那场话讲完，请他明天去。他差不多还没有看完这封信，正愁眉苦脸地瞧着它的时候，就听见楼下发出一阵人们抬着什么重物的沉重的脚步声。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出去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是返老还童的彼得·奥布隆斯基。他喝得酩酊大醉，以致怎么也上不去楼；但是一看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吩咐扶他站起来，于是紧紧地搂住他，和他一同进到房里去，开始叙述他今晚是如何消遣的，说着说着就睡着了。

---

① 法语：请原谅，不过您看……请十点钟再来吧，最好是明天。

② 法语：让他出去！

③ 法语：这是说我，是不是？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情绪低落，这在他是少有的情形，他久久不能入睡。他回想起的一切都是令人作呕的，但是最使人厌恶的，就像什么丢人的事一样，是那天傍晚在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家里的回忆。

第二天他接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拒绝和安娜离婚的明确答复，他明白这个决定是以那个法国人昨晚在真睡或者装睡中所说的话为依据的。

二十三

一个家庭要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夫妻之间要么是完全破裂，要么是情投意合才行。当夫妇之间的关系不确定，既不这样，又不那样的时候，他们就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了。

许多家庭好多年一直维持着那副老样子，夫妻二人都感到厌倦，只是因为双方既没有完全反目也不十分融洽的缘故。

对弗龙斯基和安娜两人说来，生活在炎热和尘土飞扬的莫斯科，当阳光早已不像春天那样，却像夏天那样，林荫路上的树林早已绿叶成荫，树叶上已经盖满灰尘的时候，简直是难以忍受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像他们早先决定的那样搬到沃兹德维任斯科耶村去，却仍旧留在两个人都厌倦了的莫斯科，因为最近他们之间已经不情投意合了。

使他们不和的恼怒并没有外在的原因，想要取得谅解的一切企图不但没有消除隔膜，反倒使它更加恶化了。这是一种内在的恼怒，在她那方面是由于他对她的爱情逐渐减退，而在他那方面是懊悔为了她的缘故使自己置身于苦恼的境地，而这种苦

恼的境地，她不但不想法减轻，却使它更加难以忍受了。两个人都不提他们恼怒的原因，但是每个人都觉得错在对方，一有借口就向对方证明一下。

对于她说来，整个的他，以及他的习惯、思想、愿望、心理和生理上的特质只是一种东西：就是爱女人，而她觉得这种爱情应该完全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这种爱情日渐减退，因此，按照她的判断，他的一部分爱情一定是转移到别的女人，或者某一个女人身上去了，因此她就嫉妒起来。她并非嫉妒某一个女人，而是嫉妒他的爱情的减退。她还没有嫉妒的对象，她正在寻找。有一点迹象，她的嫉妒就由一个对象转移到另外一个对象上。有时她很嫉妒那些下流女人，由于他独身的时候和她们的交情，他很容易和她们重修旧好；有时又嫉妒他会遇到的社交界的妇女；有时又嫉妒他和她断绝关系以后他会娶的什么想像中的女人。最后的这种嫉妒比什么都使她痛苦，特别是因为在开诚布公的时候他不小心地对她说过，他母亲那么不了解他，竟然劝他娶索罗金公爵小姐。

既然猜忌他，于是安娜很生他的气，找寻各种借口来发脾气。她把她的处境的一切难堪都归罪于他。她在莫斯科没有着落的境况中所忍受的期待的痛苦，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拖延不决，她的寂寞——这一切她都硬加到他头上。如果他爱她，他就会体谅她的处境的痛苦，使她脱离这种处境。他们住在莫斯科，却不住在乡下，这也是他的过错。他不能像她所愿望的过那种田园隐居的生活。他需要交际，因此把她置于这样可怕的境地中，而这种痛苦的境遇他却不愿意了解。她和她儿子永远离别了，这也是他的不是。

甚至他们之间那种少有的片刻温存也安慰不了她；在他的

温存里她看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心安理得的意味，这使她恼怒。

已经暮色朦胧了。安娜，孤单单的，等待着他从单身汉宴会上归来，在他的书房（这是最难听到街上嘈声的房间）里踱来踱去，详细地回想着他们昨天吵嘴的言语。从那场口角的难以忘怀的使人不痛快的言语，又想到吵架的起因上去了，她终于想起了谈话的开端。好久她都无法相信这场纠纷是由一种毫无恶意的、对双方都没有什么触犯的谈话而引起的。然而事实却是这样。全因为他嘲笑女子中学，他认为那是不必要的，而她为之辩护而开始的。他轻蔑地谈到一般的妇女教育，说她所保护的那个英国女孩汉娜根本不需要懂得物理学。

这惹恼了安娜。她在这话中看出轻视她的工作的暗示。于是她就想出一句话来报复他加在她身上的痛苦。

“我并不指望你会像一个多情的人一样，能够了解我和我的心情；不过希望你说话检点一点，”她说。

于是他真的气得面红耳赤，说了一些难听的话。她不记得她是怎么反驳的，只记得他也说了一些显然有意伤害她的话：

“你对那女孩的偏爱我丝毫不感兴趣，这是实情，因为我看出来这是不自然的。”

他残酷地毁灭了她为了能够忍受她的痛苦生活而辛辛苦苦地替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他不公正地责备她矫揉造作和不自然，那种残酷和不公正，激起了她的愤怒。

“可惜的是，只有粗俗的和物质的东西你才能了解和觉得是自然的，”她说完了就走出房去了。

晚上他到她房里去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提起这场口角，但是双方都觉得问题只是遮掩过去了，并没有解决。

今天一天他都没有在家，她觉得那么寂寞凄凉，想到自己和

他的不和睦是那样地痛心，以致她愿意忘记一切，愿意宽恕他，和他言归于好。甚至愿意怪罪自己，承认他没有过错。

“怪我自己。我太爱动气，嫉妒得毫无道理。我要和他和解，然后我们就到乡下去，在那里我就会平静一些了。”她自言自语。

“不自然！”她突然记起最使她伤心的那句话，与其说是那句话不如说是那句话中的含意伤害了她。

“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他要说：不爱自己亲生的女儿，倒爱别人的孩子，这是不自然的。他懂得什么对孩子的爱，懂得我对于为了他的而牺牲了的谢廖沙的爱呢？那样存心伤害我！不，他一定爱上什么女人了，一定是这样。”

后来发觉她本来想安慰自己的，结果却又绕上了她已绕了那么多次的圈子，又回到她以前的愤怒心境中，为了自己她吓得浑身发抖。“难道我不能够吗？难道我不能够控制自己吗？”她暗自寻思，又从头开始了。“他是诚实的，他是可靠的。他爱我。我爱他。两三天内我就可以离婚了。除此以外我还要求什么呢？我需要平静和信任，过错我担负起来。是的，他一回来我就对他说都是我的不是，虽然事实上不是这样，我们就要走了！”

为了不再胡思乱想，不再让愤怒支配自己，她按铃吩咐把箱子搬进来，好收拾下乡的行李。

十点钟弗龙斯基回来了。

二十四

“哦，你很愉快吗？”她说，脸上带着懊悔和温柔的神情出来迎接他。

"还是平常那副老样子，"他回答，一眼就看出她心境很愉快。这种喜怒无常他已经见惯了，今天使他特别高兴，因为他自己也兴致勃勃哩。

"这是什么！这倒不错！"他说，指着前厅的皮箱。

"是的，我们应该走了。我乘车去兜风，天气那样美好，以致我渴望到乡下去哩。没有什么事阻碍着你吧，是吗？"

"这是我唯一的愿望。我立刻就回来，我们再谈一谈，我只是去换换衣服。吩咐摆茶吧。"

于是他到他的房里去了。

他说"这倒不错"那句话里似乎含着几分侮辱人的意味，就像一个小孩不淘气的时候人们对他的说法一样，特别使人感到侮辱的是她的悔罪声调和他那种自以为是的口吻两者之间的对比。一刹那间她的心头涌起了一种斗争的欲望；但是她尽力压制着，像刚才一样对弗龙斯基笑脸相迎。

他进来的时候，她就对他讲，她今天如何消磨的，说她准备搬到乡间去的计划，这些话一半是她早在心里预备好了的。

"你要知道，我几乎是灵机一动忽然想起来的。"她说。"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等着离婚呢？在乡下不是也一样吗？我再也等待不下去了。我不愿意再左盼右盼，我不愿意听到任何有关离婚的消息。我打定了主意，再也不让它来影响我的生活了。你同意吗？"

"噢，是的！"他说，不安地凝视着她的激动的脸。

"你在那里做了些什么？有些什么人？"停顿了一下以后，她问。

于是弗龙斯基就讲客人的名字。"酒席真好极了，划船比赛和一切项目都相当不错，但是在莫斯科做什么都不能不 ridi-

cule①。出现了一个女人，据说是瑞典女王的游泳教师，她表演了一番技艺。”

“什么？她游泳了？”安娜问，皱着眉头。

“是的，穿着一件红色的 costume de natation②，是一个又老又丑的家伙哩！喂，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多么荒唐的雅兴！怎样，她游的姿势很特别吗？”安娜所答非所问地说。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像我说过的，无聊透了。喂，你到底想什么时候走呢？”

安娜摇摇头，好像要驱散什么不愉快的思想一样。

“我们什么时候走？当然越快越好。明天我们来不及了。后天怎么样？”

“是的……不，等一下！后天是星期日，我得到 maman 那里去一趟，”弗龙斯基说，变得慌张了，因为他一提到他母亲，他就感觉到她的凝然不动的猜疑眼光紧盯在他身上。他的狼狈神情证实了她的猜疑。她脸涨得绯红，躲开了他。现在涌现在安娜的想像中的，已经不是瑞典女王的教师，而是和弗龙斯基伯爵夫人一道住在莫斯科近郊的索罗金公爵小姐了。

“你明天可以去呀？”她说。

“哦，不行！我要去取的那件代理委托状和那笔钱，明天收不到哩，”他回答。

“要是这样，我们索性不走了！”

“为什么呢？”

“我不愿意晚走。要走就星期一走，否则就永远不走了。”

① 法语：闹笑话。

② 法语：游泳衣。

"到底为什么?"弗龙斯基好像很惊异地问。"这简直没有道理。"

"你觉得没有道理,因为你一点也不关心我。你不愿意了解我的生活。在这里我只关心汉娜一个人,而你却说这是矫揉造作的!你昨天说我不爱自己的亲生女儿,却故意装出爱这个英国女孩的样子,这是不自然的;我倒想知道知道,在这里,对于我什么样的生活才是自然的!"

转瞬之间她醒悟过来,因为又违背了她自己的心意而害怕了。但是虽然她明明知道她在毁掉自己,她还是约束不住自己,忍不住指出他是多么不对,怎么也不向他让步。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我只不过说我不同情这种突如其来的感情。"

"你是以你的坦率自夸的,那么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我从来没有以此自夸过,也从来没有说过谎话,"他低声说,压制着心头增涨的怒火。"那将是莫大的遗憾,如果你不尊重……"

"尊重不过是捏造出来,填补应该由爱情占据的空虚地位罢了!假如你再也不爱我了,你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地说出来吧!"

"不行,这简直无法忍受了!"弗龙斯基大叫一声说,从椅子上起来。立在她面前,他慢吞吞地说:"你为什么一定要考验我的忍耐力?"看上去他好像还有很多的话要说,但是克制住自己。"凡事都有一个限度!"

"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她喊叫,恐怖地瞀视着他的整个脸上,特别是他的冷酷吓人的眼睛中那种明显的憎恨。

"我的意思是说……"他开口说,但是又停顿住了。"我倒想问问你要我怎么样!"

“我能要你怎么样呢？我只求你千万不要遗弃我，像你所想的那样，”她说，明白了他没有说出口的一切话语。“但是我并不要这个，这是次要的。我要的是爱情，但是却没有。因此一切都完结了！”

她向门口走去。

“停一下，停——一下！”弗龙斯基说，仍然愁眉紧锁，但是用手把她拉回来。“怎么回事？我说我们得推延三天再动身，而你却说我在撒谎，说我是个不诚实的人。”

“是的。我再说一遍，一个因为他为我牺牲了一切而责备我的人，”她说，回想起更早的一场口角里的话，“比一个不诚实的人还要坏！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不！人的忍耐是有一定限度的，”他大声说，很快地放了她的手。

“他恨我，这是很明显的，”她想，于是默默地、头也不回地、迈着不稳定的步子从房里走出去。

“他爱上别的女人，这是更明显的事了，”她一边自言自语，一边走进她自己的房间。“我要爱情，可是却没有。那么一切都完结了！”她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话。“一定要完结！”

“但是怎样才好呢？”她问自己，坐在梳妆镜前的安乐椅上。

想着她现在到哪里去才好：到把她抚养成人的姑母家里去呢，到多莉家去呢，还是只身出国；想着他现在一个人在书房里干什么；又想着这是最后一场争吵呢，还是依旧可能言归于好；想着现在彼得堡所有旧日的熟人会认为她怎么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会对这件事怎么看法；破裂以后会落个什么下场，千思万绪掠过她的心头，但是她并没有完全陷进这种种思虑

之中。她的心灵中有另外一种唯一使她感到兴趣的模糊念头，但是究竟是什么她却捉摸不定。又回想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回想起她的产褥病和当时萦绕在她心头的思想。她回忆起她的话："我为什么不死呢？"和她当时的心情。于是她恍然大悟盘据在她心头的是什么了。是的，这就是唯一可以解决一切的想法。"是的，死！……"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谢廖沙的羞惭和耻辱，以及我自己的奇耻大辱——都会因为我的死而解脱。如果我死了，他也会懊悔莫及，会可怜我，会爱我，会为了我痛苦的！"嘴角上挂着一丝自怜自爱的、滞留着的微笑，她坐在椅子上，把左手上的指环取下来又戴上去，历历在目地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描摹着她死后他的心情。

走近的脚步声，他的脚步声，分散了她的心思。装出收起戒指的模样，她连头都没有回。

他走上她跟前，拉住她的手，低声说：

"安娜，如果你愿意，我们就后天走。我什么都同意。"

她默不作声。

"怎么回事？"他问。

"你自己心里明白的！"她说，同时，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了，她蓦地哭出来。

"遗弃我吧！遗弃我吧！"她一边呜咽一边说。"我明天就走……我要干出更多事来的。我算得了什么人呢？一个堕落的女人罢了。是你的累赘！我不愿意折磨你，我不愿意！我会使你自由的。你不爱我，你爱上别的女人了！"

弗龙斯基恳求她镇静，向她保证说她的嫉妒一点根据都没有，而且说他对她的爱情从来没有中断过，永远也不会中断，他

比以往更爱她了。

“安娜，为什么这样折磨你自己和我呢？”他问，吻她的双手。他的面孔上现在显出无限柔情，她仿佛觉得在他的声音里听出了饮泣的声音，而且在她的手上感觉到泪水的潮湿。转瞬之间安娜的绝望的嫉妒心变成了一种不顾一切的热烈的柔情。她拥抱他，在他的头上、脖颈上、双手上印满了无数的亲吻。

二十五

觉着他们完全言归于好了，第二天早晨安娜开始积极地准备着动身的事情。虽然究竟是星期一或是星期二出发还没有确定下来，因为昨天晚上他们两人你推我让，但是安娜依然忙碌地准备动身的事情，现在觉着早一天走晚一天走完全无关紧要。她正站在寝室里一只敞开的皮箱前，挑拣着衣物，这时候他走进来，比往常早些，而且已经穿得整整齐齐。

“我立刻就到maman那里去，她可以把钱托叶戈罗夫转给我。明天我就准备动身了，”他说。

尽管她的心情是这样愉快，但是一提到去他母亲的别墅她心里还是感到刺痛。

“不，我自己也来不及哩，”她说；立时想道：“那么说，我想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不，随你的便好了。去饭厅吧，我立刻就来。我不过把用不着的挑出去，”她说，在堆在安努什卡的臂膀上的一大堆旧衣服上又放了几件。

当她走进餐厅的时候，弗龙斯基正吃牛排。

“你简直不会相信这些房间使我多么厌恶！”她说，在他旁边

坐下喝咖啡。“再也没有比这种chambres garnies①更可怕的了！毫无表情，没有灵魂。这挂钟、罗纱窗帷，特别是糊墙纸，简直像梦魇一样！我想念沃兹德维任斯科耶，就像想念天国一样。那群马你还没有打发走吧？”

“不，我们走后它们再动身。你要坐车到什么地方去吗？”

“我要去威尔逊那里。给她送些衣服去。那么我们明天一定走了？”她用一种愉快的声调问；但是突然间她的脸色变了。

弗龙斯基的仆人进来取从彼得堡打来的电报的回执。他接到一个电报本来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好像要瞒着她什么似的，他说了一声回执在书房里，就匆匆转身对她说：

“明天我一定可以把一切都准备妥帖的。”

“谁打来的电报？”她追问，不听他的话。

“斯季瓦打来的，”他不大情愿地回答。

“你为什么不给我看？斯季瓦会有什么背着我的秘密呢？”

弗龙斯基唤回那个仆人，吩咐他把电报拿来。

“我不愿意拿给你看，因为斯季瓦太爱打电报了；事情还没搞出个眉目，打电报做什么呢？”

“离婚的事？”

“是的，不过他在电报上说：‘还不能得到回音。答应日内作出肯定的答复。’不过你自己看吧。”

安娜用战栗的手接过电报，看见果然和弗龙斯基所说的一样，但是末尾还附着一笔：“希望渺茫，不过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力为之。”

“我昨天就说过，什么时候离婚，或者离不离得了，我一点

---

① 法语：有摆设的房间。

也不在乎。”她说，脸红了。“一点也没有瞒着我的必要。”接着她就寻思：“照这样，他和女人们通信，也可能隐瞒着我和正在瞒着我哩。”

“噢，今天上午亚什温要和沃伊托夫来，”弗龙斯基说。“好像他赌赢了，使佩夫佐夫倾家荡产，甚至佩夫佐夫都无力偿付了，大约有六万卢布的光景哩。”

“不，”她说，恼怒他这样明显地、用改变话题的方式，来暗示他看出她动怒了。“你为什么认为我那么关心这种消息，以致于非得隐瞒我不可？我说过我并不愿意想这事，而且我希望你也和我一样不关心哩。”

“我关心，因为我喜欢把关系搞明确，”他回答。

“把关系搞明确并不在乎形式，而是在于爱情，”她说，越来越激动了，倒不是因为他的话，而是因为他说话的时候所用的那种冷淡而镇静的口吻。“你要这个做什么呢？”

“天啊！又是爱情！”他皱着眉头想。

“你知道为什么：为了你，也为了将来的孩子们。”他说。

“我们将来不会有孩子了。”

“那就太可惜了，”他说。

“你为了孩子们，但是你可没有为我想想，”她接着说下去，完全忘记了，或者是没有听见他所说的：“为了你，也为了孩子们。”

能不能生孩子的问题早就成为他们争执的题目，而且使她很生气。她把他要孩子的愿望曲解成他不看重她的美貌的表示。

“唉呀，我说了是为了你。主要是为了你，”他好像痛得皱起眉头，重复一遍说，“因为我相信你的愤怒大部分是由于处境不

明确而起的。”

“是的，现在他不再伪装了，他对我怀着冷淡的憎恨是很明显的了，”她暗自寻思，不倾听他的言语，却恐怖地凝视着从他眼里挑衅地望着她的那个冷酷无情的法官。

“那不能成为理由，”她说，“我甚至不明白，你怎么能说我的愤怒是因为那个缘故而起的；我完全在你的支配之下。这里还有什么处境不明确呢？完全相反！”

“你不想了解我，我很难过，”他打断她的话，执拗地一心想表白他的心思。“处境不明确是由于你认为我是自由的。”

“这一点你可以完全放心！”她回嘴说，扭过身去，她开始喝咖啡。

她端起杯子，小手指翘着，举到嘴唇边。饮啜了几口以后，她瞟了他一眼，从他脸上的表情，她清清楚楚地看出来，她的手、她的姿势和她的嘴唇发出的声音，都是他所厌恶的。

“你母亲怎么想法，她希望你和谁结婚，我丝毫也不在乎，”她说，用颤抖的手把杯子放下。

“但是我们并不是在谈这个。”

“是的，谈的就是这个！相信我的话吧，一个残忍无情的人，不论她是老的少的，不论她是你的母亲还是一个生人，都与我无关，我不愿意和她有任何来往。”

“安娜，求你不要无礼地诽谤我母亲。”

“一个女人，倘使她的心猜测不出她儿子的幸福和名誉何在，那种女人就是无情的人！”

“我再求你一次，请你不要无礼地诽谤我所尊敬的母亲！”他说，提高嗓音，疾颜厉色地望着她。

她不回答。聚精会神地凝视着他的脸和手，她细细地回忆

起他们昨天的和好同他的热情的爱抚。"这样的爱抚他在别的女人身上也曾经滥施过，而且还会，还想滥施哩。"她想。

"你并不爱你母亲！这都是空话，空话，空话！"她说，憎恨地望着他。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得……"

"就得决定一下，我已经决定了，"她说，正要走开，恰巧这时亚什温走进来。安娜和他寒暄了一下，就停下了。

为什么当一阵暴风雨正在她心中狂啸，而且她感觉到她已经处在可怕的生死存亡的转折点的时候——在这种关头，她何必还要在一个迟早会知道全部真相的外人面前装模作样，这她可不知道；但是她立刻压制住内心的风暴，又坐下来开始和客人闲谈。

"哦，您近来怎么样？人家输给您的钱都付给您了吗？"她问亚什温。

"哦，还好；我想不会全部都到手的，星期三我就要走了。你们呢？"亚什温问，眯缝着眼睛望着弗龙斯基，显然猜到曾经发生过一场口角。

"我想，大概是后天，"弗龙斯基说。

"不过你们老早就打算走了？"

"可是现在已经决定了，"安娜说，带着一副向弗龙斯基表明不要梦想还会和解的神情正视着他的眼睛。

"难道您不可怜那个不幸的佩夫佐夫吗？"她说，继续和亚什温谈着。

"我从来没有问过我自己，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我是不是可怜他。您看，我的全部财产都在这里，"他指指身边的衣袋，"现在我是个富翁；但是今天晚上我还到俱乐部去，也许出来的

时候又是叫花子了。您看，谁要坐下和我赌钱，他就想把我赢得连一件衬衫都不剩，我对他也是这样哩。于是我们就决个胜负，乐趣就在这里。”

“哦，不过假如您结了婚，”安娜说，“您的夫人会觉得怎么样呢？”

亚什温放声大笑。

“这大概就是我没有结婚，而且永远也不打算结婚的原因。”

“葛尔辛格福尔斯[1]怎么样？”弗龙斯基说，参加到谈话中，瞥了笑容满面的安娜一眼。

迎住他的目光，她的脸立刻呈现出冷淡而严峻的神情，好像在说：“还没有忘却。事情还是那样。”

“难道你真恋爱过吗？”她问亚什温。

“天啊！那么多次了！不过您看，有的人可以坐下赌钱，但是一到 rendez-vous[2] 的时候就得站起来走掉。而我也可以谈情说爱，不过总得晚上赌钱不迟到才行。我就是这么安排的。”

“不，我问的不是这个，而是真正的恋爱，”她刚要说葛尔辛格福尔斯，但是不愿意重复弗龙斯基用过的字眼。

买了弗龙斯基一匹马的沃伊托夫来了，于是安娜立起身来走出房去。

出门以前，弗龙斯基来到她的房里。她想装出在桌上找寻什么的模样，但是觉得装假是可耻的，于是带着冷冷的表情正视着他的脸。

---

① 葛尔辛格福尔斯系芬兰的首都，正确的说法是赫尔辛基。

② 法语：约会。

“你要什么？”她用法语问。

“甘比达的证件；我把它卖了，”他用一种比言语表达得更清楚的口吻回答：“我没有工夫解释，就是解释也得不出什么结果的。”

“我没有一点对不起她的地方，”他想。“如果她要折磨自己，tant pis pour elle①！”但是，临走出去，他好像觉得她说了句什么，他忽然因为动了怜悯她的心而颤抖了。

“什么，安娜？”

“没有什么，”她回答，还是那种冷淡而镇静的口吻。

“如果没有什么，那就tant pis②去吧！”他想，又寒了心。扭过身去，走出去了。临走出去的时候，他在穿衣镜里瞥见了她的苍白的面孔和战栗的嘴唇。他甚至想停住脚步，对她说句安慰的话，但是他还没有想好说什么，他的两条腿就迈出房间去了。他一整天都在外面消磨过去了，深夜回来的时候，使女对他说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头疼，请他不要到她的房间去。

二十六

他们从来还没有闹过一整天的别扭。这是破天荒第一次。而这也不是口角。这是公开承认感情完全冷淡了。他到她房里去取证件的时候，怎么能像那样望着她呢？望着她，看见她绝望得心都要碎了，居然能带着那种冷淡而镇静的神情不声不响径自走掉呢？他对她不仅冷淡了，而且憎恨她，因为他迷恋上

---

① 法语：那她就更倒霉！

② 法语：倒霉去吧！

别的女人，这是显而易见的了。

追忆着他说过的一切冷酷言语，安娜还凭空设想着他明明想说、但却难以启齿的话，于是她越来越愤怒了。

“我并不挽留您，”他也许要说。“您爱到哪里就到哪里。您大概不愿意和您丈夫离婚，那么您可以再回到他那里去。回去吧！如果您需要钱，我可以奉送一笔。您要多少卢布？”

凡是粗野的男人说得出口的最残酷无情的话，他，在她的想像中，都对她说了，她决不能饶恕他，好像他真说过这样的话似的。

“他，一个诚实而正直的人，昨天不是还起誓说爱我的吗？难道我以前不是毫无道理地绝望过好多次吗？”紧接着她又自言自语。

一整天，除了到威尔逊那里去以外——这大约花费了她两个钟头的光景，——安娜都在想着一切都完了呢，还是依旧有重归于好的希望，她应该立刻出走呢，还是再见他一面那种游移不定的心思中度过去了。她等了他一天，傍晚走进自己的房间，留下话说她头疼的时候，她心里想：“如果他不睬使女的话依然来了，那就是说他还爱我。如果不是的，那就是说一切全完了，那么我就要决定怎么办才好！……”

夜间她听到他的马车停下来的响声、他按铃的声音、他的脚步声和他同使女讲话的声音。听了以后他就信以为真，不再往下问，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去了。可见一切全完了！

死，作为使他对她的爱情死灰复燃，作为惩罚他，作为使她心中的恶魔在同他战斗中出奇制胜的唯一的手段，鲜明而生动地呈现在她的心头。

现在去不去沃兹德维任斯科耶，她离不离婚，都无关紧要

了——全都用不着了。她一心只要惩罚他。

当她倒出平常服用的一剂鸦片，想到要寻死只要把一瓶药水一饮而尽就行了，这在她看起来是那么轻而易举，以致她又愉快地揣摩着他会如何痛苦，懊悔，热爱她的遗容，可是那时就来不及了。她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借着一支烛泪将尽的蜡烛的光辉凝视着天花板下的雕花檐板，凝视着投在上面的帏幔的阴影，她历历在目地想像着当她不复存在，当她对他不过是一场梦的时候他会有些什么感触。"我怎么能够对她说这些残酷的话呢？"他会这么说。"我怎么能不辞而别呢？但是现在她死了！她永远离开了我们。她在哪里……"突然间帏幔的阴影开始摇曳，遮住了整个的檐板，笼罩住整个天花板；阴影从四处涌来，一会聚拢在一起，转瞬之间又飞快地飘然四散，摇荡起来，融成一片，接着四下一片黑暗。"死神！"她想。她心上感到那样的恐怖。以致于她好久都不明白她在什么地方，她的战栗的手好久才摸索到火柴，在点完了和熄灭了的蜡烛那里又点上一支蜡烛。"不，怎么都行，只要活着！要知道，我爱他！他也爱我！这都是过去的事，会过去的，"她说，感到庆幸复活的快乐的眼泪正顺着两腮流下。为了摆脱这种恐怖，她急急忙忙跑到他的书房去。

他在书房里睡得很酣畅。她走过去，举起灯照着他的脸，凝视了他好久。现在，在他沉入梦乡的时候，她爱他，一见他就忍不住流下柔情的眼泪；但是她知道，万一他醒过来他就会用那种冷酷的、自以为是的眼光望着她，她也知道在还没有向他诉说爱情就非得先证明全是他的过错不可。没有惊动他，她回到自己的寝室，服了第二剂鸦片以后，天快黎明的时候她沉入一种难过的、梦魇纷扰的睡梦中，始终没有失掉自我的意识。

早晨，那场在她和弗龙斯基结合以前就曾出现过好多次的恶梦又来临了，惊醒了她。一个胡须蓬乱的老头，正弯着腰俯在一种铁器上，在做什么，一边用法语毫无意义地嘟囔着；就像梦里常有的情形一样（这就是它恐怖的地方），她感觉得那个农民并不注意她，但是却用这种铁器在她身上干什么可怕的事。她吓出了一身冷汗，醒过来了。

当她起床的时候，她回想起昨天就像坠入五里雾中一样。

“发生过一场口角。以前也发生过好多次的。我说我头疼，而他没有来看我。明天我们就要离开。我得去看看他，好作动身的准备，”她暗自寻思。听见他在书房里，她就去找他。在她穿过客厅的时候，听到一辆马车在前门停下的声音，从窗口望出去，她看见一个戴着淡紫色帽子的少女从马车窗口探出头来，正对按门铃的仆人吩咐什么。在前厅里谈了几句以后，有人上楼来了，接着她听见弗龙斯基的脚步声在客厅外面走过去。他很快地走下楼去。安娜又走到百叶窗前。他正走到台阶上，没有戴帽子，走到马车跟前。戴着淡紫色帽子的少女递给他一包东西。弗龙斯基笑着对她说了句什么。马车驶走了；他又迅速地跑上楼来。

遮住她心灵里的一切云雾突然消散了。昨日的千思万绪又以新的剧痛刺伤了她的痛楚的心。她现在怎么也不明白她怎么能够这样低三下四，居然在他的房子里跟他一起过了一整天。她到他的书房去说明她的决心。

“是索罗金公爵夫人和她的女儿路过这里，她们从 maman 那里给我带来了钱和证件。昨天我没有收到。你的头痛怎么样，好些了吗？”他镇静地说，不愿意看，也不愿意理解她脸上那种阴沉忧郁的神色。

她站在屋子中间，不声不响地、聚精会神地凝视着他。他瞥了她一眼，皱了一下眉头，就又读起信来。她扭过身去，慢腾腾地从房里走出去。他还可以把她唤回来的，但是她走到门口他还默不作声，只听见他翻动信页时发出的沙沙声。

“喂，顺便提提，”她已经走到门口的时候他说。“我们明天一定走，是吗?”

“您走，我可不走，”她说，转过身对着他。

“安娜，这样过下去是不行的……”

“您走，我可不走，”她重复说。

“这简直受不了啦!”

“您……您会后悔的！”她说着就走出去了。

被她说这句话的那种绝望神情吓坏了，他跳起来，打算去追她，但是想了一想，又坐下了，他咬紧牙关，愁眉紧锁。这种在他看来是不像话的、用意不明的威胁，使他大为激怒了。“什么我都试过了，”他想。“只剩下置之不理这个法子了，”于是又开始准备乘车进城去，再到他母亲那里请她在委托书上签字。

她听见他在书房和饭厅里走动的脚步声。他在客厅门口停了一停。但是他没有转到她这里来，他只吩咐了一声他不在的时候可以让沃伊托夫把马牵走。随后她听见马车驰过来，大门打开了，他又走出去了。但是他又回到大厅里，有什么人跑上楼去。这是他的仆人，来取主人遗忘了的手套。她返身走到百叶窗前，看见他看也不看地接过手套，用手拍拍马车夫的后背，对他说了句什么。随后，并不抬头望望窗口，就以他那种惯常的姿态，一条腿架在另外一条腿上，坐在马车里，一边戴手套，一边就在角落里消失了踪影。

二十七

“走了！全完了！”安娜站在窗前自言自语；作为这样疑问的答案，她的蜡烛熄灭了的时候那种黑暗和那场恶梦所遗留下的印象，混合成一片，使她的心里充满了寒彻骨髓的恐怖。

“不，不可能的！”她喊叫说，于是跨过房间，她用力按铃。她现在这么害怕形单影只，以致于等不及仆人上来，就下去迎他。

“打听一下伯爵到哪里去了，”她说。

那个人回答说，伯爵到马厩去了。

“伯爵让我转告一声，万一夫人想坐车出去，马车不久就回来。”

“好的。等一下。我现在写一张条子。叫米哈伊尔拿着立刻送到马厩去。赶快！”

她坐下写道：

> 是我的过错。回家来吧，让我解释。看在上帝面上回来吧，我害怕得很！

她封好了，递给那仆人。

她现在害怕剩下一个人，她跟在那个人后面走出屋子，到育儿室去了。

“怎么回事，这不是，这不是他！他的蓝眼睛和羞怯而甜蜜的微笑在哪里呢？”当她看到她那满头乌黑鬈发的丰满红润的小女儿，却没有看见谢廖沙的时候（她在神智错乱之中本来期

望在育儿室找到他的)，这是头一个涌上她心头的思想。小女孩，坐在桌旁，顽强而猛烈地用一只软木塞敲打着，瞪着漆黑的眼睛茫然地凝视着她母亲。安娜答复了英国保姆说她很好，明天就要下乡去，就挨着小女孩坐下，动手在她面前旋转软木塞。但是小孩的响亮的银铃般的笑声和眉眼的动作使她历历在目地回忆起弗龙斯基，于是压抑着呜咽，她匆匆立起身来，走出房去。“难道真的全完了吗？不，不可能的，”她想。“他会回来的。但是他和她谈过话以后，他露出的笑容和激动，他如何解释呢？但是即使他不辩白，我还是会相信的。如果我不信任他，我就只剩下一条路了——但是我不愿意那样。”

她望望表。过了十二分钟了。“现在他接到我的字条了，正在回家来的路上了。不会很久的，再过十分钟……但是万一他不回来呢？不，不可能的！一定不要让他看见我的淌过眼泪的眼睛。我去洗洗脸。唉呀，我梳过头发没有？”她问她自己。她怎么也记不起来了。她用手摸摸头。“是的，我的头发梳过了，但是我一点也不记得什么时候梳的了。”她甚至都不相信她的手，于是走上穿衣镜前照照她的头发是否真的梳过。的确梳过，但是她记不起什么时候梳的了。“这是谁？”她想，凝视着镜子里那个用明亮得惊人的眼睛吃惊地望着她的发烧的面孔。“是的，这是我！”她恍然大悟，望着她的整个姿影，她猛地感觉到他的亲吻，她浑身颤抖，肩头抽搐了一下。随后她把手举到嘴边，吻了吻。

“怎么回事？我疯了吗？”她走进寝室，安努什卡正在那里收拾房间。

“安努什卡！”她说，站在使女面前望着她，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你本来要去看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使女说，好像很明白她的心思一样。

“看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是的，我要去的。”

“去一刻钟，回来一刻钟；他已经在路上了，他马上就到了。”她取出表来，看看。“但是他怎么能把我抛在这种境地中就扬长而去呢？不跟我和解他怎么过得下去呢？”她走到窗前，从窗口望着大街上。这时候他可能回来了。但是也许她计算得不准确，于是她又回想他什么时候动身走的，计算着时间。

她刚要去根据大钟对表的时候，就有人坐着车来了。从窗口望出去，她看见他的马车。但是没有人上楼来，她听见下面有人声。她派出去送信的人坐着车回来了。她下去迎他。

“我没有找到伯爵。他到下城火车站去了。”他说。

“你说什么？这是什么？”她问那个红光满面的快活的米哈伊尔说，当他把字条还给她的时候。

“哦，那么他没有收到，”她想起来。

“带着这封信到弗龙斯基伯爵夫人的别墅去，你认识吧？立刻带个回信来，”她对那个送信的人说。

“但是我自己做什么才好呢？”她心里盘算着。“是的，我到多莉家里去，对的，不然我就要发狂了。我还可以拍个电报！”于是她拟出一个电报底稿：

> 我一定要和你谈谈，务必马上回来。

发出电报，她就去穿外衣。穿好外衣，戴上帽子，她又望望发胖的、沉静的安努什卡的眼睛。这双善良的灰色小眼睛里流露出明显的同情。

“安努什卡，亲爱的，我怎么办呢？”安娜抽噎着说，一边束手无策地往安乐椅上一坐。

"为什么要这样难过，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这种事是常有的。去散散心吧，"那使女劝她说。

"是的，我就去，"安娜说，提起精神，站起身来。"如果我不在的时候来了电报，就送到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家里去……不，我自己会回来的。"

"不过我一定不要胡思乱想，一定得找点事做，坐车出去，主要的是走出这幢房子，"她自言自语，恐怖地谛听着她的心脏的剧烈跳动，她匆匆忙忙走出去，坐上马车。

"到哪里去，夫人？"彼得还未坐到驾驶台上就问。

"到兹纳缅卡街，奥布隆斯基家去。"

二十八

天色晴朗。下了一早上蒙蒙细雨，现在刚刚放晴。铁板屋顶、人行道上的石板、路上的鹅卵石、马车上的车轮、皮带、铜器和白铁皮——都光彩夺目地在五月的阳光中闪耀着。这是三点钟，街上最热闹的时候。

坐在舒适的马车的角落里——那马车由一对灰色马拉着飞跑，在那伸缩自如的弹簧上轻轻摆荡着，安娜在车轮的不断的辚辚声和露天里瞬息万变的印象中，又回想起最近几天来的事情，对她的境遇的看法跟在家里完全不相同了。现在死的念头不再那么可怕和那么鲜明了，死似乎也并非不可避免的了。她现在责备自己竟然落到这么低声下气的地步。"我恳求他饶恕我。我向他屈服了。我认了错。为什么？难道没有他我就过不下去了吗？"撇开没有他她怎么活下去的问题，她开始看招牌。"公司和

百货商店……牙科医生……是的，我要全跟多莉讲了。她是不喜欢弗龙斯基的。这是又丢人又痛苦的，但是我要全告诉她。她爱我，我会听她的话的。我不向他让步；我不能让他教训我……菲利波夫，面包店。据说他们把面团送到彼得堡。莫斯科的水那么好。噢，米辛基的泉水，还有薄烤饼！”她回想起，好久好久以前，她只有十七岁的时候，她和她姑母一路朝拜过三一修道院。“我们坐马车去。那时候还没有铁路。难道那个长着两只红红的手的姑娘，真是我吗？那时有多少在我看来是高不可攀的，以后却变得微不足道了，而那时有过的东西现在却永远得不到手了！那时我能想得到我会落到这样屈辱的地步吗？接到我的信他会多么得意和高兴啊！但是我会给他点颜色看看的……油漆味多么难闻啊！他们为什么老是油漆和建筑？时装店和帽庄，”她读着。有个人对她行了个礼。这是安努什卡的丈夫。“我们的寄生虫，”她记起弗龙斯基以前说过这话。“我们的？为什么是我们的？可怕的是不能把往事连根拔掉。我们不能拔掉，但是可以掩藏起这种记忆。我也要把它掩藏起来！”这时她回想起她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过去，回想起她如何把他从记忆中抹去。“多莉会认为我要抛弃第二个丈夫了，因此一定是我不对。难道我还想有理吗！我毫无办法！”她说，想要哭出来。但是她立刻奇怪这两位姑娘为什么微笑。“大概是爱情！她们还不知道这是多么难受、多么卑下的事哩……林荫路和儿童们。三个男孩子奔跑着，玩赛马的游戏。谢廖沙！我失去了一切，我找不回他来了。是的，如果他不回来，我就会失去一切了。他也许误了火车，已经回来了。又要让你自己低三下四了！”她对自己说。“不！我到多莉家去，坦白地对她说：“我不幸，我罪有应得，全是我的过错，不过我仍然是不幸的，帮帮我的忙吧……这儿匹

马，这辆马车，我坐在这辆马车里多么不舒服啊，都是他的；不过我再也不会看见这些了。”

重温着她要对多莉讲的所有的话，故意刺激着自己的心，安娜走上楼去。

“有客人吗？”她在前厅里问。

“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列文，”仆人回答说。

“基蒂！就是同弗龙斯基恋爱过的那个基蒂，”安娜想。“她就是他念念不忘的人。他很后悔没有和她结婚。而他一想到我就厌恶，懊悔和我结合起来！”

安娜来访的时候，姐妹俩正在商议哺育婴儿的事。多莉独自出来迎接恰恰在这时候打断了她们的谈话的不速之客。

“哦，你还没有走吗？我正要亲自去看你，”她说，“我今天接到斯季瓦一封信。”

“我们也接到他一个电报，”安娜回答，四面张望，找寻基蒂。

“他信上说，他不明白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真正想要怎样，不过他非得接到答复才离开。”

“我以为你有客人哩。我可以看看那封信吗？”

“是的，是基蒂，”多莉为难地说。“她在育儿室里。她害过一场大病。”

“我听说了。我可以看看那封信吗？”

“我立刻就去取。不过他并没有拒绝；刚刚相反，斯季瓦觉得满有希望哩，”多莉停在门口说。

“而我却灰心失望，甚至并不抱什么希望哩，”安娜说。

“这是什么意思？基蒂认为会见我就降低了身份吗？”只撇下安娜一个人的时候她暗自寻思。“也许她是对的。但是她不该，她这个同弗龙斯基恋爱过的人，她不该对我这样表示的，即

使事情是真的话！我知道处在我这种境况中，任何正派的女人都不会接见我的。这一点从我为他牺牲了一切的那一瞬间起我就知道了。而这就是我得到的报酬！噢，我多么恨他！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呢？我更不愉快，更难过了！"她听见姊妹俩在隔壁商议的声音。"我现在跟多莉说什么呢！让基蒂看到我不幸，让她庇护我，好使她聊以自慰吗？不，就连多莉也不会明白的。跟她谈没有用处。不过看看基蒂，让她看看我多么看不起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物，我是多么不在乎，那倒是很有意思的。"

多莉拿着信走回来。安娜读了，默默无言地递回去。

"我全知道了，"她说。"这丝毫也引不起我的兴趣哩。"

"为什么？我，恰恰相反，却满怀希望，"多莉说，好奇地注视着安娜。她从来没有见过她处在这样一种奇怪的焦躁的心情中。"你什么时候动身？"她问。

安娜眯缝着眼睛，凝视着前面，并不作答。

"基蒂为什么躲着我呢？"她问，望着门口，脸涨得绯红。

"噢，胡说！她在给婴儿喂奶，她总也搞不好，我正在教她……她很高兴。她立刻就会来的，"多莉不善于撒谎，笨嘴笨舌地说。"哦，她来了！"

基蒂听到安娜来访，本来不愿意露面的；但是多莉说服了她。基蒂鼓着勇气走进来，脸泛红晕，走到安娜跟前，伸出手来。

"我很高兴见到您哩，"她用战栗的声音开口说。

基蒂心上对这个堕落的女人抱有敌意，但又想要宽容她，她就被这种矛盾心情弄得茫然不知所措了；但是她一见安娜的妩媚动人的容貌，所有的敌意就都化为乌有了。

"如果您不愿意见我，我也不会大惊小怪的。我全都习惯了。您害过病吧？是的，您变了哩！"安娜说。

基蒂觉得安娜在用敌视的眼光打量着她。她把这种敌视归之于安娜的难堪的处境，这人以前曾庇护过她，现在自己反而要人同情，因而心里替她很难过。

她们谈论基蒂的病、婴儿和斯季瓦；但是分明安娜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我是来向你们辞行的，”她说，立起身来。

“您什么时候动身呢？”

但是安娜又不回答，她转向基蒂。

“是的，我很高兴见到您，”她带着微笑说。“我从大家的嘴里，甚至从您丈夫嘴里，听到很多关于您的事。他来看过我，我非常欢喜他哩，”她补充说，显然怀着恶意。“他在哪里？”

“他到乡下去了，”基蒂说，脸涨红了。

“请代我向他致意；一定啊！”

“一定！”基蒂天真地重复说，同情地望着她的眼睛。

“那么再见了，多莉！”安娜吻吻多莉，握了握基蒂的手，就急忙忙地走出去。

“她还和从前一样，还像以往那样妩媚动人。真迷人哩！”又剩下基蒂和她姐姐的时候，她说。“不过她有点逗人可怜的地方。可怜极了！”

“是的，她今天有点异样，”多莉说。“我送她走的时候，到前厅里，我觉得她似乎要哭了哩。”

二十九

安娜又坐上马车，心情比出门的时候更恶劣。除了她以前

的痛苦现在又添上了一种受到侮辱和遭到唾弃的感觉，那是她和基蒂会面的时候清楚地感觉到的。

“到哪里去，夫人？回家吗？”彼得问。

“是的，回家去，”她说，现在根本不考虑到哪里去了。

“他们怎么像看什么可怕的、不可思议的、奇怪的东西一样看着我呀！他这么起劲地对那个人讲些什么呢？”她望着两个过路的人，这样想。“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别人吗？我本来想告诉多莉的，不过幸好没有告诉她。她会多么幸灾乐祸啊！她会掩饰起来的；但是她主要的心情会是高兴我为了她所羡慕的种种快乐而受了惩罚。基蒂会更高兴了。我可把她看透了！她知道，我在她丈夫眼里显得异常可爱。她嫉妒我，憎恨我，而且还看不起我。在她的眼里我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如果我是不道德的女人，我就可以使她丈夫堕入我的情网了……如果我愿意的话。而我的确很情愿。这个人很自以为了不起哩！”看见一个肥胖红润的绅士乘着车迎面驶来，她想，他把她当成了熟人，摘下他那闪光的秃头上的闪光的礼帽，但是随后发觉他认错了人。“他以为他认识我。但是他和世界上其他的人一样，同我毫不相识哩。连我自己都不认识我！我就知道我的胃口，正像那句法国谚语说的。他们想要吃肮脏的冰激凌；这一点他们一定知道的，”她心里想，看见两个男孩拦住一个冰激凌小贩，他把桶由头顶上放下来，用毛巾揩拭着汗淋淋的面孔。“我们都愿意要甘美可口的东西。如果没有糖果，就要不干净的冰激凌！基蒂也一样，得不到弗龙斯基，就要列文。而她嫉妒我，仇视我。我们都是互相仇视的。基蒂恨我，我恨基蒂！这是事实。秋季金，coiffeur. Je me fais coiffer par 秋季金①……他回来的时候

① 法语：理发师。我请秋季金给我梳头。

我要告诉他，”她想着忽然笑起来。但是马上又回想起她现在没有可以谈笑的人了。“况且，又没有什么有趣的赏心乐事。一切都是可恨的。晚祷钟声响了，那个商人多么虔诚地画着十字，好像唯恐失掉什么似的！这些教堂、这些钟声、这些欺诈，都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无非是用来掩饰我们彼此之间的仇视，就像那些破口对骂的车夫一样。亚什温说：‘他要把我赢得连件衬衣都不剩，我也是如此。’是的，这倒是事实！”

她完全沉溺在这些思想中，甚至忘记了她的处境，就这样到达了家门口。看见门房出来迎接她的时候，她这才回忆起她发出去的信和电报。

“有回信吗？”她问。

“我找找看，”他回答，望了望办公桌，他拿起一封方形的电报小封套递给她。“十点以前我不能回来。弗龙斯基。”她读着。

“送信的人还没有回来吗？”

“没有，夫人，”门房回答。

“啊，既然如此，我知道该怎么办了，”她自言自语，感到心上起了一股无名的怒火和渴望报复的欲望，她跑上楼去。“我亲自去找他。在和他永别以前，我要把一切都和他讲明。我从来没有像恨他这样恨过任何人！”她想。看见挂在帽架上的他的帽子，她厌恶得战栗起来。她没有想到他的电报是答复她的电报的，他还没有接到她的信。她想像他现在正平静地同他母亲和索罗金公爵小姐谈着天，因为她的痛苦而感到高兴呢。“是的，我得快点去！”她自言自语，她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她想尽可能地摆脱她在这幢可怕的房子里所体验到的心情。仆人们、四壁、房中的摆设，都在她心中引起一种厌恶和怨恨的情绪，像千

钧重担一样压迫着她。

“是的，我必须到火车站去，如果找不到他，我就到那里去揭穿他。”安娜看了看报纸上的火车时间表。夜车在八点零两分开车。“是的，我赶得上。”她吩咐套上另外两匹马，自己忙着往旅行袋里收拾一两天内需用的东西。她知道她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了。在掠过心头的种种计划中她模糊地决定采用一种：在火车站或者伯爵夫人家闹过一场以后，她就乘下城铁路的火车到下面第一个城市住下来。

午餐摆好了。她走到桌旁，一闻到面包和干酪的气味，就使她觉得一切食物都是令人恶心的，她吩咐套上车，就走出去。房子已经在马路上投下阴影；傍晚很晴朗，在夕阳中还很温暖。搬着安娜的东西走出来的安努什卡、把行李放到车上去的彼得和分明很不高兴的马车夫，都使她觉得讨厌，他们说的话和举动都惹得她生气。

“我不需要你，彼得！”

“但是车票怎么办呢？”

“哦，随你的便吧，我不在乎，”她厌烦地回答。

彼得跳上驭台，两手叉着腰告诉车夫驶到车站去。

三十

“瞧，又是她！我又全都明白了！”安娜说，那时马车刚走动，轻轻摇晃着，轰隆隆地驶过砂砾铺的马路；不同的印象又一个接着一个交替地涌上她的心头。

“我最后想到的那一桩那么美妙的事情是什么？”她极力回

想着。"秋季金，coiffeur？不，不是的。是的，是亚什温所说的：生存竞争和仇恨是把人们联系起来的唯一的因素。不，你们去也是徒劳往返，"她在心里对一群乘四驾马车，显然是到郊外去寻欢作乐的人说。"带着狗也无济于事！你们摆脱不了自己的。"她朝着彼得眺望的方向看去，看见一个喝得烂醉如泥的工人，他的头左右摇晃着，正被一个警察带到什么地方去。"这个人倒找到一条捷径，"她想。"弗龙斯基伯爵和我也没有找到这种乐趣，虽然我们那么期望，"现在安娜第一次一目了然地看清楚了她和他的一切关系，这在以前她总是避免去想的。"他在我身上找寻什么呢？与其说是爱情，还不如说是要满足他的虚荣心。"她回忆起在他们结合的初期他的言语，他脸上流露出的那种使人联想到一只驯顺的猎狗的神情。现在一切都证实了她的看法。"是的，他心上有一种虚荣心得到满足的胜利感。当然其中也有爱情；但是大部分是胜利的自豪感。他以我而自豪。但是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再也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了。没有可以骄傲的，反倒有使人羞愧的地方！他从我身上取去了可以取去的一切，现在他不需要我了。他厌倦了我，又极力不要对我显得无情无义。昨天他说漏了嘴——他要我离婚，然后再结婚，他这是破釜沉舟罢了。他爱我，但是怎么爱法呢！The zest is gone！① 这个人想要一鸣惊人，非常自负哩！"她想，望着一个乘着一匹出租的马的红脸膛的店员。"不，对他来说，我早已没有风韵了。如果我离开他，他会打心眼里高兴呢！"

这并不是凭空揣测，而是她借着现在突然把人生的意义和人与人的关系显示给她的那种看穿一切的眼光清清楚楚地看出

① 英语：热情已经消失了。

来的。

“我的爱情越来越热烈，越来越自私，而他的却越来越减退，这就是使我们分离的原因。”她继续想下去。“而这是无法补救的。在我，一切都以他为中心，我要求他越来越完完全全地献身于我。但是他却越来越想疏远我。我们没有结合以前，倒真是很接近的，但是现在我们却不可挽回地疏远起来；这是无法改变的。他说我嫉妒得太没有道理。我自己也说我嫉妒得太没有道理；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我不是嫉妒，而是不满足。但是……”由于一个突然涌上心头的思想，她激动得张开嘴，在马车里挪动了一下身子。“不论是什么，只要不单单是个热爱他的爱抚的情妇就好了；但是我不能够，而且也不愿意是另外的什么人。而这种愿望却引起了他的厌恶，又引起了我的愤怒，事情不能不如此。难道我不知道他不会欺骗我，他对索罗金小姐并没有什么情意，他也不爱基蒂，而且他也不会对我不忠实吗？这一切我全知道，但是这并不能使我释然于心。如果，他不爱我，却由于责任感而对我曲意温存，但却没有我所渴望的情感，这比怨恨还要坏千百倍呢！这简直是地狱！事实就是如此。他早就不爱我了。爱情一旦结束，仇恨就开始了。我一点不认识这些街道。这里像一座座的山，全是房子，房子……房子里全是人，人……多少人啊，数不清，而且他们彼此都是仇视的。哦，让我想想，为了幸福我希望些什么呢？哦，假定我离了婚，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把谢廖沙给了我，我和弗龙斯基结了婚！”回忆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好像他就在她面前一样，她立刻异常生动地摹想着他和他的温和的、毫无生气的、迟钝的眼睛，他的白净的手上的青筋，他的声调，他扳手指的声音，也回想起一度存在于他们之间的那种也称为爱情的感情，她厌恶得战栗起来。“哦，

假定我离了婚，成了弗龙斯基的妻子。结果又怎么样呢？难道基蒂就不再像今天那样看我了吗？不。难道谢廖沙就不再追问和奇怪我怎么会有两个丈夫了吗？在我和弗龙斯基之间又会出现什么新的感情呢？不要说幸福，就是摆脱痛苦，难道有可能吗？不！不！”她现在毫不犹豫地回答了自己。“这是不可能的！生活使我们破裂了，我使他不幸，他也使我不幸，他和我都不能有所改变。一切办法都尝试过了，但是螺丝钉拧坏了。啊，一个抱着婴儿的乞妇。她以为人家会可怜她。我们投身到世界上来，不就是要互相仇恨，因此折磨自己和别人吗？那里来了一群学生，他们在笑。谢廖沙？”她想起来了。“我也以为我很爱他，而且因为自己对他的爱而感动。但是没有他我还是活着，抛掉了他来换别人的爱，而且只要另外那个人的爱情能满足我的时候，我并不后悔发生这种变化。”她厌恶地回想起她所谓的那种爱情。她现在用来观察自己的和所有别人的生活的那种清晰眼光，使她感到高兴。“对于我、彼得、车夫费多尔、那个商人和住在那些广告号召人们去的伏尔加河畔的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随时随地都是一样的，”她想着，那时她已驶近了下城车站的矮小的房屋，脚夫们从那里跑出来迎接她。

“去打一张到奥比拉罗夫卡的车票吗？”彼得问。

她完全忘了她要到哪里去，和为什么要去，费了好大的劲她才明白了这个问题。

“是的，”她说，把钱包交给他；把她的红色小手提包拿在手里，她下了马车。

当她穿过人群往头等候车室走去的时候，她逐渐回想起她的处境的全部详情和她的犹疑不决的计划。于是希望和绝望，又轮流在她的旧创伤上刺痛了她那痛苦万状的、可怕地跳动着

的心灵的伤处。坐在星形沙发上等候火车的时候，她厌恶地凝视着那些进进出出的人（对她说来，他们全都是讨厌的）。一会儿想着怎样到达车站，给他写一封信，信上写些什么，一会儿又想他不了解她的痛苦，现在正在向他母亲诉说他的处境，以及她怎么走进屋去，她对他说些什么。随后她又想生活仍然会多么幸福，她多么痛苦地爱他，恨他，而且她的心跳动得多么厉害。

三十一

铃响了，几个青年匆匆走过去，他们既丑陋，又无礼，但却非常注意他们给人的印象；彼得穿着号衣和长统靴，面孔呆板，一副蠢相，也穿过候车室，来送她上火车。两个大声喧哗着的男人沉默下来，当她在月台上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其中的一个人对另外那个人低声议论了她几句，自然是些下流的话。她登上火车的高踏板，独自坐在一节空车厢的套着原先是洁白、现在却很肮脏的椅套的弹簧椅上。她的手提包放在身边，被座位的弹簧颠得一上一下。彼得带着一脸傻笑，举起他那镶着金边的帽子，在车窗跟前向她告别；一个冒失的乘务员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并且闩上锁。一个裙子里撑着裙箍的畸形女人（安娜在想像中给那女人剥掉了衣服，看见她的残疾的形体不禁毛骨悚然起来）和一个堆着假笑的女孩子，跑下去。

"卡捷琳娜·安德列耶夫娜什么都有了，Ma tante！①"那小女孩喊着说。

---

① 法语：姑姑。

"还是个小孩子，就已经变得怪模怪样，会装腔作势了，"安娜想。为了不看见任何人，她连忙立起身来，在空车厢对面的窗口坐下。一个肮脏的、丑陋的农民，戴着帽子，帽子下面露出一缕缕乱蓬蓬的头发，走过窗口，弯腰俯在车轮上。"这个丑陋的农民似乎很眼熟，"她想。回忆起她的梦境，她吓得浑身发抖，走到对面的门口去。乘务员打开门，放进一对夫妇来。

"夫人想出去吗？"

安娜一声不答。乘务员和进来的人们都没有注意到她那面纱下的脸上的惊惶神色。她走回她的角落里，坐下来。那对夫妇在她对面坐下来，留心地和偷偷地打量着她的服装。安娜觉得他们两夫妇都是令人憎恶的。那位丈夫请求她允许他吸支烟，他分明不是想吸烟，而是想和她攀谈。得到她的许可以后，他就用法语对她妻子谈起来，谈一些他宁可抽烟，也不大情愿谈论的无聊事情。他们装腔作势地谈着一些蠢话，只不过是为了让她听听罢了。安娜清清楚楚地看出来，他们彼此是多么厌倦，他们彼此又有多么仇视。像这样可怜的丑人儿是不能不叫人仇恨的。

听到第二遍铃响了，紧接着是一阵搬动行李、喧哗、喊叫和笑声。安娜非常明白，任何人也没有值得高兴的事情，因此这种笑声使她很痛苦，她很想堵住耳朵不听。终于第三遍铃响了，火车头拉了汽笛，发出哐啷响声，挂钩的链子猛然一牵动，那个做丈夫的在身上画了个十字。"问问他这么做是什么意思，倒是满有趣的，"安娜想，轻蔑地盯着他。她越过那妇人，凭窗远眺，望着月台上那些来送行的、仿佛朝后面滑过去的人。安娜坐的那节车厢，在铁轨接合处有规律地震荡着，轰隆轰隆地开过月台，开过一堵砖墙、一座信号房、还开过一些别的车辆；在铁轨上发出

轻微的叮当声的车轮变得又流畅又平稳了；窗户被灿烂的夕阳照着，微风轻拂着窗帘。安娜忘记了她的旅伴们；随着车厢的轻微颤动摇晃着，呼吸着新鲜空气，安娜又开始沉思起来：

“我刚才想到哪里了呢？我想到简直想像不出一种不痛苦的生活环境；我们生来就是受苦受难的，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但是却都千方百计地欺骗着自己。但是就是你看清真相的时候，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赐予人理智就是使他能够摆脱苦难，”那个太太用法语挤眉弄眼地咬着舌头说，显然很得意她这句话。

这句话仿佛回答了安娜的思想。

“摆脱苦难，”安娜心里暗暗地重复说。瞥了一眼那位面颊红润的丈夫和他的瘦骨嶙峋的妻子，她看出来那个多病的妻子觉得自己受到误解，她丈夫欺骗了她，因此使她自己起了这种念头。安娜把目光转移到他们身上，仿佛看穿了他们的来历和他们心灵的隐秘。但是这一点意思也没有，于是她又继续思索起来。

“是的，我苦恼万分，赋予我理智就是为了使我能够摆脱；因此我一定要摆脱。如果再也没有可看的，而且一切看起来都让人生厌的话，那么为什么不把蜡烛熄了呢？但是怎么办呢？为什么这个乘务员顺着栏杆跑过去？为什么下面那辆车厢里的那些年轻人在大声喊叫？为什么他们又说又笑？这全是虚伪的，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

在火车进站的时候，安娜夹在一群乘客中间下了车，好像躲避麻风病患者一样避开他们。她站在月台上，极力回忆着她是为什么到这里来的，她打算做些什么。以前看起来可能办到的一切，现在却那样难以理解，特别是在这群闹嚷嚷的不让她安静一

下的讨厌的人中间。有时脚夫们冲上来，表示愿意为她效劳；有时年轻人们从月台上走过去，鞋后跟在地上格格地响着，一边高谈阔论，一边凝视着她；有时又遇见一些给她让错了路的人。回想着如果没有回信她就打算再往下走，她拦住一个脚夫，打听有没有一个从弗龙斯基伯爵那里带了信来的车夫。

"弗龙斯基伯爵？刚刚这里还有一个从那里来的人呢。他是来接索罗金公爵夫人和她女儿的。那个车夫长得什么模样？"

她正在对那个脚夫讲话的时候，那个面色红润、神情愉快、穿着一件挂着表链的时髦蓝外套、显然很得意那么顺利就完成了使命的车夫米哈伊尔，走上来交给她一封信。她撕开信，还没有看，她的心就绞痛起来。

"很抱歉，那封信没有交到我手里。十点钟我就回来。"弗龙斯基字迹潦草地写道。

"是的，果然不出我所料！"她含着恶意的微笑自言自语。

"好，你回家去吧，"她轻轻地对米哈伊尔说。她说得很轻，因为她的心脏的急促跳动使她透不过气来。"不，我不让你折磨我了，"她想，既不是威胁他，也不是威胁她自己，而是威胁什么迫使她受苦的人，她顺着月台走过去，走过了车站。

两个在月台上踱来踱去的使女，扭过头来凝视她，大声地评论了几句她的服装。"质地是真的，"她们在议论她身上的花边。年轻人们不让她安静。他们又凝视着她的面孔，不自然地又笑又叫地走过她身边。站长走上来，问她是否要到什么地方去。一个卖克瓦斯的孩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天啊，我到哪里去呢？"她想，沿着月台越走越远了。她在月台尽头停下来。几个太太和孩子来迎接一个戴眼镜的绅士，高声谈笑着，在她走过来的时候沉默下来，紧盯着她。她加快脚步，从他们身边走到月台边

上。一辆货车驶近了，月台震撼起来，她觉得自己好像又坐在火车里了。

突然间回忆起她和弗龙斯基初次相逢那一天被火车轧死的那个人，她醒悟到她该怎么办了。她迈着迅速而轻盈的步伐走下从水塔通到铁轨的台阶，直到匆匆开过来的火车那儿才停下来。她凝视着车厢下面，凝视着螺旋推进器、锁链和缓缓开来的第一节车的大铁轮，试着衡量前轮和后轮的中心点，和那个中心点正对着她的时间。

"到那里去！"她自言自语，望着投到布满砂土和煤灰的枕木上的车辆的阴影。"到那里去，投到正中间，我要惩罚他，摆脱所有的人和我自己！"

她想倒在和她拉平了的第一辆车厢的车轮中间。但是她因为从胳臂上往下取小红皮包而耽搁了，已经太晚了；中心点已经开过去。她不得不等待下一节车厢。一种仿佛她准备入浴时所体会到的心情袭上了她的心头，于是她画了个十字。这种熟悉的画十字的姿势在她心中唤起了一系列少女时代和童年时代的回忆，笼罩着一切的黑暗突然破裂了，转瞬间生命以它过去的全部辉煌的欢乐呈现在她面前。但是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开过来的第二节车厢的车轮，车轮与车轮之间的中心点刚一和她对正了，她就抛掉红皮包，缩着脖子，两手扶着地投到车厢下面，她微微地动了一动，好像准备马上又站起来一样，扑通跪下去了。同一瞬间，一想到她在做什么，她吓得毛骨悚然。"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为什么呀？"她想站起身来，把身子仰到后面去，但是什么巨大的无情的东西撞在她的头上，从她的背上碾过去了。"上帝，饶恕我的一切！"她说，感觉得无法挣扎……一个正在铁轨上干活的矮小的农民，咕噜了句什么。那枝蜡烛，她曾借着它的烛光

浏览过充满了苦难、虚伪、悲哀和罪恶的书籍，比以往更加明亮地闪烁起来，为她照亮了以前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哔剥响起来，开始昏暗下去，永远熄灭了。

第　八　部

一

差不多已经过了两个月的光景。已经是炎夏，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现在才准备离开莫斯科。

这期间，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他那部花费了六年心血写成的成果，题名为：《略论欧洲与俄国的国家基础和形式》的著作一年前已经写好了。其中某些章节和序言都曾在杂志上发表过，其他的一些章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曾对他的同好们诵读过，因此这部著作的主导思想对于读者说来已经不是完全新奇的了；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仍然指望这部著作的出版会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即使不是科学上的革命，至少也要引起学术界的大骚动。

经过仔细修订以后，这部著作去年出版了，而且分发到书商们手里。

虽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向任何人询问一声，而且回答打听这部书的情况的朋友们的问询时也是勉强的和故作冷淡的，甚至也不去问问书商销路如何，但是他却机警地、全神贯注地注意着他的著作在社会上和文学界引起的最初的印象。

但是过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第三个星期也过去了，在社会上看不出丝毫的反应；他的朋友们，那些专家和学者，有时候，显然是出于客气的缘故，才向他提了一提；其他的熟人们，那些对学术著作完全不感兴趣的人，根本没有向他提起过。社会上，特别是目前全神贯注在别的事情上，完全是冷淡的。在文学

刊物上，整整一个月，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本书。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曾经精确地计算过写书评所需要的时间；但是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仍然沉默着。

仅仅在《北方甲虫》上，在一篇论倒嗓的歌手德拉班吉的滑稽小品文里，插入了几句对科兹内舍夫的著作颇为不敬的批评，指出这部作品早就受到人人的指责，受到一致的嘲笑。

终于，在第三个月上，在一种严肃的杂志上出现了一篇批评文章。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认识这篇文章的作者。他有一次在戈卢布佐夫家遇见过。

作者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患病的作家；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是很大胆的，但是极其没有教养，而且在私人关系上是很怯懦的。

尽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根本瞧不起这个作者，但他还是怀着十分的敬意着手阅读这篇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太可怕了。

批评家显然完全曲解了这部著作。但是他把引文选择得那么巧妙，使得没有读过这部作品的人（显然几乎没有人看过这部书）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整个著作只不过是华丽辞藻的堆砌而已，甚至连文字也用词不当（像问号所指出的），因此这部书的作者完全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这一切说得那么巧妙，连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本人都不否认说得很巧妙；而这就是它之所以可怕的地方。

尽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用来检验那位批评家的论据是否正确的态度是十分诚恳的，但是他根本不考虑受到人家讥讽的缺点和错误——显然这都是吹毛求疵——却立刻不由自主地开始回忆他和这篇评论的作者会面和谈话的最细微的细节。

"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自己。

回忆起会面的时候他曾纠正过这个年轻人所说的那些流露出他的愚昧无知的话语，于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找到了这篇文章的用意的原因。

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在书刊和谈话中对于这部著作是死一般的沉寂，于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看出来，他花费了那么大的热诚和心血的、六年才完成的作品，完全付之流水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处境更加痛苦了，因为完成了那部著作，他再也没有像以前曾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的著述工作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聪明、有学问、健康、而且精力旺盛，但是他却不知道把精力用到哪里去。在客厅里、大会上、会议中、委员会里和凡是可以讲话的场合发表议论，占去了他一部分时间；但是作为一个住惯城市的人，他不允许自己像他的没有经验的弟弟在莫斯科所做的那样，把全副精力完全花费在谈话上；因此他还剩下许多闲暇时间和智力。

幸亏，在他的著作失败以后这段难挨的时间里，异教徒、美国朋友们①、萨马拉的饥荒②、展览会和唯心论等问题都被以前

---

① 美国朋友们——一八六六年，亚历山大二世逃脱了卡拉科左夫行刺的阴谋后，美国有一个外交使团到俄国来表示庆贺，对俄国给予联邦政府的道义上的支持表示谢意（俄国在一八六三年美国内战期间曾派了一营骑兵去美国，作为友好的表示）。使团在庆祝的人群中受到亚历山大接见，并受到政府和群众团体极其热烈的欢迎。

② 萨马拉的饥荒——一八七三年六月托尔斯泰及其家庭去看他在萨马拉省布鲁克区新购置的一块领地。像以往一样，农民的生活情况使他感到兴趣，但他所看到的行将来临的灾难的情景使他十分惊骇。那里接连两年歉收，耗尽了农民们在以往岁月里的存粮。那一年干旱，颗粒无收，人民面临着饥荒。地方当局并没有采取措施，而全国和中央政府对这次灾难一无所知，因为遥远的萨马拉省是那么隔绝。托尔斯泰在他的领地附近亲自每隔十家就研究一下，并且骑马到邻近方圆五十哩的地区去收集详细的情报。

社会上不大注意的斯拉夫问题③代替了。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原是这个问题的一个创始人，就完全投身到这里面去了。

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属的圈子里，那时除了斯拉夫问题和塞尔维亚战争什么也不写也不谈。所有无所事事的群众一向用来消磨时间的东西，现在都用来为斯拉夫人效劳。舞会、音乐会、宴会、演讲、妇女的服装、啤酒和饭店——一切都证实了人们对斯拉夫人抱着同情。

许多有关这问题的言论和著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就细节上说并不同意。他看出来斯拉夫问题变成那种一个接着一个地构成社会人士谈话资料的时髦的消遣品之一；他也看出好多人参与这种事是怀着自私自利和自吹自擂的目的的。他认为报刊发表了许多不必要的和夸大其词的东西，只不过是要引人注意自己和压倒对方。他看出在社会上这种普遍的热潮中跳到前面和叫嚣得比任何人都响亮的是那些失意的、受了委屈的人，像没有队伍的总司令，不管部的部长，没有刊物的记者和没有党羽

那时他写了一封长信，生动而具有说服力地描绘了这种悲惨的情况。这发表在《莫斯科的报告》上，非常骇人听闻，迫使政府采取行动，除了私人捐献，总共捐助了二百万卢布的光景。这样人民勉强度过那一年，以后两年丰收，使他们又完全站起来了。

这事件，甚至在危机过去以后，自然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

③ 斯拉夫问题——斯拉夫各民族从土耳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问题，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最现实的政治问题之一。一八七四年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开始了起义，一八七六年黑山人发动起义。同年，塞尔维亚对土耳其宣战。保加利亚也发动起义。次年四月俄国参战，并于一八七八年击败土军。极端反动分子为了镇压巴尔干的革命情绪，拥护进攻巴尔干，因为起义者的斗争不但反对土耳其人，也反对当地的封建主。许多民粹派的革命者参加了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的起义运动。作者很了解斯拉夫各民族反抗异国统治的历史性斗争的意义。

的党魁。他看出来有很多是轻浮而可笑的；但是他也看出来，而且承认那种联合了社会上所有阶层的、令人不能不同情的、那种无容置疑和不断增长着的热情。屠杀我们同一教派的人和斯拉夫弟兄的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受难者的同情和对压迫者的愤恨。为了一个伟大的目的而斗争的塞尔维亚人和斯拉夫人的英雄主义，在全民族中唤起了一种不是用言语而是要用行动来支援他们的弟兄们的愿望。

此外还有一个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非常高兴的现象：这就是舆论的表示。社会上明确地表示了它的愿望。"民族的精神表现出来了，"正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说的。他越研究这个问题，就越清楚地觉得这是一种规模必然很宏大的划时代的事件。

他专心致志地为这种伟大的运动服务，忘了去想他的著作。

他的全部时间占得满满的，连回复所有的信件和要求都来不及。

工作了一春天和一部分夏天以后，直到七月他才准备到乡下他弟弟那里去。

他去，一方面是休息两个星期，一方面是在人民最神圣的地方，在乡村的中心，饱览一下民族精神高涨的景象，这种精神他和所有首都和大城市的居民是深信不疑的。老早就打算实践去列文家拜访的诺言的卡塔瓦索夫，陪着他一同去。

二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刚刚到达那天特别热闹

拥挤的库尔斯克铁路线的火车站，下了马车，正在回头张望押着行李跟在他们后面的仆人的时候，就有一些志愿兵①乘着四驾马车驰来了。妇女们拿着花束欢迎他们，而且有一群蜂拥而来的人跟随着他们进入车站。

有一个欢迎过志愿兵的太太，走出候车室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您也来欢送吗?”她用法语问。

“不，公爵夫人，我自己要走。到我弟弟家去休息。您总是来欢送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带着隐约可辨的微笑说。

“怎么能不送呢!”公爵夫人回答。“我们这里真的已经开走了八百人吗? 马利温斯基不相信我的话。”

“八百多了。如果把那些没有直接由莫斯科开走的也计算在内，那就有一千多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您瞧! 我就是这么说嘛!”那位夫人愉快地响应说。“是不是真的捐助了一百万卢布了?”

“还要多呢，公爵夫人。”

“您看今天的电讯怎么样? 又把土耳其人打败了!”

“是的，我看到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他们在谈论最近的电讯，上面证实了连续三天之内土耳其人在各个据点都被击溃，四下逃窜，预料明天将有一场决定性的战役。

“啊，顺便提一提，有一个很好的年轻人申请批准他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刁难。我想请求您一下，我认识他，请您代他

① 这一段时期指的是一八七六年七月，那时，在保加利亚人起义以后，塞尔维亚人、黑山人和黑塞哥维那人起义反抗土耳其人。许多俄国志愿兵参加了起义。一八七七年四月，俄国为了土耳其的基督教地区获得独立和自主权终于宣战。

写一封信。他是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派遣来的。”

向这位公爵夫人打听了她所了解的有关这位年轻人的详细情形以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进头等候车室，给那位有权决定这件事的人写了封信，就交给那位公爵夫人了。

“您知道，那位著名的弗龙斯基伯爵，也坐这趟车走，”公爵夫人带着得意扬扬和意味深长的微笑说，在他又找到她，把信交给她的时候。

“我听说他要走，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坐这趟车走吗？”

“我看见他了。他在这里。只有他母亲来给他送行。这总算是他最好的办法了。”

“噢，是的，自然啦！”

他们正在交谈的时候，人群由他们身边涌到餐室去。他们也往前移动，听见一个手里端着酒杯的绅士的嘹亮的声音在对志愿兵们讲话：“为信仰，为人类和我们的弟兄们服务！”那位绅士说，声音越提越高了。“你们的母亲莫斯科祝福你们去建立丰功伟绩！万岁！”他用一种响亮而含泪的声音说。

所有人都欢呼“万岁！”又有一大群人涌到大厅里来，险些儿把公爵夫人撞倒。

“啊，公爵夫人！您看怎么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突然在人群中出现了，笑逐颜开地说。“说得又好又热情，对不对？好极了！谢尔盖·伊万内奇，您应该讲点什么，好使……您知道，只要几句鼓励的话；您讲得那么好，”他带着亲切的、尊敬的、谨慎的微笑补充说，轻轻地拉住胳臂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往前推了推。

“不，我就要走了。”

“到哪里去？”

"到乡下我弟弟那里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

"那么您会看到我的妻子。我给她写过信,但是您会早些见到她。请您告诉她您见到我,all right[①]!她会明白的。不过,请您费心告诉她,我已被任命为联合委员会的委员……哦,她会明白的!您知道,les petites misères de la vie humaine,[②]"他对公爵夫人说,仿佛在道歉一样。"米亚赫基公爵夫人,不是丽莎,而是比比施,真的送去了一千枝枪和十二个护士哩!我跟您说过吗?"

"是的,我听说了,"科兹内舍夫勉强地回答说。

"您走掉了真可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明天我们要为两个人:彼得堡的季米尔-巴尔特尼扬斯基,和我们的韦斯洛夫斯基,格里沙饯行。他们两人都要去的,韦斯洛夫斯基最近结了婚。真是个好汉子!对不对,公爵夫人?"他对那位夫人说。

公爵夫人不答腔地望了望科兹内舍夫。但是谢尔盖·伊万内奇和公爵夫人似乎想要摆脱他,这一点也没有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感到难堪。他时而微笑着凝视公爵夫人帽子上的羽毛,时而左顾右盼,好像在回想什么一样。看见一个拿着募捐箱走过来的妇人,他就招手叫她过来,放进去一张五卢布的纸币。

"我口袋里有钱的时候,我看见这些募捐箱就不能无动于衷,"他说。"今天的电讯怎么样?这些黑山人,真是好汉子!"

"真的吗!"当公爵夫人告诉他弗龙斯基也坐这班车走的时候,他叫出声来。一时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露出愁容,但是一会以后,当他微微摇摆着,抚摸着络腮胡子,走进弗龙斯基待的候车室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曾伏

① 英语:一切都好。

② 法语:人生的小小不幸。

在妹妹的尸首上绝望地痛哭，他只把弗龙斯基看成一个英雄和老朋友。

“他虽然有那么多缺点，但是不能不为他说句公道话，”奥布隆斯基一离开他们，公爵夫人就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他完完全全是俄罗斯型的，斯拉夫型的性格！不过恐怕弗龙斯基看见他会很难过。不论怎么说，这个人的命运使我很感动。在路上跟他谈一谈吧，”公爵夫人说。

“是的，也许会的，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从来也不喜欢他。但是这事把许许多多都弥补了。他不仅自己去，而且他还自己出钱带去了一连骑兵。”

“是的，我听说了。”

铃响了，所有的人都朝着门口蜂拥而去。

“他就在那里！”公爵夫人指着弗龙斯基说，他穿着长外套，戴着宽边黑帽，挽着他母亲的胳臂走过去。奥布隆斯基在他旁边走着，正兴奋地谈论什么。

弗龙斯基皱着眉头，直视着前方，好像并没有听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谈什么。

大概是由于奥布隆斯基的指点，他朝公爵夫人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站的地方回头一望，默默地举了举帽子。他的变得苍老的、充满痛苦的面孔像石化了一样。

走到月台上，弗龙斯基让他母亲先走过去，就默默地消失在一节单间车厢里了。

月台上奏起《上帝保佑沙皇》，紧接着是“万岁”和欢呼声。有一个志愿兵，高高的身材，塌陷的胸脯，很年轻，正特别惹人注目地行礼，在他的头上挥舞着毡帽和花束。两个军官和一个长着大胡子、戴着油污的帽子的上了年纪的人从他身后探出头来，也

在行礼。

三

向公爵夫人告辞以后，谢尔盖·伊万内奇和走拢来的卡塔瓦索夫一齐走进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火车开动了。

在察里津车站，火车受到一队唱着悦耳的《斯拉夫西亚》①的青年合唱队的欢迎。志愿兵们又行礼，探出头来，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再注意他们；他和志愿兵们打过那么多交道，对于他们这一类型已经看惯了，引不起他的兴趣了。但是卡塔瓦索夫，由于忙着从事科学工作一直没有机会观察志愿兵们，却对他们非常感兴趣，直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探听他们的事。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劝他到二等车里去，亲自同他们谈一谈。到了下一站卡塔瓦索夫就照着这话去做了。

车一停他就走到二等车厢里，同志愿兵们结识了。他们正坐在车厢的角落里高谈阔论，而且显然知道旅客们和走进来的卡塔瓦索夫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们身上。那个高个子、塌胸脯的年轻人讲话的声音比任何人都响亮。他分明喝醉了，正在讲他在学校里发生过的一件事。他对面坐着一位已经不算年轻的军官，穿着奥地利近卫军的军用外套。他带着微笑听着那个年轻人讲，而且想要拦住他。第三个，穿着炮兵军服，坐在他们旁边的一只箱子上面。第四个沉入睡乡。

同那个年轻人攀谈起来，卡塔瓦索夫探听出来他本来是莫

---

① 这是一支爱国的歌曲。

斯科的一个富商，不满二十二岁就将巨大的家产挥霍净尽。卡塔瓦索夫很不喜欢他，因为他毫无丈夫气概，娇养坏了，而且身体虚弱；他显然确信，特别是现在他喝得醉意醺醺的时候，他是在完成一种英雄事业，而且他以一种令人最不愉快的姿态自吹自擂起来。

第二个，那个退伍军官，也给了卡塔瓦索夫一种不愉快的印象。他显然是一个样样事都干过的人。他曾经在铁路上供过职，做过管家，自己开办过工厂，完全没有必要地谈论着这一切，不恰当地使用着一些术语。

第三个，那个炮兵，反而获得了卡塔瓦索夫很大的欢心。他是一个谦逊而沉静的人，显而易见很崇拜那位退伍近卫军官的知识和那位商人的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一点也没有谈到他自己。当卡塔瓦索夫问他是什么促使他去塞尔维亚的时候，他谦虚地回答说：

“哦，人人都去呢。而且塞尔维亚人也需要帮助。我替他们难过。”

“是的，那里特别缺少炮兵，”卡塔瓦索夫说。

“但是我在炮兵队里服役没有多久，也许他们会把我派到步兵或者骑兵队里去。”

“在最需要炮兵的时候，为什么要派到步兵队里去？”卡塔瓦索夫说，按照炮兵的年龄推断，他一定已经升到相当高的官阶了。

“我在炮兵队里服役没有多久。我是一个退伍的军校学生，”他说，于是就开始解释为什么他军官考试没有及格。

这一切凑拢起来给予了卡塔瓦索夫一种不愉快的印象，当志愿兵们到一个车站上去饮酒的时候，他想同旁的人谈谈来证

实一下自己的不良印象。有一个穿军用大衣的老年旅客，一直倾听着卡塔瓦索夫和志愿兵们谈话。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卡塔瓦索夫就跟他攀谈起来。

"去那边的所有这些人的情况有多么不同啊！"卡塔瓦索夫含混其词地说，想要发表自己的见解，同时也要探听一下那位老人的见解。

这老人是一位军官，参加过两次战役。他知道一个军人应当是怎样的，从这些人的外表和谈吐，从他们一路上酒瓶不离口那股劲头看来，他认为他们是不好的兵士。除此以外，他住在一个县城里，他很想讲讲那个县城里有一个参军的退伍军人，那是一个谁也不肯雇用的醉汉和窃贼。但是根据经验他知道在目前社会上这种情绪之下，发表任何违反公论的意见都是危险的，特别危险的是指责志愿兵们，因此他也只望了望卡塔瓦索夫。

"哦，那边需要人，"他说，眼里含着笑意。于是他们开始谈论最近的战事消息，互相掩饰着不知明天会和谁交战的疑惑心情，因为根据最近的情报，土耳其人在各个据点都被打败了。因此他们两人谁都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就分手了。

卡塔瓦索夫回到自己的车厢里，告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他对志愿兵的看法的时候，不由地说出违心之论，好像他们都是最杰出的人一样。

在一个大城市的车站上，志愿兵们又受到歌声和欢呼声的欢迎；拿着募捐箱的男男女女又出现了，省城的妇女们向志愿兵们献花，陪着他们进入餐室；但是这一切已经比莫斯科差得多了。

四

当火车停在省城的时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到餐室去，却在月台上踱来踱去。

他第一次经过弗龙斯基的车厢的时候，他注意到窗幔是拉下来的。但是他第二次经过的时候，他看见老伯爵夫人正坐在窗口。她招手把科兹内舍夫叫到跟前。

“您看，我把他一直送到库尔斯克，”她说。

“是的，我听说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停留在她的窗前，往里望了一眼。“就他这方面说，这是多么高尚的举动啊！”他补充说，注意到弗龙斯基没有在车厢里。

“是的，遭到那场不幸以后，他还有什么办法呢？”

“多么可怕的事件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唉，我受了多大罪啊！请进来吧……唉，我受了多大罪啊！”当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进来，在她旁边的软席上坐下的时候，她重复了一遍说。“您简直想像不出啊！六个星期他对谁也不讲话，只有我恳求他的时候，他才吃一点。简直一会儿也不能离开他。我们把一切可以用来自杀的东西都拿开了；我们住在楼下，但是万事都难预料。您要知道，他为了她的缘故自杀过一次，”她说，回想起这事，老妇人的眉头又皱起来。“是的，她的下场，正是那种女人应有的下场。连她挑选的死法都是卑鄙下贱的。”

“判断这事的不是我们，伯爵夫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叹了口气说。“但是我了解，这对于您有多么痛苦。”

“唉，别提了！那时我正住在自己的田庄上，他同我在一道。

有人送来一封信。他写了封回信，就送走了。我们一点也没有想到她就在车站上。傍晚，我刚到我的寝室去，我的使女玛丽就对我说车站上有位夫人卧轨自杀了。我好像受了意外的打击一样！我知道这就是她。我头一句话就说：不要告诉他。但是他们已经对他讲了。他的车夫在场，一切都看到了。当我跑到他的房里去的时候，他已经精神失常了，看见他真怕人啊！他一句话也不说，骑着马一直奔到那里去了。我不知道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把他像死尸一样抬回来。我真要认不出他来了。医生说，Prostration complète,① 紧接着就差不多疯狂了一样。”

“唉！提这个做什么呢！”伯爵夫人挥了挥手说。“可怕的时候啊！不，不论怎么说，她都是个坏女人。这种不顾一切的热情有什么意思啊！只不过是证明她有些特别罢了。嗯，她真的就这样证明了。她毁了她自己和两个好人——她丈夫和我的不幸的儿子。”

“她丈夫怎么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

“他带走了她的女儿，阿列克谢最初什么都满口答应。但是他现在非常痛惜把自己的女儿给了生人。但是话已出口，不能反悔了。卡列宁来参加了葬礼。但是我们设法安排得使他和阿列克谢见不着面。这样，对他，对做丈夫的，都要好一些。她使他自由了。但是我的可怜的儿子却完全献身于她了。他抛弃了一切——他的前程和我，就是这样她都没有可怜他一下，却存心把他完全毁了。不，不论怎么说，连她的死都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可恶女人的死法。上帝饶恕我，但是我一看见我儿子毁了，一想起她来我就不可能不痛恨！”

---

① 法语：完全虚脱了。

“不过他现在怎么样了？”

“这场塞尔维亚战争，真是天赐我们的拯救啊！我是个老太婆了，我不懂其中的好歹，但是对他说这是天赐的福份。自然，我，作为他的母亲，替他担心害怕；尤其是，据说Ce n'est pas très bien vu à Petersbourg①。但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这是唯一能够使他振作起来的事情。他的朋友亚什温，把一切都输光了，也到塞尔维亚去。他来看望他，劝他去。现在这件事引起了他的兴趣。请您去同他谈一谈吧。我愿意使他散散心。他是那么悲伤。不幸的是他的牙齿又痛起来。但是他看见您一定会很高兴。请您去跟他谈谈吧；他就在那边走来走去呢。”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他很乐意，就走到月台那边去了。

五

在堆积在月台上的大麻袋投下的夕照的斜影里，弗龙斯基穿着长外套，帽子戴得低低的，双手插在口袋里，像笼中的野兽似的在踱来踱去，走二十步就猛地转个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上去的时候，觉得弗龙斯基看见了他，却故意装出没有看见他的样子。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毫不在意。他已经把他和弗龙斯基之间的个人恩怨置之度外了。

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眼里，弗龙斯基这时是一个从事于一种伟大事业的重要人物，而科兹内舍夫认为鼓舞他和向他表示赞许是他的责任。他走到他面前。

---

① 法语：在彼得堡人们不赞成这件事。

弗龙斯基站住了，望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认出他来，就迎着他往前走了几步，和他紧紧地握了握手。

“也许您不愿意见我，”谢尔盖·伊万内奇说。“但是我能不能为您效点劳？”

“对我来说，无论同谁也不如同您见面那样较比愉快的了，”弗龙斯基说。“对不起，对于我，人生已没有什么乐趣了。”

“我明白，而且愿意为您效劳，”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凝视着弗龙斯基那张流露着明显的痛苦神情的面孔。“要不要为您向李斯提奇① 和米兰② 写封信？”

“噢，不！”弗龙斯基说，好像费了很大劲才明白了。“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们就散散步吧。车厢里那么气闷。一封信吗？不，谢谢您；去赴死是用不着介绍信的！除非是写给土耳其人……”他说，仅仅嘴角上挂着一丝笑意。他的眼睛里仍然保留着那种气忿的痛苦神情。

“是的，不过同有了准备的人建立关系（这总归还是需要的），对您总要好一些。不过，随您的便。我高兴听听您的决定呢。志愿兵们受到那么多的攻击，像您这样一个人，会在舆论里提高他们的声望哩。”

“我，作为一个人，”弗龙斯基说。“好处就在于，我丝毫也不看重我的生命。而且我有足够的体力去冲锋陷阵，或是击溃敌人，或是战死——这一点我倒是知道的。我很高兴居然有适于我献

---

① 李斯提奇（1831—1899），塞尔维亚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在一八七六年塞尔维亚与土耳其战争时他任外交部长，采取亲俄政策。

② 米兰·奥布廉诺维奇（1854—1901），于一八七二年统治塞尔维亚。一八七六年，社会舆论迫使他对土耳其宣战，以支持波斯尼亚人民的起义。经过长期战争，塞尔维亚获得独立，米兰于一八八二年自己宣布为国王。

出生命的事业，这生命我不但不需要，而且还觉得很憎恶哩！它对别的人也许是有用的，”由于牙齿不断的剧痛，他的下颚忍受不了地抽搐着，痛得他连心里想的也说不出来。

“我敢预言，您会复元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觉得很受感动。“把自己的弟兄们从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一种值得人去出生入死的目的。愿上帝赐给您外在的成功和内心的宁静，”他补充说，伸出手来。

弗龙斯基紧紧地握住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伸出的手。

“是的，作为一种工具我还有些用处。但是作为一个人——我是一个废物了！”他停顿了一下才说完。

他的坚固的牙齿的剧痛，使他的嘴里充满了唾液，使他说不出话来。他沉默了，凝视着开过来的煤水车的车轮，它沿着铁轨慢慢地平稳地滚来。

突然间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不是痛楚，而是使他异常痛苦的内心的难受，使他一时间忘记了牙痛。他看到煤水车和铁轨，而且受到和一个自从发生了那不幸事件以后就没有见过面的朋友谈话的影响，他突然想起了她；那就是，回想起她遗留下的一切，当他像一个精神错乱的人一样跑到火车站站房，在一张桌子上，毫不羞愧地展露在陌生人眼前，停放着她那不久以前还充满生命的、血迹斑斑的遗体；那个完整无恙的、长着浓厚的头发、鬓角上有着发卷的头，朝后仰着；在那红唇半张的妩媚动人的脸上凝结着一种异样的表情——嘴唇上含着凄惨的神情，而在那还睁着的凝然不动的眼睛里带着吓人的光芒，好像在说他们吵架时她对他说过的那句可怕的话——说他会后悔的。

他努力追忆他初次遇见她的时候她的模样，那也是在火车站上，她神秘、妩媚、多情、追求和赐予幸福，不像他所记得的她

最后那样残酷无情的报复神情。他极力回想他同她一起度过的良辰美景，但是这些时刻永远被毒害了。他只想得起她是一个获得胜利的、实行了谁也不需要的、但使他抱恨终身的威胁的人。他不再感到牙痛了，一阵呜咽扭歪了他的脸。

默默无言地在行李堆旁边来回踱了两趟，而且控制住自己以后，他镇静地转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自从昨天您就没有得到电讯了吧？是的，他们第三次又吃了败仗，但是预料明天将有一场决战。”

又议论了一阵国王米兰的宣言和它可能发生的巨大影响以后，听见第二次铃声，他们就分了手，回到各自的车厢里去了。

六

由于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莫斯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打电报叫他弟弟去接他。当卡塔瓦索夫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坐着在车站雇的一辆出租马车，风尘仆仆，像阿拉伯人一样，正午驶到波克罗夫斯科耶的宅邸台阶前的时候，列文不在家。正陪着父亲和姐姐坐在凉台上的基蒂，认出来她的夫兄，于是跑下去迎接他。

“您不通知我们一声，亏得您不害羞！”她说，把手伸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而且让他吻了吻她的额头。

“我们没有麻烦你们，就顺顺当当地到这里来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我浑身这么多的尘土，都不敢挨您一下了。我忙得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脱得开身哩。你们一切都照旧吧，”他微笑着说，“在这风平浪静的港湾里，不受浪潮的冲击，享受着

恬静的乐趣。这就是我们的朋友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他终于打定主意来了。”

“不过我可不是一个黑人，等我梳洗一下，我就会像个人样了！”卡塔瓦索夫用他平素的戏谑的口吻说，伸出手来，而且微笑着，他的污黑的面孔衬托着他的牙齿显得格外地光亮。

“科斯佳一定会很高兴。他到农场上去了。他该回来了。”

“总是忙碌地经营着农业。确实是在风平浪静的港湾里，”卡塔瓦索夫说。“而我们住在城里的，除了塞尔维亚战争，别的就孤陋寡闻了。哦，我们的朋友怎么看法呢？他同别人的想法一定不一样？”

“噢，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就同大家一样哩，”基蒂回答，有点慌乱地回顾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我派人去找他。爸爸和我们在一起。他刚从国外回来不久。”

吩咐打发人去叫列文和带领满面风尘的客人们去梳洗——一个在列文的书房，另一个在多莉住过的房间——而且吩咐过为客人们摆饭，基蒂充分运用她在怀孕期间被剥夺了的动作敏捷的权利，跑上凉台。

“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教授，”她说。

“噢，这样的大热天真难受啊！”公爵说。

“不，爸爸，他很可爱哩，科斯佳很欢喜他，”基蒂似乎带着恳求的微笑说，发觉了她父亲脸上的嘲讽的神情。

“我倒没有什么。”

“你去招待他们吧，亲爱的，”基蒂对她姐姐说。“他们在车站遇见了斯季瓦，他很好哩。我要跑去看米佳。真倒霉，我从用过茶点以后就没有喂过他。他现在一定醒了，大概在啼哭呢。”感觉着乳汁在流，她迈着迅速的步伐走到育儿室去了。

果然不出所料，她不仅猜到了（她同婴儿之间的联系还没有断绝），而且由于她体内乳汁的汹涌她确切地知道他要吃奶了。

她还没有到育儿室以前，就知道他在哭闹。而事实上他真是在哭闹。她听见他的声音就加快了脚步。但是她走得越快，他哭得也就越响亮。这是一种美妙的健康的声音，只是带着饥饿和急躁的意味。

“他哭了很久吗，保姆？很久了吗？”基蒂慌慌张张地问，坐在椅子上准备哺育婴儿。“赶快抱给我！喂，保姆，你多烦人啊；哦，帽子以后再系好了！”

婴儿由于饥饿哭得直抽搐。

“但是不能不这样哩，夫人，”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她差不多总在育儿室里。“一定要把他收拾得好好的！喂，喂！”她哄逗着婴儿，不理睬他母亲。

保姆把婴儿抱给他母亲。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跟着走过去，带着满脸疼爱的神情。

“他认得我，他认得我！的的确确的，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亲爱的，他认得我！”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压倒了婴儿的哭叫声喊着说。

但是基蒂没有听她的话。她的焦躁和婴儿的焦躁一样地增长着。

由于他们的急躁情绪，事情好久都搞不好。婴儿吮得不是地方，发起脾气来。

终于，经过一阵拚命的、透不过气的哭喊以后，事情才顺利起来，母子同时都安了心，两个人都沉默下来。

“可是他，这个可怜的宝贝，浑身都汗淋淋的了，”基蒂小声说，抚摸着婴儿。“您为什么认为他会认得您呢？”她补充说，斜

眼望着婴儿的眼睛，婴儿的那对眼睛，如她所想像的，由滑落到前面去的帽子下面淘气地望着她，她还凝视着他的有规律地一起一伏的面颊，和那画着圆弧形挥动着的、手心通红的小手。

"不可能的！要是他认识人的话，那也是我啊，"基蒂反驳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说法，而且微笑了。

她微笑，因为虽然她说他不可能认识人，但是她心里却确信他不但认识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而且还知道和了解一切，甚至许许多多没有人知道的事情，而她，她这做母亲的，由于他的缘故才知道和了解了。对于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对于保姆，对于他的外祖父，甚至对于他的父亲，米佳仅仅是一个需要物质上照顾的活物而已；但是对他母亲来说，他早已是一个具有精神活动的人物，她和他之间已经有了一系列精神上的联系。

"那您就等他醒来，上帝保佑，您亲自看看吧。我这么一来，他就容光焕发了，亲爱的。像晴朗的早晨一样哩，"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

"哦，好的，好的，那时我们再瞧吧，"基蒂低声说。"不过现在您走开吧，他睡着了。"

七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踮着脚尖走出去；保姆放下窗幔。从摇篮的纱帐下面赶走了苍蝇和一只在窗玻璃上嗡嗡乱叫的大黄蜂，于是坐下来，在她们母子身上挥动着一根干枯的桦树枝。

"真热，真热啊！老天爷下一点雨也好啊！"她说。

"是的，是的，嘘……"基蒂只回答了这么一句，她微微地摇

晃着身体，温柔地握住那手腕间仿佛缠着一根线似的肥胖的小胳臂，这只胳臂，当米佳的眼睛时而睁开，时而闭拢的时候，一直轻轻地挥动着。这只手使基蒂心神不定；她很想吻吻这只手，但是又怕这么做会惊醒了婴儿。终于那只胳臂不再挥舞，眼睛也闭拢了。婴儿一边吃奶，一边扬起他那鬈曲的长睫毛，仅仅间或用那双在幽暗的光线中显得乌黑的水汪汪的眼睛望着他母亲。保姆停止摇动了，打起瞌睡来。可以听到楼上老公爵的深沉的声音和卡塔瓦索夫的大笑声。

"我不在他们大概畅谈起来了，"基蒂想。"不过科斯佳不在，终归还是叫人烦恼的。他大约又到养蜂场去了。虽然他常常到那里去我很难过，但是我也很高兴。这会使他开开心。他现在比春天快活多了，好多了。那时他是那么闷闷不乐，那么苦恼，我都替他害怕哩。他有多么可笑啊！"她微笑着低声说。

她知道是什么折磨着她丈夫。那就是他不信教。虽然，如果有人问她，她是否认为如果不信教他在来世就会毁灭，她就不得不承认他会毁灭的，但是他不信教并没有使她不幸；她一面承认一个不信教的人是不可能获得拯救的，同时又爱她丈夫的灵魂胜过世上的一切，她带着微笑想到他不信教，一面暗自说他很可笑。

"他一年到头总读些哲学做什么？"她想。"如果这一切都记载在这些书上，那他就会明白的。如果那上面的话是不正确的，那么他为什么要读呢？他自己说他很想有信仰。那么他为什么不信教呢？一定是因为他想得太多了。他所以想得太多，就是因为他太孤寂了。他总是孤独的，孤独的。他跟我们什么都谈不来。我想这些客人会使他高兴，特别是卡塔瓦索夫。他爱同他们辩论，"她想，一转念就想到把卡塔瓦索夫安顿到什么地方

睡觉才好的问题上去。“和谢尔盖·伊万内奇分开住呢，还是住在一起？”这时一个念头突然涌上她的脑海，使她激动得战栗起来，甚至把米佳都惊扰得严厉地望了她一眼。“我想洗衣妇还没有把洗的东西送回来，而待客用的床单全都用上了。如果我不照料，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就会把用过的床单拿给谢尔盖·伊万内奇！”一想到这个血就涌上了基蒂的面颊。

“是的，我要照料一下，”她下了决心，又回到她以前的思路上去，回忆起有件很重要的、精神方面的事情她还没有想透彻，于是开始回想那是什么问题。“是的，科斯佳是一个不信教的人。”她想起来又微笑了。

“哦，他是一个不信教的人！与其要他像施塔尔夫人，或者像我在国外的时候愿望成为的那种样子，倒不如让他永远像这样好。不，他决不会弄虚作假哩。”

于是最近一件证明他的善良的事历历在目地涌现在她的心头。两星期前，多莉接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封悔罪的信。他恳求她挽救他的名誉，卖掉她的地产来偿还他的债务。多莉陷入绝望中，她恨她的丈夫，对他又是轻视，又是可怜，打定主意和他离婚，并且加以拒绝；但是结果又同意卖掉她自己的一部分地产。然后，基蒂带着不由自主的感动的微笑，回想起她丈夫的羞涩，他一再想要解决他所关心的这件事情的笨拙的努力，终于想出了一个唯一可以帮助多莉、而又不伤害她的情感的办法，他提议基蒂把她自己那份地送给她，而这是她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他怎么会是一个不信教的人呢？他具有这样的心肠，唯恐伤害了任何人的感情，即使是个小孩子的！全都为别人着想，什么都不顾及自己！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完全认为做他的管家是

科斯佳的义务，他的姐姐也是如此。现在多莉和她的孩子们也处在他的保护之下。还有那些天天来找他的农民，好像帮助他们是他份内的事一样。”

“是的，但愿你像你父亲，但愿你像他就好了！”她说出来，把米佳交给保姆，吻了吻他的面颊。

八

自从列文看见他亲爱的垂死的哥哥那一瞬间，他第一次用他称为新的信念来看生死问题，这种信念在他二十岁到三十四岁之间不知不觉地代替了他童年和青年时代的信仰，——从那时起，死使他惊心动魄的程度还不如生那么厉害，他丝毫也不知道生从哪里来的，它为了什么目的，它如何来的，以及它究竟是什么。有机体及其灭亡、物质不灭、能量不灭的定律、进化——是代替了他往日信念的术语。这些术语和与此有关的概念对于思考问题倒很不错；但是对于生命却毫无作用，列文突然感觉得自己像一个脱下暖和的皮大衣换上薄纱衣服的人一样，他一走进严寒里，毫无疑问立刻就确信了，不是凭着推论，而是凭着他的亲身感受，他简直就像赤身裸体一样，而且他不可避免地一定会痛苦地死去。

从这时起，虽然他对这事还没有多加思索，而且照旧像以往一样生活着，但是列文却不断为了自己的无知而感到恐惧。

除此以外，他还模糊地意识到他所谓的那种信念不但是无知，而且还是那么一种思想方法，靠这种思想方法要取得他所需要的知识是不可能的。

在他结婚后的初期，他所体验到的新的快乐和新的责任完全扑灭了这些思想；但是后来，自从他妻子怀孕以后，他无所事事地住在莫斯科的时候起，这个需要解决的疑问就越来越经常地、越来越执拗地呈现在列文的心头。

对于他，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我不接受基督教对于生命问题所做的解答，那么我接受什么解答呢？"在他的信念的整个库房里，他不但找不到任何回答，他简直找不出一个像样的答案。

他的处境正像一个在玩具店或者兵器店里寻找食物的人一样。

不由自主地，无意识地，他现在在每一本书籍中，在每一次谈话里，在他遇到的每个人身上，探求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寻求它们的解答。

最使他惊异和迷惑的是那些大多数同他年龄相仿、气味相投的人，也像他一样用他那样的新信念代替了他们从前的信仰，却都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可苦恼的地方，而且还十分满足和平静。因此，除了主要的问题，列文还被另外一些问题苦恼着：这些人是诚实的吗？他们不是在做假吧？否则就是他们对于科学所给予他所关心的问题的答案了解得和他不同，而且比他更清楚？于是他就费尽心血去研究这些人的意见和那些登载着他们的答案的书籍。

自从这些问题开始盘据在他的心头以来，他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根据他青年时代大学圈子的回忆而设想宗教已经过时了、再也不存在的想法是错误的。所有那些过着善良生活的、他所亲近的人都信教：老公爵、他那么喜爱的利沃夫、谢尔盖·伊万内奇，还有所有的妇女都信教。而他的妻子信教就像他幼年时候一样，而且百分之九十九的俄国人民，所有那些博得了他

无限尊敬的人，也都信教。

另外一件事是，浏览过许多书籍以后，他确信了那些同他观点一致的人并没有任何远见卓识，什么也不说明，只是干脆把他觉得没有答案就活不下去的那些问题置之不顾，却企图解决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不能使他发生兴趣的问题，例如，有机体的发展，灵魂的机械式的解释，等等。

除此以外，在他妻子分娩的时候，他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他，一个不信教的人，开始祈祷起来，而在祈祷的时候就有了信仰。但是那种时刻已经过去了，他不能够在生活中给予他当时体验到的心情任何地位。

他不能承认他那时认识了真理，而现在是错了；因为只要他平心静气地回想一下的话，这一切就全粉碎了。但是他又不能承认他那时犯了错误，因为他很珍视当时他的心情，要是承认那是意志薄弱的结果，就会玷辱了那种时刻。他处在一种痛苦的自相矛盾的状况中，竭尽心力要摆脱这种状况。

九

这些思想折磨着他，苦恼着他，有时松弛些，有时强烈些，但是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他读书，思索，他读得和想得越多，他就觉得自己距离他所追求的目的越远了。

最近在莫斯科和在乡间，既经信服了他在唯物主义者那里得不到解答，于是他就反复阅读柏拉图、斯宾诺沙、康德、谢林、黑格尔和叔本华的著作，这些哲学家并不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人生。

当他阅读，或者自己想法驳倒别的学说，特别是唯物主义的时候，他觉得他们的思想很有效用；但是当他一读到，或者自己想到人生问题的解答的时候，就又百思不得其解了。当他遵循着类似精神、意志、自由、本质这些意义含糊的字眼的定义，而且故意陷入哲学家为他布置的或者他自己布置的文字罗网的时候，他似乎开始有所领悟。但是只要他一忘记那种人为的思路，从现实生活中又回到他认为满意的思路上去，而且按照这种思路思索，这种人为的建筑物就突然间像座纸房子一样倒塌下来，显而易见这种建筑物是由那一套颠来倒去的字眼构成的，与生命中比理智更重要的东西没有关系。

有一个时期，在读叔本华的时候，他用爱这个字代替了意志这个字，而在他还未摆脱开这种新奇的哲学的时候，它曾经慰藉了他一两天；可是当他用现实生活的观点来观察它的时候，它也立刻瓦解了，变成了毫不保暖的薄纱衣裳。

他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劝告他阅览霍米亚科夫①的神学著作。列文读了霍米亚科夫著作的第二卷，尽管他那种能言善辩的、华丽的、妙趣横生的笔调最初曾使他感到厌恶，但是里面有关教会的学说却打动了他的心。最初打动他的思想是，领悟那份天赋神圣真理并非赐予孤立的个人，而是赐予由于爱而结合起的团体——教会——的。使他高兴的是，他想到相信一个包罗了所有人的信仰，以上帝为首的，因而是神圣和绝对正确的，现在的教会，从而信仰上帝、创造世界、堕落、赎罪等等宗教信念，比从上帝，从一个神秘莫测的、遥远莫及的上帝和从创造世界等等开始要容易一些。但是后来，在阅读罗马天主教作家

① 霍米亚科夫（1804—1860），诗人，政论家，斯拉夫主义最大的代表人物。他的神学著作于一八六七年在布拉格发表。

所写的教会史和希腊正教作家所写的教会史的时候，却发现这两个实质上都绝对正确的教会却是互相排斥的，于是他对霍米亚科夫的论教会的学说感到失望了；而这幢建筑物也像那幢哲学建筑物一样倒塌下来了。

一春天他都茫然若失，经历了一段可怕的时刻。

“不知道我是什么、我为什么在这里，是无法活下去的。但是这个我又不能知道，因此我活不下去，”列文自言自语。

“在无限的时间里，在无限的物质里，在无限的空间里，分化出一个水泡般的有机体，这水泡持续了一会就破裂了，这个水泡就是——我。”

这是一种使人苦恼的曲解，但是这却是人们在这方面若干世纪来苦心思索所获得的唯一的最终的结果。

这是最终的信仰，差不多一切流派的人类思想体系都是以此为依据的。这是一种占主宰地位的信仰，而在一切其他的解释中，列文不由自主地，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和怎么地，偏巧挑选了这个，好像这无论如何也是最明晰的。

但是这不仅是曲解而已，这是对于一种邪恶势力——一种人不可能向它屈服的、凶恶的、而且使人厌弃的力量——的残酷的嘲弄。

必须摆脱这种力量。而逃避的方法就掌握在每个人的手中。必须停止对这种邪恶力量的依赖。而这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死！

列文，虽然是一个幸福的、有了家庭的、身强力壮的人，却好几次濒于自杀的境地，以致于他把绳索藏起来，唯恐他会上吊，而且不敢携带枪支，唯恐他会自杀。

但是列文并没有用枪自杀，也没有上吊，他继续活着。

十

当列文想到他是什么和为什么活着的时候，他找不到答案，于是陷入悲观失望；但是当他不再问自己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反倒好像知道他是什么和为什么活着了，因为他坚决而明确地生活着和行动着；最近他甚至比以前更坚定明确得多了。

六月初他回到乡间的时候，他又回到他日常的工作。农务，同农民和邻居们交往，经管家务和他姐姐和哥哥托付给他的家产，同妻子和亲属的关系，照顾婴儿和从今年春天起他就迷恋上的新的养蜂爱好，占据了他的全部时间。

这些事情引起了他的兴趣，倒不是因为像他以前那样，根据什么公认的原理才认为它是正确的；恰恰相反，现在，他一方面由于他以前在公共福利事业方面的失败而觉得灰心丧气，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忙于思考和应付从四面八方压到他身上的大宗事务，因而他完全不再想到公共福利，他对这件事情发生兴趣，只是因为他觉得必须做他所做的事情，他非得这么做不可。

以前（这差不多从童年就开始了，到他完全成人）当他尽力做一些对所有的人、对人类、对俄国、对全村有益处的事情的时候，他觉察出这种想法倒是令人愉快的，而这种活动本身却总是令人不满意的，而且他总也不十分相信这种事情确实是需要的，而这种活动本身最初看上去似乎是那么重大，却越来越微不足道，直到化为乌有为止；可是现在，自从他结婚以后，当他越来越局限于为自己而生活的时候，虽然想起自己的活动再也体会不到什么快乐，但是他却坚信自己的事业是万不可少的，而且看出

它比以往进展得顺遂多了，而且规模变得越来越大了。

现在，好像不由自主一样，他像一把犁头似的，在地里越掘越深，不耕出一条条犁沟是拔不出来的。

像祖祖辈辈那样过着家庭生活，那就是说达到一样的教育水平，而且使子女们受到同样的教育，无疑是非常必要的。这就像饿了需要吃饭一样；因此就像需要准备饭食一样，同样也需要把波克罗夫斯科耶的农事经管得能够产生收益才行。就像一定要偿还债务一样，同样一定也需要把祖传的田产保管到这种程度，使得他的儿子继承的时候，会为了他所兴建和培植的一切，感激他的父亲，像列文感激他的祖父一样。为了做到这种地步，他必须不出租土地，一定要亲自耕作，饲养家畜，往田里施肥，而且种植树木。

不照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他姐姐的和那些习惯于向他请教的农民的事务是不可能的，就像把抱在怀中的婴儿抛掉是不可能的一样。必须照顾请来作客的姨姐和她的孩子们以及他妻子和婴儿的安适，每天不花费一点时间来陪他们也是不可能的。

这一切，再加上他的打猎的爱好和养蜂的新爱好，就占满了列文的那种他一想起来就觉得没有一点意思的全部生活。

但是除了明确地知道他必须做什么以外，列文同样也知道这一切他必须怎么做，事情当中哪一样是更重要的。

他知道他一定要尽量廉价雇佣工人；但是用奴役办法来雇人，以预付的方式压低他们应得的工资，却是不应该的，虽然那样有利可图。在缺货的时候卖给农民稻草是可以的，虽然他替他们很难过；但是旅馆或者酒店，虽然很赚钱，也一定要取消。砍伐树木一定要尽量从严处分，但是农民们把牲口放到他的地里

却不能处以罚款；虽然这使看地的人很发愁，而且使农民们无所畏惧，他却不能扣留人家走失的牲畜。

彼得每个月要付给债主百分之十利息，他必须借给他一笔钱，好把他解救出来；但是拖欠了地租的农民们却不能不交地租或者延期交租。不割草场上的草，使草都糟蹋了，是不能饶恕管家的；但是种着小树的八十亩地上的青草却不能割。一个雇工在农忙季节，因为父亲死去回了家，无论他是多么可怜，也是不能饶恕的，而且为了那些宝贵的月份他旷了工，一定要扣除他的工钱；但是却不能不按月发口粮给对他毫无用处的老仆人们。

列文也知道，一回到家首先就得去看他那身体不舒服的妻子，而等待了三个钟头要见他的农民们却是可以再稍候一会的；而且他知道，尽管往蜂房里收蜂群是一种乐趣，但是他却得放弃这种乐趣，让管蜂的老头一个人去收蜂群，而去和到养蜂场来找他的农民们谈话。

他做得对不对，这他可不知道，现在他不但不打算加以证实，而且避免谈论和想这件事。

推究把他引入了疑惑之中，妨碍他看清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是当他不动脑筋，只是这么活着的时候，他就不住地感觉到他的心灵里有一个绝对正确的审判官，在评判那可能发生的两种行动，哪样好，哪样歹；而他刚一做了不该做的事，他立刻就感觉到了。

他就这样活着，他不知道，而且也看不出他有可能知道他是什么和他为什么活在世界上，而且他因为这种愚昧无知痛苦到那种地步，以致他简直害怕他会自杀，同时他却在坚定地开辟着他自己特殊的确定的人生道路。

十一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来到波克罗夫斯科耶的那一天，是列文最苦恼的一天。

这是一年中最紧张的农忙季节，那时候，所有的农民在劳动中都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自我牺牲的紧张精神，那是在任何其他的生活条件下都没有表现过的，要是露出这种品质的人们自己很看重它，要是它不是年年如此，要是这种紧张劳动的成果不是那么平常的话，那它就会得到很高的评价的。

收割或者收获黑麦和燕麦，装运，割草，翻耕休耕地，打谷子和播种冬小麦——这一切看起来好像都很简单平凡；但是要干完这一切，就需要全村的人，老老少少，毫不间歇地劳动三四个星期，而且比往常要艰苦三倍，靠着克瓦斯、葱头和黑面包过日子，夜里打谷和搬运谷捆，而且一天二十四小时内睡不到两三个钟头。全俄国每年都是这样干的。

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度过，而且同农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种大忙的时刻，列文总感觉得农民们这种普遍的兴奋心情感染了他。

一大早，他就骑马到第一批播种黑麦的地方，然后又到运去燕麦堆成垛的地方去，当他妻子和姨姐起床的时候就回家去和她们一道喝咖啡，接着又步行到农场，那里安装好的一架新打谷机就要打谷了。

一整天，当他同管家和农民们谈话的时候，当他在家中跟他妻子、多莉、她的孩子们和他的岳父谈话的时候，除了农务以外，

列文翻来覆去老想着他当时很关心的那个问题，在一切里寻找着同这个问题有关系的东西："我到底是什么？我在哪里呢？我为什么在这里？"

列文站在一所新盖好房顶的谷仓——尚未落尽树叶、还散发着香气的榛树枝作板条，茅屋顶用新剥去皮的白杨木做房梁——透过敞开的大门凝视着打谷时回旋飞扬的干燥而刺鼻的灰尘，时而凝视着被炎热的阳光照耀着的打谷场上的青草和刚刚从谷仓里搬运出来的新鲜麦秆；时而凝视着长着花斑头顶和白胸脯的燕子，它们啁啾着，鼓动着翅膀飞进房檐下，歇落在门口的亮处；时而凝视着在阴暗的、尘土飞扬的谷仓里奔忙着的人们，于是他心上产生了无数的怪念头：

"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他想。"我为什么站在这里，强迫他们劳动呢？他们为什么全都这样卖力，而且极力在我面前表现得非常勤奋呢？我认识的这位马特列娜老婆婆这么拚命干什么（失火的时候一根大梁打中了她，我曾为她医治过）？"他想，望着一个瘦削的农妇，她正用耙子把谷子耙拢来，她的晒得黑黝黝的赤脚在高低不平的坚硬打谷场上吃力地走着。"当时她身体复原了，但是今天或者明天，或者十年之内，人们就会埋葬她，于是她什么都不会遗留下来，而那个以那样灵活而细气的动作扬掉麦穗上的谷壳、穿红衣服的漂亮姑娘也什么都不会留下来。人们也会埋掉她，还有那匹斑马，那是不久的事了呢，"他深思着，望着一匹肚皮一起一伏、鼻孔胀大、呼吸急促的马，它正踩着在它身下转动着的斜轮子。"他们会埋葬了它，而那个正在把谷子放进机器里、鬈曲的胡须上落满糠皮、白肩膀上的衬衫破了一大块的费奥多尔，也会被人们埋葬掉。而他却还在解谷捆，吩咐什么、对妇女们吆喝着、手脚麻利地把转动着的轮子上的皮带整

理好了。况且，不仅仅是他们，我也会被人们埋葬掉，什么也不留下来呢。这都是为了什么呢？”

他想着这个，同时看了看表，计算他们一个钟头之内可以打多少。他必须知道这个，好据此来定每天的工作定额。

“快一个钟头了，他们才开始打第三垛，”列文想，走到正在把谷物放进机器里的那个人跟前，用压倒机器的轰隆声的声音叫他每次少往里面放一点。

“你一次放进去的太多了，费奥多尔！你看，都堵塞住了，所以就不顺畅了。要放得均匀！”

费奥多尔，被粘在汗淋淋脸上的灰尘弄得漆黑，喊了句什么作为回答，但是仍旧不照列文希望的去做。

列文走到机器跟前，把费奥多尔推到一边，亲自动手把谷物放进机器里去。

一直干到农民们快吃午饭的时候，他和费奥多尔才一起离开谷仓，站在打谷场上一堆新收割下来的、留做种籽的、整齐的黄色黑麦旁边，交谈起来。

奥费多尔来自一个遥远的村落，就是列文以前按照合作经营方式出租土地的那个地方。目前他把那块土地租给一个打扫院子的人了。

列文和费奥多尔谈起这块地来，打听那个村落里的一个富有的、人品很好的农民普拉东，明年会不会租那块土地。

“地租太高，普拉东缴不起，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那个农民回答，从被汗水湿透的衬衫怀里摘下黑麦穗。

“但是基里洛夫怎么缴得起呢？”

“米秋赫（那个农民这样轻视地称呼那个打扫院子的），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他怎么会缴不起呢！这家伙很会压榨别人，

他还会从中捞一把哩。他连个基督徒都不可怜的！可是福卡内奇大叔（他这样称呼普拉东老头），难道他会剥削别人吗？他借钱给别人，有时就算了，有时不要全部归还。这全看是什么人呀！

“但是他为什么不要人家还钱呢？”

“哦，可见人跟人不同啊！有一种人只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活着，就拿米秋赫说吧，他只想填满肚皮，但是福卡内奇可是个老实人。他为了灵魂而活着。他记着上帝。”

“他怎么记着上帝呢？他怎么为灵魂活着呢？”列文几乎喊叫起来。

“您知道怎么样的，正直地，按照上帝的意旨。您要知道，人跟人不同啊！譬如拿您说吧，您也不会伤害什么人的……”

“是的，是的，再见！”列文说，激动得透不过气来，于是扭过身去，拿起手杖迅速地走回家去了。一听到那个农民说普拉东为他的灵魂正直地、按照上帝的意旨活着，一些模糊的、但是意义重大的思想就涌上他的心头，好像从封锁着它们的地方挣脱出来一样，全都朝着一个目标冲去，在他的脑海里回旋着，以它们的光彩弄得他头昏目眩。

十二

列文沿着大路迈开大步走着，他所留意的与其说是他的思想（他还不能清理出个头绪），毋宁说是那种他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心情。

那个农民所说的话在他的心里起了像电花一样的作用，把

那些不住地萦绕在他的心头的、散漫的、无力的、各别的思想突然改变了和融合成一个整体。这些思想，甚至在他谈论出租土地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地盘据在他的心头了。

他感觉得自己的心灵中有某种新的东西，他愉快地探索着这种新的东西，但是却还不知道它是什么。

"活着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上帝！为了什么上帝呢？还有比他所说的话更无意义的吗？他说一个人不应该为了自己的需要活着，那就是说，一个人不应该为了我们所理解的、我们所迷恋的、我们所渴望的东西活着，而是为了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为了谁也不了解，谁也无法下定义的上帝活着。这又是什么呢？我不明白费奥多尔这些荒谬无稽的话吗？明白了的话，我怀疑它们的真实性吗？我认为它们是愚蠢的、含糊的、不确切的吗？

"不，我了解得完全跟他了解的一样，比我了解人生中的任何事情都透彻，都清楚哩；这一点我一生都没有怀疑过，而且也不可能怀疑。非但我一个人，所有的人，全世界都充分理解这个。人难免对别的东西发生怀疑，但却没有人怀疑过这个，而且大家总是同意这个的。

"费奥多尔说基里洛夫，那个打扫院子的，是为了他的肚皮活着。这是可以理解的、合情合理的。我们所有的人，作为有理性的生物，都不得不为自己的肚皮活着。而突如其来的，这位费奥多尔却说为了肚皮活着是错误的，应该为了真理，为了上帝而活着，而他略一暗示我就领悟了。我和千百万人，千百年前的人和那些现在还活着的人：心灵贫乏的农民们和深思熟虑过、而且论述过这事的学者们，全都用含糊的言语谈论着这件事情——而那件事我们全都同意的：我们应该为什么活着，什么是好的。

我和所有的人只有一种确切的、不容怀疑的、清楚的知识，而这种知识是不能用理智来说明的——它是超乎理智的，不可能有任何原因，也不可能有任何结果。

“如果善有原因，那就不是善了；如果善有结果——有报酬，那也就不是善了。因此善是超出因果关系的。

“而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的。

“而我却在寻找奇迹，因为看不见能使我信服的奇迹而感到遗憾！物质的奇迹会诱惑我。但这里，就在我周围，却有一种奇迹，一种唯一可能存在的、永远存在的奇迹，而我却没有注意到。

“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奇迹呢？

“难道我找到了这一切的解答吗？难道我的痛苦真的结束了吗？”列文一边想，一边沿着灰尘弥漫的道路大步走着，忘却了炎热，也忘却了疲倦，感到一种解除了长期苦痛的轻快之感。这种感觉是那么令人愉快，使人简直都难以置信了。他激动得透不过气来，再也不能往前走了，于是他离开大路，走进树林里，坐在白杨树荫里未割的草地上。他把帽子从冒汗的额头上取下来，支着胳臂肘，躺在多汁的、宽叶的树林里的草地上。

“是的，我一定要冷静地想想，弄明白，”他想，聚精会神地凝视着他前面未践踏过的青草，注视着一只绿色甲虫的一举一动，它正沿着一株速生草的草茎爬上去，在爬的时候被茅草的叶子阻挡住了。“一切从头做起，”他自言自语，把茅草的叶片扳到一边，使它不致挡住甲虫的路，又弄弯了一个叶片，使那只虫子可以从上面过去。“是什么使我这样高兴呢？我发现了什么呢？”

“以往我总说，在我的身上，在这棵青草上和那只甲虫（你看，它并不想到那棵草上去，却展开翅膀飞走了）身上，按照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定律，正在发生物质变化。在我们所有的人

身上，包括白杨、云彩和星云在内，都在进化的过程中。从什么进化来的？进化成什么呢？永无休止的进化和斗争……好像在无穷之中可能有什么趋向和斗争似的！而使我惊奇的是，尽管我尽力沿着这条思路深思熟虑，但是人生的意义，我的冲动和欲望的意义却仍然没有向我显示。我的冲动的念头是那么明显，使得我总是按照它生活，而当那位农民对我说他'为了上帝，为了灵魂活着'的时候，我不由得又惊奇又高兴了。

"我什么都没有发现。我不过发现了我所知道的东西。我了解了那种不但过去曾赋予我生命、而且现在也在赐给我生命的力量。我从迷惑中解脱出来，认识了我主。"

于是他简略地在心里回顾了一遍他最近两年来的整个思路，那是随着看见他的没有希望痊愈的亲爱的哥哥而产生的清晰而明显的死的念头开始的。

那时他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在所有人面前，在他自己面前，除了痛苦、死亡和永远被世间忘却以外一无所有，于是他断定这样活下去是不可能的，他要么得把生命解释清楚，使它不要像是什么恶魔的恶意嘲笑，要么就得自杀。

但是他既没有做这件事，也没有做那件事，反而继续活下去，继续思考和探索着，甚至同时还结了婚，体验到许许多多的乐趣，而且当他不考虑他的生命的意义时他还是很幸福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他生活得很好，可是思想不对头。

他靠着随着他母亲的乳汁一同吸进去的精神上的真理而生活着（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思想上他不但不承认这些真理，而且还费尽心机来回避它。

现在他明白了，多亏把他教养成人的信仰，他才能够活

下去。

“如果我没有这些信仰，而且如果不知道一个人应该为上帝活着，而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活着，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且我会怎么度过我的一生呢？我一定会抢劫、说谎和杀人！构成我的生活中的主要快乐的东西也就根本不会存在了。”虽然他拚命想像，但是他怎么也想像不出，如果他不知道他为了什么活着，他会成为一个怎样兽性的东西。

“我找寻我的问题的答案。但是思想却不给予我的问题一个答复——它和我的问题是不相称的。生活本身给予了我这个答案，从而我认识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而这种知识我是用什么方法也得不到，但是却赐给了我，就像赐给了所有的人一样，所以赐给我，就是因为我从任何地方也不能够取得它。

“我从哪里得到的呢？凭着理智我能够做到一定要爱自己的邻居，而不要迫害他们的地步吗？我小的时候人们就对我这么说，而我就高兴地相信了，因为他们对我说的是已经在我的心灵中存在的东西。但是谁发现的呢？不是理智！理智发现了生存竞争和要求我们迫害所有妨碍我们满足欲望的东西的法则。这就是理智所作的推论。但是爱人如己的法则是理智不可能发现的，因为这是不合理的。”

“是的，骄傲！”他自言自语，翻过身去趴在地上，动手把叶片打成一个结子，极力不要把它折断。

“不但是心灵上的骄傲，而且是心灵上的愚蠢。而主要是欺诈，简直是心灵上的欺诈。就是心灵上的欺骗，”他重复说。

十 三

列文还回想起多莉和她的孩子们中间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孩子们，无人照管，在蜡烛上煮起覆盆子来，像喷泉似的往嘴里倒牛奶。他们的母亲发觉了他们在玩这种把戏，就当着列文的面教导他们说，这种捣乱给大人们添了多少麻烦，都是为了他们费力淘神，如果他们打碎了茶杯，他们就没有东西用来喝茶，如果他们泼了牛奶，他们就没有东西吃，会饿死的。

孩子们听他们的母亲说这些话的时候所流露的平静的、无精打采的不相信的神情使列文大吃一惊。他们伤心的只是他们的有趣的游戏被打断了，母亲所说的话他们一个字也不相信。他们不能相信，因为他们想像不出他们所能享用的分量，而且也想像不出他们所糟蹋的就是他们用来维持生活的东西。

"这全是自然而然得来的，"他们心里想。"这一点也没有意思，一点也不关紧要，因为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会这样，永远都会这样。这事用不着我们操心，都给我们准备好了；但是我们却要发明一些独特的、新奇的花招儿。所以我们就想起来把覆盆子放在杯子里，搁在蜡烛上煮，而且想把牛奶像喷泉一样互相倒在嘴里。这很有趣，而且很新奇，一点也不比用杯子喝差哩。"

"在理智上探求自然力的意义和人生的目的的时候，难道我们，难道我，不都是这样做的吗？"他继续想下去。

"当人通过一种对于人来说是新奇而不自然的思路，给导向一种他早已知道的、而且他确切知道少了就活不下去的知识的时候，所有的哲学理论不都是这样的吗？事先就知道人生的主

要意义，像那个农民费奥多尔那样确切无疑，而且一点也不比他清楚，只想凭着靠不住的推理方法回到尽人皆知的题目上去，这在每个哲学家的理论发展上不都是显而易见的吗？

"哦，假定丢下孩子们不管，让他们自己去取或者去做碗碟，去挤牛奶，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他们还会淘气吗？不，他们会饿死的！哦，假定丢下我们，让我们怀着满腔热情和思想，却没有上帝和造物主那种概念，或者完全不明白什么是善，不了解道德上的恶的意义，那将会如何！

"没有这些概念，就不用想建立起任何东西来！

"我们只想破坏，因为我们精神上是满足的。我们的确像小孩子一样。

"我和农民共有的那种可喜的知识，只有它才给了我宁静的心情的那种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是从哪里得来的？

"我，是受信奉上帝的观念教养大的，是一个基督徒，我的一生中充满了基督教所赐予我的精神上的幸福，我的身心盈溢着这种幸福，而且依靠它生活，可是我，却像个孩子一样，不了解它，想破坏它，那就是说，我想要毁坏我用来维持生活的东西。但是只要一到生命的紧要关头，我就像孩子们饥寒交迫的时候一样，我就转向了'他'，而且我还不如那些因为淘气而挨母亲责骂的孩子，我不觉得我的那种幼稚的胡闹想法是对我不利的。

"是的，我所知道的东西，我不是凭着理智知道的，而是因为赐给我了，显示给我了，而且我是从记在心里的、由于信奉教会所宣布的主要的东西而知道的。"

"教会？教会？"列文重复说。他翻过身去，用胳臂肘撑着身子，开始眺望远方，望着正朝那边的小溪走来的一群牲口。

"可是我能够相信教会传的全部道理吗？"他想着，想用各种

各样能够破坏他现在的平静心情的事情来考验自己。他故意回想着一向最使他觉得奇妙和迷惑不解的教会的教义。“创造世界？不过我怎么解释生存呢？用生存吗？什么都不用吗？还有魔鬼和罪恶呢？我怎么说明罪恶呢？……救世主呢？

“但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而且除了对我和对所有的人都讲过的，什么都不可能知道。”

于是他现在觉得没有一条教会的教理能够破坏主要的东西——就是作为人类唯一天职的、对于上帝和对于善的信仰。

教会的每条教义与其说是表示为个人需要而服务的信念，不如说表示为真理而服务的信念好。每一条教义不但不会破坏这种信念，而且在完成那种在世界上不断地出现的伟大奇迹上是万不可少的，这种奇迹使得每一个人，千百万各色各样的人：圣贤和愚人、儿童和老人、农民们、利沃夫、基蒂、国王和乞丐都可能确切地了解同样的事情，而且构成一种精神生活，只有这种生活才值得过，只有这种生活才是我们所看重的。

仰卧着，他现在凝视着那高高的、无云的天空。“难道我不知道这是无限的空间，而不是圆形的苍穹吗？但是不论我怎样眯缝着眼睛和怎样使劲观看，我也不能不把它看成圆的和有限的；尽管我知道无限的空间，但是当我看到坚固的蔚蓝色的穹窿的时候，我毫无疑问是对的，比我极目远眺的时候更正确。”

列文不再往下想了，只是好像在倾听正在他心里愉快而热切地谈论着什么的、神秘的声音。

“这真的是信仰吗？”他想，幸福得不敢相信了。“我的上帝，我感谢你！”他说，咽下涌上来的呜咽，用双手擦掉满含在眼睛里的眼泪。

十 四

列文直视着前方，看见一群牲口，随后又看见套着他那匹乌骓马的马车，还有那个走到牲口跟前，正同牧人说什么话的车夫；随后他听见附近发出车轮的轰隆声和毛色光滑的马的鼻息声；但是他是那么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因此他并不奇怪为什么车夫会到他这里来了。

当车夫离得十分近了，招呼他的时候，他这才想起来。

"太太派我来接您。您的哥哥和另外一位先生来了。"

列文坐上马车，接过缰绳。

好像大梦初醒一样，列文好久都清醒不过来。他凝视着那匹肥壮的马，它跑得连被缰绳磨伤的臀部和脖颈都冒出汗来，而且凝视着坐在他身边的车夫伊万，于是回忆起他正盼望着他哥哥，想起来他妻子大概为了他久久不回去而不放心了，他试着猜想同他哥哥一道来的那位客人是谁。他哥哥、他妻子和那位不知名的客人现在在他的心目中似乎都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他觉得他和所有的人的关系现在都会改变了。

"我和我哥哥之间现在决不会再有那种老横在我们之间的疏远态度了，不会争论了，和基蒂永远也不会口角了；对那位客人，不论他是谁，我都会是亲切而和善的；和仆人们，和伊万，一切都会两样了。"

拉紧粗硬的缰绳，勒住那匹焦急得喷着鼻息、似乎只想要奔跑的骏马，列文不住地扭过头来望着坐在他身边的伊万，伊万空着两手不知做些什么才好，不断地把他那被风吹起来的衬衣按

下去，列文极力想找个借口好和他谈话。他本来想说伊万把马鞍的肚带勒得太紧了，但是这听起来好像是责备的话，而他是希望说些亲切的话的。但是他又想不起别的话可说。

"请靠右边走，那里有一截树桩，"车夫说，揪了揪列文拉着的缰绳。

"请你别碰我，不要教我！"列文说，因为车夫的干涉而恼怒了。就像往常别人的干预总使他恼怒一样，他立刻就忧愁地感觉到，他认为他的心情接触到现实时，他的态度马上就会改变的那种推论是多么错误。

离家还有四分之一里的时候，列文看见格里沙和塔尼娅朝着他跑来。

"科斯佳姨父！妈妈来了，还有外祖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一个什么人哩！"他们嚷叫着，爬上马车。

"那是谁呀？"

"一个非常可怕的人哩！他的两只胳臂总这样，"塔尼娅说，在马车里立起身来，模仿着卡塔瓦索夫。

"年纪大的呢，还是年轻的？"列文笑着问，塔尼娅的手势使他想起一个什么人。

"啊，但愿不是一个讨人厌的家伙就好了！"列文想。

他们刚由路的转弯处转出去，就看见一群人走过来，列文认出来卡塔瓦索夫，他戴着草帽，两只胳臂就像塔尼娅所表演的那样挥动着。

卡塔瓦索夫爱好谈论哲学，他从那些从来不研究哲学的自然科学家那里学到一些概念，在莫斯科列文最近曾和他争论过好多次。

列文认出他以后想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曾经有过一次争

论，在那次争论中，卡塔瓦索夫显然认为自己获得了胜利。

“不，无论如何我现在也不争辩和轻易发表意见了，”他思索。

下了马车，同他哥哥和卡塔瓦索夫招呼过之后，列文就问基蒂在哪里。

“她抱着米佳到科洛克（这是房子附近的树林）去了，她想把他安顿在那里，因为家里太热了。”多莉说。

列文一向总劝他的妻子不要把婴儿抱到树林里去，认为那是很危险的，听到这个消息他很不高兴。

“她抱着他到处乱走，”老公爵微笑着说。“我劝她把他抱到冰窖里去试一试呢。”

“她想去养蜂场的。她以为你在那里呢。我们也是到那里去，”多莉说。

“哦，你在做什么呢？”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落在后面和他弟弟并肩走着。

“噢，没有什么特别的事。照常忙着经管农事，”列文回答。“你可以住得久一些吗？我们早就盼望着你了。”

“住两个星期的光景。在莫斯科我还有一大堆事要做。”

说了这些话，两弟兄的目光相遇了，而列文，尽管他总是希望，现在更是热烈地希望和他哥哥亲善，特别是和他开诚布公，但是望着他的时候却觉得局促不安。他垂下眼睛，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心里寻思着有什么话题可以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感到兴趣，可以使他不谈塞尔维亚战争和斯拉夫的问题，那些问题在提到他在莫斯科的工作时就暗示到了，列文问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著作来。

“喂，有评论你的著作的书评吗？”他问。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出这问题的用意，微笑了笑。

“谁对这问题也没有兴趣，而最不感兴趣的是我，”他说。“您看，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要下雨了，”他补充说，用遮阳伞指着飘浮在白杨树梢上的白云。

这些话就足以在两兄弟之间建立起那种倒不一定是敌对的、但却是冷淡的关系，这种关系本来是列文那样渴望避免的。

列文走到卡塔瓦索夫跟前。

“您居然想起到这里来，这有多好啊！”他对他说。

“我老早就想来。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了，我们等着看看吧。您看过斯宾塞的著作吗？”

“不，没有看完，”列文说。“不过，我现在也不需要了。”

“怎么回事？这可真有意思！为什么不需要了？”

“哦，我终于相信，我所关心的问题在他和他那一流人那里是得不到解答的。现在……”

但是卡塔瓦索夫脸上的宁静愉快的表情突然使他感到惊异，他十分惋惜的是，他的心情显然被这场谈话扰乱了，想起他的决心，就不再谈了。

“不过，我们以后再谈吧，”他补充说。“如果我们要去养蜂场，就到这边来，沿着这条小路，”他对全体的人说。

沿着狭窄的小径，他们走到一块小小的没有刈割的草场上，草场的一边满是茂密的、颜色鲜艳的三色紫罗兰，其中夹杂着一丛丛高高的、暗绿色的黑藜芦，列文请客人们坐在小白杨树林的浓荫里，让他们坐在特地为那些到养蜂场来、但是害怕蜜蜂的客人们准备下的条凳和树桩上，他自己就到小屋里去为大人和孩子们取面包、黄瓜和新鲜蜂蜜。

尽量动作从容一些，倾听着越来越频繁地从他身边嗡嗡地飞过去的蜜蜂，他沿着小路走到小屋那里。就在入口，一只蜜蜂被他的胡子缠住了，发出嗡嗡的叫声，但是他小心地把它放出去。走进阴凉的门廊，从墙壁的木钉上摘下面罩戴上，两只手插在口袋里，他走进围着篱笆的养蜂场，那里，在割去草的空地中间竖立着行列整齐的、用树皮绳索绑在柱子上的老蜂房，每一个他都很熟悉，它们各有各的记录；而沿着篱笆是今年才入了蜂箱的新蜂群。在蜂房入口，使人眼花缭乱地老在一个地方飞着和盘旋着，有一群蜜蜂和雄蜂在游戏，其中的工蜂总是朝着一个方向，飞到繁花盛开的菩提树林中或是飞回蜂房，去采花蜜或者带回来花蜜。

他耳朵里不断地听到各种各样的嗡嗡声，时而是一只忙着工作迅速飞过去的工蜂的声音，时而是一只嗡嗡叫着的懒散的雄蜂的声音，时而又是一只担任守卫的、保护财产不让敌人侵犯的、准备螫人的蜜蜂的声音。篱笆那边有个老头正在做桶箍，没有注意到列文。列文停在养蜂场中间，没有招呼他。

他高兴有一个孤独的机会，使他能摆脱现实，平静下来，现实已经使他的情绪低落了。

他想起他又对伊万发了脾气，对他哥哥表现了冷淡的态度，而且又轻率地和卡塔瓦索夫讲话。

“难道这只是刹那间的心情，一点痕迹都不留就过去了吗？”他想。

但是同时，当他又恢复了那种心情的时候，他高兴地感觉到他心中起了一种新奇的重要的变化。现实只不过暂时遮蔽了他所得到的精神上的平静；但是那种平静仍旧完整地留在他的心里。

正如同那些蜜蜂一样，绕着他盘旋，威胁着他，分散他的注意力，使他不能享受充分的生理上的宁静，强迫他退缩着躲避它们，同样地，自从他上了马车就缠扰着他的操心事也剥夺了他精神上的自由；但是那也只是在操心的时候才有那种情形。就像尽管有蜜蜂，他的体力仍然毫无损伤一样，他新近领悟到的精神上的力量也同样是毫无损伤的。

十 五

“科斯佳，你知道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谁同车来的？”多莉说，她给孩子们分了黄瓜和蜂蜜。“和弗龙斯基！他到塞尔维亚去呢。”

“是的，而且还不是一个人，他自己出钱带去一个骑兵连！”卡塔瓦索夫说。

“这倒像他的作风，”列文说。“难道真的还有志愿兵们去吗？”他望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眼，补充说。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回答，他用刀背小心翼翼地从盛着楔形白蜂巢的碗里把一只落在流动的蜂蜜中的活蜜蜂挑出来。

“我也这么想！要是您看见昨天车站上的那种情景就好了！”卡塔瓦索夫说，大声地嚼着一根黄瓜。

“哦，这该如何看法呢？看在基督份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您解释给我听听，这些志愿兵都到哪里去，他们在和谁打仗呢？”老公爵说，显然是在继续谈列文不在的时候谈开的话题。

“和土耳其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镇静地微笑着，

他把那只被蜂蜜弄得身上发黑的、爪子无力地乱动着的蜜蜂挑出来，把它从刀子上移到一片坚实的白杨树叶上。

“但是谁向土耳其人宣战了？是伊万·伊万诺维奇·拉戈佐夫和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以及施塔尔夫人吗？”

“没有人宣过战，但是人民同情他们的受苦受难的邻邦，想要支援他们，”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但是公爵不是在谈支援，”列文来袒护他岳父说。“而是谈战争！他是说，个人不经政府许可是不能参战的。”

“科斯佳，当心，这里有一只蜜蜂！真的，我们要挨螫了！”多莉说，挥走了一只黄蜂。

“不过那不是蜜蜂，是黄蜂，”列文说。

“哦，好了，依着您的理论呢？”卡塔瓦索夫微笑着对列文说，分明想挑他争论起来。

“为什么个人就没有权力呢？”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一方面，战争是那样没有人性的、残酷的、可怕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更不用说一个基督徒了，能够以个人的资格担负起开战的责任；只有负着这种责任，而且不可避免地卷入战争的政府才能够如此。另一方面，根据科学和常识，在国家大事上，特别是战争的事情上，公民得放弃个人的意志。”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准备好反驳的话，异口同声地讲起来。

“问题就在这里，老弟，当政府不能实现公民的意志的时候，那时社会就来宣告自己的意志，于是就发生了这种情形，”卡塔瓦索夫说。

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显然并不赞成这种回答。听了卡塔瓦索夫的话他皱了皱眉，说了一些不同的话。

"你这样说法毫无道理。这里根本没有宣战的问题，只不过是人道的、基督徒的感情的表现罢了。我们的同种和信奉同一宗教的弟兄们遭到屠杀。哦，就假定他们不是我们的弟兄和同一教派的人，只是一些儿童、妇女和老人，也不能见死不救呀；大家的情绪激昂起来，俄罗斯人赶去支援，好制止这种恐怖行为。你想一想，如果你走在大街上，看见一个醉汉殴打妇女或者小孩，我想你不会停下来考虑有没有对这个人宣战，就会扑到他身上，去保护被欺负的人！"

"但是我不会打死那个人的，"列文说。

"不，你会打死他的。"

"我不知道。要是我看见这种事情，我可能凭着一时的感情冲动行事；事先可很难说。但是在斯拉夫人受压迫的事情上却没有，而且也不能有这样的感情冲动。"

"对于你可能没有；但是对于别人却是有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不满意地皱着眉头。"在人们中间还流传着希腊正教徒在'不圣洁的回教徒'的桎梏下受罪的传说。人们听到自己弟兄们的苦难，就发言了。"

"也许是这样，"列文搪塞说，"但是我可看不出来。我自己也是人民，可是我却没有感觉到这一点。"

"我也没有，"公爵说。"我住在国外，并且看到报纸，可是我得承认，直到保加利亚惨案以前，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俄国人突然之间这样爱起他们的斯拉夫弟兄来，而我对他们却没有丝毫的感情。我非常伤心，认为我是一个怪物，再不然就是卡尔斯巴德的泉水在我身上发生了影响！但是回来以后我就放下心来，我看到只关心俄国，却不关心他们的斯拉夫弟兄的，除了我还有别人。康斯坦丁就是一个！"

"在这种事情上，个人的意见算不了什么，"谢尔盖·伊万内奇说。"当全俄国——全体人民——表示了愿望的时候，那就不是个人意见的问题了。"

"不过请原谅，我没有看出这一点来。人民也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公爵说。

"不，爸爸！……怎么不知道？上星期日在教堂里不是还讲过吗？"多莉说，她一直听着这场谈话。"请递给我一块毛巾，"她对带着微笑望着孩子们的老人说。"不可能所有的人都……"

"但是星期日教堂里讲过又有什么呢？牧师是奉命宣读的。他宣读了。他们却什么都不明白，像往常传道的时候那样叹着气，"公爵接着说下去。"后来有人对他们说，为了拯救灵魂，教堂要募捐，于是他们就每人掏出一个戈比献上去。但是为了什么，他们就不知道了！"

"人民不能不知道的；人民总是意识到自己的命运的，像目前这种时候，这种意识就会表现出来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肯定地说，瞥了那个养蜂的老头一眼。

这个漂亮的老头，长着花白胡子和浓密的银发，手里端着一碗蜂蜜动也不动地站着，挺着魁伟的身躯和善而宁静地俯瞰着这些绅士，显然他什么也不明白，而且也不想弄明白。

"事情就是这样，"他说，听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话他意味深长地摇了一下头。

"是的，你最好问问他。他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什么也不想，"列文说。"你听说战争的事了吗，米哈伊雷奇？"他对那个老头说。"他们在教堂里讲了些什么？你觉得怎么样？我们应该为基督教徒打仗吗？"

"何必要我们来想？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皇上都替我们

考虑到了，一切事情他都会替我们想的。他比我们看得清楚。我再拿点面包来吗？再给这小男孩一点吗？”他对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指着吃完了面包皮的格里沙。

“我用不着问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我们看见过，现在还看见成千成百的人牺牲一切来为正义效劳，这些从俄国各个角落来的人坦率而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思想和目的。他们捐献了自己的一点钱，或者是亲自去，而且爽快地讲明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照我看来，”列文说，开始激动起来，“在拥有八千万人口的国家里永远可以找到不是千百个，像现在这样，而是千千万万失去社会地位和不顾一切的人，他们哪里都乐意去——加入普加乔夫[①]一伙，或者到基辅，或者到塞尔维亚去……”

“我告诉你，不是千百个，也不是不顾一切的人，而是人民中最优秀的代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恼怒得好像他在保护最后一点财产似的。“还有捐款呢？在这上面无论如何全体人民已经直接表示了自己的意志。”

“‘人民’这个字眼太不明确了，”列文说。“地方上的文书、教师和千分之一的农民，也许都还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八千万人中其余的，像米哈伊雷奇一样，不但没有表示自己的意志，而且丝毫也不了解什么事情要他们表示意志呢！那么我们有什么权利说这是人民的意志？”

---

① 普加乔夫（约1742—1775），叶卡捷琳娜二世时农民起义的领袖。

十 六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辩论是有经验的，他没有反驳，却立刻把话题转移到问题的另一面去了。

"噢，如果你想通过数学的方法来测验国民精神，这当然是难以办到的！我们的国家里还没有采用投票方式，所以不能采用，就是因为它不代表民意；但是还有其他的方法。这在气氛里可以感觉到的，人的心可以感觉到这点。且撇开不提那种在静止的人海中流动的、对于每个不抱成见的人都是明显的潜流；我们且狭义地看看社会吧！知识界各式各样的团体，以前互相仇视得那么厉害，现在全都融合成一片了。一切分歧都结束了，所有的社会机构异口同声说的都是这事情，所有的人都感觉到有一种自发的力量擒住了他们，带着他们走向一个方向。"

"是的，所有的报刊说的都是一件事情，"公爵说，"这倒是真的。不过这就越像暴风雨前的青蛙了！它们鼓噪得什么都听不见了。"

"青蛙也好，不是青蛙也好，我并不办报纸，也不想替他们辩护；可是我谈的是知识界的意见一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向他的弟弟说。

列文想回答，但是老公爵打断了他。

"提到意见一致，还有些事可以说说，"公爵接过去说。"我的女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你们都认识他。他现在当了一个什么委员会的委员，名字我不记得了。总之，那里无事可做——喂，多莉，这不是秘密！——而薪俸却有八千卢布。你们且问问他，他的

职务有没有用处，而他就会证明给你听这是万分需要的！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可是人不能不相信这八千卢布的用处。”

“是的，他托我转告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已经获得了这个差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满意地说，他认为公爵说的话是文不对题。

“报刊上的一致意见也是这样的。它曾经向我解释说：只要一开战，他们的收入就要加倍。他们怎么能不考虑人民和斯拉夫人的命运……和这一切呢？”

“有好多报刊是我不喜欢的，但是这话说得未免太不公平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我只提出一个条件，”公爵继续说下去。“在同普鲁士开战以前，Alphonse Karr① 有几句话写得妙极了。‘您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那么好！谁要鼓吹战争，那就让他到特种先锋队里，走在大家前头，带头去冲锋陷阵！’”

“这样一来那些编辑可就好看了！”卡塔瓦索夫说，放声大笑起来，心里想像着他所熟识的编辑们在这支精选部队中的情景。

“噢，不过他们会临阵脱逃的，”多莉说，“结果只会碍事！”

“要是他们逃跑的话，那么就用霰弹和拿着马鞭的哥萨克放在他们后面押阵！”公爵说。

“这是开玩笑，请原谅，公爵，而且是个不高明的玩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我可不觉得这是开玩笑，这……”列文开口说，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断了他的话。

“社会上每个成员都接到做份内工作的号召，”他说。“而脑

---

① 法语：阿里芬斯·卡尔。

力劳动者是以表达舆论来尽自己的职责的。舆论的一致而充分的表示是新闻界的职责，同时这也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二十年前我们是会沉默的，但是现在我们听见了俄国人民的声音，他们准备团结一致地站起来，为了他们受压迫的弟兄们准备流血牺牲，这是一种伟大的举动，是力量的象征！”

“但是这不单是牺牲生命的问题，而是杀死土耳其人，”列文畏怯地说。“人民流血牺牲，或者准备流血牺牲，是为了他们的灵魂，而不是为了杀人，”他补充说，不知不觉地就把这场谈话和他专心考虑的思想联系起来。

“什么，为了他们的灵魂？您要知道，这种说法对于一个自然科学家是很难理解的。灵魂到底是什么？”卡塔瓦索夫含着微笑追问。

“噢，您知道的！”

“不，我敢对天起誓，我一点也不知道！”卡塔瓦索夫说，大笑起来。

“‘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基督说，”谢尔盖·伊万内奇从他那方面反驳说，他从《福音书》里很随便地引用了好像是最容易理解的那段话，而列文总觉得那是最费解的。

“一点也不错，正是这样！”老头重复了一句，他就站在附近，回答偶尔投向他的目光。

“不，老弟，您被打败了，被打败了，完全被打败了！”卡塔瓦索夫兴高采烈地嚷着说。

列文气恼得涨红了脸，倒不是因为他被打败了，而是因为他忍不住又争论起来。

“不，我不能和他们争执，”他想。“他们穿着刀枪不入的盔

甲，而我却是赤膊的。”

他看出要说服他哥哥和卡塔瓦索夫是不可能的，而且还看出要使自己和他们的意见一致是更不可能的。他们所宣传的正是险些儿把他毁了的智力上的自豪感。他不能够承认，根据几百个开到京城里来的、会说大话的志愿兵的话，于是几十个人，他哥哥也在内，就有权利说他们和报刊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和思想，何况这种思想是表现在复仇和屠杀上。他不能够承认这一点，因为在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民中间他看不出这种思想的表现，而在他自己身上（他不能不认为自己是组成俄国人民的一分子）也找不出这种思想。而他之所以不能同意，最主要的是因为他，还有人民，都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公共福利，但却确切地知道，只有严格地遵守展现在每个人面前的善的法则，这种公共福利才能取得，因此无论为了什么目的他都不愿意发生战争，也不鼓吹战争。他和米哈伊雷奇以及传说中邀请北欧民族来为王的人民一样，都表示：“来做我们的王公，统治我们吧！我们情愿唯命是从。一切劳役、一切屈辱、一切牺牲我们都承担下来；但是我们既不评判，也不决定！”可是现在，按照谢尔盖·伊万内奇的说法，人民已经放弃了他们用那么高的代价取得的特权。

他本来还想问一声，如果舆论是绝对正确的评判人，那么为什么革命和公社不像支援斯拉夫人的运动那么合法呢？但是这只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想法而已。但是有一件事是无容置疑的，就是这场争论这时已惹恼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因此再争论下去是不好的，所以列文就默不作声了，他让客人们注意乌云聚拢来了，最好趁着还没下雨赶快回家。

十 七

公爵和谢尔盖·伊万内奇坐上马车走了；其余的人们加快脚步，走回家去。

但是阴云，时而白茫茫的，时而黑魆魆的，来得那么急骤，他们必须加快脚步才能在落雨以前赶到家。前面的乌云，低沉而且像浓烟那么黑，以迅速得出奇的速度横过天空冲过来，他们离家还有两百步的光景，一阵风就刮起来了，随时都会降下倾盆大雨。

孩子们发出又惊又喜的叫喊声跑在前头。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吃力地和缠着她的双腿的裙子斗争着，已经不是走路，而是跑起来了，一面目不转睛地注意着孩子们。男人们按着帽子，迈着大步走着。他们刚走到台阶上，大滴的雨点已打在铁皮水槽的边缘上了。孩子们和跟在他们后面的大人们，快活地谈笑着跑到房檐的荫庇下。

“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呢?”列文问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她拿着头巾和披肩到大厅里来迎接他们。

“我们以为她和你们在一起哩，”她说。

“米佳呢?”

“一定是在科洛克树林里，保姆和他们在一起。”

列文一把夺过来一块披肩，就朝着科洛克树林冲去了。

在这短短的一会工夫，乌云聚拢来了，完全遮住了太阳，使得天色黯然无光，好像日蚀一样。风好像坚持着要随心所欲似地，顽强地把列文朝后面刮去，吹走了菩提树的树枝和花朵，把

白桦树枝剥成奇形怪状、不像样子的裸体，使刺槐、花朵、牛蒡、青草和树梢全都朝一个方向弯下去。在花园里干活的农家少女们尖叫着跑到下房里去。白茫茫水帘似的倾盆大雨已经在遥远的树林上和附近一半的大地上倾注下来，而且迅速地朝着科洛克树林涌来。雨珠的水分，破碎成小小的水点，充满在空气里。

列文头向前低着，和想要抢走他手里的披肩的狂风斗争着，已经快跑到科洛克树林了，而且已经看见一棵橡树后面有什么白东西在闪烁着，突然间火光一闪，整个大地似乎都燃烧起来，他头顶上的穹苍似乎裂开了。睁开眼花缭乱的眼睛，列文透过把他和科洛克树林隔开的浓密的雨帘，心惊胆战地首先看到的就是树林中间那棵熟悉的橡树的葱绿树顶已经不可思议地改变了姿势。"难道是被雷劈了？"列文还没有来得及想，那棵橡树就越来越快地消失在其他的树木后面去了，他听见一棵大树倒在别的树木上的轰隆声。

闪电、雷鸣和因为挨了雨淋而感到的寒冷，在列文心头合成了一种恐怖的感觉。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千万不要砸着她们！"他说。

虽然他立刻就想到，他祷告那棵已经倒下去的树不要砸着她们是多么没有意义，但是他又重复了一遍，知道他除了念这些毫无意义的祈祷文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好办法了。

跑到她们常去的那个地方，他没有找到她们。

她们在树林那一头的一棵老菩提树下，正在呼喊他。两个穿深色衣服（她们出门的时候本来穿的是浅色衣服）的人站在那里，弯腰俯在什么上面，这就是基蒂和那个保姆。雨已经停了，列文跑到她们那里的时候天色亮些了。保姆的衣服下半截是干的，但是基蒂的衣服却湿透了，整个贴在她身上。虽然雨已经住了，

但是她们站着的姿势仍然像雷雨大作的时候那样：她们两个都弯腰俯在一辆遮着绿阳伞的儿童车上。

“平安无事吧？感谢上帝！”他说，穿着一只快要掉下去的灌满了水的靴子蹚着水跑到她们跟前。

基蒂的潮湿而红润的面孔转过来望着他，戴着她那顶走了样子的帽子羞怯地微笑着。

“哦，你不觉得难为情吗？我不明白你怎么能够这样胡来！”他恼怒地责备他的妻子。

“说实在的，这不是我的过错。我们刚要走，他就闹起来了。我们得给他换尿布。我们刚要……”基蒂开始辩解。

米佳安然无恙，身上是干的，安稳地熟睡着。

“哦，感谢上帝！我简直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他们收拾起婴儿的湿尿布；保姆抱起婴儿，抱着他走。列文在他妻子旁边走着，懊悔他发了脾气，于是背着保姆，悄悄地握住基蒂的手。

十八

整整一天，在他只是心不在焉地参加的各式各样的谈话中，列文虽然对于自己心中应该发生的变化感到失望，但是他不断地高兴地感到他内心的充实。

雨后地上太潮湿，不能出去散步；况且天边的雷云还没有散去，在天边，时而这里，时而那里，发出雷鸣声，阴云遮暗了天边。因此大伙在家里消磨了那一天剩下的光阴。

再也没有发生什么争论；相反地，用过午饭以后，每个人的

心情都非常愉快。

一开始卡塔瓦索夫就用他那种别出心裁的笑话来为太太们逗乐，那些笑话总是使初次和他结识的人感到高兴，可是后来，受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怂恿，他就讲起雌雄家蝇之间性格上的、甚至是外貌上的差异和有关它们生活的有趣的观察来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兴致也很高，喝茶的时候，由于他弟弟的逗引，阐述起他对东欧问题的前途的看法，他讲得又简单又生动，使得人人都留神倾听起他的话来。

只有基蒂不能听他讲完，她被唤去给米佳洗澡。

基蒂走了一会儿以后，列文也被唤到育儿室她那里去了。

放下茶点，惋惜这场有趣的谈话被打断了，同时又担心为什么叫他去，因为只有发生重要的事情才会这样，列文到育儿室去了。

虽然列文没有听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理论——就是说一个拥有四千万人口的解放了的斯拉夫社会应该如何和俄国同心协力来开辟历史上的新纪元，作为一种完全新的看法，使他感到很大的兴趣；虽然因为不知道基蒂为什么要叫他去而感到诧异和不安——但是他一离开客厅，剩下一个人的时候，他立刻又回想起早上的思想。所有关于斯拉夫人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那套理论同他心里所起的变化比起来，他觉得是那么微不足道，以致他转瞬之间就完全遗忘了，又回到早晨那种心情中去了。

他现在并不像以前那样回想他的整个思路（他现在不需要那样）。他立刻就回到那种曾经指引过他的、而且同这些思想有关的情绪中去，他看到这种情绪在他心中比以往更强烈更明确了。现在他已经无须像往常那样，为了获得这种情绪而想出一些安慰自己的论据和反复回想整个的思路。现在，恰恰相反，喜

悦而平静的情绪比以前更活跃了，而他的思想却跟不上他的情绪了。

他穿过凉台，仰望在暮色渐浓的天空出现的两颗星星，突然间他回忆起来："是的，仰望天空的时候，我认为我看见的穹窿并不是幻影，但是还有一些我没有想透彻的东西，我避而不敢正视的东西，"他沉思着。"但是无论那是什么，决没有反对的余地。我只要好好想一想，一切都会变得清楚的。"

正在他走进育儿室的时候，他想起来他避而不敢正视的是什么。那就是，如果上帝存在的主要证据就在于他对于什么是善做了启示，那么这种启示为什么只局限于基督教教会之内呢？这种启示和同样也谆谆劝人行善的佛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信仰有什么关系？

他觉得这个问题他已得出答案；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向自己说明，就走进育儿室了。

基蒂卷着袖子，站在婴儿正在里面玩水的澡盆旁边，听见丈夫的脚步声，她就扭过脸来，用微笑招呼他到她身边去。她用一只手托着仰面浮在水上、乱踢乱蹬的肥胖婴儿的头，另一只手用海绵往婴儿身上挤水，她的胳臂上的筋肉有规律地动着。

"哦，你来看！你看！"她丈夫走过来的时候她说。"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得不错。他会认人了！"

原来，米佳这一天显而易见地、而且毫无疑问地已经认得出他所有的亲人了。

列文一走到澡盆旁，她们立刻就试验给他看，而结果非常圆满。为了这个目的而特地叫来的厨娘弯腰俯在他身上。他皱着眉头，不以为然地把头左右摇晃着。基蒂弯腰俯在他身上，他就笑逐颜开，用小手攥着海绵，吮着嘴唇，发出那样满意而古怪的

声音，不但基蒂和保姆，连列文也意想不到地欢喜起来。

保姆用一只手把婴儿从澡盆里抱起来，又用水给他冲了一下，然后就把他用大毛巾包起来擦干了，让他刺耳地哭叫了一阵以后，就把他抱给母亲了。

"哦，我很高兴你开始爱他了，"基蒂对她丈夫说，那时她舒适地坐在她坐惯了的位置上奶着孩子。"我非常高兴！不然我可就要为这事发愁了。你说过你对他毫无感情。"

"不，难道我说过我对他毫无感情吗？我只是说我感到失望罢了。"

"什么，你对他感到失望？"

"倒不见得是对他感到失望，而是对我自己的感情；我期望的还要多哩。我本来期望，好像遇到喜出望外的事情一样，一股新的愉快感情会在我心中激荡。可是，当时不但没有这种感情，反倒觉得憎恶和怜悯……"

她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说，一边越过婴儿的身上，把在替米佳洗澡时摘下的戒指又戴到她的纤细的指头上。

"最重要的是，焦虑和怜悯远远超过快乐的心情。但是今天，经过暴风雨期间那一场恐怖以后，我理解到我是多么爱他了。"

基蒂笑得容光焕发。

"你非常害怕吗？"她问。"我也很害怕，但是事情过去了，现在想起来反倒更后怕了。我要去看看那棵橡树。卡塔瓦索夫多么有趣啊！总而言之，今天一整天都是非常愉快的。你愿意的时候，你和谢尔盖·伊万内奇也可以那么要好……哦，到他们那里去吧。洗过澡以后这里总是又闷热又雾气腾腾的。"

十 九

走出育儿室，列文又是独自一个人了，他立刻又回想起那个还没有十分弄清楚的思想。

没有回到传来人声的客厅里，他逗留在凉台上，倚着栏杆凝视着天空。

天色完全黑暗了，在他眺望着的南方是晴朗无云的。阴云笼罩着对面那个方向。那里电光闪闪，传来遥远的雷鸣声。列文倾听着水珠从花园里的菩提树上有节奏地滴落下来的声音，望着他熟悉的三角形星群和从中穿过的支脉纵横的银河。每逢闪电一闪，不但银河，连最明亮的星辰也消失了踪影，但是闪电刚一熄灭，它们就又在原来的位置上出现，仿佛是被一只万无一失的手抛上去的。

“哦，使我感到困惑的是什么呢？”列文暗暗地问自己，预先感到这个疑问的解答早已在他的心中了，虽然他还不知道。

“是的，神力的明确无疑的表现，就是借着启示而向人们显示善的法则，而我感觉到它就存在我的心中，在承认这个的时候，不论我愿不愿意，我就和其他的人们给联合到一个信徒的团体中了，这个团体就叫做教会。哦，可是犹太人、伊斯兰教徒、儒教徒、佛教徒——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他把他认为最危险的这个疑问提到自己面前。“难道这几亿人口就被剥夺了那种最高的幸福吗？没有那种幸福，人生就毫无意义了。”他暗自沉思，可是立刻又纠正了自己。“但是我到底在探求什么呢？”他自言自语。“我在探求人类的各式各样的信仰和神力的关系。我在探求

上帝向这星云密布的整个宇宙所显示的普遍的启示。我究竟是在做什么？对于我个人，对于我的心，已经无疑地显示了一种远非理智所能达到的认识，而我却顽固地一味想要用理智和言语来表达这种认识。”

“难道我不知道移动的不是星辰吗？”他暗自追问，凝视着已经移到一棵白桦树树梢的一颗明亮的行星。“但是我，望着星球的运转，我就想像不到地球的运转，因此我说星球在移动是对的。

“如果考虑到地球的全部复杂而变化多端的运行，难道天文学家还能了解和计算什么吗？他们推论出的一切有关天体的距离、重量、运行和干扰的不可思议的结论，都是以天体环绕着固定不移的地球的看得出的运转为根据的，这种运转就展露在我眼前，多少世纪以来对于千百万人说它总是这样的，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而且永远是可以加以证实的。就像天文学家的结论如果不是以子午线和地平线作为观察看得见的天体的依据，就会是空洞而不可靠的一样，我的结论如果不是以那种无论过去或现在对于所有人永远不变的、基督教显示给我们的、而且在我心中永远可以证实的分清善恶的理解力作根据，那也会是空洞而不可靠的。至于其他宗教信仰以及它们和神的关系问题，我没有权力，也没有可能来解决。”

“噢，你还没有走吗？”他突然听见基蒂的声音说，她正路过这里到客厅去。“怎么回事，你没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吧？”她说，借着星光注意地凝视着他的面孔。

要不是一道使繁星失去光辉的闪电照亮了他的面孔的话，她就不会看清他的面部。借着闪电的光芒她看见了他整个的脸，看出他是平静而愉快的，她对他微微一笑。

“她懂得，”他想，“她知道我在想些什么。我要不要告诉她？是的，我要告诉她……”但是他刚要开口的时候，她就说：

“噢，科斯佳！请你帮帮忙，”她说，“到角落上那个房间去看看，他们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安排得怎样了！我去不大方便。看看他们是不是放上新脸盆了？”

“好的，我立刻就去，”列文说，站直身体吻了吻她。

“不，我还是不告诉她的好，”当她从他身边走到前面去的时候，他想。“这对于我个人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十分重要的、非言语所能表达的秘密

“这种新的情感并没有使我有所改变，没有使我感到幸福，也没有像我梦想的那样突然间使我大彻大悟，只是像我对我儿子的感情一样。这也没有什么出人意外的地方。但就是信仰也罢，不是信仰也罢——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呢，——这种情感不知不觉地历尽痛苦产生了，在我心中牢固地扎下根来。

“我照样还会跟车夫伊万发脾气，照样还会和人争论，照样还会不合时宜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我心灵最神圣的地方和其他的人们，甚至和我的妻子之间仍然会有隔阂；为了我自己的恐惧我还会责备她，并且还会因此感到后悔；我的理智仍然不可能理解我为什么祈祷，但是我照样还会祈祷；但是现在我的生活，我的整个生活，不管什么事情临到我的身上，随时随刻，不但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没有意义，而且具有一种不可争辩的善的意义，而我是有权力把这种意义贯注到我的生活中去的！”

1873—1877